

尽

善

尽

美



弗

求

弗

迪

加勒比海嘯

刘广元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勒比海啸 / 刘广元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6

ISBN 978-7-121-25491-8

I. ①加…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6345号

责任编辑：张 毅 特约编辑：徐 岩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26 字数：403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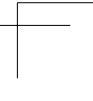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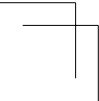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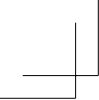
定 价：45.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专家推荐

从《加勒比海啸》到《加勒比飓风》，刘广元先生完成了他的个人超越。这是一幅有关加勒比的现实画卷，人物和事件都源于真实，但更为精致细腻，更为惊心动魄，也更能引发人思考。利益的博弈与人性的挣扎，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阅读刘先生的作品，我们很容易忘掉自我，而融入加勒比成为其中的一员……穿越跌宕起伏的故事，感受人性的真实，加勒比，一部令人忘情的长卷。

时寒冰

中国著名趋势研究专家

加勒比，遥远而陌生。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幸福和最贫穷的人们。这里碧海蓝天、椰林树影，温柔和煦似人间天堂，但也会毫无征兆地狂风暴雨忽作、表情狰狞。和自然人文环境一样，加勒比的政商生态也极其云谲波诡、惊心动魄。

刘广元、黄枫夫妇机缘巧合来到加勒比二十余年，他们的经历堪称加勒比华人当代奋斗的缩影。现实的故事往往比剧本来得丰富甚至残酷，《加勒比飓风》、《加勒比海啸》两书，是刘广元先生根据亲身经历写成。了解加勒比的人，很容易在书中读出历史的痕迹。想了解加勒比的人，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高星

新华社驻特立尼达首席记者

广元先生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和写作爱好。这些年，他一边经商，一边参与加勒比地区的社会活动、慈善事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生花妙笔汇成了一股加勒比飓风，艺术地展现了一幅幅加勒比岛国的风土人情、社

加勒比海啸

会万象；演绎一场场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国与国之间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海外游子在所在国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选择……广元先生《加勒比飓风》的姐妹篇，《加勒比海啸》又即将杀青出版，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给读者以巨大的情感冲击和文学享受。

张鸿建

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

《加勒比飓风》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环环紧扣的情节，使它成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仍能一口气读完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2014年得知《加勒比飓风》即将发行电影版，多年酝酿的姊妹篇《加勒比海啸》也即将问世，很为刘老师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并不断期待中……

韩文华

一位中国驻特多大使馆前外交官

《加勒比飓风》是一本给我带来震撼的书，是作者根据真实的经历而创作的一本书，书里对细节的描写非常细腻，情节跌宕起伏，可以看出作者是非常用心写的，是大家值得一读的好书。书中描绘了作者在加勒比地区艰苦的打拼，以及加勒比地区政治各方的利益博弈，非常精彩。加勒比对我来说是非常神秘的，只有一些初步的了解，通过对《加勒比飓风》的阅读，使我对加勒比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现在，《加勒比飓风》的姊妹篇《加勒比海啸》即将问世，相信作者将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更多的启发！

张振军

读《加勒比飓风》是看到时老师的推荐，带着好奇与几许探究……一口气看完章节标题，瞬间被深深吸引。作者以他丰富、感性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淋漓尽致的加勒比惊涛骇浪图！其间或激情澎湃、气象万千，或暗流涌动、跌宕起伏……掩卷而思，我们可敬的刘哥是经历过怎样的红尘翻滚，才有如此对人物人性、人情的精准把握。无怪乎他笔下的人物如此

鲜明、生动。闻讯刘哥的新作《加勒比海啸》即将面世，不知又是怎样一场洗礼！

夏朝霞

刘广元先生是我的一位挚友介绍认识的，同时推荐的还有广元先生著作的小说《加勒比飓风》。小说内容是围绕凯伦岛的大选而展开的，这一场政治飓风无情地席卷了包括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和命运。小说中的所有人物细腻、生动，所有故事扣人心弦、惊心动魄。掩卷回顾，本人用波澜壮阔来概括《加勒比飓风》这篇作品。知悉《加勒比飓风》姊妹小说《加勒比海啸》即将上市，本人深深为刘广元先生感到骄傲，并期待先睹为快。相信《加勒比海啸》必定给读者带来排山倒海之势的心灵震撼！

李东伟

博思格建筑加勒比海分公司

读《加勒比飓风》，仿佛身临其境，深切领略岛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独特的风光和民族风情。有幸提前阅读了它的姊妹篇《加勒比海啸》，继续保持了《加勒比飓风》的叙事风格，鲜活的人物、复杂的政治、独特的风情，依然令人爱不释手。希望早日搬上大银幕或电视荧屏，相信未来的电影或电视剧，会更好看。期待！

马维干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突然间一部作品《加勒比飓风》走进了我的生活，他是把奇幻旅程幻化成我们真实的生活，还是把我们真实的生活幻化成奇幻旅程？我已分不清楚。到底谁是那个坚韧而又诡异的斯帕洛？到底谁是那个从“善”如流的巴博萨？我不知道。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一股由政治、金钱刮起的加勒比飓风正向你的“黑珍珠号”袭来。挑战，还是退缩，当你还在犹豫时，真正的危险《加勒比海啸》已经铺天盖地。就像那个神奇的船长做的，把船反

加勒比海啸

过来，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世界，你只有真正地看过《加勒比海啸》，才能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那端有着怎样的奇幻。

Jason徐

承北资本

如果您读过《加勒比飓风》，您是与加勒比有缘的人；如果您能抢先拥有他的续集——《加勒比海啸》，您更是幸运的人！曾经以往，人们提起加勒比，便会产生无名的恐惧，那是因为人们联想到的唯有《加勒比海盜》；而现如今，人们只要提到加勒比，便会产生无尽的遐想，那是因为刘广元先生笔下的加勒比，向全球展现的是诱人的蓝天白云、沙滩阳光，以及真实的、瞬息万变的飓风海浪……

最后，我想对您说，到加勒比来吧，您一定会不虚此行！翻开一本刘先生的加勒比书，您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

董宁

晨读至掌灯，恍似行走在电影中……这是拜读《加勒比飓风》一书时的真实感受！看广元大哥的作品没有“读”的感觉，只有“演”的体验！你好像被这位著名的“大导演”邀请饰演此剧的主角，时而沉浸在加勒比醉人的美景中，时而扮作隐身侠，窥视着黑手党及政府要员交易的内幕，也会在恶劣天气的条件下与神秘人同乘那架摇摇欲坠的飞机，以至于当我放下书时发现由于惊恐留下锁骨下的抓痕……真是惊心动魄、身临其境！

欣闻《加勒比飓风》姊妹篇《加勒比海啸》即将问世，兴奋中！好期待再与这位“大导演”携手，去迎接波澜壮阔的海啸，去体验非凡精彩的瞬间！

李文燕

长期旅居海外使作者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世界风云，而从商经历又让他有机会接触从底层的百姓到各色高官、政要，于是，在多年的孕育后写出了《加勒比飓风》这部精彩长篇。相信很多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和我有

相同的感觉，只有一颗疾恶如仇的正义之心和善良、宽容的胸怀，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今天喜闻《加勒比飓风》的姐妹篇《加勒比海啸》即将出版，相信又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精彩之作，我们在祝贺作者的同时对他的这部新作翘首以待。

章亚平

《加勒比飓风》刚出版时，刘广元先生就送了一本带有他亲笔签名的给我。一时惊喜不已，终于有个中国作家写加勒比海了。花了两个晚上读完。那亲切感、那真实感跃然纸上。在这儿，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书中关于加勒比海每段的描写或叙述都是真实的。

对于国人来说，加勒比海或遥远或荒芜，但一定是神秘又美丽的。下次出国旅游，选加勒比海岛国，待上一星期。然后再读《加勒比飓风》，那感觉，如同穿越。当刘广元先生告诉我，他的下一篇《加勒比海啸》就要出版了，我的心情像是洞房花烛之夜，无比激动，等待着吉时的到来，去掀开娘子的红盖头，期待新书早日上市！

加拿大 黎玉成

作为前中国驻圣卢西亚留守组组长，有缘与刘广元先生结识于加勒比海岛国并成为知心朋友。我由衷为已发行的广元兄所著《加勒比飓风》点赞！并期待着其姊妹篇《加勒比海啸》的即将问世！

温振才

欣闻《加勒比海啸》即将面市，望和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刘先生的新作，向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推荐此书。感谢刘先生辛苦的创作，带给我们美好的阅读体验以及了解更多社会形态的感受……

黄文华

《加勒比海啸》让我了解了一个未知、奇妙、惊艳、波澜壮阔的美洲岛国人文、生存、概貌、风土人情；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

加勒比海啸

身临其境深刻感知的神秘世界的化境般的再现！喜欢他的书缘于书里有他的真性情！那些真实、那些倔强、那些担当、那些兄弟情怀……一切让我迷恋和陶醉！

刘洪宇

对大多数国人而言，加勒比海遥远而陌生，想象中的那片海蔚蓝而平静。广元先生的《加勒比飓风》，在让加勒比风土人情的画卷徐徐展开之时，更让人感受到了小国政坛的风云诡谲，与国人想象中的加勒比的平静形成鲜明反差，也许这就是现实的残酷吧。姊妹篇《加勒比海啸》就要面世了，值得期待！

一位曾在加勒比生活工作的外交官

《加勒比飓风》不仅让人对加勒比的异域风情心生向往，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广元先生到异国他乡打拼的不易。书中小国的政局跌宕起伏，故事环环相扣，让人领略了民主的背后也有如此多见不得人的丑恶。对于善良和正义的坚守才能战胜政治和人性的黑暗。期待新作《加勒比海啸》的出版，期待更多震撼人心的故事！

陈荣信

整个加勒比地带正如刘先生所写的书一样，只有慢慢品味，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加勒比海盗式的掠夺，已经换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从政治的舞台、权力游戏上的衍生，正如刘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加勒比飓风》中所描述的那样。现在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第二部作品《加勒比海啸》的上市，在加勒比海岛国这么多年的沉淀，确实需要像这本书一样，去慢慢地剖析、总结。让具有加勒比海特色的飓风与海啸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只有这样才能更尽情地释怀对加勒比的情感。

叶骅

上海建工集团海外事业部

2013年拜读刘先生的《加勒比飓风》时，书一上手便欲罢不能，这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品鉴的小说，它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准确地描绘了当时加勒比社会的方方面面。当初阅读到完结章时，着实让人感到意外，故事尚未完结，小说却戛然而止。现听闻其姊妹篇《加勒比海啸》即将出版面世，万分期待！

王成彬

欣闻《加勒比飓风》姊妹篇《加勒比海啸》即将上市，在深深为作者感到自豪的同时也特别迫切地想先睹为快。一场飓风必定会带来一场海啸，虽然飓风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震颤和恐惧，但海啸的破坏性力量往往是飓风所无法比拟的。可以想象，相较于上本大作的波澜壮阔，作者的这本加勒比“纸牌屋”必会给读者带来更加震撼的阅读体验和心灵冲击，这片蔚蓝的加勒比海将因此不再平静。读者朋友们，请和我一起做好准备，共同感受作者如椽大笔所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加勒比海啸》吧！

一位正在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

当朋友向我赠送他的《加勒比飓风》并推荐我阅读时，尽管我很钦佩广元兄但我并不对这本书抱有太大期望，这本书也一直躺在我的床头边。直到有一晚我无意间翻开第一页，彻底改变了我对它的看法。美丽富饶的加勒比尽管面积不大，但书中所呈现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背景、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个性鲜明的角色定位、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宛如一杯久酿醇香的美酒，让人甘之如饴而又令人回味无穷。相信凭借广元兄一贯认真严谨的态度和细腻的叙事文笔，《加勒比海啸》这本新作也必将成为经典之作。

廖政峰

精工钢构集团集成建筑事业部营销总监

《加勒比海啸》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政治小说，是加勒比政坛的浮世绘。书中的人物、事件虽为小说式的虚构，但处处透着真实人物的影子。加勒

加勒比海啸

比国小、人少，政治却异常活跃，每个人离政治都是那么近。读完本书，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加勒比政治课。此书适合商务、外交人士阅读，亦适合曾经在加勒比生活、工作和对加勒比心怀向往的国人阅读。

张晓通

武汉大学西印度大学加勒比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加勒比飓风》已经超出了一部简单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它给我们揭开了地球另一端令人向往的加勒比国家的神秘面纱。这是一部仁者见仁的文学作品。普通读者可以通过它了解到阳光沙滩背后的普通华人的奋斗历程；外交工作者更能从中读到小小岛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作为一名驻海外的中资企业的市场开发人员，这部著作已经被公司定为必读的工具书，对于我们把握加勒比国家人民生活、政治体制、经济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很有幸能够很快见到此部作品后续《加勒比海啸》！也非常期待影视作品的上线！

田凯

特变电工集团中美洲及加勒比大区总经理

《加勒比飓风》给我带来一种强烈的冲击感，这种感觉几乎颠覆了我的某种认识。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小国或者边缘地区往往是权力博弈最容易外化、喷发的地区。就好像地壳之间的地带最容易发生地震。这一下让我意识到我之前的认识是多么的荒谬。不过，自我革新，恰恰是阅读的意义之一。它无声地传递了作者的智慧，而读者，则幸运地获得某种启迪。

李江

在2013年冬天，在时寒冰老师的推荐下，有幸拜读了刘广元大哥以亲身经历书写的著作《加勒比飓风》。书中一方面描写了加勒比岛国上美丽的风土人情，憨厚朴实的岛国族民，风情万种的异国女郎，无不让人心驰神往。而与此强烈对比的，暗杀、绑架、政坛之黑暗、官商之勾结的描

述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更有国际游资集团、洗钱组织、意大利黑手党联手颠覆国家、控制政坛、自行立法、操纵金融市场，惊心动魄的情节令人欲罢不能。当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日复一日上演时，该书的下集《加勒比海啸》即将面世，届时，期待着又将我们重新带回到这个风云突变、诡谲奇幻的世界中去。

赵勇

有幸与作者相识半个世纪。童真、青涩、愤青、迷茫、儒商、作家，这是我对他的认知。初见《加勒比飓风》的封面以为再现加勒比海盗，读后被深深震撼，原来政治题材小说可以如此精彩！书中展现了加勒比海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与政党制度、政党斗争，唯美、真实、细腻。懂或不懂、爱或不爱政治的读者阅后一定受益匪浅。

李雪沛

当作者的《加勒比飓风》问世时，一定有人惊叹于作者笔下娓娓道来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奇光异彩的景色、风情万种的异国情调，而我要说的是，这一切都源于作者的前世今生就属于这片土地。与他相处，你会感到他是那种融化在温润的空气里、沉浮于透明的海水中、飘逸在奇异的果香间的带着强烈前世信息的加勒比人，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何以《加勒比飓风》会有这样的魅力让读者如此倾心。

期待已久的《加勒比海啸》就要问世，冥冥之中，我已经感觉到这部书将会带给我的惊叹与震撼，我想我应该重回加勒比，在棕榈树下、在拉尤河边读完它。

立群 于纽西兰

美丽的岛国风云依旧风起云涌。也正因为如此，《加勒比飓风》才有了续篇。它的姐妹篇《加勒比海啸》更被人深切期待，呼之欲出，正当其时。

这更是一部饱含心血和智慧的力量，作者有着坎坷的经历并最终取得成

加勒比海啸

功，新作承载了他海外多年打拼的心路历程，也饱含着他对生命、生活、精神的深切感悟。相信，作品中的故事及作者的感悟，一定会引起你的共鸣和对加勒比海的无限遐想！

高海峰

上海精工集团缘筑公司

看了每一位读者的点评，对您的书都是大为赞赏，这真是难得可贵！您为广大读者展现了一幅加勒比的风情画卷，尽管涉及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但为更多的人“开眼看世界”拉开了陌生国度的一角序幕，单从这一点上，您的书就有很高的价值！真心为您高兴，也热切期待您的下一部著作！

皱皱

中国驻特多使馆领事助理

当初《大唐西域记》为沿途各国记录了宝贵的甚至是唯一的史料，而在信息时代，刘先生的《加勒比飓风》却体现了很强的史料价值。加勒比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一块活化石，英法荷三个老大帝国的国旗依然飘扬在那里，奴隶或许仍然是“奴隶”，过时的冷战思维有时还披在金钱的外衣下把人带到70年代。

这本书会把大家带进这个重要而常常被忽略的区域，站在时代和时代交替的时刻，想必各位读者在享受这本书之后，更会期待姐妹篇《加勒比海啸》，相信一定会给你们带来各种收获！

Bill

加拿大

序一

《加勒比海啸》读后感

继2013年《加勒比飓风》出版后，作者刘广元又写出了姐妹丛书《加勒比海啸》。在我看来，《加勒比海啸》与《加勒比飓风》，是同样的加勒比人文风采，但别样的政治精彩。

精彩在于，本书突出了加勒比国家的政治核心内容。作为在加勒比国家工作过几年的外交官，我深感加勒比政治最重要的就是一件大事：大选。大选的核心是反对党与执政党你死我活的政权争夺，通过选民、选票、选举决定最终谁上台，谁下台，这是大选政治最后的斗争。人们从报纸上、电台里、电视中往往看到和听到的是：选举的彩旗飘飘，高音喇叭声叫，广场上的音乐震天动地，双方选民人头攒动，千军万马摇旗呐喊。但是，这些只是场面上的造势以博取眼球的表面现象。就表面现象而言，代议制国家的选举场面基本都如此，凯伦岛也不例外。但在操盘运作上，就阴谋与伎俩的坦率与直接而言，凯伦岛还真有点特殊的“加勒比海盗”遗风。这里，选举的暗箱运作与西方国家相比，更显得荒诞式直白、功利式收买。书中从生活原型中提炼写出：凯伦岛政府中觊觎总理宝座的本届内阁成员，竟暗中与反对党领袖勾结，阴谋联手废掉本党执政政府，从而与反对党共同组成新的联合政府，自己充当总理；而现任总理凭借直观感觉当即意识到危险的挑战，即雇用多名私家侦探，暗中跟踪自己的内阁部长们，调查他们中有哪些在搞秘密串联，进行反党和颠覆本届政府的活动，然后采取果断措施使从事篡权活动者去职。同样，反对党中的副领袖因对老领袖的不满，竟在大选失败当夜变节易帜，投奔“敌营”，向执政党领袖即

总理卖身输诚；而反对党刚上来的新领袖则以火箭般的速度与执政党内阁中的变节政要暗通款曲、勾搭成奸，准备联手以“不信任议案”在议会发难，提前引发大选推翻现政府，自己上台晋身为内阁第二把手。这里，权力与私利交结，雄心与野心相汇，人的两面性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为了权和利，朝野两党政客所用手段可谓寡廉鲜耻，加勒比式的政治丑陋在刘广元的笔下描写得淋漓尽致。小说写出了另类的精彩，把人性中深藏的“恶”的一面用锋利的解剖刀挑露开，用文学笔端鞭辟入里地刻画出来。当然，书中不乏人性美好的一面的描写与赞颂，如反对党老领袖的忠诚与廉洁和普通妇女吉娜的正直与公道等。

看懂了大选政治的光明与黑暗这一点，你就明白了加勒比朝野两党的表面宣言与核心追求。核心内涵就是争权夺利，“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数年。上台执政既为国为民，也为利益小集团；既为本党集体兴利，也为自己个人获益。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大选是两党利益大转换的最重要时刻，政治权力到底是执政党连掌还是反对党夺回，就看此时风生水起投票的那一刻。所谓风水轮流转，“轮流坐庄”是加勒比国家的政治常态，所以大选时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加勒比海啸》写的就是这一抉择时刻。围绕此刻，各种形形色色的政客和政治家们、商人与企业家们、广大主流社会民众和边缘群体人士众生相毕露，一幅加勒比政治全景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你的面前。作为华人，用母语这样深刻、原汁原味地描写出加勒比政治、社会、商业的政情、风情、人情确实是开了中国文学加勒比篇章的先河。

精彩还在于，华人形象作为重要角色跃然纸上。翻开这本加勒比篇章，我深感高兴的是，第一次看到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开始活跃在加勒比社会，初步领悟到加勒比政治的重要性。凭我不一定准确的感觉，我们在加勒比国家的华人，特别是大陆去的华人，往往对加勒比政治的理解把握得不那么深刻。不少人总以为政治与己无关，到加勒比来就是为了发财，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即餐馆、百货店、超市什么的就行了。但殊不知，商业运作成功的真正窍门是掌握法律与法规，而法律规定后面的罩门是大选与政治，大选政治对华人而言更多的是谁上台对华人更有利，这些说得有点关乎华人的命门了。在加勒比，同样经营商业活动，特别是遇到违规犯事，为什么华人经营者受到处理的境遇往往比白人、阿拉伯人、

黑人和印度人可能要糟糕一些？《加勒比海啸》中描写了几个这样有生活原型的故事。虽然作者是从华人违法经营受到警察惩处、法院制裁这个角度写的，似乎不那么正面，看起来有点不太爽，但这是现阶段的现实。问题是，即使从负面角度看，同样逃税、漏税，白人、阿拉伯人、黑人和印度人由于种种原因，背后给予或当众处理的待遇要比华人好，至少在前些年是这样。虽然华人违规违法无疑是错误的，人家依法处罚也无可厚非，但当地的法尺执规不“一碗水端平”也时有所闻。在使馆作为大使，当年我遇此情况，往往先从正面对华商们讲，要遵守驻在国的法律，不要做违法违规的事。别人做了，我们不要学。这些国家，“人治”有时确实大于“法治”，腐败现象严重。但即使这样，我们华侨华人仍要守法规，走正路，因为这是真正长远的生存发展之道。在讲道理的同时，华侨华人出了事，不管什么情况，我们使馆都会在当地法律与法规框架内，千方百计地维护侨胞的正当权益。我们找警察局，找政府有关部门，甚至找总理帮助解决，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中国使馆保护华侨华人权益的行动是实实在在的，海外护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不过，坦率地说，我当时讲的主要是法律自卫，在法律框架内据理力争，尽量维护我们华侨华人的权益。作为一个外交机构，我们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但是，作为华人本身，他们可以做得更多。作为当地公民，持驻在国护照，华人既有从商经营权，也有政治选举权，完全可以从正面更主动、更积极、更大范围地维护自身权益。在《加勒比海啸》一书中，陆成枫作为当地成功的华人商贾，提出了参与当地政治以从根本上维护自己利益的思路——华人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积极参加驻在国大选，勇于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通过自己选出的议会代表从而影响议会审议涉及华人利益的议规，请议员仗义执言帮助维护华人正当权益。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在代议制国家，当选议员是选区人民选出的，不替选民办事，选你何用？从长远看，华人应考虑通过选举做到使议会和政府里有人替华人说话。经济和政治是两张皮，但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是华人权益的前胸与后背。华人要在当地做大做强并赢得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光靠经营好商业活动，还达不到目的。华人要在当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兴旺发达，从长远看，融入主流社会和参与政选是保障自己根本利

加勒比海啸

益的不二选择。书中醒目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并让人看到希望：华人开始政治觉悟，缓慢但毕竟向前迈出了融入主流社会的第一步——在几十年一遇的大海啸可能到来前夕，不是各自分头逃命，而是将孩子和老人们都送出凯伦岛，全体华人留下来参加大选。听起来似乎有点悲壮。

精彩仍在于，华人中出现了成功先行个人。《加勒比海啸》一书中，人物变化多端，情节错综复杂。我似乎看不出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但作为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我更关注的是三角——驻在国朝野两党，主流社会民众，边缘化的华人。而在这里，我注意到了陆成枫，一个在这三个角中敢于会际、善于周旋、从社会边缘走进政坛中心的人物。陆成枫在整部书中着墨并不是很重，但在关节点上起到了点拨作用。陆成枫曾在几年前秘密陪同凯伦岛国的内阁部长即现任总理的霍本到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馆与我大使谈两国建交之事——当时凯伦岛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见《加勒比飓风》一书）。同时，陆成枫亦鼓动易帜投奔执政党的反对党副领袖内森独树一帜，在华人及其他民众支持下，竞选独立于朝野两党即“红党”和“蓝党”之外的“黄党”议员（这是当地人的玩笑话，“黄党”指华人），希望其胜选后为华人仗义执言。陆成枫还在华人初来乍到不慎违规违法遭难时挺身而出，周旋于警察和法院之间，尽绵薄之力为同胞们挽回利益。更值得赞赏的是，在中国大使馆的指导和帮助下，积极推动华人组建社团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并在海啸可能来临之际，联合先进华人，说服全体华人留下来参加大选，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并组织好万一海啸抵达时安全向山上撤退的行动。这些举动本身已与商贾之利无关，但这却与政治有关。华人要成为凯伦岛这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犹太人在美国、中东人在加勒比，就应该像陆成枫那样，敢于与朝野两党人士交流，勇于与主流社会各界来往，做一位具有大视野的商人、企业家和有影响人士。陆成枫正因为思路不凡，所以事业上也不同凡响，成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最大华商，同时也是热心华人事务的义商。正因为如此，陆成枫后来成为了国内认可的华人代表。中国使馆以侨领身份推荐陆成枫参加了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华人领袖大会，陆成枫和海外代表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精彩更在于，加勒比华人中出现了“三栖商人”，特别是“文学商人”。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之所以写出如此的读后感，

是因为我在加勒比国家当大使期间，深感我们华人在国外要打拼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一定要有经济和政治相向而行的新思维。个人作坊式的经营，可以发小财，但仅止于此，提不高华人的地位。华人要做大做强，要有新的眼光，政经同步。陆成枫在凯伦岛政界“兜得转”，商界更“吃得开”，正说明了这一点。陆成枫能做得好，其他华人也应该能做到。从经历看，本书的作者刘广元的生活原型似乎有点像陆成枫。刘广元自中国改革开放之际出国，二十多年来在加勒比拼搏创业，始于多米尼克，继而延伸至加勒比其他岛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现已开创了大型超市连锁店，横跨好几个加勒比岛国，成为大陆去的华人中跨国公司“巨头”第一人。从《加勒比海啸》一书中的内容看，若作者没有在加勒比岛国的商海沉浮、宦海进出、国际闯荡的亲身经历，似是难以写出如此集政治与经济交融、人性与世情激荡的加勒比风情卷的。

值得一提的是，从《加勒比海啸》出书看，刘广元好像还不满足于成为加勒比岛国中商业大贾、政治顾问的上流社会角色，居然还“野心勃勃”地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搞文学创作。作者作为东加勒比地区几个岛国中的华人最大商家和政治活动者，出人意料地写出了《加勒比飓风》和《加勒比海啸》两本精彩小说，从而在成为商业“黄顶”商人和政治“红顶”商人之后，又成为一位文学“白顶”商人。正如我在《加勒比飓风》一书序言中对他的评价所讲，“发财只当风送帽，南洋巨贾是诗人”。像广元这样集经济、政治、文学三方面成功的华人作家在加勒比地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难能可贵。在这里，我作为文学外交官，以文会友，对他的姐妹往篇的出版再次表示祝贺；亦以诗言志，希望广元作为儒商，进一步探索在加勒比国家如何经济发财、政治上台的未来华人艰难之路；再以笔寄情，祝愿作者这一经济有成、政治有神、文学有声的“三驾马车”在加勒比地区策马长鞭，马年及其后跑得更出彩、更风采、更精彩。

是为序。

陈立钢

序二

以星星的姿势回答黑夜

今年4月的时候，朋友时寒冰打电话来，说要到杭州会友，邀我也前往一聚。正是西湖好风景，如何不去？

于是就这么的，我与朋友的朋友、作家刘广元有了一见的机会。

其实说起来，跟刘广元的缘分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五六年前，也是时寒冰，曾给我寄过一本长篇小说《通天塔》，作者叫刘广宇，是位美籍华人作家。朋友推荐的书，自然要好好地读，因此，刘广宇这个名字，在我脑子里就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去年，时寒冰再次给我发来电子稿，推荐刘广元的小说《乩坛玄狐》，那时我便有了一个疑问：刘广宇与刘广元，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至少两人有关联吧？结果不出所料，他们是兄弟俩。

文缘如此巧合，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作友朋之交了。

从杭州回来不久，刘广元发来了他正在创作中的《加勒比飓风》续篇《加勒比海啸》电子稿，让我先睹为快。于是整个夏天，我都像身处3D影院，面对着一个陌生岛国的风起云涌。

说《加勒比海啸》（以下简称《海啸》）之前，多少得先说说《加勒比飓风》（以下简称《飓风》）。

《飓风》是一部写实主义长篇小说，它以五年一次的大选为政治背景，讲述了加勒比海地区某岛国为赢得执政权，各党派之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明争暗斗。其间，各路政客粉墨登场，大肆演绎各种算计、各种巧取豪夺；商人们则不想错过赚钱的机会，猎犬一样四处搜寻可以下手的缝隙；还有

黑手党，他们也不甘寂寞，纷纷出动欲对大选进行幕后操控……全书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看得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据说，《飓风》出版后，大卖，网上网下一片叫好声：传统的，称它是“加勒比的《清明上河图》”；时尚的，则叫它“加勒比的《纸牌屋》”，更多的呼声则是“出续篇！出续篇！”

这大概是刘广元本人也没有想到的结果，于是，开始“海啸”！

《海啸》依然奔着大选而来。

几年执政，劳动同盟党基本没有兑现当初竞选时对人民的承诺，政绩平平不说，甚至还制造了好些见不得人的黑窟窿。尤其不堪的是，政党内部因为钩心斗角，昔日战友早已渐变为对手和敌人。局面如此糟糕，而大选即将来临，如何保全政党的执政权，最主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总理宝座，就成了劳动同盟党领袖霍本最为头疼的问题。

好在，他够黑、够狠，还够聪明，因此总能在一次次险情面前，见招拆招，侥幸过关。

相较于霍本的阴毒，联合工党领袖詹·巴特尔就显得太正直、太光明磊落了。然而这种优良品德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反而令他尝尽失败的苦果：先是他领头的政党在《飓风》里败给了劳动党，然后他在《海啸》中又失去了领袖地位。为了偿还上次竞选中欠下的经费债，詹·巴特尔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而鉴于政党落选，他又引咎将领袖位置让给了哈维。只是，他的所有努力同样没有给联合工党换来多少转机，因为一切燃烧起来的希望之火，都在哈维一次失心疯的狂赌中，灰飞烟灭了……

同样地，《海啸》沿袭了上部《飓风》的写作手法：全景式扫描，没有唯一主角，不把舞台中心和追光灯多让给任何一个人。就像T台走秀，每个应该出场的模特，他们所享受的时间和舞台空间都是同等的，无论观众更偏爱谁，你得首先接受纷至沓来的各种色彩、造型以及人物表情。当然，万法归宗，作者千头万绪，最终所有的箭头都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大选。

造就一座迷宫，却不给它出口，刘广元明显缺少那份狡黠与不厚道。

或许是去国离乡太久，久到忘了中国文学历来有脸谱化这回事：好人总

加勒比海啸

是挺拔俊美，坏人总是猥琐丑陋；好人最终赢得胜利，坏人最终自取灭亡。因此，刘广元的笔，不光在T台上不偏颇，在角色外形上，他也不搞站队。心底磊落的詹·巴特爾并不比权欲熏心的霍本更玉树临风，丰神俊朗。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往阴险处塑造的人物，作者将霍本划拨到了大帅哥阵营。而且，即便机关算尽、众叛亲离，霍本最后依然出现了翻盘迹象。这种因人物形象反差太大而造成的视觉冲击力，多少让读者有些受伤。

但是没有办法，现实就是如此：美与丑，善与恶，从来都由心来证明，而非外在。不然，人一出生，直接根据其外貌来判他的生死与贵贱好了，何苦让这世间多出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所以，刘广元文学上的公平与客观，正在这里。

雨果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

如果模仿这个句式，我说：“世界上最大的的是江山，比江山更大的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的是人对权力的欲望。”你会信吗？

如果我再模仿一下，改成：“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是海洋，比海洋更深不可测的是宇宙，比宇宙更深不可测的是政客的权谋。”你会反对吗？

不管你信不信，反不反对，我都这么认为。我想，刘广元在《海啸》中要告诉我们的，也是这个真相。

你看，为了搞定自己的宝座，霍本一个人扮演了多少角色：一会儿是老鸨，不惜让女友去色诱对手科克，为的是卧底反对党；一会儿是天使，给孤寡老人又是建房子又是发放生活费，图的是民意和选票；一会儿是奸滑市井，既贪小又占大，为了逃税不惜造假和狡辩；一会儿是末日狂魔，对着昔日好友阿伦露杀机，只是担心他成为自己竞选的绊脚石……

如此变脸如翻书的一个人，谁能真正看得透他欲望的上限和道德的底线在哪里？没有人。就连跟他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大律师托比，也被霍本的胆大妄为惹得跳脚不已。

自然，任何权力斗争从来都不会是孤立的，它势必要牵连影响到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社会精英还是贩夫走卒。就像池塘的涟漪，每滴水都有被波及的可能。

所以，当各政党们为了拉选票而开始“顺应民意”时，华商就成了他们拿来祭旗的第一滴血。而叶檀夫妇首当其冲：原本是他们去抓小偷，最后却是他们沦为了阶下囚。

在我眼里，所有人物中，最值得欣赏和报以敬意的，要算陆成枫，也就是亨利·陆。这个最早移民岛国的华人，身上有着太多的闪光点：聪明，善良，讲义气，好管闲事。他既会冲动地拿着枪去帮人打架，也会冷静地带着华人同胞去中国领事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难得的是，他还很具政治头脑，认清了华人在岛国没有政治地位，就只能任人宰割的现实后，他开始联手同胞扶选议员，而交换条件是，这位议员必须维护华人所有的正当权益……

刘广元似乎也是偏爱陆成枫的，他几乎把所有能在普通人身上找到的优点和美德堆积到了他的身上，让他不仅成了岛国的华人领袖，还成了一方纵使政治斗争也无法令其心灵齟齬的净土。这也使得加勒比大选暗沉沉的天幕上，有了一颗固执闪烁微光的星星。

因为这一点，我原谅刘广元在最后还让霍本那么嚣张。

加缪说：“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

是的，此刻即未来：你现在付出什么，将来必收获什么；你现在付出多少，将来必收获多少，没有例外。

我不知道，作者是否赞同这句话。但是，当预言中的海啸日近在眼前，原本想要离岛避难的华人却最终选择留下来行使一个选民的投票权时，我想他已经完成了对加缪的附和。

刘广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说话声音很轻，语速也慢，开口先用敬语，显得极有涵养。

他的夫人黄锋则聪慧灵敏，明媚大方，跟人说话未语先笑，温暖四溢。这样的两个人，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就会联想到陆成枫夫妻两个身上去。我想，如果他们就是现实版陆成枫伉俪，那么，加勒比有福了——刘广元和黄锋都是笃信因果的人，出于对未来的慷慨，他们必定已把最大的善意带给了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

最后要说的是，《海啸》依然不是最终的结果，我们依然不知道，胜利

加勒比海啸

的天平将会向谁倾斜。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民在慢慢觉醒，他们开始知道，自己手中握着什么，应该如何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尽管权术可能会丑陋到底，但选票最终会站出来表达公正的审美观。

所以，还好。

江南梅

2014年9月2日于宁波

前言

人们总喜欢总结所谓历史的发展规律，有说阶段性的，有说跳跃性的，还有说螺旋形的。但是无论外表的形式如何相似，实质的变化是根本不相同的，核心是人的思想意识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

人是很脆弱的动物，对生存环境的变化异常敏感，大约是这个地球上适应能力最强的生物。我经常会被身边人物的变化，不是他们生活角色的变化，而是他们对事物的见解，经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加勒比飓风》的上部伴随着一场飓风，结束了一幕政治悲喜剧。然而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新一轮更残酷的争夺又揭开了序幕。

如果有一朵艳美的鲜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悠闲地绽放，但是突遭急风骤雨，一夜之间它也许就会成为残花枯叶。如果在更严酷的条件下，烈日炙烧至大火焚烧，我们不难想象它的美丽会变成什么样子。

人的境遇也大致如此。当你春风得意、众人景仰的时候，你对周围的感觉也许是格外美好的，甚至能够容忍许多平时难以容忍的事，因为你觉得超越了自己。而一段时期以后，当你已经习惯了众星捧月的日子，你又将难以忍受过去能够容忍的事情，你变得难以接受事物不按你的意志发展。

一场大选改变了许多人的境遇，自然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人们在变化中，做出了新的抉择。有些抉择在别人眼里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当你从当事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地去看，你还是会了解人性中的脆弱与多变，明白其中的艰辛与血泪。

然而对人性的了解，并不影响我们对是非与道德的评判，这里人类共性

的良知是主审官。我们可以理解某些人的选择与作为，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认同与批判。

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自我的纠正与牺牲是必不可少的。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也是如此，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些人为了群体的利益勇于牺牲自己，那样的民族是无法延续与生存下去的。历史上有多少种族与民族的兴衰，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时代缺少英雄一定会造成一个民族落后的悲剧，一个不再出现为了群体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的民族，一定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无论它曾经是多么强大与不可一世。

身经这些演变，看着那些有机会改变自己与人们命运的人，做出令人惊叹的选择，我会不胜唏嘘。对于他们的发展，我曾经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当这一切事与愿违，我会陷入深深的烦恼与纠结中，为他们扼腕与痛心，也许这就是我继续提笔写作的原因。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演变与发展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好的愿望，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种助力，但是这种助力如果有相等民众的认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种力量的作用不可小觑。这也是历史小说与政治小说一直还能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没有改变历史的能力与冲动，书写身边的事件，是因为对身边人物命运的感慨与感动，尽管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不能否认许多事件取材于真实，还是不希望有人对号入座，这只会自取其辱。

《加勒比海啸》政党关系 及人物关系简介

执政党

总理：丹尼·霍本

通讯部长：凯文·马丁

贸易部长：丹泽尔·吉米

建设部长：摩西·科比

计划发展部长：科克·内尔森（前反对党副领袖）

驻美大使：阿伦·雷特

政府及总理私人律师：托比·法希尔

总理顾问：凯利·博格

加勒比族议员：姆比亚

反对党

新领袖：杰菲利·哈维

前领袖：詹·巴特尔

议员：迪克森·卡莱

议员：凯尔·罗德曼

裘丽亚：内尔森女友

电台老板：菲兰克·奎赛

意大利人：安东尼

政治评论家：林顿·休斯

加勒比海啸

加勒比族妇女：吉娜·安贝尔

新大使：黄清源

商务参赞：韩炳章

文化参赞：肖昆山

华人夫妇：陆成枫华珉欣

华商：叶檀

华商：叶楠

华商：常巧玲

《加勒比飓风》人物关系参考

一、民主自由党执政期

总理：劳拉·艾德林

前司法部长：墨菲

民主自由党副领袖：鲍比·克劳斯

司法部长：约翰·理查德

二、联合工党执政期

总理：詹·巴特尔

财政部长：科克·内尔森

建设部长：杰菲利·哈维

三、劳动同盟党 罗西·道吉尔执政期

总理：罗西·道吉尔

副总理：斯丹佛·格林

财政部长：乔治·安德森

建设部长：凯文·马丁

外交部长：巴布·菲利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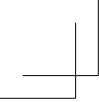
教育部长：丹尼·霍本（以后的年轻总理）

农业部长：惠特尼·凯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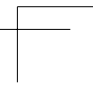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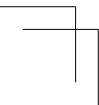
自由党领袖：鲍比·克劳斯（两党联合执政）

四、劳动同盟党 斯丹佛·格林执政期

财政部长 乔治·安德森
建设部长：凯文·马丁
外交部长：巴布·菲利克斯
教育部长：丹尼·霍本（以后的年轻总理）
司法部长：布尼·斯顿
五、劳动同盟党 丹尼·霍本执政期
建设部长：凯文·马丁
贸易部长：丹泽尔·吉米
自由党领袖：洛克·皮尔森
电台老板：菲兰克·奎赛
意大利人：安东尼
大律师：托比·法希尔
印度律师：帕瓦蒂·辛格
台湾“大使”王儒宾
中国大使：苏睿
车行老板：保罗·汉德森
台湾骗子：劳瑞丝·童
骗子助手：格雷斯·谭（家骏）
电台主播：罗伯特·奥尔本
政治评论家：林顿·休斯
洗钱犯：谢罗·克莱恩
FBI：何塞·帕布罗 爱德华·赖恩
加勒比族妇女：吉娜·安贝尔
华人夫妇：陆成枫 华珉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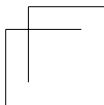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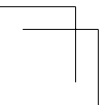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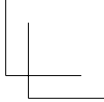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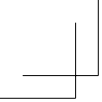


—



目 录

- 第一章 风起青萍 / 1
- 第二章 未雨绸缪 / 14
- 第三章 斗粟尺布 / 28
- 第四章 棋如人生 / 42
- 第五章 谁与争锋 / 56
- 第六章 志在必得 / 70
- 第七章 后来居上 / 83
- 第八章 改弦易辙 / 97
- 第九章 功高震主 / 111
- 第十章 不测之渊 / 128
- 第十一章 与虎谋皮 / 142
- 第十二章 平地惊雷 / 157
- 第十三章 同室操戈 / 170
- 第十四章 一波三折 / 183
- 第十五章 云诡波谲 / 197
- 第十六章 绝地反击 / 211
- 第十七章 风云突变 / 225
- 第十八章 暗流涌动 / 240
- 第十九章 不测风云 / 257
- 第二十章 李代桃僵 / 272
- 第二十一章 良禽择木 / 287
- 第二十二章 黄雀在后 / 306
- 第二十三章 渐行渐远 / 321
- 第二十四章 困兽犹斗 / 334
- 第二十五章 乐极生悲 / 349
- 第二十六章 众志成城 / 365



第一章

风起青萍

等待是成功之果孕育成熟必需的过程；等待是一种煎熬，更是一种智慧。

飓风就像肆意撒野的流氓，前半夜还是凶神恶煞，横冲直撞，摧毁任何企图阻挡它的一切，待到清晨的第一缕曙光透现，它竟然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嬉皮笑脸地吹着口哨离去，留下被它撒泼后的满目疮痍。

邻居屋顶飞来的瓦片击碎了科克·内尔森家客厅的玻璃，倾注的雨水夹带着树叶飞进屋里，碎瓦片和树叶惬意地散落在沙发与地毯上，飞得最远的一块瓦片击碎了纸箱内的酒瓶，满屋弥漫着朗姆酒的浓郁香气。

科克·内尔森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天还没有大亮。

宿酒的头痛让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想坐起身来，却发现自己的胸前还压着一双浑圆的大腿。自己躺在长沙发中段，沙发的扶手上还枕着一个女人，一床花格薄毯子盖在他们身上，女人的脸被一头黑发遮掩。

他一时想不起这个女人是谁，怎么会睡在自己家的沙发上？

女人也被电话铃声吵醒了，她扭动一下身躯，抽回了双腿，喃喃道：“你怎么不去接电话？”

内尔森坐起身，呆呆地望着堆在客厅还未开封的几十箱烈酒和软饮料，

2 加勒比海啸

记忆被唤回：

预期的庆祝喜宴演变成一场政治谋杀后狼藉的战场，虽然内尔森赢得了自己选区的席位，但是他的政党败选了，输得毫无道理。

尽管飓风肆虐，但狂风骤雨浇不灭失望选民心中的怒火。他们的心灵在滴血，歇斯底里地捶胸顿足，不足以宣泄他们的愤慨，也无法扑灭他们心中复仇的火焰。他们呐喊着要付诸行动，要走上街头，要讨回公道，要向窃取竞选的当局宣战，讨回被亵渎的神圣选举权！

科克静静地聆听，表面上显得异常冷静。没有人知道在他心中同时煎熬的有几股邪火，那不仅仅是失败带来的伤痛，他的痛楚更深层、更复杂。那是在他心中压抑了许久的火种，无烟无焰地闷烧了这许多年，今天似乎迸发出了一道裂口，火苗噌噌地蹿冒了上来。

因为内尔森的选区在首都，大家约定胜选以后在他的家里举行庆祝活动，他们没有猜想他们会失败，一切似乎是胜利在握，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

党的领袖詹·巴特尔也赢了自己的选区，但是他没有过来，也许是他住的选区太远。其他的重要党魁也没来，是否被风雨所阻就不得而知了。内尔森开始与情绪激动的选民们喝酒，不用杯子，不放冰块，直接抓起酒瓶往下灌，辛辣的酒精直冲胸腹，燃烧大脑。

刺耳的铃声还在响着，内尔森无奈地站起身，他发现自己全身赤裸不着一缕，而身后传来女子压抑的笑声。

他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女子的笑脸从松散披落的黑发中显了出来，那是一张年轻圆润的脸。他隐约记得她是一位竞选办公室的志愿工作者，好像她的名字叫裘丽亚，他们之间并不熟悉。

内尔森起身时无意间把线毯拖拉了一下，姑娘赤裸的半个身子袒露出来，她的乳房丰满坚挺，褐色的乳头像两颗甜润的紫色葡萄。内尔森不由心动，猜想到昨晚他们之间可能发生过一些事，可惜他全然不记得了。

裘丽亚并没有要遮掩自己身体的意思，反而把双臂抬起来枕在脑后，这个动作使她的乳房被更高拉起，毯子也滑落到她的平滑的小腹上。

内尔森感觉自己下体本能地起了反应，他觉得有些难堪，伸手从地板上

捡起一件衬衫，也顾不得已经被雨水浸湿，随手围在腰间。

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电子钟，才清晨七点，不知谁会这么早打电话来。

“老板，您最好来一趟，这里有一些麻烦的事发生，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有些慌乱。这是内尔森公司的经理贝森打来的，他平时处理事务稳健老成，如果他也乱了阵脚，说明事态严重。

“我非常抱歉，”内尔森放下电话，转过身对着裘丽亚，“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我不记得昨晚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相信我，我说的是实话，如果有冒犯你的地方，等我回来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裘丽亚没有说话，看得出她的眼睛里含着笑意。她伸出一只手把线毯拉到下巴，表明她此时还没有起身的意思。

内尔森此刻没有心情去猜测她的想法，急忙走进内室，匆忙换上衣服，开门下楼。

就在他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听见家里的电话又响了，他犹豫了一下，估计又是商场在催促他，便没有去接。

他不知道这个电话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也许就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然而也许这就是造物主的玩笑，他与这个命运的转折的重要时刻，擦身而过。

来到车库，他费力地搬开车库门前几根被台风吹断的粗大树枝，这才意识到像昨夜这样的大灾害气候，他居然没有想到要去查访一番自己的商场。为了这次竞选，他已经有许多日子没有过问过生意了。

虽然此时街上车辆行人还很少，但是行驶起来还是很困难，要小心绕过满街都是的树枝、电线、广告牌和屋顶吹落的铁皮瓦。平时不到十分钟的路程，他开了近二十分钟。还未驶近他在城边的那一座商场，他就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这座商场占地面积很大，不仅供应日用百货，还附带食品超市。为了方便顾客，就在商场的转口，他还建了一个加油站，紧挨着加油站他又开有一间“F—ELEVEN”早晚商场，人们说他几乎要一网打尽所有进出城有购买需求的顾客。

4 加勒比海啸

这片商城从商业角度看位置极佳，它就扼守在进城的桥边，是人们进城的必经之路。而今天它的这个位置就让它的主人吃苦了。因为城外这座桥下的河流直通大海，不宽的河道平日里将山里的河水排入海里，涨潮时也会接纳海水倒灌入河，但是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只是丰富了河头水域的水产。喜欢咸淡水交界处的鲈鱼和一种被称为TTV的小白鱼大量繁殖，这种近乎透明、细如牙签的小鱼被人们成桶舀上来，加些面粉炸做小饼，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然而当昨夜那场罕见的飓风来临时，这座商场不幸地挡在了台风登陆的正面。飓风毫不留情地把这座商场当作是必须攻坚的城堡，它狂暴地击碎隔着防护胶合板后面的玻璃窗，将成吨的雨水和海水灌入商场。由于狂风是从一排排破损的窗口灌入的，最后屋顶被掀开时，是由吹入商场的风与屋外的狂风协力，几乎是将商场的屋顶冲天拔起，像个巨大的炸弹在商场爆炸，冲天而起的风力甚至把装着商品的货架也一起掀到墙外。

内尔森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目瞪口呆，这一片几乎是断壁残墙，像是才经历过一场战争，在现场还有一股浓重的汽油味儿。在经理贝森的指点下，他很快发现了这味道的来源：一大块铁皮斜插入加油站的计量器，不仅砸碎玻璃嵌入外壳，还将输油管一截两段。

好在昨晚加油站所有的油泵都关了，但是油管里的残油如果不慎遇到明火，后果也不堪设想。

“有没有打电话给消防局？”看到贝森一脸愕然的样子，他知道这样的场景把一向镇定的他也吓蒙了。

“先打电话去叫消防队来处理加油站的情况。”内尔森尽可能用和缓的语调对贝森说，“注意在消防队来以前找人守在这里，不许任何人靠近，也不要使用手机。”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看见贝森正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听到老板的话，他不无惶恐地又将手机塞回口袋。

“事已至此，不必太紧张。”内尔森轻轻拍了一下贝森的肩膀，“再多找几个人过来，保护好现场，我去通知保险公司的人，让他们尽快来勘察。”

内尔森的公司也开展保险业务，他的公司是一家加勒比地区最大保险公

司在凯伦岛的代理，但是为了避嫌，他自己的商场没有在他代理的那家保险公司办理保险，没想到今天果然出了大事。

作为保险代理人，他深知保险业务的基本程序。面对这次对商场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他知道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及时救助，要重建商场，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街道上传来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音乐，不一会儿就看见一辆高大的货柜拖车缓缓驶来，平板拖车上叠列着几层一人多高的巨型音箱，车子后面跟着一群身穿红衫的民众。他们有的舞动着红旗，有的拎着啤酒瓶，随着音乐载歌载舞。当有人认出内尔森在路边时，几个年轻人跑了过来，从踉跄的步子来看，肯定喝了不少。他们一面举起二指做“V”胜利手势，一面转过身对着他猛烈地抖动臀部，人群中爆发出时然大笑。

面对这种无知的羞辱行为，内尔森感觉心烦意乱，因为他认出来这几个年轻人来自自己的选区。在五年前的大选时，他们才不过是十几岁的娃娃，今年才到法定选举年龄，他们居然就开始反对自己。

五年前他也经受过竞选失败的打击，但那只是政党之争，并不涉及人身攻击。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游戏规则，这样低俗又带着侮辱的挑衅，让他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从反击。

此刻他忽然感到茫然和孤立，他想打个电话，一摸口袋才发现出门时太匆忙，忘记带手机。他再也没有心思看这堆废墟，径直开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窗外又开始飘雨。他知道这对他的超市商品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这时候他倒是宁愿雨下得更大些，让那些在街头醉心狂欢的人们淋成落汤鸡才好。

自从昨晚确认选举失败，他还没有与自己党里的中坚碰过面，也许是昨夜的飓风，也许是昨夜的酗酒，反正他没有从自己的党内听见任何声音。

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战友们似乎陌生起来，他们有些冷酷得不近人情。他是这场政治博弈中损失最大的人，因为他的投入最大，在这一次反对党投入的竞选资金里，他出的钱大概能占到一半，绝对是位于前茅。现在自己的生意又成了飓风的最大受害者。他知道不会有人出来为他分担，这双重的打击让他感觉心酸凄凉。

6 加勒比海啸

这次竞选，他本来是志在必得的，被人赶下台来的五年，他时时刻刻期待着重返政坛的一日。为了这次竞选，他几乎投入了可能拿出来的一切。

对比现政权的执政能力，他认为简直无法与自己执政时期相比，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生就业，他觉得一个略有常识的人就能够分辨清楚。

现政府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政绩就是与中国建交，得到了一些援助项目，然而他们使用的是凯伦岛的外交资源，算不得真本事。

对于这次执政党的竞选作弊，内尔森倒是有充分估计。在这一点上，他同意海外律师朋友的建议，不要全面开花，把资金和精力集中在最有把握的选区，赢够席位就是胜利，其他地区输得再难堪也无所谓。

但是固执的詹·巴特尔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他认为局面完全可以控制，要有一个漂亮的成绩给全国人民看，结果最后以一票之差的惨痛败下阵来。

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较量的失败，也是他人生规划的一次滑铁卢。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消耗了，他曾经梦想在五十岁以前登上权力的顶峰，现在他已经超过他自己设定的年龄，仍然还要再等五年。他曾经位居副总理，就差一步之遥就可以登至顶峰，没想到这等风光之旅，竟然转瞬又变得那么遥不可及。这个打击比起其他的损失，更让他心痛不已。

一进家门，内尔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的时候那满目疮痍的狼藉不见了，所有的碎玻璃和树叶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眼前窗明几净，沙发前的茶几上还插了一束新采摘的紫荆花。

内尔森呆站在门口，犹豫着没敢踏进屋，听见开门声的裴丽亚从厨房走了出来，腰间还围着围裙：

“进来吧，陌生人。”

内尔森有些不知所措，他心中并没有姑娘预期的欣喜。他不知道昨天夜里在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了解这个年轻的女人为什么那么轻易就走进他的生活。他已经够焦头烂额了，不希望私生活再起什么风波。

“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为了昨夜发生的事，我会尽力补偿。”内尔森决定还是直接摊牌。

裴丽亚完全听明白了内尔森的意思：“昨天夜里怎么了？只是一个好心

的姑娘服侍了一个喝醉了的人。对了，只不过那是个男人。”

她边说边走进厨房，将热腾腾的菜端上餐桌，客厅里顿时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香味儿。

“先坐下来吃饭吧，我们可以边吃边聊。我是用你冰箱里的菜做的饭，因为昨天晚上，也许你欠我这顿饭。”

内尔森被这番话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倒觉得自己小心眼了。他讪笑着走到餐桌边，顺从地坐下，一面默默打量着这位神秘女子。

裘丽亚长得不算漂亮，但是五官端正耐看；身材不高，但是腰细腿长。紧身的牛仔裤和贴身的弹力衫，把她丰满的身材裹得玲珑有致。

她的肤色很浅，像是北美印第安人，黑色的长发说明她是个混血儿。脸上最有特色的是一双剑眉，像一对鹰翅，浓密乌黑直插额角，给她的脸增添了几分英气。

“我烧的菜味道如何？”

“非常好。”内尔森顺口答道，但是又觉得自己不够诚恳，连忙补充，“我说的是真心话。”

裘丽亚笑了，她知道自己笑起来看上去更生动：“跟你说说昨晚的事吧，不然你心里悬着，饭也吃不好。”说罢，她禁不住笑出声来。

裘丽亚的话还是说到了内尔森的心病上，他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但是也没有做出申辩。

“昨天晚上你喝得很醉，想扶你去床上，但你的身体那么重，我哪里扶得起来，你反而吐了我一身。我又没有换洗的衣服，只好半夜里脱下来洗。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说这话时内尔森有些如释重负，虽说同时也莫名地有些失落。

“你是想还是不想？”内尔森的神情没有逃过裘丽亚的眼睛，她直勾勾地望着这个局促的男人，眼神充满挑衅。

内尔森是个自信的男人，尤其是在他中意的女人面前。可是今天面对这个年龄不到自己一半的年轻姑娘，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

“裘丽亚，我想说说我的真实感受。”内尔森放下刀叉，不再躲避姑娘

8 加勒比海啸

的目光，“我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无论我的眼光如何，我所交往的女性都是经过我的选择。我不能接受当我醒来的时候，身边躺着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儿。你是来我们党做义工的，作为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感谢你的奉献精神，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什么？一个无知少女的献身？得了吧，你也太高看自己了。”裘丽亚也把面前的刀叉一推，猛地站起身来，一把抓下身上的围裙，重重地往桌上一摔，“我今年已经二十三岁，是个成年女子，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也可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所以不必再为你那可怜的贞操担心了！”

内尔森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局面，他觉得是自己的言语伤害到了裘丽亚，也急忙站了起来：“请不要就这样走！如果我说了什么令你不开心的话，这只是我的词不达意，而不是我的本意。你是那么好的姑娘，我不能让你就这样受伤地离开。请告诉我，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

裘丽亚停住了脚步，慢慢转回身来：“你说的是真的吗？”

内尔森举手捂住胸口：“我发誓，全是真心话。”

“那么好吧，我的要求很简单，”她走过餐桌，一直走进厨房，一转身端着一个锅子出来，“把这锅炖鸡腿全部吃完！”

内尔森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不要说你刚才的承诺是不算数的。”

内尔森已经在吃第三盘了，吃剩的鸡骨头也垒成吓人的一堆，但裘丽亚还是没有宽恕的意思。她始终微笑着看着他在为面子逞强，心里感觉到对这个曾经仰视的男人，已经产生一种主动的掌控。

裘丽亚出生在布鲁克林。有人说，如果一个典型的纽约政客，说着锐利难缠和活力四射的语言，假如不是在布鲁克林出生，也肯定是在这个社区中熏陶出来的；甚至有人说，布鲁克林是杰出人士和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至少裘丽亚自己这样认为。

直至上了纽约佩斯大学，裘丽亚也认为自己与其他的美国女孩儿没有什么不同。佩斯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NBA在纽约州排名第九，尽管裘丽亚学的是社会学。

佩斯大学有百分之十几的黑人学生，还有大约10%的亚裔学生。以前裘丽亚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身世，但是学校的环境让她产生了解自己身世的愿望。从母亲那里，她终于知道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她的父亲是偷渡入境的墨西哥人，母亲是来自加勒比的凯伦岛人。虽然她的肤色很浅，但是她的黑色眼睛与直长的头发，自然被归入有色人种。

尽管学的是社会学，但裘丽亚不是那种什么都乐于表露的人，她将自己的感受深藏在心里，一直在酝酿，因为别人把她称作印第安人，她开始对母亲的祖国发生兴趣。直到有一次她偶然参加了一次聚会，她与凯伦岛便产生了解之缘。

那是一次为詹·巴特尔举办的聚会。他当时担任总理不久，路经纽约的时候，侨居纽约的凯伦岛人相约一堂，热情欢迎这位来自家乡的新领袖。

因为久居纽约，人们说话自然无拘无束。裘丽亚第一次感受到这些人对那个岛国发出的由衷关切，也第一次感觉自己是有根的人，因此对那个自己曾经觉得无比遥远的岛屿，产生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然而这种美好感受没能延续到最后，随着同乡们的口无遮拦，詹·巴特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当有人继续质疑他极力发展农业的思路，认为是不能与时俱进，最终会拖垮凯伦岛的经济时，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忽地站起身，说了一句令他自己也后悔不已的话：

“你们爱怎么说都可以，我不在乎！（I don't care!）”

这句话是如此粗鲁与直接，让在场的人顿时沉默了，许久没人说话，气氛降到冰点。

聚会在尴尬的应酬下草草结束，裘丽亚则久久不能从那个难堪的场面中解脱出来。个性倔强的她，对社会的种族歧视毫不妥协，对那片自己还未登陆的土地也油然而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她在心中对自己说，等学业结束，她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从政，与那位粗鲁傲慢的总理竞争，将正确的社会学执政理念带给自己的祖国。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数年后裘丽亚最终成行，她在飞机上惊讶地看见了那位蜚声海外的年轻总理——丹尼·霍本。

霍本总理让身边的随行人员与裘丽亚换了座位，在近四个小时的交谈

10 加勒比海啸

中，裘丽亚的眼睛简直不能离开霍本笑盈盈的眼睛和那对酒窝，她似乎被淹没在里面，不能自拔。

她回国的时机正值大选临近，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她接受了自己那位偶像的安排，悄无声息地加入到反对党的竞选班子，成为一位热心的志愿工作者。

昨夜大选结果揭晓，她原以为这一阶段的使命已经结束，没想到在打过一通电话后，她知道自己以后的任务更富挑战性。

她有时候也会质疑自己：难道这就是自己几年大学生涯所学到的社会学知识的实践？这与她曾经憧憬的初衷有天壤之别。理智是如此说，但是情感告诉她不同的结论：

你的目的是去战胜那个傲慢顽固的老家伙，与你的爱人并肩作战。去他的书本理论！只要能战胜！

固执的电话铃声救了内尔森，他极不情愿地站起身，发现自己实在是吃得太多了。他强压住要呕吐的感觉，拿起电话听筒。

“对不起我是真的不愿意打这个电话。”听筒里的第一句话，就让内尔森感觉不妙，他已经听出电话那一头的是国家银行信贷部的经理本杰明。

“既然你已经打来了，就请尽快说吧。”

“其实事情也不大，但是时间拖得太久了，我也不好交代。”对方还在绕弯子。

内尔森其实已经猜到对方要说什么，但是既然对方为难，自己又何必给他解套？他便举着听筒不说话。

对方干咳了两声，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说：“我说的是那笔联合工党的贷款，虽说金额不是太大，但是毕竟好几年了，总是这么挂账，我对上面不好交代。”

内尔森当然知道本杰明所指的是什么。那还是上届大选的时候，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由内尔森出面担保，以党的名义从银行贷下一笔流动资金。钱早就花完了，但是贷款却还不上，而内尔森是这笔贷款的担保人，党可以拖欠着不还债，但是作为担保人的内尔森却无法逃脱干系。

内尔森不由得怒火中烧，昨晚的败选到现在，从税务到银行，明摆着是有政治迫害的倾向，加上该死的飓风摧毁的生意，简直是要置人于死地！

“你去法院起诉我吧，I don't care!”内尔森随手扔掉了听筒，他今天是受够了。

裴丽亚心中一惊，几年前就是那句话埋下了她回国的种子，没想到在今天又听见了这句话。可是场景完全变了，那位当年说这话的老人，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不要责怪你自己，我们都知道，这次失败的缘由不应该由你来承担。”裴丽亚走了过来，从后面轻轻扒住内尔森的肩膀，将头靠了上去。

内尔森的心被触及了，像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许多年来被压在心底的怨气涌了上来：“我真是受够了！这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党，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多，没有人！这些年来我贡献给党的竞选经费，足够开一家国内最大的公司；要是买成汽车，能够把首都的街道全部堵塞！现在我还为了这个党被人逼债，谁又来管我？”

每个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都说“压垮骆驼的是背上的最后一根羽毛”，银行的这个催债电话，也许就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内尔森觉得他真的受够了，这次竞选的失败，挑衅了他的心理底线。

“你知道吗？如果这次是由你来领导这次选举，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

如果在平时，听到这样的议论，内尔森也许只是置之一笑，但是今天，他笑不出来了。事实上这样的话，在党内外他听到过不止一次，应该说自从他们从执政党被赶下台，一直就没有认真检讨过责任问题。然而，如果一位统帅领导的大军，连续在两次关键战役上都告失败，难道这样的领导地位不需要被质疑吗？

裴丽亚感觉到自己手下的身躯微微一震，知道刚才那句话打动了她，她不想错过时机：“人生有几个五年？这样的失败如果再发生一次，联合工党就会成为人们口中的笑柄，这个你苦心经营的党就彻底毁掉了。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说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了解，有多少人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内尔森觉得一股底火从下腹燃烧起来，就像昨夜被灌下去的酒精，在血管里被点燃。他转过身紧紧抱住裴丽亚：“你真的这么想？”

12 加勒比海啸

裘丽亚被他结实的手臂勒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一股男性的气息直喷她的脸，她几乎直觉下面会发生什么，但是此刻她享受这种感觉：一个站在政治巅峰的男人被她的技巧和魅力点燃！

“真实得就像此刻在你的怀抱。” 裘丽亚在内尔森的耳边喃喃细语。温柔的热气吹拂着内尔森的面颊，女性的体香直冲进他的鼻腔，在他的体内打开所有激情的阀门。此刻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够比融入她的身体更重要！

就性的体验来说，这次与内尔森倒在地板上的疯狂做爱，超过了她以往任何一次的感受。她过去所经历的男生，血气方刚，一味逞强，完全不懂怜香惜玉。而她最近的那位爱人太富于技巧，把玩多于激情，自己像是一件器物被人赏玩。

而内尔森让她真正品尝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他是主导型的，他有一种对女性身体的饥渴，一种欲生欲死的激情。他不是在用男性的器官进入她的器官，而是那种恨不能将自己整个身体进入她体内的疯狂。她无法分辨纠缠在一起的四肢哪一部分是属于谁的。她能感到的是，随着他的进入，自己像在往一个深渊中沉没下去。有一种迷失的眩晕，随着肢体角度的变化，他似乎能够更加地深入，而自己又似乎在向上漂浮，被包裹在暖流中随波荡去。在不由自主的抽搐与悸动的节奏中，无法抑制的快感从胸腔爆发出来。她甚至不能忍受停止，她缠绵、央求、吸吮，索求无度，直至双双筋疲力尽。

裘丽亚记起在读过的一本书里，对女人有这样的评说：“女人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大脑，要用下半身去感受，那是生命的起源，也是直觉的来源。不要鄙视你的私处，它有比大脑更敏锐直接的判断。一个男人真心喜欢你与否，与其聆听男人的语言，不如感受他们的阳具，一定能感受更多的真实。”

以前这段话她觉得恶心，甚至觉得是在污蔑女性。现在回想起来，她感觉很真实，就像在赌博中能了解一个人的品行，性行为更能看出男人隐藏更深的东西。

裘丽亚躺在内尔森的怀里，仰望着冒出花白胡子茬儿的男人，柔情四溢。

她几乎不敢相信就在昨晚，这个男人对自己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陌生人。

生命真是奇妙，在她最初接受任务安排的时候，她还认为任何献身的考虑都是荒唐的。而现在的自己，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使命，什么是情感的偏爱。她开始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再有卑鄙的色彩，因为面前这个男人就应该是敢于挑战的领袖，他就是应该站起来对那个人说：“是你该走下舞台的时候了！”

“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裘丽亚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对内尔森来说，似乎蕴藏一股振聋发聩的力量。

“你才是我的奇迹！” 内尔森对重现少年雄风感到惊奇，“只要在你的帮助下，我还可以再次站起来！” 他说着试图将她的头推向下体。

裘丽亚伸手阻止了他的企图：“我是说一个真正的男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会敢于争取和迎接挑战！” 她的眼神热辣，但是显然不是对身体欲望的需求。

内尔森明白她话中的含意，这种事解释或者申辩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坐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第二章

未雨绸缪

一个人没有犯错，不一定是由于他的自律，而可能是他没有犯错的机会。

菲兰克·奎赛罕见地没有搭乘电梯。虽说只是五层楼，他还是感觉气喘，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套房门口。他的心更为忐忑，深吸一口气，他按响了门铃。

没有让他久等，似乎那人就在门口等他按铃，还没看清对方的人脸，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我还以为你钻进老鼠洞了，没想到还是敢露面。”

虽然挨了骂，奎赛的心情反而放松下来。“白白浪费了你的钱，我真想躲起来不再见你。不过你真的要找我，我躲到哪里都没有用。”他也顺水推舟地说笑起来。

奎赛的话说得对方大笑不已，睡衣也开敞起来，露出满是黑毛的大肚腩：“知道就好，省得我费力找你。”

事情要回到数月前，当安东尼出现在奎赛面前时，他着实吃了一惊。应该说，他们以前并不熟悉，确切地说是奎赛只是听说过他，社会上有许多关于他的神秘传闻据说那次席卷凯伦岛的大收购行动，就是他一手操盘的。

劳动同盟党再次赢得竞选以后，没有人再看见过他，据说他去了亚洲。

奎赛没有想到，这位神秘的意大利人居然找到了自己，而这之前奎赛有段时间没有见过安东尼了。记得还是在车行老板保罗·汉德森的葬礼上最后见过他，这个令人敬畏的意大利黑社会头目，竟然哭得像个娘儿们，全然不顾四下里投来的惊异目光。

安东尼开门见山道明自己的来意：原来他看中了保罗·汉德森的故居，想要奎赛出面帮他买下来，因为他已经打听到现在的主人经济窘迫。但是他不便出面，万一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说不定会狮子大开口，而且那人与奎赛的私交不错。

奎赛打听了一下，这桩交易并不难，当他兴奋地回告安东尼，不想安东尼又提出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有些令他为难。安东尼要的是将那栋老宅改成正式的赌场，他许诺奎赛做赌场的经理，还给他一定的股份。

“你知道我的电台一直在攻击政府，我很难出面去得到许可。”

“我当然知道你的情况。”安东尼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知道你现在为联合工党效力，还是他们的参选人，所以我来找你，因为我看好你们。尽管许多人不相信你们会赢，但是我喜欢赌，我来赌一把，赌注就押在你身上。”

奎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其实他对参选没有什么信心，因为自己的选区，是劳动同盟党的传统选区，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放一把扫帚也会赢”，当然对联合工党的获胜他还是有信心的。他当然渴望双赢，也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安东尼的委托，承揽下这件事，也收下了安东尼的第一笔钱。

虽然要拿到赌场的许可，必须是他们自己赢得大选以后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事先他还是要跟党里的当家人吹吹风，将来办事就顺畅些。

奎赛试着接近自己的领袖詹·巴特尔，无奈巴特尔似乎有意在回避他，让他十分尴尬。他自认为与巴特尔没有什么过节，只是倒回去许多年，他曾经帮过当时的劳动同盟党领袖罗西·道吉尔赢过竞选，在竞选中当然也中伤过联合工党。但是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搞不清状况也情有可原。何况这四年来，他一直与联合工党在一起，把自己的电台作为联合工党的御用电台，不仅仅是播放节目，还到处跟随党的集会追踪报道实况，鞍前

16 加勒比海啸

马后地跑，都是无偿贡献。

这几天来所碰到的钉子，让他感觉无比沮丧。都说巴特尔独断傲慢，现在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

他突然想到他的那位中国朋友陆成枫，他知道这位华商与巴特尔的关系比较密切，而自己的嘴快伤到了不少朋友，要能在巴特尔身边说话的人，这个中国人可能会帮上自己的忙。

他联系上陆成枫说明了情况，对方爽快地答应会去与巴特尔商洽。仅仅是一次私人会面，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倒是认为奎赛过于紧张，此事完全可以自己直接去说。

然而一天后奎赛接到了陆成枫的电话，听上去他的声音有些沮丧，“很抱歉没有办成你嘱托的事，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说是排不出时间。但是好像他是不想见你，也许是近来他压力太大，事情太多。”

奎赛知道这是托词，也感觉有些羞辱：自己现在好歹也算得上是党内的中坚力量，在大选在即的关键时刻，联合工党迫切需要他的电台做舆论宣传，居然自己这个小小的会面请求都会被拒绝。他真有一种要找上门去当面质问的冲动。

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陷得太深了，赌注已经押上台面，骰子已经转动，没有再收回去的可能。他只有继续赌下去，万一开中号码，他总会有机会翻本。

为了增大胜算，他还是再次从安东尼那里拿钱，为自己在选区争取民心。如果能够赢得议员的席位，无论两党谁输谁赢，他都有发言权。

但事与愿违，大选之夜，他彻底失去了所有希望，自己的选区以悬殊的差额输给了对手，自己投身的联合工党也以一票之差败北。

当确定败局的那一刻，他的第一冲动就是关闭当晚的全部节目，早早回家蒙头睡觉，把身边的一切都彻底抛开。

然而那个固执的记者林顿·休斯就像着了魔似的呆在播音室不肯离开。他在党里是公认的最冷静沉稳的骨干，他对时局的分析一向以客观、犀利、准确著称，这也许就成了他无法接受竞选失败的缘由。

回到家已经是凌晨四点，他反而完全失去了睡意，开始回忆自己回到凯

伦岛的几起几落，质疑自己当年做出回国的决定正确与否。（《加勒比飓风》）

拿命换来的钱全部投入了电台，电台的生意又全部投入了政治，而与罗西·道吉尔的政治合作被死亡意外终止，不得不又一次急转弯，匆忙登上了反对党的战车，又一次全力以赴地征战……结果呢？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如何做呢？他不禁问自己。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他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认赌服输，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为了赢得竞选，他向安东尼拿钱去投入政治博弈，结果是满盘皆输。虽说那不是一笔高利贷，然而糟糕的是他并不了解安东尼。除了上次在凯伦岛疯狂地收购，留给他深刻印象的就是传说中他在安提瓜酒店，不动声色地处理掉那两个俄国洗钱者，当地政府不敢张扬，以吸毒过量为由草草了结了这桩命案。

他还知道一些关于意大利黑手党有关讨债的传闻，据说他们找到那些企图躲避债务的人，会在他面前摆上一架天平秤，秤盘的一头放着与他欠债等值的货币，另一头放着从他身上割下来的肉。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事先他们会和颜悦色地问你，愿意割掉自己身上哪一部分的肉。这样的讨价还价会持续一个小时甚至更多，割肉花费的时间不多，他们都是高手，流血也不多，他们会避开大血管，甚至给你包扎。耽搁的时间主要是花在施主对选择割去自己身上的哪一块肉犹豫不决上。最终当割下来的肉与天平那一端的货币持平，这场偿还账务的追讨才算结束。

早晨他来找安东尼，他是带着赌徒认账的心情，直至敲门的那一刻，他还是十分紧张，不清楚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当见了安东尼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的心放松了些许。

“我想不必我再费口舌了，您一定已经了解了一切。”奎赛有些厚颜无耻地说。

“看起来你一点也没有不安或者内疚。”安东尼狡诈地看着奎赛。

“您还是不太了解我。”奎赛极力辩解道，“您也许知道，我曾经是一

18 加勒比海啸

名卧底的缉毒警察。我具有极强的抗压能力，我仅仅是能够控制我的心情不溢于言表。”

“喔！那么我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安东尼做出一副夸张的表情，“你也许知道，我现在仍然是你曾经要拘捕的对象。我也具有极强的抗压能力，看来我们是棋逢对手了。”

奎赛意识到自己的失言，由于近来一直把安东尼当作一个具有强大背景的投资者看待，几乎淡忘了他的另一重身份。

“请原谅我的无意冒犯。”奎赛忽然戏剧性地单膝跪下，“我知道有些错误不可原谅，有些是可以弥补的，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的错误列入不可弥补的行列。我知道有许多机会，我也会创造许多机会。”

“你为什么认为我生气了？”安东尼走到酒柜边，给自己斟上一杯酒，“你为你曾经的身份很骄傲，so do I（我也是），选择什么样的谋生手段我不觉得可耻，而剥夺人的生存机会才是可耻的。我说的对吗？”

安东尼对自己说出如此有哲理的话相当自得，举杯望着奎赛等待回答。

“那是自然，您说得相当精彩！”奎赛被他这段似是而非的话说得哭笑不得，但关键是这位黑手党的老大没有迁怒于他，这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所有的坏事都集中爆发，他自认为不死也要被剥层皮。

“你站起来吧，我们先干上一杯。”安东尼对奎赛挥挥手，“我们的账待会儿再算。”

奎赛的酒量并不好，他平时也只喝掺可乐的朗姆酒，像安东尼这样直接喝不加冰块威士忌，他还是头一回。强灌了两杯，他已经觉得天旋地转了。

“你觉得我们之间的这笔交易该如何解决？”几杯酒下肚，安东尼回到正题。虽然开门时他已经满身酒味儿，但是从他现在沉稳的神态看，他根本就没有醉。

奎赛被他犀利的眼光惊出一身汗，支吾言道：“我记得您是说，您来赌一把，赌注押在我身上。”

“哈哈！”安东尼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看来你是在装醉，那就再来一杯！”在一饮而尽之后，他又瞪起眼睛说道：“照你的意思，是我赌输

了，你就当没事一样，你认为我的钱什么也不是？”

安东尼的质问让奎赛十分尴尬，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让他无从答辩，否认就意味着认账，承认就是说自己流氓，他只好赔笑：“相信我，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力量，没有浪费你的每一分钱，全部都投入了竞选。我的那个选区是劳动同盟党的基础选区，我实在是势单力薄。”

“你一直是在误导我。”安东尼打断了奎赛，“我给你第一笔钱，是说我赌在你身上，是让你去办事，事办不办得成听天由命。我并没有说要帮你赢得席位或是帮你的党赢得竞选，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拿钱，按照你现在的说法是为了竞选，那可不是我的事。”

安东尼放下酒杯也拉下了脸：“我就当是借给你的，什么时候还，你给我句话，你看我是不是很通情达理？”

奎赛愣住了，当初拿钱，双方都没有写任何字据，也没有讨论过用途，只是一种默契，如果现在安东尼要这样片面理解，他又是有着黑社会背景的强势一方，他如何能说得清？他有一种被上了套的感觉。

“你当初说要在我的身上赌一把，我真的感觉荣幸，因为这是一种被人无条件的信任。我对自己说，我也要拿我自己赌一把，为了不辜负你的信任。你知道上了赌桌不是赢就是输，而赌博也就是赌运气，第一把输不见得第二把还是输，如果加大赌注，说不定还能全部赢回来。但是如果你放弃，那就是彻底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还继续加大赌注的原因。我不是赌一手，而是赌一局，看来我的运气不够，满盘皆输。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所以认打认罚，一切你说了算。我现在就有一家电台，要押给你也行，我无话可说。”

借着酒劲儿，奎赛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他几乎把所有拿的钱都当作债务认下了。至于把电台押出去，在之前他根本没想过，只是凭着一股冲动和怨气说了出来。话刚出口就后悔不已，如果安东尼就此敲定他刚才的话，那他就是一无所有了，他的后半生将任人摆布。

安东尼有一阵没有说话，玩弄着手里的酒杯，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奎赛，仿佛刚刚认识这个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到凯伦岛，要开这么一家不伦不类的赌场吗？”

20 加勒比海啸

安东尼终于开口了，“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是我的赌友，他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他是最豪爽的赌客，也是最讲信用的朋友，敢做敢当，是我最珍惜的朋友。我想你也许知道他，就是那位飞车开下山崖的保罗·汉德森。”

奎赛有些蒙了，他不知道安东尼为何突然说起汉德森。他与汉德森不熟，只是听说他因为负债累累，走投无路而选择自杀。只是死法十分独特，他是在自己山顶的别墅，开着自己的跑车飞下山崖，浪漫而诡异，令人传说一时。（《加勒比飓风》）

“我知道你们都以为他是因为负债而自杀。我现在告诉你，他是完全可以摆脱债务、自由自在活下去的，但是他有他做人的原则，他拒绝了我的帮助，尽管最终害了他的人是我。”

“我要开这家赌场，是因为我知道汉德森喜欢那座山庄；我要开那家赌场，是因为我怀念我们那段赌台上的友谊；我不想让那个无知的家伙买去开一个庸俗不堪的旅店，糟蹋了他的心血和我的美好的回忆。”

当奎赛破釜沉舟地说完那番让他后悔不已的话后，没想到招来安东尼这一通无来由的感慨。他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安东尼为何说这些，但还是能感觉出风向变了，正在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我平生最恨两种人：一是欺骗朋友，二是仗势欺人。我也许称不上是什么好人，但是我敬重有情有义的人。我喜欢在赌场潇洒豪爽的赌客，他们禁得起大起大落，不瞻前顾后、婆婆妈妈，死也死得硬气，认赌服输，不怨天尤人。”

他拿起奎赛的酒杯，又满满斟上：“来，我们喝了这一杯，就冲你刚才那番话，你也算得上是一条汉子。你的事我们先放下不谈了，我交你这个朋友！”

奎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手有些发抖，但还是恭恭敬敬接过酒杯。正在这时候，他的手机铃声响了。

他看了安东尼一眼，安东尼做了个无所谓的表情。他急忙掏出电话，原来是林顿·休斯从联合工党的党部打来的。

“奎赛，你现在哪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现在有些紧急的事情在处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奎赛下意识地开始用“你们”来称呼党内的朋友。

“我们刚才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这一次大选的结果，完全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是执政党利用执政地位，采取了许多不合法的阴谋手段，窃取了选举的成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我们要立即进行反击！”

“那我又能做什么？”奎赛忽然觉得这一切离自己很遥远，几天前在他体内燃烧的激情之火已经熄灭了。

“我们已经请了两位律师在准备法律文件，约谈证人。我们会向加勒比巡回法庭申请禁止令，要求展开全民听证会，举行全民公决。如果大多数人认定执政党选举作弊，法院将宣布此次选举无效，择期重新大选。”

奎赛摇头说：“这是加勒比地区国家选举的普遍现象，大选后只要是政府连任，反对党一定会提出法律诉讼，但是最终结果是无法挽回败局。”

“奎赛，我们这样的争论没有意义，无论如何，我们是要战斗下去，我们希望你继续站在我们这边。今晚我们会在首都举行群众大会，希望你能派人全程转播。”

“我现在还有客人，待会儿给你打回去好吗？”奎赛说着挂断了电话。

“你的同伴好像还不肯认输？”安东尼饶有兴趣地问道。

“说实话这次我是被人利用了。”奎赛简短地把他与反对党领袖的关系陈述了一遍，“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来找我，而一点也不关心我的需要。如果这会儿我去求助他们，你想结果会是什么？”

“我在凯伦岛认识一位亨利·陆，据说你们曾经陪同这位现今的总理，在与台湾‘建交’的时候，秘密去过巴巴多斯中国大使馆？”

“这个你也知道？”奎赛惊喜地反问，“这算是一段我曾经引以为傲的往事。”

“你太不了解我们了，只要需要，我们能知道你侄女内裤的颜色。对不起，这是我们的俗话。”

奎赛想起安东尼提及的这件事，觉得丹尼·霍本亏欠了他。他认为正是因为他把霍本带进中国大使馆，才为他开启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大道。如果

22 加勒比海啸

不是霍本最终选择与中国建交，他根本没有机会赢得上次的竞选。

“就是那次秘密访问，启发了霍本认清中国的潜力，没想到最终是我们自己付出了代价。”奎赛无可奈何地感叹道，“教会了老虎上树，到时候猫就没有退路。”

“难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修复吗？”

安东尼的话一下子提醒了奎赛。现在回想起来，霍本的确一直没有停止对自己挥动橄榄枝，他几次邀请奎赛去参加政府的国宴，还在一次采访国会的活动结束后，专门走过来问他，有没有什么广播器材的进口需要免税。

他知道霍本这个人只要是需要，他的身段可以放得很软。当时他正为联合工党战斗得火热，没有伸手去接这位年轻总理抛来的橄榄枝。

“我不是一块搞政治的料，我不懂得妥协，好像眼前只有一条路，所以错过了不少机会。”

“错过了湖边孢子，你还有林子里的麋鹿。只要你手里有枪，只要你还在狩猎。这也是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

奎赛正在琢磨安东尼话中的含意，他的手机铃声又响起来了，他看了一下号码，犹豫了片刻，还是接通了电话：

“是内尔森吗？刚才林顿·休斯已经打来过电话，开会的事我还需要时间来安排。”

“我想你误会我了，奎赛。我今天打电话给你，完全是另一件事，我希望你有时间，我需要认真与你谈一下。”

内尔森的语气与平时显得不同，没有以往的沉稳，还露出几分不安与焦急。

奎赛看了一眼安东尼，安东尼耸了耸肩膀，端着酒杯走进客房。

“你可不可以大致先说一下，我们究竟要谈些什么？”奎赛有些好奇地问。

“这次选举失败，完全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不力，再次辜负了全国民众的期待。我们党的领导层必须承担责任，主动检讨，重新整合和更换是非常必要，也是刻不容缓的。”

内尔森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惊呆了奎赛。他刚刚才接到林顿·休斯的电话，联合工党不承认选举失败，正在准备诉诸法律，而内尔森的这番陈述如果在这个时候发表，无疑就像在联合工党内部引爆了一个重型炸弹，其后果可想而知。

“内尔森先生，你明白你刚才所做的陈述，会在社会产生极大的反响吗？你是要我对外发表你的这番见解吗？你充分了解这样的采访播出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吗？”

“是的，我完全了解。”内尔森的语气十分肯定。

奎赛的心剧烈地跳起来，他直觉地意识到，他现在手里有了一副好牌，无论对政坛的哪一方，他此刻的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很大，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和我的电台，我希望能与你面对面深谈一次。如果最终你还是坚持你的决定，我们将如实播放我们的采访录音，你看怎么样？”

内尔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奎赛的请求，他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晚上六点半在奎赛的电台。

奎赛放下手机，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他端起面前的酒杯，大口喝下辛辣的威士忌，橙色的酒液像一团火从他的喉管烧到胸口。

“看你的样子像见了活鬼一样，有什么事让你兴奋成这个样子？”安东尼从卧室走了出来，嘴边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他斜视着奎赛，目光犀利，语气带着嘲讽。

奎赛不想对安东尼隐瞒，如实向他说了刚才的通话内容。

“我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立即告知联合工党的领袖，全力以赴做内尔森的工作。这件事我当然是救了联合工党，但是他们的失败已成定局，我不知道这样做值不值得。第二种选择很清楚，我按照内尔森的意愿去做。不过你刚才问我是不是有可能修复与政府的关系，我想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说完他恳切地望着安东尼，其实他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我知道你已经做出了你的选择。”安东尼在奎赛面前慢慢地坐了下来，“我是一个生意人，做生意就是要想尽办法收回投

24 加勒比海啸

资，还要争取利润。”

他忽然停顿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烟，伸手从嘴边取下雪茄，在茶几上把烟头捻灭：“但是我也是道上的人，要是依照出来混的道义，你的做法不怎么地道，所以我不想给你任何意见。”

“如果是在海上，我们的船撞到暗礁下沉，旁边刚好有船经过，难道我们不该弃船逃生吗？”

“你说得很有理，不愧是玩新闻的，能说会道。不过你要说服的只是你自己，我没有兴趣奉陪。”他说着站起了身。奎赛知道这是在逐客，他急忙也站起来，鞠躬致谢，开门离去。

离开酒店，他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回到电台，关起办公室的门，立刻拨打霍本的电话。

手机显示接通，很快就有人应答：“是奎赛吧？这次我又等你这么久，但是你终于还是打来了。”接电话的正是霍本，他的声音很亲切，似乎能从声音就看见他和蔼的笑容和面颊的酒窝。

霍本的几句话，竟然说得奎赛动情起来，眼眶湿润：“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是会这样对待我。”

“朋友总是朋友，虽然会因为这样那样的情况发生，也许有好些年没有在一起，但是真正的朋友情分是不会断的。我始终相信，你就是那种我期待的朋友。”

奎赛一时觉得羞愧难当，喉头哽咽，有些说不出话：“我是个粗人，做事容易感情冲动，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在干些什么，做了不少蠢事。”

“这世上不可能有人总是做出最明智的选择，但上帝是公平的，他也总是给人再次选择的机会。”霍本的这些话听来像是牧师在教堂传道，但是此时这些话，把奎赛心中尚存的疑虑彻底打消。

奎赛没有浪费时间，他把内尔森准备在今晚挑战自己的领袖和战友，不惜引起任何后果的决定，以及联合工党要在今晚以司法行动，挑战选举结果的消息，一股脑儿全部告诉了霍本。

电话那头有好一阵没有说话，奎赛似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虽然他极力说服自己，他是在向一位老朋友讲述客观事实，但是在内心深处，却觉

得自己是在做着一桩小人勾当，不但出卖了别人，也出卖了自己，甚至他觉得在霍本的内心深处，也会是以一种蔑视的心理看自己。

“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过了难熬的数分钟后，霍本终于开口，“你说的情况很重要，我也在评估这件事对我们国家政局的影响。至于你自己，我相信你一定做出了正确选择，究竟你的电台将会对哪一种情况做出报道。我想表示的是，如果过去我曾经给过你许诺，那么现在依然有效：只要是你电台的需要，我们政府会一路绿灯。如果有哪个部门办事不力，你可以随时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为你解决。”

奎赛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处，霍本的坦言，让他如释重负。现在最难熬的一关已经过去，交易既然已经开盘，就没有理由再躲躲闪闪，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所有的条件要摊上桌面。

“我有一位朋友，准备在凯伦岛开拓一桩旅游服务的投资，以丰富夜间文化为主，当然也带一点博彩的性质。他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特别许可，我个人认为这是促进本岛旅游业的积极措施。”

“如果你是指赌场，你知道这不仅仅是政府所能决定的，还有教会的关系需要协调。”霍本的话留有余地，并没有关上这扇门。

“就我所知，本岛最大教会的主教大人，是您最衷心的支持者，他总是能够准确领悟您对国家实施的各项策略，经常在讲经布道的时候，宣传您的执政理念。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协助您做好他的工作，教会方面不再会是阻碍。”

奎赛说的话虽然有阿谀奉承的味道，但也的确是事实，尽管不久前他还在自己的节目中尖酸地讥讽过那位主教大人。

“你说的那位投资人，我是否认识？”霍本问道。

“我想你应该知道他。”

“方便的话我想认识他一下，你可以带他来见我。”

奎赛本来是想提出这个请求的，没想到霍本自己说要见他，不由得喜出望外。只要他能带安东尼去见总理，无论结局如何，他也算是将功补过，是对安东尼最好的交代。临近六点，奎赛嘱咐电台的工作人员，关闭大门，不再接听电话。等内尔森走进录音室，奎赛也把自己的手机关掉，不

再与外界接触。

“那么你总结这次大选你们联合工党的失利，最重要的因是什么？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这个问题的症结是显而易见的，这次大选败北，其实危机在上一次的失败中已见端倪。我们的失败在于没有有效地组织，我们的领导人高高在上，偏听偏信，以偏概全，缺乏灵活的斗争策略，好大喜功，战线拉得太长，没有注意到新一代选民关心的议题，等等。总之这些问题在上一次选举时就已发生，这一次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所以直接导致这次选举再次失败。如果说要追究主要责任者，作为党的领袖自然难辞其咎。”

“那么你认为对于联合工党来说，当务之急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当然是对领导层的调整，特别是对于党的领袖的更换。要重新整合我们的队伍与资源，没有新的领袖，就没有新的气象与旗帜。这个前提不改变，别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既然你对联合工党的领袖提出质疑，那么在你的心目中，谁会是最合适的领袖人选？作为党的副领袖，你会认为你自己是这样的人选吗？”奎赛的问题直截了当。

“联合工党有许多优秀人才，如果要更换领袖，我们会采取党员投票的民主方式。至于我自己，从对党的负责与爱戴的角度，我也会听从党员们的意愿，勇于接受他们的选择。”

在奎赛精心准备的提纲下，内尔森将自己破釜沉舟的挑战意图展现得清清楚楚。奎赛花费了不少时间，将这次近两个小时的访谈，剪接成四十五分钟的节目，放在八点半播出，节目的名称叫作《今晚我有话说》。

送走内尔森，他看了一下表，已经是晚上八点二十分。他通知下面的工作人员，选择可以开通所有电话线，可以接通打进来的电话。

几乎在一瞬间，所有显示来电的红灯都亮了起来，奎赛第一个接听的就是林顿·休斯的电话：

“你这是怎么回事？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没有看见你的人？打电话你又不接，待会儿转播的事你是怎么安排的？！”

“对不起，林顿先生，我记得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说出话来如此的无理？我是一家独立的电台，我的政治选择并不意味着我隶属于任何组织。请问这些年来，我为你们做这些转播，搞了那么多专题，你们是否付过我任何酬劳？既然是义务帮助，我有权选择做与不做。所以你刚才对我的指责是粗暴无理的，我拒绝接受！”

一向伶牙俐齿的林顿一时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无法相信这就是那个几年来亲密无间、共同为理想并肩奋斗的伙伴。他现在突然提出转播酬劳，而不久前他还谦虚地说，是联合工党救了他的电台，以前他的电台几乎没有像样的广告，正是因为他加入反对党的队伍，电台的听众才与日俱增，广告收入不断提升。这才一转眼，他居然就抱怨起他的付出，仿佛是被别人利用，无比冤屈。

“奎赛，我们在一起也不是一两天了，我们不必转弯抹角，是不是有什么变故，请你直说！”林顿强压下心头的火气，直截了当地追问。

奎赛曾不止一次领教过林顿的机敏反应，他不想过多纠缠：“我希望你理解，这不是针对你的，我们没有个人恩怨。请原谅我今天不能帮助你们，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可能。”

奎赛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第三章

斗粟尺布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听筒里传来的拨号声显示铃声在继续，只是无人接听。手机打不通，座机无人接，詹·巴特尔的心情很郁闷。

昨夜的飓风隔断了沟通，他猜想大家的心情都一样。败选的局面来得太突然，随着一个个选区票数的公布，人们的心一点点变凉，像是溺水时无力地沉入水底，眼望着水面的光明暗淡下去，绝望与无助也渐渐淹没了意识。

竞选办公室里的人们都不敢互相看对方的眼睛，忍不住哭泣的女人跑出屋外放声大哭起来，使得屋内的气氛更为压抑。

巴特尔反复看着眼前的两张对照表，这是竞选期间他看得最多的竞选材料，表格中一一列举了在他的执政期与其他政党执政时的业绩对比。

表格中从国民收入、进出口贸易总额、就业率、市政建设、农业、旅游、工业、商业等等方面，全部对比了历届政府的施政成果。在他执政的四年半时期，每一项的比较都是最好的，有的数字甚至成倍地翻番。这些数字他不止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对人民展示，以致他可以对这些数字倒背如流。

也正是因为这些清晰的数字，给予他坚定的获胜信念。他认为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面前，都应该不会受蒙骗。政客的吹嘘与承诺，怎么能与事实相比？就像阳光下的雪人，只有萎缩消融，人们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投票的数据正是人们最终的选择，他们抛弃了他，这个真正能够驾驭这个岛国经济的人，这个可以带给他们更加美好生活的人，这个自愿奉献、无私无畏的人。他怎么能够理解眼前的现实？

这不可能！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而且是出了大错！看看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看看每次群众大会上那片沸腾的蓝色海洋，以他参加竞选这些年来的经验，联合工党的支持者比以往更多，在绝对人数上，他们一定占优势。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怎么会发生？他一定要探出个究竟。

尽管外面风雨交加，他还是不停地给各个选区打电话，有些人联系不上，他恨不得要派人出去。他要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要查出个究竟！

现在看来，最客观冷静的人应该是杰菲利·哈维，他是唯一一个会在竞选前给自己的党唱衰的党内中坚。

他的理由很简单：政治不是加减法， $1+1$ 的结果并不一定等于2。这更是一场金钱与手段的较量。老实人不占便宜，耍诈的人可以偷窃竞选成果，这种事屡见不鲜。

鉴于这种出发点，他对竞选的策略和手段提出了一些极端的建议，他的这些建议在党内遭到否决，而且被批评是低级无耻的下三滥手段。

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是对的，对君子有君子之道，对小人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他坚信的从政理念。

他应该是最早发现贿选问题的人，按照他自己的思路，他在选举日专门守候在那些他认为可能会出现问题的选区，跟踪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

在一个两党实力相当的选区，他发现有一辆神秘的面包车相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投票站附近。虽然下车的人几乎都是直接走去投票站，而这辆车总是停在不远处，静静地不敢驶近，然后静静等候，直到从投票站出来的人回到车里。

哈维开着租来的桑塔纳轿车远远跟踪，发现这辆车拉着这车人赶往另一

30 加勒比海啸

个选区的投票站，同样是停在远处，让车上的人下去投票，然后再拉往另一处。

哈维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他拿出手机拍摄下面包车和下车的人，由于怕暴露，不敢靠得太近。虽然他查看照片时发现影像有些模糊，但是面包车的牌照与上下车的人脸还是可以识别的。

事后哈维十分后悔，认为自己太大意了，原以为自己的党可以大胜，没想到只是区区几票的差额，就导致了全党努力的付诸东流。如果早知道这样的结局，他当场就可以先行制止，不去考虑什么更准确的证据。

随着更多选区落选者打来的不平的电话，巴特尔开始感觉问题严重，执政党为了赢得连任，不遗余力地使用了各种手段，甚至超出了选举前他收到的来自各方面的警告。

巴特尔表面上仍然是不动声色，但是内心已经疼痛得抽搐起来。他想起那位大律师帕瓦蒂·辛格的忠告，自己当时不以为然，认为竞选是要靠事实说话，靠政绩，靠施政纲要，而不是靠拉票和作弊，忽略了防范竞选的对手可能使用的伎俩。他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太迂腐，又一次重蹈覆辙，断送了党的前程。

大约晚上十点，林顿从电台打来电话，他仍然在播音室继续竞选专题节目，但是细心的他，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在移民局找到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陆续在这几天从海外赶回国来的侨民统计数字。

凯伦岛虽然本国国民的人口不多，但是由于国民勤劳质朴，在海外有很好的口碑，出外留学打工的络绎不绝，以致在海外的人口是本国人口的几倍。

招募海外大军回国参选，几乎是大选中经济实力强盛一方的撒手锏，在加勒比地区各国的选举中屡见不鲜。但是久居海外的侨民对本国的现状了解有限，他们之所以回国投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人为他们的行程买单。

在海外打拼多年，更觉得挣钱不易，许多人都是有好多年没有回国，昂贵的旅行费用是最主要的顾虑。现在有人愿意出旅费请他们回国，代价只是举手之劳，将一张小票投入选举箱，这样的交易不吃亏。

然而对于那些仍在国内打拼的人来说，他们的投票，明显是对自己权利的侵占和剥夺。因为这些人久居海外，没有亲身感受自己的煎熬，而选举是一次国民对自身命运改变的机会。这些受金钱交易诱惑而来的选民，强奸了自己的意志，当然成为弱势一方抨击的对象。

为了选举的公正，于是有的国家对海外侨民回国参选制定了一定的资格条件。比如凯伦岛的选举法就明文规定，居住海外的归国侨民，必须要在选举之前，回国居住满六个月以上，才能具备参选投票的资格。

但是这些规定的执行部门隶属政府主管下的选举委员会，当政府有意要控制这个委员会，将所有重要职务的负责人都安插执政党的骨干，那么这些有关选举资格的审查就是形同虚设。

林顿带来的消息是令人震惊的，几天来从海外带回来的人数比例，竟然高达总投票率的8%。

因为在实际的选举战略中，这些海外大军不会平均分散在各个选区，执政党方面一定会把这些资源分配在他们自认为最需要争夺的选区。如果他们够聪明，不把这些资源用在自己稳操胜券的基础盘选区，主动放弃那些无法争取的反对党大本营选区，那么这样一支队伍就十分有杀伤力了。

由于集中了兵力，在一些胶着地带，执政党可投入的机动力量能够增加10%以上。可以想象，在力量相当的选区，双方的票数十分接近，这时候杀出一支奇兵，战局就会大变。

哈维冒着风雨在半夜十一点赶回来，他通过选举委员会的内线查到，重复投票的现象不但真实存在，而且是有预谋的。

哈维激动地拿出两张名单，指着红笔画线的部分：“你们看，这几个人在这张名单上是在×××选区登记投票的；你们再看，他们的名字又出现在另一个选区。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同时去几个选区的投票站投票，反正是画圈选人，又不用签名，没有人会发现。”

“如此看来，这次我们干得真不错，他们这样的作弊，也只是比我们多赢了一票，还是以几票之差险胜。如果这一切属实，我们早就把他们打了个落花流水！”巴特尔有些兴奋地在桌子上擂了一拳。

“但是事实是我们输了，明天去街上庆祝的是他们，没人知道真相。”

哈维垂头丧气地瘫坐在椅子上，他可没那么乐观。

“我们决不能就这样认输！他们这是舞弊，这是偷窃人们的选举和民主权利，我们一定要反击！只要人们知道真相，他们会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要推翻这样的贿选作弊的结果，我们要一个公正平等的真正的人民选举！”巴特尔情绪激动起来。

陷于绝望情绪中的哈维被他的激情点燃了，他抬起头来：“对！我们可以像圣文森特和圣济慈（两个加勒比海国家）那样，组织我们的人走上街头，制造路障，堵塞交通要道，包围政府大楼，像当年劳动同盟党那样，不许部长们上班，直到逼迫他们重新大选！”（《加勒比飓风》）“那帮来自海外的人待不了几天就要回去，如果我们能坚持两周，就能迫使政府重新大选！”在场的其他人也随声附议道。

巴特尔当然知道哈维所说的那几次在邻国大选后发生的骚乱。那几次都是败选那方组织群众上街，头上扎着代表自己党派颜色的布条，把废旧轮胎搬到街头路口，在较宽的街道无法拦住全部通道，就干脆把车胎点燃，黑烟滚滚的气势营造出一副森严惨烈的气氛，以致远远驶来的车辆一旦望见这副阵势，就吓得落荒而逃。更有甚者还把走私来的枪支发给了民众，尽管没有在白天使用，但是到了晚上，此起彼伏的枪声让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岛民感觉到世界末日的来临。

骚乱的结果是重新举行竞选，最终结果是闹事的那方赢得了政权。据说其中很大原因是因为民众害怕再次闹事，所以干脆把手中的票投给了敢于上街的那一方。

“哈维，你真让我失望。”巴特尔的脸阴沉下来，“亏得你还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竟然把这样的暴力事件作为模式来宣扬。”

“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卑劣战胜正直，我们如果不采取针锋相对的手段，我们就无法战胜那种卑劣！”

“我不是与你做成败之争，而是我们在选择一种是政治体制或者称作政治模式，一旦引进，败选的一方可以选择暴力，这会导致多么可怕的结果！”

巴特尔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哈维的话。“想一想在格拉纳达发生的悲剧：人

民革命党的领袖毕夏普发动政变，驱逐埃里克盖总理，废止宪法，解散国会。这以后他的副总理柯尔联合陆军司令奥斯汀发动政变，再将毕夏普及三位部长杀害。直至美国人出兵发动战争，再将他们推翻。”（《加勒比飓风》）

巴特尔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风雨，像是在对自己说：“哦，不，无论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也不能让我的国家陷入到这样的暴力怪圈中。你们可以指责我保守、迂腐、顽固，但是我从政有我的底线，其实我早就对自己做出承诺，如果这次我不能够领导你们获胜，我将引咎辞职，不再担任党的领袖的职位！”

巴特尔最后那段话说得缓慢沉稳，听得出他是做出了不可动摇的决定。在场的人都沉默了，他们知道，这也是别无选择的。

“不过这不是我们的示弱与退缩，我会与大家一起，为这次选举继续战斗下去，要为选民夺回他们的正当权益。我们要做的是，收集一切证据，通过法律途径，揭露执政党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让法律为我们讨回公道。”

巴特尔的一番话说得哈维有些羞愧，虽说自己刚刚取得律师资格，但毕竟是法学院毕业，遇到复杂情况竟然想不到手中还有法律武器。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大选中，还存在更多的违法舞弊行为。我想我们应该一面收集证据，一面聘请律师，这样大的案子，如果是由我来做，还是搞不定的。”哈维表态说。

“我们要尽快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要向大家说清这次败选的真相。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布尼·斯顿，看看他愿不愿意担任我们的律师。”

布尼·斯顿曾经是劳动同盟党的司法部长，因为看不惯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愤而辞职。虽然他并没有加入联合工党，但是出于共同的理念，在这次大选中，他与联合工党站在了一起，帮助同盟处理了许多法律事务，没有收过他们的任何费用。

已经近午夜，布尼·斯顿还没有入睡，在接到巴特尔打来的电话后，他耐心听完巴特尔的讲述，提出了他的想法。

“我完全相信你们所说的事实，我也能够想象出这期间实际发生了什

34 加勒比海啸

么，但是从法律的层面，不在于真实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你能证实什么。

“法官面对着控辩双方，他的判断依据是法律的条文和案例，最重要的就是有信誉的证人和过得硬的呈堂证据。如果要我接受这桩案子，这是我的先决条件。”

斯顿的话有理有据，巴特尔连声称是，但是斯顿随后说出的话让他犯了难，他沉默着没有出声。

斯顿继续补充说：“这类的案子，最难的还不在于这些证人证物的准备，还在于谁去辩，谁来审。这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事实。

选举后失败方起诉获胜方的案子，在这一地区时有发生，但是坦率地讲，真正判决竞选无效的案子可谓凤毛麟角。”

斯顿接着解释道，因为这类案件的终审法庭是加勒比循环法庭，而不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循环法庭的大法官的任命，必须得到加勒比共同体每一个国家的总理同意，少一票也不行。

而在选举中失败的那一方往往是在野党，可想而知，这类案子要做出对政府不利的判决，就是可能得罪那一国的总理，就是要拿自己的前程冒险。

说到这里，斯顿坦言了核心问题：“所以要赢得这一类案件，仅有我这样的小律师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位在加勒比地区够分量的大律师，才能镇得住这个循环法庭，让他们不敢乱来。对你们的这个案子，我可以不收分文，但是大律师不可以，收费也不会低，这点你们要充分估计到。”

巴特尔知道斯顿说的都是实话，要是别的律师是不可能如此透彻交底的，但是说到钱的事，他真的犯了难。

“你不必急于给我答复，等你们协商好了，再给我打电话，我随时恭候。”

巴特尔把斯顿在电话里说的内容转述给大家听，所有的人都沉默了，这是一个超出他们每个人能力的问题。

“是不是打个电话给内尔森？”哈维迟疑地建议。

“今天太晚了，我明天再给他打。你们也先回去吧，还要准备明天的会议。”

巴特尔做事一向果断，从来没有这般犹豫过，但是在给内尔森打这个电话上，着实让他犯了难。

他与内尔森从党的初建共事至今，一直都是像伙伴一样相处，在他们的党执政期，一个是总理，一个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特尔出国，内尔森就是代总理，这么多年的磨难，他们共同承受。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之间的私人友谊，这么多年却是毫无进展，就像水面隔了一层油膜，无法深入下去。

也许会有人把这归结为个性差异，这也不无道理。巴特尔性格坦荡，疾恶如仇，做事严谨，不会通融，更像一位远古的战将。而内尔森处事通达，反应机敏，举一反三，善于权衡，更像一位商人。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结合是完美的，因为可以互补；但是在私人情感上，他们始终缺乏一种发自心底的互相信任。

正是因为如此，巴特尔总觉得自己对内尔森有所亏欠，因为除了大量精力的投入，内尔森在经济上对党的支撑是关键性的。客观地说，没有他这些年来大量资金投入，他们是无法延续这么多次的集会与选举的。而除了短暂的一届执政，除了精神上的鼓励，内尔森在经济方面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这次的败选，又让内尔森在经济上损失惨重。上一届为了竞选，联合工党在银行贷了款，至今还没有偿还。也许是银行认为他们还有机会重新上台，没有人来催债。但是现在不同了，他们失掉了竞选，没有上台的可能，鉴于内尔森是贷款的担保人，他的压力会更重。

想来想去，他决定辞去党的领袖职务，建议由内尔森接替他。但是这一次，联合工党在金钱上，还需要他的帮助。他可以在领导大家取得这次争取大选权益的斗争之后，主动辞去自己的职务。

打了几遍的腹稿后，他终于拨通了内尔森的电话，然而铃声空响了许久，没有人接听。

不知为何，虽然没有打通电话，但巴特尔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解脱。这通预想中准备说的话，不是完全出自他的本愿，他不想委屈别人，更不想委屈自己。

而这个没有被接到的电话，正是内尔森出门时犹豫了一下没有去接的电话。如果他去接了，知道巴特尔主动要将领袖的职位禅让于他，那后面发生的石破天惊的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是——

人生中就是有那么许多但是，他没有去接那电话，他去了风灾现场，他绝望、他愤怒、他悔恨、他疯狂做爱、他雄心万丈、他破釜沉舟，我们的故事才得以戏剧性地延续。

晚上的群众大会安排在临近首都的一个小村，这里地势比较高，有一个较大的足球场，能够容纳更多的民众。

大会按照惯例计划在八点半开始。从七点开始，村口的道路开始拥挤起来，陆陆续续从各地赶来的人们，有的挤巴士，有的开自驾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停满了小村四周。

八点左右，阴沉的天空开始飘雨。巴特尔的心悬了起来，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而是他们一直联络不上内尔森，打电话没人接，派人去他家里，家里空无一人。

更令人担心的是，计划要将大会的实况向全国转播，但是他们的那位电台合伙人奎赛似乎要变卦，一开始是不接听电话，后来就在电话里与林顿吵了起来。表面上看理由是为了酬劳，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找借口，一定是有更重大的理由。

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就显得有些蹊跷，尤其这些事发生在败选之后，不是一个好兆头。

随着广场音乐的响起，在雨中有些瑟瑟不安的民众开始活跃起来，年轻人在台前雪亮的灯光下开始起舞，还不忘记挥舞着手中蓝色的旗帜。

就要到开会的时间了，内尔森和奎赛仍然不见踪影，巴特尔横下一条心，不管他们二人到不到场，会议照常进行。

就在这个时候，巴特尔听见屋外有人声喧嚷，有人探出头去打听，原来是雨突然奇迹般地停下了，惹得人们纷纷议论。

这也使得巴特尔更坚定了信念，看来老天也在帮助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这次大会开成功！

当巴特尔走上讲台，台下的喧嚣声像是海水退潮，一下子泯灭无踪。他

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忽然喉头有些哽咽，这是他从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感受。

“我的同胞，刚刚经历过双重磨难的我们，今天又冒雨站在了这里。为什么？我要问，你们家里的门窗可能被风灾毁坏，屋顶还在漏雨，家里停水、停电，没有煤气做饭，但是你们来到了这里。

“昨天的选举我们都经历了，许多人无法入眠，有人在哭泣。为什么我们又一次失去了拯救自己的机会，让已经延续的错误继续蔓延，让没有工作的人继续无望地等待，让期待看到的新希望又一次湮灭。但是你们擦干眼泪，又一次聚集到这里。”

说到这里，他丢开手里的讲稿，抓起讲台上的话筒，绕过讲台，走到了前面。

“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今天要站在这个台前，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回顾大半生，我内心坦荡，为国家我出过力，为家庭我尽到了责任，我可以安享晚年。

“但是我来到了这里，因为现在正在发生在我的国家的那些事，让我无法安心。

“我是一个蕉农，以前靠种几亩蕉园，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家庭过得幸福美满，送我们的孩子出国留学。但是现在，我们的收入甚至买不起化肥，买不起装香蕉的纸箱。

“对此，执政党说，农业已经过时，我们要发展旅游经济。但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停建了我们的国际机场工程，至今当太阳下山时，我们的机场就要关闭，因为没有夜航设施。

我们的游轮越来越少，因为我们的港口收费太贵，游轮公司减少了来我们这里的班次，出租司机和小贩们每天在码头空候。

“五年过去了，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承诺，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的公立医院缺少基本的药品，我们的税收逐年增加，我们的孩子因为没有工作在街头游逛，我们基本生活的尊严被剥夺。

“我们有最弱小的国民经济，有最庞大的政府机构。一面是我们的商铺关门，产业出售；一面是我们的政府官僚建房买地，拒绝申报他们的收入。

“五年了，我们的耐心到了极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要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我们要一个劳动的、清廉的、有效率的、能带给我们希望的新政府！”

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似乎忘记了才经历的失败，沉浸在巴特尔所描绘的期盼中。

“但是，昨天的选举结果是残酷的，它剥夺了我们的梦想。最让人痛心的是，这结果不是我们人民的意愿，凯伦岛人民真实的意愿被侮辱、被奸污！”

说道这里他停顿下来，全场一片寂静。

“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在这次选举中，存在着严重的贿选与作弊。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资源，徇私舞弊，以金钱诱惑海外侨民回国投票，强奸民意，违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这样的选举是非法的，这样的选举结果我们不承认！”

此刻台下如同火山爆发，人群中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人们连声高呼“我们不承认！”

巴特尔突然注意到，自己身边的团体成员神态异常，交头接耳，似乎有什么严重事态发生。

他心里一沉，觉得自己刚才不祥的预感可能成为了现实，但是他极力镇定自己，把演说继续下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站在这里，也希望有良知、有公正心的国民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不要暴力冲突，但是我们需要正义与公正。

“我们不会走上街头闹事，我们要通过法律途径讨回我们的公道。

“我在这里请求你们，包括那些从海外回来投票的侨民，为了我们共同的国家，为了你们的同胞，为了你们的家人幸福与孩子的未来，勇敢地站出来，给我们提供线索和证据，让你们的良心也得以平静！”

台下响起一阵喧嚣之声，这时候天空又开始飘雨，在刺眼的射灯的照耀下，雨丝密集如织。

雨水淋在巴特尔的脸上，模糊了他的双眼，他只要退后一步就可以躲进讲台避雨，但是他只是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继续说道：

“天又开始下雨了，可是我还是要耽搁大家一点时间，这也是今晚我要说的最困难的一部分。因为要付诸法律行动，我们需要聘请律师，我们需要经费。但是正如大家所知，我们党的经济，在经历了这场竞选后，已经负债累累。大家也知道，我们还有上届竞选的欠债未还。就是今天，把大家载来的公交巴士的司机，我们也是无钱支付，我代表我的党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歉意！”

巴特尔说着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我要说的是，我们还要期待大家的帮助，我们要募集一笔资金，支付我们的律师。”

“我不是个称职的领袖，我没有能力来筹措这些钱，但是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在这里我宣布，我要卖掉我在市郊的那栋房子，有意购买的人，可以联络我。我会将所卖的全部款项，捐出来作为这次的竞选案基金。我们期待通过共同的努力，还人们一个公道，我们希望一个公开、透明、公正的人民选举！”

走下台来，林顿快步迎了上去，口吻沉重地说：“我们遇到了麻烦！”

他说着递给巴特尔一个收音机，巴特尔接过来贴在自己的耳朵上，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内尔森与奎赛的访谈：

“你会不会认为，你提出的这场更换领袖之争，会造成你们联合工党的意见不合，甚至导致内部的分裂？”奎赛还在提问。

“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自由民主，在我们党内也是应该如此。任何一个党内部都会有矛盾，存在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压制不同声音，不允许有与自己不同的意见，这才是悲剧。如果因为阐述不同意见就会造成党的分裂，只能说明这个党的机制本身存在问题。”

巴特尔放下了收音机，自己一直在担心的事果然出现了。他以前隐约能够察觉内尔森的心结，他有些后悔没有早些与他说破，甚至恼怒自己为什么昨天没有尽力联络到内尔森，把自己已经决定让权给他的意图及时让他知道。那样也许就会避免今天这样的事实分裂。

“其实他早有此心，居然如此按捺不住，也算是小人行径！”林顿有些愤愤地言道。

一句话提醒了巴特尔，这样看来，他们的纷争还不仅仅是领导权的移

交，还有一个根本理念的不同。简单地说，他们不是同路人。现在看来，这个领导权还真的不能交给他，否则就毁了这个党！

现在的问题是，正当他们在挑战政府竞选作弊的关键时刻，内尔森的这一炮，会给整个行动罩上一层阴影。按照内尔森的说法，这次败选的原因是在于巴特尔领导不力，现在是推卸责任，在舆论上联合工党会吃大亏。

客观地说，内尔森这些年在财政方面帮过党内不少人，许多人还欠他的人情，包括党的债务还是他个人担保的。他这次发动党内选举，还会在党内掀起不小的波澜。

想到这里，巴特尔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原来还指望在募集基金时，内尔森再出些力，现在看来是完全没有指望了。好在他刚才宣布的卖房打算，让募集基金的想法还有些希望，他庆幸自己及早做出的决定，并立即实施。

现在让他为难的是，他做这个决定，并没有事先与妻子商量，现在要回家了，他该好好想想如何对妻子做出交代。

回家的路是一段长长的上坡，巴特尔的车速越来越慢。结婚四十年来，他知道妻子不会不赞同他的决定，但是这一次他似乎走得太远了，房子是他们俩半生的心血，他竟然没有打一个招呼就开口要把房子卖掉。

他们的老人过世得早，巴特尔就住在他岳父岳母房子里。那是一栋石头砌起来的老房，虽然有些年头，但是很结实，离他们自家的香蕉园也很近，他们大多时间都住在那里。

二十年前，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巴特尔在国家香蕉公司任总经理，他们想为女儿在城里建一栋房子。

巴特尔的公司为他担保，他向银行贷款买了城边山坡上的一块地。虽然地势较高，建造成本也会高一些，但是地价便宜，而且视野开阔，居高临下，可以鸟瞰整个居民小区。这里是中产阶层的住宅区，各家的建筑风格都不同，造型各异，颜色也各有不同，混成一片，煞是好看。

建房的日子，巴特尔自己吃了不少苦，为了省钱，只要是他能干的活儿他都干了。他的妻子也没有闲着，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几乎都是她亲手栽培的。原来这房子真的是准备给女儿做新房的，但是女儿在美国毕业后，

在纽约结了婚，并定居在那里，很少回来他们两口子基本上还是住在老宅，只是巴特尔进城开会时才住在这里。

已经望见家里二楼上的灯光了，巴特尔忽然停下车，掉头转向一条岔路。

开了不太远，他将车停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下，下车摘起树叶来。

这是一棵刺番荔枝树，也是本地人常用的药材之一。过去，当孩子夜里啼哭睡不着时，就将刺番荔枝的叶子煮水给孩子喝。近年来，从美国那里传来一种说法，说是刺番荔枝的叶子里能提炼出防癌的物质，于是也有不少人将它当作治疗癌症的药品。

巴特尔的妻子是在前年被确诊患有乳腺癌的，一向温顺听话的她，这一次坚决反对去做手术。让人费解的是她也拒绝去做化疗，无论谁劝都没有用。

对于自己的病症她只做两件事：去教堂祈祷，喝刺番荔枝叶水。奇迹竟然发生了：两年过去了，拍片显示她的癌肿块在缩小，病情得以控制。医生都认为不可思议。

巴特尔一直有块心病，他认为妻子拒绝治疗，有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化疗要去国外进行，经济负担过重，妻子为了减少给他的压力，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她知道这一层是不能被点破的，所以谁都回避这个话题。对此，巴特尔一直心怀内疚。

竞选这几天，他的确忙晕了头，刚才才忽然想起，几天来他都忘了给妻子采刺番荔枝叶。虽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别人家的院子里也有这种树，但是妻子就是不好意思去向别人张口，而其他地方则要走很远的路。他不知道这几天妻子是不是还有叶子喝。

一小包刺番荔枝叶子似乎增加了他回家的勇气，这回他不再犹豫，直接开车进了院子，他把车停入车库，一手提着装着树叶的袋子，一手拿钥匙去开门。

门是虚掩的。妻子很谨慎，从不会忘记锁门，难道是她已经听说了什么，正急切地等他回家？今天的大会并没有进行实况转播呀，是谁的嘴那么快？还是有人已经打电话来接洽卖房的事宜？巴特尔的心顿时忐忑起来……

第四章

棋如人生

懂得何时弃子，也许是围棋最精微的高妙所在。所谓弃子，是欲取先予，这是成功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若想所获，必先予之。

——围棋感悟

凯伦岛的首都依山而建，山形挺拔俊秀，树林茂密。站在山顶，可以一览全城风光。在山顶还有英国军队遗留下来的炮台，黝黑的粗大炮筒，依旧直指着船舶进港的深水码头。

这个山顶原来是教堂的属地，后来经协商，政府在上面建了一些房屋，供部长和行政要员下榻休息。

山顶的老树大多有上百年的树龄，高大苍健。大多草坪受到良好的修整，还种植了不少热带鲜艳的花朵，令人赏心悦目。

傍晚时分，裘丽亚被一辆黑色的轿车接上山顶，停在了一栋别墅门前。

从茂密的树丛后面，闪出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士兵，没有戴帽子，也没有配枪，他看了一眼司机，什么话也没有说，默默地拉开了铁门。

裘丽亚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这道门了，尽管这栋别墅也不显得豪华，住在这里的主人也是彬彬有礼，眉眼总是带着微笑，面颊还有深深的酒窝，但是她还没见到他就开始紧张，像是一只小鸟被关进了巨大的鸟笼。

“终于回巢了，我的燕子。”在会客厅里，霍本向裘丽亚展开双臂。

裘丽亚是个高个子女孩儿，但是在霍本的怀里，她的头也仅仅能依靠到他的肩膀。

“你为什么要叫我‘燕子’？我们这里没有这种鸟。”裘丽亚轻声问道。

“你知道燕子也是一种候鸟，它会在别人家的屋檐下筑巢，但是不管飞多远，离开多久，它还是会回来。”

他说着双手环绕着裘丽亚的臀部，就像以往那样紧紧捏一把她结实的翘臀，但是他感觉到裘丽亚的身体绷得很紧，似乎对他的触摸有一种抗拒。他立即停止了动作，转为戏谑性地轻轻一拍。

“鸽子不也是会回巢吗？”脱离霍本的怀抱，裘丽亚的神态轻松起来。

“它们的最大区别是，”霍本边走边说，引领她来到露台，“鸽子是豢养的，它是为了主人的喂养才飞回笼子。而燕子是自己在别人家筑巢，它是完全自由的，来去都是它自己的心意。”

隔着落地玻璃，远眺山下的万家灯火，裘丽亚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在苏联，他们的间谍机构克格勃把他们派出的女间谍都称作‘燕子’，不知道你的手里有多少只这样的‘燕子’？”

霍本笑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明白了裘丽亚今天情绪变化的缘由所在。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从身后温柔地环抱着裘丽亚的腰，撩起她的头发，从颈后亲吻她的耳垂。

裘丽亚对他的亲昵没有反应，她伸手拉开宽敞的玻璃门，抬腿走到露台上。

宽大的露台上摆了一张四方小茶几，茶几两边放着两把藤椅，茶几上有一方奇怪的小台子，像是一个棋盘，棋盘上散落着一些黑白分明的半圆棋子。

“这好像是东方的棋子，你怎么会玩这个？”裘丽亚有些惊异地问道。

裘丽亚坚决的摆脱动作让霍本有些吃惊，他觉察出自己刚才的猜测可能有些失误：并不是裘丽亚在吃醋，而是她起了变化。

“你猜猜这是什么棋子？”霍本不动声色地问道，自己走到旁边的一张

44 加勒比海啸

小桌子旁，拿起一个紫色茶壶，在一个同样颜色的茶杯里倒了一杯茶水，递给了裴丽亚，“尝一尝，这是中国的绿茶。”

裴丽亚接过茶杯，浅浅尝了一口：“味道很苦。”她皱了皱眉，放下手中的杯子。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带苦味的食物中均有一定的可可碱和咖啡因，食用后醒脑，有舒适轻松的感觉。”

“真的吗？”裴丽亚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霍本。

“我还要告诉你，苦味可促进造血功能，苦味食物可使肠道内的细菌保持正常的平衡状态。这种抑制有害菌、帮助有益菌的功能，有助于肠道发挥功能，尤其是造血功能，改善贫血状态。”霍本也为自己斟了一杯茶，笑着补充道。

“你懂得真不少。”裴丽亚的眼神中流露出真诚的钦佩。

“我还要告诉你，含苦味食物防癌抗癌。科学研究发现，苦味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₁₇，它具有强大的杀伤癌细胞的作用。”

“听你这么讲，我还非要把这茶喝下去不可。”裴丽亚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小口，“真奇怪，这一会儿的工夫我怎么觉得不那么苦了？”

“女人真是极易受诱惑的动物。”霍本在藤椅上坐了下来，“对不起，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位宗教界的大人物，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说这话并没有什么贬义，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男人不也是经常经不起诱惑吗？”裴丽亚觉得此刻放松下来，也顺势坐在茶几的对面，“金钱、权势、美女，哪一样他们舍得放弃？”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霍本没有接她的话茬，与女人争辩是徒劳而危险的。他一面将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收入两个深红色的罐子里，一面继续问道：“这是东方哪个国家的棋子？叫什么名字？”

裴丽亚认真地想了一下：“不是中国就是日本，名字我真的不知道。”

“那好，我来告诉你，这叫作围棋。据说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我的这副棋子是来自日本。这是以扇贝为原料，叫作蛤碁石，非常昂贵，价格要好几千。”

“好几千东加勒比元？” 裘丽亚吃惊地问。

“是好几千美元。” 霍本很享受看她吃惊的样子，“这还不是最贵的，听说最贵的一副是中国人用玉石打磨的，大约要八十万美元。”

霍本边说边笑着喝茶，他那泰然自若的样子，深深刺激了裘丽亚。

“听说日本人又要来捕鲸了？这棋子恐怕就是他们送给你的礼物吧？” 裘丽亚好像无意地问道，顺手抓起几个棋子在手中把玩。

霍本立即警觉起来：“你是对日本人的鱼感兴趣还是对日本人的棋感兴趣？”

“你说呢？”

霍本忽然觉得自己过去小看了这个姑娘，她没有自己过去以为的那么简单：“我看还是教你下棋比较有意思。”

“这太无聊了吧，一堆小石子，是小孩的玩意儿。”

霍本做了一个夸张的表情，伸过手假装要捂住裘丽亚的嘴：“以后这种话可不要当着亚洲人的面说，他们会认为你侮辱了他们最尊重的文化，他们会把你抓起来卖回非洲去！”

“我的祖先是印第安人，据说来自中国的蒙古人，让他们把我卖到那里去好了。”

“我不是开玩笑，他们东方人对于围棋是很尊重的，他们把下围棋看成是做人的哲学，甚至高于生命。”

“你不是在拿我开心吧？下棋不过是无聊时的娱乐，哪有那么神圣。”

“那我就讲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 霍本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那是日本投降前夕，有两位日本围棋高手叫桥本宇太郎和岩本薰一，他们约定要一争高下。但是他们选错了时间和地点，他们比赛的地点是在1945年10月16号的广岛。当美军在投放原子弹之后，广岛升起巨大的蘑菇云，冲击波把他们二人震昏过去，桥本宇太郎苏醒过来，发现自己竟然被刮出房间，摔在了院子里！随后醒过来的岩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棋盘，将记忆中的这局棋一步一步地重新摆上去，两人又进入了棋局的决战。”

“不，不不，这不可能是真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疯狂的民族！” 裘丽亚被他的故事说得身上的毛孔都立了起来。

“现在让我们来好好看看这副棋盘。” 霍本没有理会裘丽亚的反应，他把棋盘上的最后几颗棋子收拾干净，“这围棋的棋盘是标准的正方形，由纵横各十九条线垂直、均匀相交而成。亚洲人自夸围棋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整体性、对称性、均匀性，四面八方绝对均匀，有一种对称、简洁的几何美感。”

霍本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在此刻裘丽亚听来，娓娓动听，很有魔力，这也许就是他那么招人爱戴的原因之一吧。裘丽亚并没有十分在意他在说什么，但是很享受他在耳畔这样的私语。

“我们何不就来走上一盘？你手里的罐子里的是黑子，按规定执黑为先，你先放下一枚，随你放在哪里。好，我也放一枚在你的旁边，你再来，把你的棋子连成一线。好，就这样，我现在来阻断你。” 在霍本耐心地诱导下，裘丽亚从漫不经心到饶有兴致，一点点地被棋子的布局吸引。

“你看你简直无师自通，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棋子连起来，还知道要来阻断我。其实这就是围棋的要点，这棋盘一共有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我与你的棋子一样多，各走一步，最后看谁占的点数多为胜。”

霍本不失时机地小小夸奖恭维几句，渐渐把裘丽亚的兴趣勾起来，看到她的专注，霍本自己也渐入角色：“围棋讲究的就是每个子的效率，因为大家的‘子’是均等的。如何把有限的子力资源配置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更多地域，这是赢整盘棋的关键。”

霍本自己学习围棋其实不到一年，但是他几乎疯狂地爱上了这种神奇的智力游戏，他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北京一位老者的一席谈。

年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凯伦岛，在夜宴上霍本与一位中联部第五局的长者相谈甚欢，霍本许愿到中国回访时一定去看他。第二年霍本有机会访问北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他去了这位老者的家中做客。

霍本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充满好奇。他对自己国家的政党组织形式做了一番抱怨，说他们的党松松垮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连个入党仪式也没有，像一盘散沙。所以要在政治斗争中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太难，很

想就这方面向中国求教。

老者对他的抱怨笑而不答，只是指着桌上一盘黑白棋子说道，要说教他政治自己不够资格，何况国情不同，不过倒是可以教他下棋，因为两者的道理相同，可以自悟。

老者解释道，围棋对弈不是一项简单的体育竞技，它既隐喻着宇宙有生于无的生成规律，还形象地演绎着阴阳两极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

对待棋的态度就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决定了棋手最终的境界。

棋子的黑与白，含有阴阳二理，黑为阴，白为阳，两者相辅相成。下围棋必须处理好其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进攻过猛，疏于防守，容易后院起火，导致失败；过于恋子，不舍得放弃，往往因小失大；一路猛进，不懂得适度退守，容易孤军深入，遭到对方的歼灭；过于贪图实利，轻视外势，容易产生作战不利的局面，取胜较难。下围棋是非常讲究平衡的，失衡会带来不利的结果。

临走时老者送了一本英文版的《围棋入门》给他，嘱咐他说，仔细琢磨棋理，与政治相通，决策、取舍、奋进、退守，人生也就如同一盘棋，学好了围棋，对他的政治生涯会大大有益。

霍本陆续给裘丽亚讲了一些围棋的基本知识。没想到这姑娘悟性很高，立即领会了布棋制空，不到一会儿工夫，反而将步步紧随的白子提去一片。

“如果按亚洲人的说法，你就是东方人在西方投胎转世，要不然你怎么会学得那么快？”霍本真的有些惊讶了，本来他多少有些在姑娘面前炫耀的意思，但是一不小心，居然被裘丽亚得了先手。

裘丽亚也不由自主地被这黑白棋子的无穷变化吸引了，初战告捷加上霍本的夸奖，她不由得有些得意，手下的棋风更劲，黑子长驱直入，在棋盘中央占据了一大片。而霍本开始认真对付这个狂妄的对手，加紧在四边布防反击。

过了不大一会儿，棋局就开始逆转，霍本的白子像蚕食桑叶般一点一点啃入中央地带。裘丽亚防不胜防，顾此失彼，眼见得自己的地盘渐渐缩小。

“怎么会这样？”她惊呼道，“你是不是欺负我不懂规则，我怎么看不懂了？”

霍本笑着耐心解释道：“好吧，不管你今天能听懂多少，我再大致给你讲一些这围棋的道理。先说我这步棋，这叫作‘挡’。”霍本夹起一枚白子拦在黑子前面：“我的用意是直接阻挡你侵入我的地域，也可以防止你的棋子冲出我的包围。”霍本又夹起另外一枚白子，放在黑棋的另一边：“这一招可以称为‘爬’，是我在你的攻势压迫下，沿着这些边缘地带上低位。这个动作可以用来做气眼，做活边路，联络相关地带。”

霍本的解说让裘丽亚安稳下来，随着霍本每一步解释，她的思路渐渐游离，她惊讶于如此平淡无奇的黑白棋子，竟然隐藏着这么多玄机，不由得对眼前这位看似与自己同龄的霍本，生出了几分陌生与敬畏。

“我的这一手叫作‘冲’，是我在棋盘上原有的棋子向你的‘关’形中间的空交叉点处行棋，这是运用我的强势一面去阻击，将你的棋分成两块。”霍本并没有察觉裘丽亚的变化，而是越说越投入，“我现在用‘挤’来插入你的集中部位，使你原本联结的棋形出现断点或裂痕，促使你的方阵分裂……”

“这大概就是你安排我去内尔森那里的一步棋吧。”裘丽亚用指尖夹起霍本刚刚摆下的一枚白子，微微地在眼前晃动，“我就像这枚棋子，插在了内尔森与巴特尔的中间。现在他们决裂了，我这枚棋子已经完成了使命，下一步你打算把我再用到哪里？”

霍本的笑容在脸上冻结住了，他慢慢直起身，把手中的白子放回罐中：“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来联想。”

四周的空气都似乎凝结起来。裘丽亚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冲口而出，本来也只是一时灵动，多少有些说笑的成分，但是毕竟霍本是现任总理，不是大学校友，可以随意调侃。这句玩笑开大了，她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开僵局。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沉默了片刻，还是霍本先开口，他忽然伸手夺下了裘丽亚手中的那枚白子，随手扔到棋盘上，“我们的相识是偶遇，是机缘，随机发生，命运使然，或者随便你叫它什么，但是绝不是

刻意安排的，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说法？”

霍本又一次伸过手去，抬起裘丽亚的下巴，逼视着她的眼睛，动作有些鲁莽。他的气势完全震慑住了裘丽亚，她的目光在躲闪，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是你的爱国主义激情吸引了我。你关心你的国家；你尊重你自己的人格，不愿意受种族主义者的歧视；你希望你的祖国强大、自尊；你自愿回到祖国，还有意投身到政治，要给那位羞辱你的同胞的傲慢领袖足够的教训。这些都是你自己亲口说给我听的，对不对？”

霍本有些轻蔑地抽回手，慢慢站了起来，裘丽亚几乎还是下意识地在继续点头，像个做错了作业的小学生。

“是的，我们发现彼此志趣相投，互相吸引，我们彼此一度坠入爱河，但是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我对你毫不设防。的确是我建议你为我们的竞选去做情况调查，前提就是你对政治的主动投入，没有任何的布局下套。没想到你会利用我对你的推心置腹，来质疑你我交往的动机，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裘丽亚被说得哑口无言，没想到一次温馨的见面会演变成这样的结局。她上山的时候，的确有与霍本分手的意思，因为与内尔森的感情纠葛，她真的有些迷失。她是真的被内尔森所吸引，虽说他们能够在一起走多远还不好说，但是她不能再与霍本保持原先的情侣关系，这是她已经确定的，只是还没有想好如何表达才不伤害到双方。

当霍本打电话来说要见她，她正在收听电台里的《今夜我有话说》节目，听到内尔森慷慨激昂的宣战，她也有些不能自制。在上山的路上，她在想霍本为什么急于见自己，也许是要了解内尔森与巴特尔的矛盾有多深，或者是内尔森下一步的打算，或者是认为她已经完成使命，要她尽早返回自己的身边？

在心烦意乱的状态下，她进入了霍本的官邸，对于意料中的亲昵她很自然地有所抵触，她发觉霍本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随后的互动已经有了一种无形的距离。

这之后一场棋艺交流给了他们一个弥补的空间，本来她可以巧妙地，或

者说技巧地表达自己目前的感觉，但是没想到随着棋艺的展现，她发觉印象中诚恳坦率的霍本，原来还有这么深不可测的另一面。

一句试探性的玩笑，似乎已经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痕，这是裘丽亚事先万万没有想到的。霍本义正词严的指责，听上去句句在理，无懈可击，但是裘丽亚的直觉告诉她：是她被玩弄了，但理亏的似乎还是她。

裘丽亚缓缓站了起来：“看来我该走了。”

她边说边转身进屋。

裘丽亚的这一举措让霍本一时猝不及防，他没有想到她会如此果敢决断，没有一丝留恋。

“我知道你的感情出现了变化，我也知道内尔森是一个极有魅力的男人，但是你就这样一走了之，有没有想过我的感觉？”

霍本的这番话，彻底释怀了裘丽亚曾经有过的一丝内疚。她转过脸来，目光坚定地正视着霍本：“我非常感谢你今晚的一盘棋，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我回去以后会好好研究它，希望以后不再做棋子，而是做执棋子的主人。希望将来的某一天，我可以有平等的机会与你交流棋艺。”

当霍本看见裘丽亚沉着坚定的目光时，他知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也觉察出自己最后的那些话有失风度：“你看，我请你来是因为政府有一个位置空缺，需要像你这样干练有能力的人，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个职位……”

“当我见到你时，我真诚地尊重你，一直都是如此，如果你还希望得到我的尊重，请你收回这些许诺，这不仅侮辱了你，也玷污了我。你好自为之。”

当霍本送走裘丽亚回到客厅时，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一个人，他就是霍本的密友、贸易部长丹泽尔·吉米。

“我还在想，是不是我应该从边门悄悄地溜走，把这个浪漫的夜晚留给你们，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霍本没有回答他，此刻他的心情有些烦躁：“吉米，你出来一下，陪我下完这盘棋。”

霍本走到露台，坐回自己的位子，仔细端详刚才那盘棋。

“这是刚才那位姑娘下的棋？还很简单嘛。”丹泽尔·吉米坐在了霍本的对面，看着面前棋盘上的残局啧啧称赞，“没想到她也懂围棋。”

“她懂什么，刚从我这里学的。”虽然霍本说话的语调很不以为然，但是也透出骄傲，“她虽然走得没有什么章法，但是她几乎直觉地知道在哪里布子，轻而易举就撕裂了我的防线，搞得我防不胜防。”

吉米笑着摇了摇头：“那姑娘一定是骗你的，你教我下围棋也有几个月了，如果刚才与她对弈的是我，我恐怕已经甘拜下风了。”

“我如果说句名师出高徒的话，你不会介意吧。”霍本的脸上终于现出笑容，“我敢说今晚是她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有围棋，但是当懂得‘长’（指紧靠自己在棋盘上已有棋子继续向前延伸行棋）与‘立’（指向紧靠着己原有的棋盘上的棋子方向向下或向边线方向的行棋）时，我就一直陷于被动，你看这里，”霍本兴奋地在棋盘上指点着，“为了对付她，我在这里‘小飞’（指在原有棋子呈‘日’字形的对角处行棋），在这里‘大飞’（指在原有棋子呈‘目’字形的对角处行棋），在这里‘挂角’（一方已有一子占角的情况下，另一方在其附近相差一、二路的位置上行棋，挂是为破坏对方完全占有角部而与对方分占角部的主要行棋方法），这才勉强与她扯平，我当初真是小看了她。”

“现在对她还有什么感觉？”吉米听到后来，完全无心去看什么棋阵，而是专注地望着自己的老板，他很少看见他如此忘形失态。

吉米的话像是在霍本头上浇了一盆凉水，他长吁了一口气：“还真是舍不得。”

霍本身材高挑匀称，眉清目秀，算得上是一表人才，加上一笑就呈现的酒窝，从中学起就招女生青睐。他在情场可算是挥洒自如，既不轻浮，也不粘连，虽然过手的女友无数，而且已经是瞩目的公众人物，但是外界并没有传说他有什么绯闻轶事。

一开始袁丽亚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注意，她长得并不出众，当初在飞机上安排她坐在身边，只是因为几小时的飞行实在无聊。最初的聊天，让他感觉这姑娘有些激进与偏执。他自己也在美国留过学，也遭遇

过种族歧视，但是这只是一种身为有色人种必然的体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尽管他从未把这种想法说出口。他是个现实主义者，知道如何适者生存。可面前这位女孩儿不是，她已经理想主义到了天真的地步。她要回到凯伦岛，理由居然是受不了种族歧视的目光，还有那位要命的前总理的一句愚蠢的话！而有多少人为了能够生活在美国，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几天后在官邸的一次私人宴请上，同样是在露台，天边一轮圆月在海面铺洒出一条银光大道，驶离港口的巨型游轮闪烁着耀眼的灯光，他们手执红酒，心意飘荡，男女情愫在这样浪漫的情景中自然沸腾起来。

派她参加联合工党可以说是他曾经的一个想法，因为此次竞选的白热化，任何一点的失误都会导致满盘皆输。尤其是在大选最后的日子，对手可能的行动与策略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凯伦岛不大，几乎谁都知道谁的事，要派人打入对方的内部，人选是个大问题。

遇到天真又有些偏执的裘丽亚，在飞机上霍本的脑海里就已经有了这个打算。在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他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向裘丽亚试探，没想到她一口就承诺下来，还显得十分兴奋。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裘丽亚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了联合工党的选举办公室。人们只知道她是从美国回来的，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

尽管裘丽亚接触不到更多的核心机密，但是对联合工党这样一个党纪、党规松散的组织来说，也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对于霍本最关心的联合工党如何对付海外侨民投票，裘丽亚给他吃了一粒定心丸。她打听到联合工党否决了哈维提出的制造机场道路交通障碍的提议，甚至对于如此大量的侨民涌入毫无戒备。霍本知道自己已经占了先手。

到了竞选的日子，他将自己手头所有的现金都撒了出去。这时候他考虑的不是结局，而是大选胜利以后该怎么办。以他自己的估计，他们会以微弱的优势取胜。到时候联合工党一定会醒过神来，气急败坏，他们会组织反击，甚至寻找竞选中可能被他们抓住的漏洞，付诸法律行动。

在大选最终结果宣布以后，他在第一时间给裘丽亚打了电话，希望她继续待在联合工党内部，特别要设法接近内尔森。他的心理学观察训练告

诉他，内尔森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会有重大发现。

大约夜里一点，裘丽亚打来电话，说内尔森喝了很多酒，已经醉得不行，还说了许多抱怨巴特尔的话，说他作为党的领袖，要对这次竞选的失败负全责。

霍本听后大喜，嘱咐裘丽亚千万要在他家待下去，与他尽可能保持亲密，让他说出更多的心里话。

至此，一切发展得异常顺利。到了下午，裘丽亚的电话更加让他欣喜若狂：内尔森已经决定公开向巴特尔挑战，最重要的缘由是他领导的竞选二次失利。而这之前他得到的消息是，联合工党要在今晚集会，中心议题是不接受大选结果，认为执政党在选举中舞弊，对此要采取法律行动。

联合工党的这步棋已经在霍本的意料之中，他最担心的也是这件事，他不知道会在哪个环节被人抓住把柄，法院宣布竞选结果无效的先例也不是不存在。

此时内尔森对巴特尔发起的攻击，对他来说是如同天助，这里当然少不了裘丽亚的功劳。

不久，奎赛也打来电话，进一步肯定了内尔森的决定。他的心情彻底轻松下来，真想立即见到裘丽亚，好好与她亲热一番。那一刻，他心中充满对这个姑娘的感激。

然而从她进门的那一刻起，他就敏感地察觉出裘丽亚身上有变化。他在感情上不会强求于人，他知道自己不是中东的酋长，对女人总是要有所放弃。但那得是他主动放弃，被放弃是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像是某种程度的失败。

“有些不好受吧？”吉米与霍本的交情虽说只有几年，但是他们之间的默契超过同胞兄弟。霍本在自己的内阁班子里，唯一信任的就是吉米。

“这是我刚才随意丢在棋盘上的白子。”霍本的记忆力惊人，他认出来刚才从裘丽亚手里夺下的那枚棋子，“这是我从她手里抢来的，随意一丢，刚好跌进打结的气眼，没想到成了一手舍子自救的好棋。”霍本说着在棋盘上提出一片黑子：“也许随她所愿的结果才是最好的。”

“刚学围棋的时候，你就教过我：棋局变化万千，纷繁复杂，不可能面

面俱到，只有理清大小之别、先后之分，才能及时占先、直击要害，进而赢得全局主动。”此时吉米执白子，看见黑子失势，紧追几手，竟然已经在棋局中取得主动，“看来我这学生今天要赢老师了。不，应该说两个学生联手来赢老师。”

“谋大事者，务必要讲先后、顾全局，只有掌握轻重缓急，才能失少而得多，舍小而取大。中国人在棋书里的道理真是高深莫测的哲学，我的中国老师对我说，懂得弃子，棋艺才会飞跃。若有所获，必先有所付。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世事难料，也许她还会回来找你。”吉米狡黠地笑了笑，“女人喜欢失败的英雄，因为可以满足她母性的心理，美女救英雄，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然而日子长了，感情是一回事，生活是另外一回事。”

“好了，这盘棋我不想下了。”霍本站了起来，他的心里已经舒畅许多，过去的毕竟过去了，“你怎么看这次内尔森挑战巴特尔？他有胜算的机会吗？”

吉米慢慢把棋子收回到罐子里，低头回答：“他的这步棋走得鲁莽，他的‘大飞’飞得太远了，完全没有呼应，且不是时机。巴特尔在联合工党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除非内尔森有足够的财力，组织起他自己的队伍，否则他几乎没有胜算的机会。”

“无论如何，在目前状况下，他客观上是帮了我们，你看我们在这场争夺中要帮他一把吗？”

“帮他？怎么帮？”吉米斜着眼睛不以为然地反问，“帮他赢得党内竞选，还是帮他落选？”

“下围棋有两个要点：审时度势和换位思考。对弈中往往会因对最佳着棋点的判断选择而犹豫不决，我们不妨站在对方的立场审视棋局。如果是你，你处在他的位置，如果败选，你会如何？”

“心灰意冷，退出政坛？”吉米说得有些迟疑。

“你错了，因为你还不够了解他。我琢磨这个人已经有些时候了，他不是那种轻易眼白的人，而且他不愿吃亏。”

“我会去教堂为他祈祷。”吉米耸了耸肩膀，“我们很难帮到他。”

“那也未必，未必。”霍本笑了，他已经想到了另一招妙棋。

“这几天你帮我在国内盯着点儿，我要去一趟中东。估计他们一时也掀不起大浪，有事及时联络我。”

霍本此时心情愉悦，他把裘丽亚作为弃子处理，得一定大于失。他觉得这是今天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第五章

谁与争锋

这世上好人很多，但是真人很少。好人的好是社会赋予的，是一种客套或习惯。人们互相亲热，敷衍，仿佛人情味十足，但内心的想法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仇恨、嫉妒、鄙视、猜忌、掩饰在冠冕的言辞之下。而真人，无需那么多的言语与动作，只需一个真诚的眼光，基于眼神里内心的交流。

第二天早晨，内尔森开车去公司办公室，虽然他关掉了手机，拔去了电话线，但昨天夜里他还是没有怎么睡好。他想到许多人会给他打电话，只是他此时唯一惦念的是裘丽亚。

昨夜从电台录完节目出来，他在第一时间就给她打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他又连续发去短信，依然如石沉大海。

回到家里，他多希望忽然有人敲门，而站在门外的就是微笑着的她，但是这一夜什么也没有发生。

推开办公室的玻璃门，隔着玻璃，他看见几个办公室职员正在热烈讨论着什么，大家一看见他，立即低下头沉默下来，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内尔森大致上能够猜到他们正在议论的是什麼。他的职员多半是联合工党的党员，至少也是支持者。这倒不是他当年刻意而为，而是因为面试的时候，免不了要提些问题，有共同理念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会有相似之处，

有同样政治理念的人说出话来容易产生共鸣。他当然希望与这样的职员在一起更好共事。

来办公室之前，他就猜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凯伦岛这么小，人人都关心政治，昨晚他在电台的发言她们不会不知道。他也清楚地知道巴特尔在国内有广泛的支持者，当然也包括自己办公室的秘书们。

他随意地与大家道了个早安，便径直走入自己的办公室。才坐入办公椅，秘书就在轻敲他的门。

他一面用遥控器打开空调，一面审视地望着秘书，一言不发。

他的秘书是个性格随和的人，平时也爱说笑，看她现在一脸局促的样子，肯定没有什么好事。

秘书递上来一张纸，“这是今早来找您的几个电话，都留言希望您能够打回去。”

内尔森让她把纸条放在桌上，朝她摆了摆手，秘书如逢大赦般地风一样飞了出去。

内尔森有些不耐烦地瞟了一眼，果然几个电话都来自联合工党的主要成员，他想了想还是伸手拨通了一个号码。还没等他开口，对方滔滔不绝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从听筒那边涌了进来。

“我的老兄，你是病了，还是疯了？满世界找不到你，电话打不通，只有在电台里听到你的声音。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大选失败把你气疯了吧？你还嫌外面不够乱吗？好好先歇两天比什么都好，现在急着争什么领袖呀，早晚还不是你的……”

“你还要不要你的货了，卡莱？”内尔森实在忍不住了，脱口止住了他。

此话一出，对方绵绵不断的话流立刻被截断了。卡莱在自己家乡开了一家小店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内尔森批发给他的，他还经常拖欠货款。

“我的商场被台风吹垮了，有许多商品被雨水打湿，但是不影响质量，如果你要，我可以便宜些给你。”

“那太好了，我的店铺本来就是卖便宜货的，不过我的现金有些紧，多给些账期吧。”

“这个可以商量，不过你已经到期的账还是要还的。”

“那是一定，谢谢你总是照顾我。”卡莱的语气缓和了许多，“我听说你希望党内更换领袖这件事，其实我也有同感，只是我在党内的地位不高，现在您出来提议，我相信不少人也会响应。”

“那你会支持谁来竞选？”内尔森不失时机地追问。

“这是没有悬念的，您一直就是党里的副领袖，也是党里财政的支柱。除了您，我看没有人能接下这副担子。”

内尔森的心里一下子舒畅许多，像是在水里憋了一口长气，刚刚可以冒出头来喘上一口。

“卡莱，我谢谢你，你对我的信任我不会忘记。”内尔森的话的确发自内心。

挂断电话，他拿出一个小册子，那是竞选时所作的宣传画册，上面有联合工党所有参选人的照片和基本资料。他掏出一支红蓝笔，在他认为会支持自己的人的名字上画一个蓝圈；如果是确信不会支持自己的，他打上一个红叉；那些他还不能确定的人就画上一个问号。

统计的结果让他满意，他认为会支持自己的人有近三分之二，不确定的还有一些，会坚决反对自己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毕竟这些年来，他在党内党外都是一个大善人的形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的恩惠。在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他更是尽可能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多种花、少种刺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他自认为除了政见不同，自己很少有敌人，尤其是在党内。试想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有谁敢来挑起联合工党这副百孔千疮的经济烂摊子？

他的心情渐渐开朗，当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毫不犹豫地接了起来。

“老板，外面有人找。”是秘书怯怯的声音。平时秘书都叫他部长，即使他已经不在位多年，但是这么叫他有一种亲切戏谑的意味，他一般不会在意。不过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属下还是乖乖地称他“老板”。

“是谁？”他猜想可能是他无法拒绝的人，否则乖巧的秘书一定会挡驾。

“是林顿·休斯。”

内尔森迟疑了一下，他知道这个客人是他无法拒绝的，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请他进来吧。”

林顿在秘书的带领下走进内尔森的办公室。他神色如同往常，不动声色，与他握手致意后便沉稳地坐在了内尔森的对面。

“听说你的商场被台风摧毁，过来的时候顺路去看了一下，情况确实很严重，损失也一定不小。”

内尔森没有想到林顿的开场白竟然是这样，他有些局促地干咳了一声：“已经让保险公司去评估损失了，谢谢你的关心。”

“我们昨天一直在找你，因为有个重要的会议。”内尔森的防范态度，林顿已经估计到了，他知道不需要再兜圈子，就直接切入主题，“从我们得到的许多证据显示，执政党在这次大选中采取了许多舞弊行为，因此这次大选是在不公正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能体现人民的真实意愿。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选举结果。”

林顿的话说得不紧不慢，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内尔森当然知道他说的情況大体属实，因为他也有这方面的耳闻与猜测，但是此时与他说这些已经晚了。

“关于这点我倒是有一些不同看法。”内尔森在脑海里搜寻着合适的语句，“这次败选其实还有更多的原因，我认为政府作弊是肯定有的，但是我们自己也应该负很大责任，尤其是我们党的领袖。”

“这也是我下面要说的的问题。”林顿对他的反驳似乎早已有所准备，“这也是昨天上午巴特尔急于寻找你的缘由。自从上次大选后，他就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体力和精力都在下降，有意在这次竞选以后主动退位。这次的败选更让他下了决心，他昨天打电话给你就是要说这两件事。”

内尔森想起昨天出门的时候，的确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还猜想那会是巴特尔，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已经成为现实，只能说命运捉弄人。

“我知道你的来意。”内尔森向林顿摊开双手，“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奎赛的电台做了节目。是的，你刚才说的两点我都同意，执政党在竞

选中做了手脚，明眼人都看得见。关于巴特尔应该退出领袖地位，这也是我已经公开表达的。为了联合工党的利益，我希望你也支持这一点。”

内尔森的以攻为守，并没有搅乱林顿的思路，他微微一笑：“从年龄来说，您比我大十来岁，应该算是我的长辈；从政治经验来说，您从政的时候我还在读书，我相信无须多说，您完全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昨晚的大会，可惜您没有去参加，虽然还在下雨，但是群情高涨，他们也确信这次选举不公，一致支持我们通过法律手段讨还公道！”

内尔森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承认自己有些小看了面前这位对手。他的沉稳令他不安。他觉得他的手法像是一位老到的厨师在剥洋葱，慢慢地、一层一层揭去事件的表象，将力图掩饰的真相剥露出来。

“你不用多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认为我昨晚的讲话会影响你们的集会效果，这是你的想法还是巴特尔的？”

“是谁的想法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如何来面对目前的局面。”林顿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目前再去争论谁对谁错是没有意义的，现在要做的是双方如何找到共同点。“我的建议是先搁置争议。目前的选举并没有结束，我们要先争回我们的合法权益，获得重新大选的机会。我们可以先赢回大选再讨论选举新领袖的问题。”

“你说得很不现实。”内尔森连声反驳，“我们都不是孩子，我们做出决定都考虑过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不认为巴特尔会如此大度，要我们捐弃前嫌、重修旧好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唯一的选择是立即召开全党会议，选出新的领袖，由新的领袖带领大家去做必要的抗争。”

“你与巴特尔相处比谁都久，他的性格你了解，他做事有原则，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人。”林顿知道遇到了麻烦，但还是希望最后争取一下。

“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如果说做事有原则，那么做人也要有原则。我已经说出去的话也不会去收回。无论最终谁来领导联合工党，更换领袖是我的原则，我不会退让！”

林顿见此状况，知道内尔森已经下定决心，再劝说也是无济于事。无论如何，已经做了最后的努力，他长叹一声，站起身握手道别。

内尔森此时的心情也不好受。他知道林顿刚才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

对自己而言，就像在台后憋了很久的选手，终于下决心挑战拳王，已经戴上拳套走上擂台，被人出来几句相劝，就灰溜溜地走下台来，那还不引起满场哄笑？对自己的威信会是一种莫大的伤害，他必须坚持到底。

看见林顿转身离去的那一刻，他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与悲哀。从心底说，他是很尊重林顿的，也很希望在他担任党的领袖的时候，林顿能成为他的助手。刚才的谈话尽管双方都彬彬有礼，都尽力克制不把心里的情绪流露到脸上，但是在临别的时候，内尔森从林顿的眼神中看到一种深深的绝望，客套的告别也流露出一种陌生。他知道他们两人之间不会再有合作的可能，最好的结果是不要成为敌人。

突然电话铃声又响了。他感觉心烦意乱，不知道秘书为什么会把电话转进来，她明明知道他此时心情不好，不愿接听任何电话。如果那位胆怯的秘书还站在他的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朝她咆哮：“你这个蠢货！”

尽管不情愿，他还是抓起了听筒：“又有什么事？”

“老板，又有人找你。”

“是什么人？”

“我不认识，她说有急事找你，她说她叫裘丽亚。”

“你怎么不早说？”内尔森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快带她进来！”

内尔森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头顶，他急忙用手捋了一下头发，整理了整衣领，站起来走到门口去开门。

裘丽亚昨晚从山顶公寓出来，脑子里乱哄哄的，竟然想不起自己要去哪里。她的第一冲动是回到内尔森的家，但是她忽然产生一种障碍，觉得自己不但是别人棋盘里的一枚棋子，还把内尔森也带下了河。

她也不想回家，此刻她讨厌家人问东问西。昨夜彻夜未归，打开手机有来自家里的一长串未接电话，她只是简单地发去一条短信，说自己在朋友家玩，一切都好，随即关掉了手机。

她让司机把她停在城里的一家中餐馆门口。晚上内尔森急于赶去电台，他们在几场激烈的性事后都没有吃东西，本来以为到山上会有一顿烛光晚餐，没想到如此败兴而返，也是她万万没想到的。

在纽约的时候，她经常光顾唐人街，中餐是她心仪的美食。她曾经最喜

欢的是中餐馆的炸馄饨、海鲜炒饭和柠檬鸡，直到有一天她有了一位中国男友，他对裘丽亚的喜好大大嘲讽了一番。他说裘丽亚喜好的所谓中餐，是移居海外的华人为了迎合老外的胃口创造出来的，真正的中国人可不吃那些垃圾食品。

他带裘丽亚去了一家装修豪华的餐馆，而不是那些七元钱就能吃饱的自助餐小店。餐馆金碧辉煌，墙上画着镀金的龙凤，说是中国人结婚都要在这样的餐馆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吃一顿大餐。

她的男友为她点了姜葱爆炒龙虾、清蒸皇帝鱼、三鲜鱼丸和香酥鸭，那缤纷的色彩和扑鼻的芬香气，把她看得垂涎三尺。尤其是中餐不像西餐吃完一道再上一道，而是全部菜肴准备齐全一起用小餐车推上来，满满摆了一桌，让她目瞪口呆。

“你这是要喂饱一支军队！”她嗔怪地捶打了男友一下，心里满是幸福。

男友此刻充满豪情。在相交之初，他对这位身材健美、比他还高一头的混血女孩儿还有些羞怯，他说来自中国大陆，以前只交过亚裔女孩儿，她是他交往的第一位有西方血统的女子。

这位中国男孩是与她有过灵肉之交的第二位异性。裘丽亚很奇怪为什么在床上他总是显得那么紧张，喜欢不停地变换体位，喜欢不停地询问她的感受，把刚刚进入状态的她从飘忽的云端拉下来，回答那些愚蠢的问题。这实在是让人气馁。

不过裘丽亚懂得他是在乎她的，所以尽力克制自己，甚至有些曲意迎合。当看见他在自己伪装的大声呻吟下，兴奋得像只骄傲的小公鸡时，她在内心止不住要笑出来。直到有一天她才知道真情。在一番翻云覆雨之后，男友怯生生地问她，以前的男友是不是比他强壮？那里的尺寸是不是比他的大？裘丽亚简直不敢相信他会那么怪异，她激烈地抓狂的反应吓得小男生吐露真言：出国前中国男生们就有过议论，说亚洲男性的性器官不如西裔的粗大，更比不过非裔的黑人。所以如果交往一位西裔的女友，最终可能因为不能满足她的性欲而分手。

裘丽亚听了哭笑不得。她还是耐心地跟他解释，女性不是一具容器，

更不是什么广口瓶，需要拿东西来塞满。男性在生理上有天然的优势，他在肉体上是全封闭的，相对女性而言要安全得多。男人是一种入侵式的动物，他寻求的是侵入。而女性的身体是弱勢的，她的身体是开放的，经过一个通道就会进入身体内部，还会被粗暴地打开，直达脏器，各种污秽和疾病更容易被植入，所以女性不得不更加小心自己。女性更多寻求的是慰藉与理解、信任与沟通、心灵与肉体的交融。深情的一个亲吻就可以将她们带入天堂，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至于什么下身尺寸的问题，实在是愚蠢不过的庸人自扰。

裘丽亚的解释让她的小男友将信将疑：“你不会是安慰我吧？大枪与小枪相比，总是大枪好使些，不是吗？”他似乎对裘丽亚没有直接回答他的尺寸问题还是不放心。

“小心收好你的小牙签，回家剔牙去吧。”裘丽亚被激怒了，不由得爆了粗口。

因为男方家庭的缘由，他们还是终止了交往。最刺激裘丽亚的是，当这位小男生带她上门去见他父母的时候，细心的她看见她的母亲把儿子拉进厨房，有些急促地责问什么。别的话她无法听懂，但是“黑鬼”这两个字她听得很真切。在布鲁克林这些年，对侮辱黑人的各种语言和脏话，她基本都能听懂。

她曾经以为自己长得像印第安人，黑眼睛、长头发、棕色皮肤，还有人误认为她是中国人。但是在中国人眼里，她还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黑人。

她没等男友出来就提包走出了他的家。仔细回想，下定决心回国，与这件事似乎也有潜在的关联。因为那场经历，她已经有许久没有进过中餐馆了，有些地方你会下意识地回避，怕在不经意之间就会揭开昔日的伤疤。

她刚才突然产生一种冲动，很想大吃一顿中餐。走出别墅的时候，她的脑子一团混乱，觉得自己是个蠢女人，在感情的处理上十分糊涂。她明明是个对爱情十分谨慎的女子，可是似乎总是上错床。也许是想借昔日的伤痛彻底反省一下，总之她今晚的胃口就是中餐！

这家中餐馆开在二楼，餐馆的设计倒是别具匠心。从上楼梯的过道开

始，扶手是整根的毛竹，粗细正好一握；两边的墙壁都是铺满对剖两半的粗大毛竹；楼梯的屋顶也画满了绿色的竹叶。也许是主人想营造一种置身竹林的感觉，但是过于具象反而显得有些俗气。

走上楼发现餐馆的面积不大，只能放下六七张桌子。满屋墙壁上也画满了青竹绿叶。吧台还搭成一个竹屋的样式，遮雨的前檐使用的是真竹叶，只可惜时间久了，叶子早已枯黄，想当初刚完工时一排整齐的嫩叶想必很让人赏心悦目。

虽然应该是来客人的时间，但是餐馆里空无一人，甚至也没有一个服务员来招呼一声。

她正在犹豫是走还是留时，一间小门的门帘被掀开，旋风一样转出来一个女人。她不仅人高马大，而且走路生风，一路小跑过来震得木制地板打颤。

在裘丽亚的印象中，中国女人都是个子小小，说话慢声细气的，而今天见到的这位不仅身形高大，说话也是震如雷。

“I am sorry , very very sorry. (我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那女人贴身站在裘丽亚面前，让她感觉很不舒服：一来她站的距离与她太近，她要仰起脸来看她；二来裘丽亚已经习惯西方的习俗，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一个所谓的安全距离，太远或太近都会给对方一种不自在的感觉。

“Are you come to eating? (你来吃东西吗?)”中国女人怪声怪调的发音和错误的语法，让裘丽亚忍俊不住，她怕开口会笑出声来，所以使劲地点头。

“Sit down, Please. (请坐下。)”这种老师在课堂上的用语简直令她崩溃，这回她真的有些受不了了。虽然说裘丽亚明白女老板的本意只是在招呼她找位子坐下，但是如此不堪的接待方式，让她很难相信这是一家值得尝试的餐馆，于是便偷偷用余光扫寻着身后的楼梯口。

女老板似乎发现了她的企图，高大的身材一侧，便满满当当地封死了她的退路，并固执地伸出一只手，像火车道口的栏杆，给她指出向内行走的通道。

裘丽亚在她强大的气场下屈服了，乖乖地走了进去。她选择了临街晒台

上的座位，虽然狭窄，但是空气清新，还能欣赏街景。

“Good, very good!（很好！）”女老板跟随而至，朝她翘起大拇指。

裘丽亚知道她的意思是夸她选择了一个好位置，但是她此时已经饥肠辘辘，没有心情多纠缠。

“菜单！请给我你们的菜单。”裘丽亚此时的口气有些不耐烦。

“Menu? 啊，Menu（菜单）。”女老板仿佛恍然大悟，又是一路小跑地来回，送上一张塑封的打印纸，白纸黑字，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

虽然菜单上的选择不多，但是她在纽约喜欢吃的还都在，她点了炸馄饨、海鲜炒饭和柠檬鸡，要了一杯朗姆可乐。虽然朗姆酒加多了些，但是几口下去，酒精让她的心情放松不少，她开始有心情注视街上过往的人们。

等了不一会儿，女老板端着一碗汤从厨房走了出来，她也不用托盘，走近可以看见她的拇指几乎浸在汤里。

“这是什么？”当这碗汤放在裘丽亚的面前，她吃惊地叫了起来。

“Dumpling, you want.（馄饨，你要的。）”那女人见裘丽亚的神情也慌起来，她拿起汤勺在碗里捞起一个白乎乎的面团，“See, this is dumpling.（看，这是馄饨。）”说话时手指对着裘丽亚指指点点，她的意思是你自己点的，不是她的错。

看着这碗白乎乎、上面还飘着几片菜叶的浊汤，裘丽亚想到的确中餐有馄饨汤，只是刚才那位女人心急，没有听清自己要的是炸馄饨，但是看对方的英文底子，她知道没有再解释的必要。

“OK, OK.”她朝着那女人摆摆手，低头拿起汤勺。

女人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裘丽亚试着尝了一小口汤，味道还是很鲜，只是咽下以后的回味有些怪怪的涩，她知道肯定是放了过多的味精。虽然没有证据说味精伤害身体，但是在纽约的许多中餐馆还是标榜自己店里的菜肴不加任何味精或鸡精。

裘丽亚不想味再喝下去了，她把汤放在一边，开始试图整理自己的思路。不一会儿，海鲜炒饭和柠檬鸡也上来了。也许的确是饿了，她觉得口感还不错，跟纽约中餐馆的水平差不多，所以她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得干干

净净。

在女老板的盛情推荐下，她又要了一个冰激凌，饱餐后享受着晚风的轻抚，还有酒精带来的一点微醉，她斜靠在晒台的栏杆上，不想动弹。

忽然她听见有人在楼梯口呼唤，她转脸看见有另一个中国女人从楼梯口探着头，嘴里喊着她听不懂的话，奇怪的是她不肯踏进来。

不一会儿女主人从厨房里出来了，阴沉着脸，看上去很不高兴。站在楼梯口的女人看得出神色紧张，说话也是怯生生的样子。她说了没两句，女主人就扯着嗓子吼起来，像是发现了侵入自己领地的獒犬。

裘丽亚感到十分吃惊，从进门就看见这位短发的女老板和颜悦色，一直笑容满面，她的皮肤保养得不错，虽说看上去应该是接近四十岁的年龄了，但是如果不走近细看，还是像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风韵少妇。但是此时当她面色狰狞地咆哮时，裘丽亚开始庆幸自己没有为刚才那碗馄饨与她作对。她正在怀疑就凭女主人说话的气流也会把那位不速之客吹下楼梯时，从那位女子身后站出一个男人。

那男人个头很高，他径直走到女老板面前，足足比短发女子高出一个头，看年龄和神情应该是那位弱女子的丈夫，奇怪的是他为什么没有先打头阵。

他声调不高地说了几句话，用手轻轻拨开了想用肩膀挡住他的女主人，自顾自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就搬出一个大纸箱，还扎着包装绳，箱子几面还贴着写着粗大字迹的白纸，像是邮寄或者托运的地址。

看见这只纸箱，原先站在楼梯口的女人顿时气壮了许多，几步走上前来，用手指着纸箱上的托运地址，声音提高八度与那女老板争执。

女老板又一次提高嗓门，不过这一次是回头冲着厨房喊的。不一会儿从厨房慢慢走出另一个男人，圆圆的体形中等个头，穿着满是油腻的围裙，双手背在身后。裘丽亚猜他一定就是这家餐馆的大厨。

女老板退后两步，把头探到大厨的背后，亮光一闪，她的手里出现了一把锃光瓦亮的菜刀！

她的举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对夫妻开始后退，一直退到楼梯口，那高个子男人把女人挡在身后，还是指着箱子试图争辩。女老板不由分说，

高举着菜刀紧逼过去，还夸张地挥舞了几下。

终于那对男女的身影在楼梯口消失了。女老板大声叱喝那位厨师，大厨一声不吭地把纸箱又搬进厨房。

裘丽亚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她大致猜测到刚才那一幕所为何来：他们的争执应该是那个纸箱，找上门来的那对男女应该是纸箱的真正拥有者，不知为何被错送到这家店里，他们为此上门追讨，但是女老板坚决不给，结果演绎出一出菜刀保卫战。

“Don't worry, they are thieves.（不用担心，他们是小偷。）”女老板赶了过来，还是满面春风，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要不要报警？叫警察来？”裘丽亚建议。

“Police? No, no police.（警察？不，不要警察。）”她坚决地摇了摇头。

裘丽亚也看出其中一定有蹊跷，这些中国人之间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想让外人知晓。此时她觉得再要待下去，她会十分压抑，便急忙付账起身离去。

走出餐馆，她不由得深深吐出一口气，刚才的那一幕，对她的心灵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自己在纽约就像这些来到凯伦岛的中国人一样，恐怕他们的境遇比自己更难。凯伦岛不像美国是个高福利的国家，生存竞争更为激烈。从刚才那一幕看，由于语言和文化不同，连裘丽亚对这些华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这种对亚洲人的歧视在纽约司空见惯，没想到他们还要忍受来自自己同胞的弱肉强食。

这样的反思自问，让她开始质疑自己以前的思路是否有些过激，或者说过于幼稚；把一些事看得太理想主义，或者说太极端。种族与文化的差异一定会产生隔阂，要消除这种隔阂，不是简单地采取回避，或者说像自己这样逃避就可以的，有许多问题不是非黑既白，像霍本总理那盘古怪的围棋。

一想到霍本，她的脑袋又开始发涨，今晚在山上的那盘棋，几乎颠覆了她对这位年轻总理的全部印象。她开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他们的关系：从相识到合作。

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以为的浪漫邂逅，应该有更深层的背景，自己只是对方需要的某一类棋子。作为一位好棋手，总要准备几招绝杀的招数，要比别人先看出几步，手里掌握的撒手锏越多，出奇制胜的概率越高。

从客观效果看，霍本的这步棋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由于自己按照霍本的意图，成功地把内尔森内心的矛盾激活，促使他与自己的领袖反目，所以很大程度上分裂了联合工党对执政党的反击。霍本是乐在其中的幕后操纵者，而自己和内尔森都是一颗可怜可悲的棋子。有一点不同的是，内尔森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自己的觉悟则是太晚了，成了人家的一颗弃子。

想到这里，她突然很想给内尔森打个电话，把刚才自己想到的一切向他和盘托出。不仅仅是出自对内尔森的内疚，还有对自己行为的悔恨。

但是这种冲动还是很快被她自己压抑住了。她太在乎内尔森了，她觉得自己任何的任性和鲁莽，都可能毁掉这个她已经爱上的男人。在别人看来，他也许是充满力量与斗志的，而在她眼里，他是个脆弱的男人。她知道他的弱点，知道从哪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击碎他。

这一夜她没有回亲戚家，也没有给内尔森打电话，而是在街上找了一间廉价的小旅店，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和衣在床上躺了一整夜。直到窗户透白才蒙胧睡了一会儿，醒来洗了一把脸就直奔内尔森的办公室。

在见到内尔森的那一刹那，她的第一冲动就是扑进他的怀里，搂住他的脖子，软瘫在他宽大的怀中。但是理智告诉她，这是在他的办公室，自己的不慎或冲动，会不小心再次毁掉这个自己最在乎的男人。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秘书关上办公室的门，已经站在门口的内尔森就伸出双臂，一把将她揽入怀中，不由分说，带着扎人的胡子茬儿的嘴就厚实地封住了她的嘴。她惊慌地试图张口说些什么，这个疯狂的男人带着酒味儿的舌头就伸了进来，在她的嘴里搅动，饥渴地吸吮。

在他充满雄性气息的熏陶下，她的头急速眩晕，渐渐失去抵抗的意识，身体真的软瘫下来。

内尔森经过一夜令他疯狂的等待，此时满脑子充盈的是失而复得的喜悦。裘丽亚的意外现身，让他如同身临梦境，在他生命最重要的抉择关头，她的存在和她的肯定，对内尔森来说简直不亚于最后的审判。

当他把自己的心上人的暖玉温香拥在怀里，四周的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了。他吮吸着她柔软的舌头，像是吸入了一团火，令他浑身膨胀，似乎要爆裂开来。他粗鲁地将手伸入裘丽亚的内衣，感觉到她的心脏就像捏在自己的手中，狂跳不已。

裘丽亚对情人的疯狂已经毫无抵抗力，她的两只胳膊有气无力地在内尔森的背上捶打了几下，对阻止内尔森进一步的狂野动作毫无作用。当她察觉内尔森的另一只手已经扯下她的内裤，她明明知道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结果，但是她已经无能为力。

内尔森弯腰抄起她的一条腿，不顾一切地挺进到她的身体内部。随着他的节奏加剧，裘丽亚的另一条腿颤抖起来，几乎无法支撑。内尔森这才放下她的腿，但是仍然把她抱到了自己的办公桌上，撩起她的裙子，继续他无法停止的疯狂。

裘丽亚的意识深处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灵魂出窍，能够察觉办公室外的六名女职员，都在竖起耳朵偷听老板办公室内究竟在发生什么。但是她无法停止，甚至也没有设法阻止一切的发生，相反一种偷尝禁果的冒险，更加强了欲火的燃烧。她甚至窃喜地享受这种疯狂，她觉得在自己身体里跋扈恣为的男人，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真正男人。

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疯狂持续了多久，彼此都觉得深入到了对方的生命之中，互相汲取生命的能量。内尔森更是觉得只有深深地进入她的内部，才有一种来自生命本源的安全感，对外界无法控制的恐惧，在他猛烈的抽插下被粉碎。他有一种主宰的狂喜，一种来自不同性别生命的认可与肯定，让他觉得自己仍然是强大的，可以掌握主动，令心爱的人欲仙欲死，让他们一起在腾云驾雾的快感中融化。

终于，狂风暴雨骤停，他们看着彼此被欲火烧得通红的面颊，互相擦抹对方脸上的汗水，竟然相视而笑，像是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第六章

志在必得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列宁

“我再去找他！”沉默最终被打破，说话的是杰菲利·哈维。

林顿·休斯从内尔森那里回来，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詹·巴特尔和联合工党的几位重要成员，大家沉默了许久。

“你先不要忙着去。”巴特尔开口止住了他，“现在问题的症结是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最终会走多远。现在必须承认，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够，不能再去盲目地尝试，那会越搞越僵。”

“我的直觉是他这次的决定是经过一定时间考虑的。”林顿说出自己的看法，“其实他有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这次大选失利，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要劝他再回心转意，的确不太可能。”

“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加紧证据的收集，准备必要的法律文件，与可能会愿意接受我们这件案子的海外律师达成初步的协议。”巴特尔说话的声音很平稳，就像没有受到这一突变的影响。

“我同意巴特尔的意见。”哈维率先表态，“时间不等人，如果我们再

拖延下去，无论在舆论还是在人们的心里，都会接受这个选举结果。当这种态势形成，我们要再去扭转就很难了。”

“那我们先把准备聘请的海外律师的人选排一排。”林顿拿出纸和笔交给哈维，“还是你来记一下，你是我们这里最懂法律的人，也知道在外面哪些律师比较适合打我们这种官司。”

“帕瓦蒂·辛格大律师当然是首选。”说到法律问题，哈维有些当仁不让，“他的权威性高，现在的大法官许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这样的威慑力直接会影响我们的案子，就是有的法官想放水，也会顾及他的威望。不过，”说道这里，他望了巴特尔一眼，“众所周知，他的收费也是在加勒比地区最高的。他接案子需要雇佣一个工作班子，至少有两三个律师做助手，为他搜集案例，他甚至还需要仆人为他拉公文箱上法庭。”（《加勒比飓风》）

“辛格大律师的联系由我来出面。”巴特尔看出众人的尴尬神态，知道这件事也只有他自己出马，他自认为与辛格还有几分私人交情。

接下去哈维又介绍了几位在加勒比地区比较有影响的律师，大家筛选了其中的几位，也准备一一去联络。

落实完这些事，大家似乎在等待什么，却都不方便开口，只是目光闪烁，言不由衷，就是不愿散去。

“我知道你们还是在担心资金的筹措。”巴特尔直接点破了大家的顾忌，“没有内尔森的支持，我们在财政上的暂时困难是肯定的。但是就像这些年我们遇到过不同的困难一样，最终我们都能够战胜。这一次我们也一定能！”

众人面面相觑，都没有开口。不是说巴特尔的话没有打动他们，只是都觉得心里内疚。自从巴特尔宣布要卖房子筹款，大家都很震惊，不过至今没有任何人来向他询问卖房之事，估计谁也开不了口在这时候去上门买房，似乎有一种趁火打劫之嫌。

然而现实状况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笔数目相当的款子，要进行一场与执政党的竞选诉讼，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座的几个人，虽说在他们执政时都当过部长，但是谁都没有攒下家私，甚至在竞选期间，还要向党部伸

手，在联合工党募捐到的仅有的捐助中寻求帮助。他们对巴特尔面临的困境实在是爱莫能助，所以当巴特尔提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三缄其口，没人吭声。

“其实我们也是太过虑了。”还是哈维带头开腔，“这律师接案子有时候也不是都考虑钱，名声对一个律师来说，应该比金钱更重要。如果能够办成一桩有影响力的大案子，不仅会提高他的声誉，还直接抬高他的身价。何况我们这次打的官司，直接影响到下次竞选，万一我们的诉讼成功，我们就有可能赢得竞选。你们想，如果他帮助一任政府赢得竞选，他将来潜在的利益是不言而喻的。”

哈维充满热情的讲话调动了大家的情绪，他说得有理有据，而且不需要面对恼人的财务困境，似乎另外开辟出一条蹊径，让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巴特尔也被他所感染，他发现同样是律师，哈维与布尼·斯顿的思路就完全不同，哈维更有政治家的头脑，看问题会寻求多种角度，头脑灵活。在竞选时如果采用他的一些策略，今天的结局也许就会大不相同。他发现这是个潜力无穷的年轻人。

“这几天我们先落实诉讼的准备工作，但是内尔森提出的更换领袖也是必要的。”在众人离开前，巴特尔向大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我们下周就召开会议，提名新领袖的候选人，先在各选区的负责人之间投票，然后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最终推举出我们党的新领袖。”

与帕瓦蒂·辛格大律师的洽谈异常艰难，可以说非常不顺，这样的挫折是巴特尔没有预料到的。

本来他觉得帕瓦蒂·辛格大律师是看好他们党的，大选前他还特意让那个中国侨民陆成枫牵线，在古堡酒店会面，还为即将来临的大选出谋划策。而今天从通话的口气，可以感觉到他很冷淡，几乎没有耐心听他把案情说完。

看来问题还不是出在价格方面，因为他们的谈话在涉及律师费用之前，对方就已经关上了大门。这让巴特尔有些匪夷所思：难道这位大律师在一夜之间，就彻底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虽然他的借口是最近案子很忙，无法分身。但是这样毫不留情地拒绝，联想到内尔森的毅然决裂，巴特尔也

不禁对自己的信心产生了疑问：难道舆论与人心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彻底翻盘吗？

疑惑之间，他给律师布尼·斯顿打去电话，把与帕瓦蒂·辛格的通话内容复述给他听，希望斯顿为他分析一下原因。

斯顿听后沉默了片刻，说他要查询一下，再打电话回来。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斯顿打来了电话，他带来的消息可以印证帕瓦蒂·辛格大律师为何不愿意接受这件案子。辛格律师有意竞争加勒比循环法庭的大法官，这是东加勒比地区司法的最高职务。而要获得这一职务的第一要素，就是要这一地区的所有总理一致同意，如果有其中一位总理投票反对，这一职务就得不到通过。可想而知，如果辛格大律师期待得到这一职位，在这个当口，接受反对党的竞选案子显然就是一件最不明智的事。

巴特尔听完斯顿的电话，心里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至少他现在可以确认，辛格大律师的态度变化，不是因为对他们这个党失望。他拜托斯顿再联络其他国家的有分量的律师，时间还要抓紧。

处理完这些当务之急，他开始静心思考即将面临的更换领袖的局面。他也曾经不止一次考虑过这件事，以前他认为将这一位置交给内尔森是顺理成章的事，几乎没有什么悬念。他相信联合工党的党员们也几乎对此有一致的共识。但是内尔森的突然袭击，显然改变了先前的布局。不管内尔森如何为自己狡辩，他的自私与不顾大局，暴露了他绝对不是一个合适的党的领袖继承人。就他个人而言，为了保护这个他亲自参加建立的党，他要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去阻止内尔森得到领袖的位置。

既然要准备开始选举新的领袖，还不能让内尔森得逞，巴特尔就在脑海中寻找自己最中意的接班人。毕竟在党内担任领袖那么久，他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如果他有个人倾向，还是能够带动不少人的。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们的面孔，一一在巴特尔脑海中闪现，最终定格在一个人身上。在十九个选区中，他的年龄是最年轻的，曾是加勒比地区最年轻的部长之一，而且随着他在党内的表现越来越突出，他的才干也越来越为众人所重视。

哈维的才华开始展露在联合工党的首次竞选中。他对自己的选区有十分把握，所以就将更多精力投放到了竞选的全盘布局上。（《加勒比颶

风》)让巴特尔记忆深刻的是,哈维当时给了他一张自己命名的“竞选战略布局图”,在那张凯伦岛地图上,哈维将所有选区用颜色作了区分:联合工党确定有取胜把握的选区被涂成深蓝,不能确定的为浅蓝;劳动同盟党占优势的为深红,不确定地区为浅红;民主自由党可能的胜区为绿色。选区的大致情况一阅便知。

哈维还建议不要平均使用力量,重新布局竞选队伍,调配骨干人员。例如在他自己的选区,他的支持率会远胜于自己的对手,就可以将他这一选区的一部分人员,调去那些相邻的力量较弱的选区登记注册,参加那里的投票,增加那里的胜算。这一方法是他从台湾地区的选战中学来的,在凯伦岛却是头一次运用。党的竞选总部接受了他的意见,对班子做了调整。事实证明他的战术是有效的,有两个过去从未赢过的选区成功地被争取过来,联合工党在此次大选中获胜。

刚才在讨论聘请律师的时候,哈维表现出的沉着与大气,散发出一种慑人的气场,显现出一种领袖的风范,给巴特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唯一遗憾的是,他做事有些不择手段,在这点上与总理霍本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如果从政治斗争的实际现状来看,要战胜执政党,联合工党也的确需要这样一位人物,在行事风格上与对手相似。

他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打一个电话,就这件事与哈维谈谈,从中确认一下自己的某种感觉。他平日很少做这种冲动的事,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他也要打破一下常规。

“哈维,你在哪里?”

“我在去取证的路上。有一位我们的支持者说,他有手机拍照的证明,他女儿从纽约回来投票,他们只给买了单程票,要她用手机拍照证明她投票的是执政党的人,才给她钱买回程机票。他要女儿把这张照片传给了他。”

“非常好。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没问题,车上只有我自己,路况也很好。”

“关于选举党的新领袖,如果我推荐你,你会怎么考虑?”巴特尔不想绕圈子。

“我还没有考虑过。”哈维回答得很快。

“现在你可以考虑了，确定以后给我打电话。”

虽然只是短短几句话，巴特尔对他不假思索的回答很满意，他认为这个回答是真实的，也是他所期待听到的。他不希望他是一个早有打算的人。

哈维一个急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巴特尔的电话像在他耳边炸响一声惊雷，把他震得头晕目眩。

在他年轻的心里，早就埋下了出人头地的种子，最终成为一国之君，是他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但是从党内的阶梯来看，内尔森是排在他前头的，无论是资历还是财力，他都远远不是对手。而且以内尔森的年龄，幸运的话他可以执政三届，那时候哈维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内尔森好像一座拦在哈维政治前途之上的高山，令他有无法逾越之感。这么说，不仅仅指资历与财力，还有内尔森对哈维有再造之恩。

哈维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时期处于人生的低谷，那时候他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就在家乡的一所学校担任临时教师。他的个性自然难以接受做一个孩子王，于是想方设法要离开那个地处深山中部的学校，希望能在首都寻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超市做一名店员。在一次寻找工作的面试中，他遇见了内尔森。

内尔森最初对这位小伙子并没有太多好感。他长得过于英俊，蜜色的肌肤，卷曲的浓发，轮廓鲜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还有长睫毛，他真觉得这小子走错了地方，也许应该去好莱坞试镜。

“我很怀疑即使我们聘用你，你会在我们这里待多久。”

“我的确不能保证这一点。”没想到哈维居然会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一点，“不过我能保证的有两点：第一是你无论把我放在哪个部门，三个月内，那个部门一定会提高效率，产生的收益会在一倍以上；第二是我如果辞职，一定会创造出超过我在您公司收益的五倍以上。”

内尔森坚持自己来面试公司的员工，但是从未见过如此夸张的自我推荐，他不由对他产生了兴趣：“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这种夸张的许诺？”

“你知道我来自苏比亚地区，但是您也许不知道我来自坦丁家族。”

内尔森的眉毛立了起来，眼中充满疑问。这是凯伦岛一家赫赫有名的家

族，但是他们的祖籍是苏格兰人，这个家族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就是不与外族通婚，几乎都是近亲结婚，以致家族中许多家庭出生的孩子都有各种各样的遗传病。他们所住的苏比亚山区本来就十分偏远，但是他们这一族人还选择住在更高的密林中，生有残疾儿童的家庭甚至都用窗帘终日遮挡窗户，不让这些孩子出门，以免他们辱没家门。

据说，这个坦丁家族在苏格兰也是赫赫有名的，却不知为何，这一族人在百年前，选择留在了这个偏僻的岛屿。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没有什么人去做生意，就靠山林和种地为生。他们非常骄傲，信守诺言，从来不会与人签合同，但是言出必行，赢得了全国民众的尊敬。

“是的，这个家族至今不许我冠以他们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母亲带我从英国回来，我就始终用我母亲家族的姓，也许是她与我父亲在英国没有结婚；也许我母亲是有色人种，不被他们在苏格兰的家族接受。但是母亲说，他们家族答应，如果我有一天让家族荣耀，我就可以冠用家族的姓氏。”

哈维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左手捂住心口：“我现在就以我家族的名义起誓：如果我在您的公司做出违反我诺言的事，就让家族永远鄙视我，让我永远回不到我的家族！”

哈维的话打动了内尔森，他不知道这个混血的漂亮小伙子还有如此艰辛的背景。他决定录用他，他相信他会珍惜这次机会，就像当年的自己。

经过一周的调查，内尔森为哈维量身定制了一个商业计划：去他的家乡投资一座综合商场，任命他为经理，自行招募员工，由总公司提供货源，他负责经营与销售。为了他办事方便，内尔森还为他配了一辆客货两用车。这让从未拥有过奢侈品的哈维激动万分，他每天都会擦洗他的新车，伺候车比伺候情人还要殷勤。

三个月后，哈维果然实现了他的诺言：新超市的盈利超出了预期估算，扩大了内尔森公司在中部地区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还促进了总店的销售。有些在哈维分店买不到的商品，哈维商场的员工会介绍他们到城里的总店买。那些价值高、体积大的商品，他们还会送货上门。半年的时间，后三个月的销售又翻了一番，几乎达到了总店销售的四分之一，他们的知

名度甚至吸引着周边村镇的顾客前来他们店购买商品，这是内尔森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渐渐地，内尔森开始习惯与哈维讨论经营问题，自然而然地，他也把这位年轻人介绍进了联合工党，成为自己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帮手。

哈维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公司，他几乎就是没有任命的副总经理；在党内，他第一次参选就赢得了议员席位，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联合工党赢得大选后，他被任命为交通与通讯部长，成为国内受人瞩目的重要人物。

即使在哈维最红极一时的时候，他仍然对内尔森保持一种毕恭毕敬的姿态。他承认内尔森对他有再造之恩，只要有内尔森在场，任何情况下他都谨慎小心，不敢造次。这点也让内尔森感到欣慰。

当联合工党在执政后的下一届选举中失败时，哈维找到内尔森请辞，准备去国外学法律。事实上自从哈维担任部长以后，一是工作忙，二来为了避嫌，他几乎只是在公司挂职，经理的职位已经有人替代。而这位顶替哈维的人尽管勤勤恳恳，但是比起哈维当年的业绩，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按照内尔森的打算，他还是希望哈维能够回来重新担任经理。当他见到哈维心意已决，顿时生出一种伤感，觉得此人翅膀已经硬了，要自己单飞了。

回想当年往事，哈维心中有一种莫名的酸楚。从感情上，他敬重内尔森，也感恩于他当年的援手，在自己人生的转折关头，帮助自己站立起来。但是今天的抉择，关系到他一生的命运，他如果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那么两军对垒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内尔森现在是自己面前必须要攻克堡垒，要成就自己心中的夙愿，他只有去攻克他、踩过他的身躯，没有别的选择。

必须放弃心中所有的软弱，认真琢磨对手，发现他的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才能出奇制胜。

哈维走到路边的溪水里洗了一把脸，清凉的山泉让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他回到车里，找到纸和笔，将刚才闪过脑海的几个要点记录下来。

他现在又需要一份新的“竞选战略布局图”了。但是这次的对手不是

执政党，而是自己的战友与恩师，他虽然摆脱不了一种恩将仇报的负罪之感，但是这不妨碍他继续自己埋葬恩师的谋略。

内尔森与裘丽亚在办公室一直待到所有的员工下班。他知道今天在办公室的这一幕，在员工的心里一定会有不知多少种香艳的版本。他索性就让她们猜去，反正就是不出门。

员工们也很知趣，连电话也都不往老板的办公室里转，只是不时交换眼神，彼此发出心照不宣的微笑。

裘丽亚与内尔森公司的女职员们不熟，第一次来公司就留给大家一个如此特别的印象，并不是她所愿的。然而看到平时小心翼翼的内尔森，可以为了自己做出如此疯狂的事，还是让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感到欣慰的。

渐渐从缠绵中清醒，裘丽亚还是关心地询问起联合工党对他在电台讲话的反应。

内尔森把刚才林顿·休斯的来访说了一下，说得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在裘丽亚听来，还是有些震惊：“这么说，巴特尔的确有打算主动交出领导权？”

“搞了那么多年的政治，他应该对局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如果是这样，你昨天晚上的宣言是不是就发表得早了些？早知道如此就不必要去激怒他们。”裘丽亚是真心后悔了，她觉得是自己按照霍本的意愿行事，在昨晚煽风点火，才让内尔森落入了陷阱。

“你太多虑了。”内尔森看到裘丽亚懊丧的神情觉得很可爱，不由又伸手搂住了她的腰，“既然迟早要摊牌，趁着大家对败选的不满情绪，揭开一下他的伤疤，对我的竞选也会是有利的。”

“你也要考虑到不利的一面。”裘丽亚用力挣脱他的手臂，坐到他的办公桌对面。她现在的心情十分复杂，抑制不住产生一种冲动，想对他和盘托出一切：“现在联合工党还要对选举的结果提出质疑，你这样做，等于是将矛盾引入自己党的内部，估计会有不少联合工党的党员和支持者不满意你的做法。”

内尔森略有些吃惊地看着裘丽亚，惊异她的态度与昨天大相径庭。昨天她是自己最坚决的支持者，自己的雄心与决定与她的鼓励大有关系。但是

今天她的态度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乎过于成熟与精明。他不由沉默了。

裴丽亚立即察觉到内尔森的情绪变化，一时也不好为自己分辩什么，因为内尔森根本就没有责问自己。“爱情让女人盲目，让她们变得愚蠢。”她突然想到这句话，觉得形容此刻的自己最合适。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给巴特尔打一个电话。既然他已经派人来沟通，你直接与他通话，一来可以缓解一下关系，二来也可以确定党内选举的事。”裴丽亚给出一个建议。

内尔森思考了一下，觉得有道理，于是拨通了巴特尔的电话。

“我很遗憾这个电话也许有些晚，但是谁也无法使时间倒流。”内尔森的开场白直截了当，他知道许多事是无法解释的，有些关系撕裂了，以后也是无法弥补的。“还是很感谢您安排林顿来见我，我只想表达一点：这一切都是政治，无损我对您的尊重。这些年与您的共事，教会了我许多，使我终身受益。我对您个人除了敬重，就是感谢，我希望您能够知道。”

“很高兴你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巴特尔的声音听上去还是像平常一样缓和沉稳，“很遗憾没有能够及时察觉你的一些感受，其实许多事我应该先向你交底。今天的局面虽然遗憾，但是既然已经发生，大家不回避，一起面对，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内尔森此时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行为确有些莽撞，好在是通话，如果此时与巴特尔面对面，他恐怕做不到昨晚那样的理直气壮。

“那么我把您的话视为对我的宽容与理解。对于昨晚的讲话，我必须承认，在败选的那一刻我的情绪有些崩溃，也许说了一些过头与不当的话，希望您也能够理解。”内尔森的这番话冲口而出，他没有察觉自己在潜意识里还是深藏着许多内疚的。

内尔森的这番话让巴特尔也感觉意外：“如此说来我更有责任。你我之间的沟通尚且如此，那么党内的沟通的确存在许多问题，这是我更应该检讨的。我们的确需要及时交流这些信息。”

内尔森忽然心中一凛，不能再这样温情脉脉了，这样的谈话将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被动：“我打电话的另一个缘由是因为林顿告诉我，您已经准

备进行党内的选举，是这样的吗？”

内尔森如此直白地立即开始逼问更换领袖的事，让巴特尔猝不及防：没有想到内尔森的态度转换得如此迅速。他发现自己的确不了解这个人。

他停顿了片刻，语气显然变得严厉了许多：“联合工党有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多年的结果。这次选举失利，很明显是因为执政党的舞弊，我们不能够轻易言败。现在全党都在为讨还正义而积极努力，作为党的副领袖，我希望你也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关于选举新领袖的想法，是我很久以前就作出的决定，不会改变。所以请你放心，一切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也希望你能积极参与。”巴特尔说完，随即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

内尔森慢慢放下电话，屋内沉静了片刻。

“我另外担心的是，如果他们真的同意进行党内选举，你认为自己有多大的胜算？”裘丽亚在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既然自己这么在乎这个男人，就干脆把从前发生过的事先吞进肚子里，不再吐露分毫。因为其中内情过于复杂，要在目前的局面拿出来解释，只可能毁掉她所在乎的一切。她现在所要做的事，就是尽一切力量帮助这个男人，弥补自己曾经造成的伤害。“我们还是不能低估巴特尔的个人影响力，对你昨晚的讲话，他不会无动于衷。”

“这点我已经估计到了。”内尔森听完这番话，认为裘丽亚的出发点还是关心自己的处境，所以愿意解释给她听，“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是你真的不必过虑，事实上我已经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讲给你听。”

“我当然有兴趣。”裘丽亚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那么好吧。”内尔森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宣传画册，打开其中的内页，整版都是联合工党各个选区的代表，“这就是我们的核心队伍，如果要选出新的领袖，就要在这些人中产生。现在我们做一个筛选。”他说着拿出一支红笔，先在巴特尔的头像上打了一个红叉，“现在去掉一个，我们还剩下十八位。”

“先说说这一位东部地区的议员，他是我们党的老将，也是联合工党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在我们执政的时候，他担任过教育部长。他从美国回

来，至今还有美国护照，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同时拥有外国国籍的公民是不具备参选资格的。不过如果他是小时候跟随父母加入外国国籍则例外，而他具备这种情况。

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好好先生，一辈子当老师，一辈子没有说过谎话，是一位好男人，从未有过绯闻。如果要评选最佳好男人，他一定可以当选。但是搞政治，尽管他资历最老，还是不会有人把他与领袖联想到一起。”内尔森说着拿起笔，这一次他没有在头像上打叉，而是画了一个圈，表示他已经出局。

内尔森就这样一一评点，不一会儿画册上一多半人像的脸上都被画上了红叉或红圈。当他指着一个长相英俊的男子时，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温情笑容。

“这是我的Boy（男孩儿），他会是我的中坚力量，他是我这些年来精心培养起来的，我应该把他介绍给你。但是我很担心，他什么都好，就是见到漂亮的女人把持不住自己，我真有些担心。”内尔森以一种奇怪的眼神凝视着裘丽亚，看上去他还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裘丽亚嗔羞地抓起他办公桌上的一沓名片，劈头盖脸地扔了过去，卡片落满了一桌。内尔森笑着躲闪着，连声道歉。

“按照你的分析，这些参选的人都不是你的对手？”裘丽亚看着几乎被画满红叉的画册问道。

“你说得不全对，我现在有些担心一个人，他不在这份参选人名单上，因为他不想参加一个地区的竞选，他说他的优势是在媒体宣传和形势分析上。如果他过于沉入底层，就会把握不清方向。”

“你是说林顿·休斯？”

“果然聪明。是的，他一直是个媒体人，参加联合工党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此人阅历非凡，高深莫测，从不轻易流露情绪。对他我一直看不懂，如果巴特利要出奇制胜，这可能是一匹黑马。”

“你刚才不是见过他吗？你察觉到了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他这个人城府很深，不可能从表面上发现什么。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可能性很大。”

“请不要在女人面前谈什么直觉。”裘丽亚轻声笑着说，“你的直觉告诉过你我今天会来吗？告诉你我们今后的关系发展吗？”

内尔森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从椅子背后将裘丽亚搂入怀里，双手插入她的内衣：“我的直觉也许没有你那么灵，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绝不能放过你！”

裘丽亚使劲从他的搂抱中挣脱出来，她有些急了：“我们在说正经事，你怎么又不安分？”裘丽亚觉得内尔森过于乐观，低估了他这次炮口对内的严重性，也许是他不愿意去看。但越是这样，裘丽亚感觉自己的责任就越大。

“好吧。”内尔森直起身子无可奈何地说，“要怎么样才能打消你的顾虑？”

“怎么是我的顾虑？”裘丽亚有些恼怒了，“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能够赢得那个领袖位子，平民的日子过得更轻松，不用整天钩心斗角地算计别人。”

“你真这么想？”内尔森笑着问道。

“当然。”裘丽亚认真地点了点头。

“那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内尔森真心不希望继续这样的讨论。有些事他不愿意去挖掘得太深，他知道自己的一些结论下得太快也太乐观。可是如今除了裘丽亚，要坚定自己斗下去的力量只有自己的信心，他不能现在就开始怀疑自己。

“我有些饿了，是不是该回家做饭了？”内尔森拉开窗帘，窗外夜幕已经降临，外面的办公室早已人去楼空。

开车回到内尔森家中，裘丽亚直接进厨房，打开冰箱找食物，系上围裙就洗菜、切菜。内尔森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望着她，心里温暖而充实：这才是家庭的温馨，是该有个家了。

第七章

后来居上

每个人都有若干张脸，每一张脸的背后，都有各自的艰难。有些时候，不以真面目示人，是人对自己的保护。当我们说着某些人的“假”，同时也要懂得，一个人有多假，也代表他的路有多难或是多险。

迪克森·卡莱放下电话，像是喉头被什么东西噎住了，胸口发闷，说不出的憋气。

妻子看见他放下电话，急忙招呼他去小仓库补货。经过一场风暴，来店里买东西的人不少，电池、蜡烛、绳索等日用百货销售很快，仓库的库存也不多了，马上就要再进货。

不知为何，卡莱对店里的生意越来越有一种厌恶感：生意似乎卡在某个看不见的瓶颈，无论如何努力也总是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卡莱觉得还是商业规模与品种的局限，在一个人口有限的山区，一家经营食品为主的超市，能有多大的发展？

在郁闷与焦虑的时候，他不时怀念起五年前的日子，那时他身穿警服，腰挂手枪，腋下还夹着一根细长的指挥棍。那年他才三十五岁，已经被提升为Inspector（督察），肩章上有两个巴斯勋章的二级警司，专门负责政要安全保卫，是警局一颗耀眼的新星。

以他的警衔和资历，他平时上班可以穿便装，这样方便自在得多，但是

他在炎炎烈日下，任凭汗水湿透厚实的警服，也愿意每天穿着警服上班执勤。在人们羡慕与敬畏的眼光中，他收获了荣耀，这样的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肯定，是金钱也不能给予的。

他非常陶醉于将自己置身在这种正义化身的光环下，他期待人们的敬仰，当联合工党来游说他参加地区议员的参选时，他几乎很快就答应下来。他心里已经有一幅未来的画面：当国会召开的时候，他将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堂堂正正地从大门而入，不再是怀着紧张心情守在侧门的卫士，尽管他是一名扛肩章的高级卫士。

对他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选择：按照选举法规定，公职人员要参选，必须先辞去原先的公职。这就意味着如果他在竞选中失败，他不仅进不了国会的议政大厅，连再回去看门的机会都没有了。

当他将辞职报告递交给局长的时候，平时喜欢教训人的上司竟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长久地凝视了他一会儿，直到他转身拉开办公室的门，才从背后说了一句：“祝你好运！”

他没有转回身去，他听得出来，局长的这句话并没有多少真心祝愿的意思。据他所知，局长正打算把他的一名亲信提拔到自己的位置，他的辞呈正好遂了局长的心愿。不过局长似乎也并不看好他的选择，所以话里也能听出几分讥讽的含意。

迪克森·卡莱的运气不错，他参选的那一年，联合工党第一次胜选，凭借他自己多年来积攒的人气，卡莱也顺利赢得了自己选区的席位。他暗自庆幸：终于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切是他始料未及的：他虽然赢得了议员的席位，但是新政府并没有安排他担任任何实质性的政府官员的职位。他曾经想过是否有希望成为司法部长，但是新总理詹·巴特尔从海外请回来了资深律师劳伦斯。此人一直侨居海外，却是联合工党的坚定支持者，他精通国际法，为加勒比英联邦国家起草一些共同法案，广泛赢得了法律界人士的尊重。

面对这样一位权威人士，卡莱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也试图说服巴特尔让他来担任警察局长，但是明确遭到拒绝，理由是按照政党接替的惯例，执政党议员只会担任政府各部的部长职位，而不去更替行政主管部门的公

职人员。要维持一届政府的职能，稳定的文职公务员队伍是不可或缺的，像税务局、海关及警察局一类的重要职能部门，一般是不会在大选后更换的。

卡莱恼怒地发现自己竟然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自己取得了人生最大的一次胜利，成为国家政权中最重要的组成人员之一；另一方面自己又成为国家政权的编外人士。每当他走进政府大楼，人人都对他笑脸相迎，视他为重要人物，但是没有一间办公室有他专属的一张椅子，他只是一名尊贵的过客。

他没有职务收入，仅仅靠议员的津贴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他并没有建立家庭，但已经与四位女子育有七个子女，尽管其中三个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还有疑问，但具有绅士风度的卡莱还是没有去深究，允许孩子用自己的姓氏，每月也同样支付必需的费用。

当他还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时候，高薪收入使他能够从容支付所需费用，然而现在区区数千元的议员津贴，顿时让他捉襟见肘。一向看重面子的他不知该如何应对。

就在他万分苦闷的时候，细心的科克·内尔森发现了他的窘境。他主动找他了解情况，为他找到一条出路：由内尔森提供货源和赊账期，帮助卡莱在家乡开了一家超市。这极大地改善了卡莱的经济状况。

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与生活稳定，卡莱结束了原来游走于多个女友之间的局面，与相处最久的南希结了婚。南希尽心尽力地去经营超市，他也有了更多时间去从政。这样的生活转变让他从心底感谢内尔森，因此他成了内尔森在党内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要买电视机两台，微波炉一台，自行车三辆。”有人在卡莱耳边大声喊道。

卡莱一听就知道有人在捣乱，这些商品他的店铺里根本没有。再说有谁会像买青菜萝卜一样购买高档商品？

骂人的话还没出口就卡在嗓子眼里了，他抬头看见的是杰菲利·哈维正嬉皮笑脸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中国人。

在参加竞选以前，他并不认识哈维，即使在参加联合工党以后，他与

这位党内的少壮派也来往不多。一来是他们所在的选区相距很远，除了开会，他们没有多少交往的机会；二是来他对哈维心存嫉妒，他曾经看中过的政府里的几位面容姣好的秘书，最终一个也没追到手，据说都被哈维收入囊中。他自认长相也不比哈维差，搞不懂为什么女人都知道哈维是个采花高手，还是那么无可救药地自投罗网。

然而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们的关系骤然拉近了许多。那是他的超市第一次遇到顾客的法律诉讼：一位家庭主妇先来投诉，说在他的超市买到了过期的牛奶，导致她一直腹泻不止，给她造成了身体与精神的巨大伤害。

卡莱本想息事宁人，答应做些有限的赔偿，但是对方抓住他的软弱，三天两头到店里闹，最后还发来了律师函，要将此事闹到法庭。困扰中，卡莱在党内的一次会议上遇到哈维，知道他去国外学习了法律，就把这件事说给他听。尽管那时候哈维还未取得律师资格，但是他在听完卡莱的诉说后毅然表态，说一定能为他摆平此事。

随后的几天哈维到卡莱那里翻阅了进货发票和相关资料，又走访了一些他们所知道的经常购买同类产品的其他顾客。等找到足够的相关证据，哈维直接登门去找那位难缠的妇女，单刀直入地摊开全部证据，点破对方难以立足的证据薄弱之处。最终，双方当场签下和解协议，以令卡莱吃惊的最小代价结束了这场纷争。

见到哈维到来，卡莱急忙热情上前招呼，同时也不停打量站在哈维身后的那位中国人，不知道哈维带他来有何公干。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我相信很快他也会成为你的朋友。”哈维热情地为身后的中国人做介绍，“我想也许你还不认识他，但是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亨利·陆。与前政府打过官司，在凯伦岛也算赫赫有名。”

“亨利·陆？”卡莱当然记得这个名字，当年那场与政府的官司几乎天天有媒体报道。内尔森与他们夫妇是很好的朋友，他也有意想结识他们，但是听说他们去了岛外发展，一直无缘见面。

陆成枫微笑着走上前去，热情地与卡莱握手：“早就听说你是个好警察，现在你是一位好议员，希望你为你的选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

卡莱听了心中暗暗发笑：这位亨利他以为自己是誰？说出来的话居高临下，像是总统在视察警察局时的训话。不过看来此人的确不简单，完全不同于他印象中的中国商人。

卡莱嘴里寒暄着，心里在盘算为什么哈维要带他到自己这里来，他隐约感觉应该与生意有关系。

“你不在意亨利在你的店里转转吧？他也算是这行里的高手了，在加勒比地区有连锁商场，也许会给你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哈维一手搂住卡莱的肩膀，做出一副亲密无间的架势。虽说卡莱对他突如其来的亲昵举止有些不习惯，但是也并不反感。

“当然，当然，你随便看，只是一定要给我你的建议呦！”

“你们太高抬我了，我只是随便看看，想要向我们的议员老板学习。”陆成枫客套几句，看出哈维有话要与卡莱单独谈，便知趣地走开。

“卡莱，我实话实说，我是为你请来一尊财神，你要好好谢我。”看见陆成枫走开，哈维就毫不客气地向卡莱摊牌。

“我还没明白你的意思。”卡莱一脸无辜的样子。他的确还不明白哈维的用意，“不过如果你能帮我的忙，无论如何我也要感谢你。”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不能反悔。”哈维伸出拳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与卡莱的拳头轻轻碰了一下，表示成交。

“在商言商，虽说我不在你这一行，但是我几次来都发现你的商场存在很大问题，也许该叫作难以突破的瓶颈。不突破这个瓶颈，你的生意就很难发展。”

哈维的话说到了卡莱的痛处，他收敛起原先有些不屑的表情，肃颜聆听。

“你看你这店里，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就是一些本地水果蔬菜。说得好听，是一家商店；说得不好听，就是一间搭了棚的路边小摊。如果你想寻求发展，这样的格局怎么行？”

哈维的话虽然刺耳，但是也道出了卡莱的心病：这的确是他一直考虑要寻求改变的方向，只是他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渠道。

“我的兄弟，你今天说的就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如果你能帮

我解决这个大难题，你有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

卡莱说这番话时的确发自内心，此时他也有些猜到哈维把亨利·陆带来的用意。他去过亨利在城里的商场，那一座商场几乎囊括了所有他想要的商品。他的店面积虽然不够大，但是如果能够按他自己的意愿来挑选商品和布置商场，如果他能够拿到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如果他再能够获得足够的账期……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

“好吧，我已经看出来，你完全明白我为什么带亨利·陆到你这里来。在来你这里以前，我已经大致把我们的想法与他交流了一下，我想让他作为你的货源供应商。至于价格和其他条件，你们一会儿可以自己谈，我相信你一定会拿到最优惠的条件。”

卡莱心里的最后悬疑终于放下了，此刻他心里对哈维充满感激之情：“我也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刚才你说有什么需要和条件，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哈维脸上露出戏谑的神情，他有意压低嗓音说：“你的话当真？你说的可是任何条件？”

卡莱被他的神态搞得有些哭笑不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但是也要在我的能力之内。”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为难你。”哈维拍了拍卡莱的肩膀，“此事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你还是现在就跟我说清楚了吧，免得我心里一直要猜测。”卡莱眼睛直直地盯着哈维，一副不说就不甘休的样子。

“这可是你逼我说的。”哈维叹了一口气，“其实本来这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但是出乎我们大家的预料，它还是发生了，让我们大家都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你说的是什么事？”卡莱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

“我说的是内尔森在电台公开挑衅巴特尔的事。”

卡莱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这件事与他的生意应该没有多少瓜葛：“你是说这件事，我刚才还跟内尔森通过电话，把他狠狠骂了一通。”

“那他是怎么说的？”哈维饶有兴趣地追问。

“他还能说什么？瞎扯了一通理由，也没说出什么道理。”因为没有准备要说这个话题，当哈维问他的时候，卡莱也不好意思说出内尔森拿生意要挟他的内情，只是含糊其辞地随口编了几句，自己也觉得神态有些不自然。

好在哈维并没有再深究：“但是他已经把问题摊到了全社会，我们党内不得不做出回应。巴特尔的态度是同意他提出的党内竞选，要全体党员做出选择。”

哈维语气沉重的话，让卡莱觉得有些突然：“就在现在？是不是太紧迫了些？”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他是党内的第二把手，如果将此事拖延下去，势必造成党内分裂，我们正在进行的司法上诉也无法正常进行。”

“想不到事态搞得这么严重。”卡莱也叹了一口气，“那你刚才说的帮忙是与这次党内选举有关？”

“正是这样。”哈维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党内会在各选区参选代表中先进行投票，选出的前两名交全党大会投票，得票最多的将被确定为新的联合工党领袖。”

卡莱这回心里全明白了：“哈维兄弟，我想你这次一定是为选举之事而来的。”

哈维默默点了点头。

“这件事可不是什么举手之劳，你真的让我很为难。我想你是知道的，我与内尔森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帮助过我，到现在我的生意也还是离不开他。”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来找你，不是为了别的，就是看在你当年放弃一切，为联合工党出来竞选的那种信念。”哈维此刻一改往常的轻慢，语气缓慢诚恳地说道，“这几年国家的状况你也是看见了，经济上的压力你比我更清楚，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是明摆的事。但是没有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甚至个人利益的牺牲，这些改变不会发生。我们都清楚，在目前只有联合工党有这个能力，不过前提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

哈维见卡莱没有说话，知道自己的这番话起到了作用：“我自己的情况

与你也差不多，内尔森就像我的导师，是他把我引入党里，处处都在关心和帮助我。如果不是这次他为一己之见，断然把党的前途推到危险的边缘，我会百分之百地支持和捍卫他成为下一任党的领袖。但是，生活中就是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但是’。”

“我想问一句，你今天来是代表你自己还是巴特尔？”

“我想今晚巴特尔会亲自给你打电话。”

“我还想知道你们心目中期待推出的新领袖是哪一位？”

“就是我。”哈维眼睛一眨不眨地迎着卡莱吃惊的目光。

“你，你真够了不起的。”卡莱为哈维的从容自若而吃惊得说不出合适的话来。

“我是被推举出来的。我知道自己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也清楚我自己有很多的强项。或许你会觉得我直率得近乎于无耻，但是你不认为，对付目前在台上的那些更为无耻的政客，我们不应该具有更多更强的手段吗？”

哈维近乎无赖的坦诚的确打动了卡莱。他以前真的没有见过谁会如此敢于进攻，就拿今天的突然来访来说，他明明知道自己与内尔森的关系非同一般，还敢于主动找上门来，此人的确有他的过人之处。

“我想知道你预计能在初选中得到多少赞同票？”

“90%以上。”

卡莱笑了，这个年轻人真是太过狂妄：“你认为凯尔·罗德曼会支持谁？”

凯尔·罗德曼也是党内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党员，虽然他不是参选议员，但是他在党内一向我行我素，并拥有许多支持者。在党内，他的声望不输给巴特尔，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内尔森多年的好朋友。

“他支持我。”哈维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就这么自信？”卡莱的口吻明显露出充满不屑的怀疑。

“你可以立刻打电话给他。”哈维的回答斩钉截铁。

卡莱被他的气势震撼了，面前这个小子也许真的需要验证一下。他掏出手机，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哈维的脸，但是他看不到哈维的自信有任何

变化。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哈维预想中的计划进行。哈维觉得简直像在进行一场彩排，演员的台词与表演都是按照脚本，他不由得在心中赞叹自己。

在分析与内尔森的竞争中，他最看重凯尔·罗德曼与迪克森·卡莱，不仅仅是他们在党内的地位，而是他们与内尔森的特殊感情。他们几乎可以成为内尔森在党内的左膀右臂，是内尔森在党内最坚定的支持者。要想赢得这次党内提名的初选，也可以在其他投票者那里多做些工作，未必不能在票数上赢得竞选。但是哈维觉得，能否攻克他们，将他们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不仅仅是一次竞争，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场挑战。

二十多年前，凯尔·罗德曼在凯伦岛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喜欢英式板球的人们心里，他就是一位民族英雄。

在英联邦国家，有一种流行的体育运动叫作板球（**cricket**，或称木球、槊球），是由两队各十一人进行对抗比赛的一项团队运动。其现代形式起源于英格兰，盛行于英联邦国家。这项运动被人称颂为“绅士的游戏”（**gentleman's game**），是一项崇尚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和公平比赛（**fairplay**）的运动。板球项目是锻炼手眼的协调能力，集上肢动作控制能力、技巧与力量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比赛项目为团体赛，更强调队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对于加勒比地区的球迷来讲，板球似乎有更深层的意义。加勒比地区除了百年前海上殖民者之间为争夺岛屿有过战争，近代历史上的战争从未卷入过。虽然“二战”期间向英联邦军队象征性地派出过不多的士兵，但加勒比人对战争几乎失去了记忆。

没有战争的国家缺少英雄，而那种为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奋斗的为人所传颂的伟大人物，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体育运动是走向世界的途径，与世界顶尖板球国家队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充满激情的娱乐，胜利也让他们产生民族的骄傲感，于是体育明星就成了众人心中崇拜的偶像。

英国作为英联邦国的宗主国，对板球运动一向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一项

可以连接与凝固英联邦国家关系的重要途径，它的意义不亚于皇室的外交活动。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板球而引起的国际事件甚至外交冲突不胜枚举。例如参加澳大利亚移民考试的人不仅要了解澳洲国旗、首都等基本常识，还要知道谁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板球明星。由此可见，这项运动对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认同，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英国皇室曾经为不少板球运动员授勋，在加勒比各国都有获得殊荣的幸运儿，他们的姓氏被人提及前要加上尊称“Sir”（爵士）。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唐纳德·乔治·布莱德曼，是一位被世界公认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板球手，他就被英国皇室册封为爵士。

巴巴多斯著名板球运动员加菲尔德·苏泊尔，1975年他刚满四十岁就被英女王授勋为爵士。1998年被巴巴多斯议会推举为国家英雄，还为他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全身塑像。而众所周知，为健在的活人立碑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

板球运动中，每个选手可以被分为“击球手”（batsman）和“投球手”（bowler），击球和投球都非常优秀的人则称为“全能”（all-rounder）。凯尔·罗德曼就是一位全能运动员。

凯尔·罗德曼曾经是一位幸运儿，他身材高大，身手敏捷，天生是一块打板球的材料。在一次加勒比地区高校板球比赛中，他被一位英国教练看中，然后由学校支付全额奖学金保送他去英国读书。大学毕业后，经教练推荐，凯尔·罗德曼去了马利邦板球俱乐部，并很快成为一名主力队员。马利邦板球俱乐部成立于1787年，是世界板球大家庭里最重要的俱乐部之一。该俱乐部在其219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世界板球运动章程和规则的权威解释者。

凯尔·罗德曼在世界赛场取得的成绩，很快使他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加勒地区的板球球迷们为他骄傲，凯伦岛的乡亲们更是为他感到自豪。

七年后，刚满三十岁的罗德曼带着女友回到了凯伦岛。因为凯伦岛没有国际标准的比赛场地，也没有国际机场，所以无法举行够档次的国际比赛，因而罗德曼有七年没有回过家。这一次他打算与女友在家乡举行婚礼。凯尔·罗德曼的北部家乡为此欢腾，在乡亲们眼里，他的婚礼将是

一次盛大的节日。

多年没有回家的罗德曼也是异常兴奋，开着越野车带女友翻山过河，希望将家乡的美景统统展现在女友面前。

在一条狭窄的山道上，前面的道路被一辆满载香蕉的货车挡住了去路。罗德曼下车查看，发现是前面的山体滑坡，大片石块与泥土灌木堆满了路面，没有一两天的时间根本无法清理，唯一的选择就是原路返回，另寻道路。

罗德曼的越野车所停的位置比较宽敞，他可以轻易就掉头离去。但是对那辆货车就不容易了，这条路很狭长，要一路倒车回去基本不可能。加上天色已晚，他如果不能在今夜赶到码头，就不能把这一满车香蕉送上去欧洲的船，这样大数量的香蕉是无法在本地销售的。

罗德曼看了女友一眼。他的女友是一位斯里兰卡姑娘，英式板球的超级粉丝，这一点也是他们爱情开始的基础。这个学音乐的大三学生，善解人意，此刻她当然明白男友的心思，于是赞同帮助这位受困的司机。

他们先将自己的车掉头停在路边，把道路较为宽敞的地方留出来，然后他站在货车后面，指挥货车司机慢慢向后倒车。司机很年轻，以前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心情比较紧张，遇到罗德曼这样的好人帮助，他感觉安全不少，倒车的速度也开始加快。

终于到达那片较为开阔的路段，罗德曼站在车后后退着指挥，他一直站在司机后视镜能够看见的位置，让年轻司机看清楚他的每一个手势。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是放映一部老电影，那一幕幕在罗德曼的脑海里反复播放了几十年，画面依然清晰：

就在货车已经在路中央转过大半个车身，罗德曼发觉脚下的地面在下陷，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倾倒。他慌张地张开双臂向身边抓去，希望能够抓到树枝或任何可以支撑自己身体倾倒的物体，他清楚地知道他正站在山崖的边缘，身后就是深不见底的山涧。

他的挣扎是徒劳的，他两手空空抓不到任何东西，脚下的泥土则继续崩塌。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四肢悬空，四周的一切都在放慢速度，似乎时间也在凝固。他看见站在断崖边的女友，眼中充满惊恐，双手十指张开，绝望

地向他伸展着，似乎企图触摸到他的身体。

这样的飘浮没能持续多久，他感到腰间一阵撕裂的疼痛，似乎身体被什么截断成了两半，眼前一黑就昏死了过去。

等罗德曼从昏迷中苏醒，已经是三天以后。他睁开眼看到的就是女友哭得红肿变形的眼睛，他想伸手去拥抱她，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挪动身体的任何部位。在医生谨慎耐心的叙述中，罗德曼了解到他的后半生将面临什么样的境遇：幸运与不幸运，都在于他坠落时撞击在一根粗大的树枝上。就是这树枝，延缓了罗德曼的下降速度才救了他一命，但也是它击断了罗德曼的腰椎，造成了他全身瘫痪，并且可能是伴随终身的。

虽然国家很重视这一事件，在第一时间从法国邻岛租来直升机，将他运送到治疗设施更完善的法国属地，但他的伤势让医生也束手无策：粉碎性骨折几乎切断了他脊髓中的所有神经，而以现代医疗手段是无法做到一一缝合接通的。

罗德曼有两个星期没有说话，甚至包括医生的询问，他一心一意地寻求死亡，诅咒那棵延阻了他坠落的大树。一想到自己自由的灵魂将永远被束缚在无法动弹的躯体，像一具活僵尸，这如同活人被葬入棺木的恐惧，简直比死亡更可怕。

在法岛的治疗延续了三个月，每天近两千美元的医疗费，使得经济状况不错的俱乐部也逐渐感到压力。就在此时，罗德曼主动提出要回家乡凯伦岛治疗，他的主动表态使得俱乐部如释重负，很快就租用直升机将他送回老家。

罗德曼的女友终于受不了男友长期的冷淡，虽然她从心底知道这是罗德曼不愿拖累她，但她还有学业要完成，在坚持了一个半月后，也不得不带着满腹伤心默默离去。

在罗德曼受伤七年以后，他曾经受聘的俱乐部被收购，新老板用一个律师团队与他打官司，最后以一笔赔偿结束了对他医疗以及生活费用的支付。换句话说，当这笔赔偿用完，罗德曼就只能靠政府救济来维持自己余下的日子了。

罗德曼没有与父母同住。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照顾他的

是高薪请来的一位远房亲戚。这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单身妇人，她把罗德曼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料。

内尔森是板球运动的忠实爱好者，罗德曼是他心中的偶像，当罗德曼受伤的消息报道出来后，他闻讯当即买机票赶去法岛看望。得知罗德曼因伤势过重将不能重返球场，他十分同情这位昔日球坛英雄的遭遇，很愿意尽自己的力量为罗德曼分担日后艰难的日子。

在最初几年，罗德曼直接拒绝了像内尔森这样的崇拜者的好意援助，他只希望人们记住他曾经的辉煌，而不需要人们的同情甚至是怜悯。

十年过去了，生活在继续，新一代在成长，罗德曼昔日的辉煌渐渐被淡忘，只有内尔森还是不断地尝试着施以援手，而这根橄榄枝在伸出长达十年后终于有了回应。

意志坚强的罗德曼经过地狱般的煎熬，开始对命运抗争。他不断暗暗积攒还能掌控的气力，从挪动手指到可以握拳，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他终于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左右移动手臂。这个进步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可以在被单下移动尿壶，尽可能给自己更多的生活尊严。

他也慢慢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开始关心自己身外的事物。他喜欢观看新闻节目，但更多时间是收听本地广播，关心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客观上也转移了他对自己伤残的注意力。

渐渐地，他被联合工党的政见所吸引。他尤其喜欢听巴特尔与林顿的演讲，在一个夜间节目中，他试着打进电话，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观点，他从容不迫的表述与逻辑严谨的风格，引起听众的一致好评。

当人们知道这电话是高位截瘫的板球英雄打来时，演播室沸腾了。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将此事作为新闻消息向全国播出。当天下午电视台的记者便开车来做专题采访。这样的声势对罗德曼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在那一年的竞选期间，罗德曼以高昂的热情投入政治旋涡，成为联合工党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以床边的电话为武器，人们甚至在凌晨的夜间节目里，还可以听见他不知疲倦的声音，他富有磁性的男低音，更是吸引了不少女性听众。

两年后，罗德曼参加了联合工党，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严谨的逻辑思

维能力，很快得到党内高层的重视，不久就成为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刚正不阿的个性与谦逊平和的品德，在党内外人士中赢得普遍的尊重。他甚至在电台有了一档专题节目，评说社会热点话题。这是凯伦岛最热门的晚间节目，收听率在同类节目中一直保持遥遥领先的态势。

作为联合工党的副领袖，内尔森有机会多次与罗德曼在床边畅谈，但是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政治，而是板球运动。罗德曼已经逾越了心理障碍，他开始热衷谈论他最为热爱的板球，谈论他亲身经历的著名板球赛事，说一说不为人知的内部逸闻，评一评某些比赛规则的利弊。内尔森将他说的故事整理成文章，在征得罗德曼同意后，交给了报纸连载发表。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那几期报纸被一抢而空，其中的一些章节还被电台体育节目播送。如此结果使得他们二人十分骄傲。

渐渐地，罗德曼对内尔森主动提出的物质援助也不再拒绝，任由他按时将一定配比的食物和日用品送上门来。对此，照顾罗德曼的那位亲戚也尤为感激，因为这免去了她的采购奔波。

罗德曼与内尔森的友情在党内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卡莱质疑罗德曼会在这场党内的竞选中支持谁，而看到哈维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子时，他还是觉得这位年轻人过于自信。

也许是有心要挫挫这位年轻人咄咄逼人的锐气，他当着哈维的面，拨通了罗德曼的电话。一番寒暄后，卡莱直截了当地问道：“我相信你已经知道党内决定要竞选新的领袖，我很想知道你心目中可能领导我们的新领袖会是谁？”

手机里传来罗德曼爽朗的笑声：“你这样摸底是不是在搞什么私下串联？不过告诉你也没有关系，目前，我认为最能够领导我们赢得下次大选的人是杰菲利·哈维。”

“你不是在说笑吧？”卡莱的确有些震惊了，“他还是个资历很浅的年轻人。”

“相信我，他有这个能力。”罗德曼的声音听上去很严肃、很坚定，“我知道你认为我心目中会是另外一个人，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只听从我的心灵和良知，我知道如何区分友情与理性。”

第八章

改弦易辙

我们欲望中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信以为真。

We soon believe what we desire.

哈维本来对争取罗德曼没有抱过什么大的希望，虽说他在党内资历不深，但是对于内尔森与罗德曼的友谊还是十分清楚的。作为内尔森公司的职员，他自己就代表公司给罗德曼家里送过生活用品。

如何进攻罗德曼的灵感是在他与陆成枫交谈的时候突然萌发的。当时他们正在谈论如何改造卡莱的商场，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中国人，三十来岁，身材不高，神情沉稳自信，眼睛明亮有神，让人过目不忘。陆成枫介绍说，这是台湾来的中医大夫叫郭峰，专长是正骨推拿。哈维好奇地追问什么是正骨。那位年轻中医用标准的英文回答：“正骨手法在中国历史悠久，是运用杠杆力学原理整复骨折，约三千年前的周代就有专治正骨的医生。唐代的医书《理伤续断方》中就记载介绍了揣摸、拔伸等正骨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后来我们总结前人正骨经验，提出了摸、接、端、提、推、拿、按、摩的正骨八种手法。”

哈维听得入了神：“你们中医正骨与西医的接骨有什么不同呢？”

听到这个问题，那位神情淡定的年轻人微微一笑，似乎对他的这一问

早有准备：“西医是在近代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解剖、生理、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又及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因此对于疾病的认识比较深入细致。但是在对待骨折的治疗方面，却拘泥于局部的固定和活动的限度，其结果束缚和限制了伤肢及整体的活动功能，影响或破坏了肢体本身的内在固定力，也减低或损伤了骨折部位的自然修复能力，并且增加了病人肉体的痛苦和精神负担，约束了人在治疗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疑惑地望了一眼陆成枫，他的眼神提醒了已经听得入迷的主人，他还没有把哈维介绍给郭峰。陆成枫于是站起身来把哈维郑重地介绍了一番。但是哈维还是对刚才的话题很感兴趣，在哈维兴趣盎然的继续追问下，郭峰不得不继续说了下去。

“中医学是在数千年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疾病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点。中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治疗原则及方法，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对疾病难以做到深入细致的说明是其缺点。中西医治疗骨折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两者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医学科学，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我这么说是不是有些像在上课？”

哈维连连摆手：“你说得很好，请继续，我一直对东方神奇的医术感兴趣，今天有这个机会，你不说完我是不会走的。”

在场的陆成枫和郭峰都没有想到，在哈维的脑海里，一个大胆的思路已经形成。

郭峰见盛情难却，便继续讲下去：“总的说来，整复、固定、功能锻炼和必要的内外用药，是治疗骨折的四项基本措施。按照西医以石膏固定的传统原则，骨折远近端的上下两关节必须固定起来，增加对骨折的剪力，使骨折在石膏内发生变位。长期连续的固定，势必引起关节强直，肌肉萎缩，骨质疏松，骨折愈合自然缓慢。而按照我们中医的方法，在处理骨折时也用固定，但它是在运动的基础上来谈固定，是一种能动的固定。骨折后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固定，只能使骨折断端接近，骨折部的活动减低到最低限度，而不能使骨折断端之间一点也不动。在骨折未愈合前，运动是绝

对的，而固定只能是相对的。当肢体活动时，外固定和肢体一起动，大部分剪力都被关节活动所吸收，大大地减轻了对骨折的负担。所剩余的一点活动，在骨折两端之间产生一定的压力，使骨折端紧密相接，这是一种生理刺激，对骨折愈合不但无害，反而有利。”

陆成枫为他们沏上了茶。他注意到哈维有一种奇怪的神情，看上去他听得十分专注，但是手里一直在撕着一张小纸片，直到已经碎得无法再撕，他还在手里捻揉着，分明表现出他正在紧张地思索着什么。

郭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您好像对正骨特别有兴趣，是不是您的亲友中有需要治疗的患者？”

哈维收起飘忽不定的眼神，有些吞吞吐吐地言道：“你说得不错，我是有一位亲友不幸摔伤了脊椎，造成高位截瘫。所以一听说你是骨科大夫，我真的很兴奋。”

也许是医生的本能，郭峰的眼睛一亮：“我们骨科目前正有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瘫痪的课题，典型的外伤性截瘫，是胸椎硬力分散型骨折合并脊髓损伤导致截瘫。如果因治疗缺血发生了脊髓缺血变性再度损害，应有抽筋、束带、僵硬等临床症状出现。能否恢复，在于抢在受累神经缺血坏死前及早地正确治疗，否则受损脊髓会因缺血而发生变性或坏死，最终导致恢复无望。治疗需一个完整的治疗及锻炼方案。”

“可是我说的是一个已经瘫痪在床二十多年的病人。”哈维打断郭峰的话，他知道自己引导对方走进了一条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的道路。

郭峰果然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

“病人的病历资料都在吗？”郭峰猛然抬起头，似乎是下了一个决心。

“应该都在。”看见中国医生的表情，哈维兴奋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可能就在眼前。

郭峰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后，他们三人就开车去了罗德曼的家。

事实上陆成枫的心里比郭峰更为紧张。罗德曼在凯伦岛以至加勒比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他们这次来，是要给一个瘫痪二十年以上的病人以无穷的期待。郭峰自己也说，这样的病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不知道为什么郭峰非要蹚这趟浑水，他甚至怀疑郭峰只是一时对这个案例好奇，想

来碰一碰运气。反正他只是来短期度假，治不好是理所当然的，治好了就是创造奇迹，而他则要承担赢面少、输面多的尴尬结局。

走进这位传奇人物的卧室，陆成枫微微皱了一下眉：一股夹杂着药味、体味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尽管他的卧室两面都开着窗。陆成枫仔细看了一下，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房间面积不大，一张巨大的双人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床上俨然就是办公桌，靠墙一侧堆满了各类书籍和报纸，床头有一张长桌，堆放着各种药瓶和水杯，桌子下面的一张小木凳子，还放着一把医院的男用尿壶。

罗德曼显然对他们的到来没有准备，直到他们走进屋，才招呼照顾自己的那位妇女把桌下的便器拿走，让她搬进来几把椅子让客人坐下。

这是陆成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人物。虽然瘫卧床上那么多年，他的气色看上去仍是不错，眼睛明亮有神，头发与胡须也修饰得很整齐，看来是得到了精心的照料。

室内外的温度也有二十几度，但罗德曼身上还是盖了一条毯子，也许是血液循环不畅所致。看得出罗德曼的腰无法支撑身体，他的脑后只垫了一个枕头，由于这样说话比较吃力，他让那位妇女又加垫了一个枕头。

显然哈维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说明来意，三人就座后寒暄了几句，郭峰就起身走到床前为罗德曼做检查。

郭峰掀开罗德曼身上的毯子，他上身赤裸，看上去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想必他一定利用可以移动的上肢尽可能地在进行锻炼，因而肌肉完全没有萎缩。

他的下身穿一条平脚花格短裤，与上肢相比，他的下半身犹如两条枯木枝，大腿与小腿几乎一样粗细，且皮肤松软干皱，颜色灰暗，像是被福尔马林药水浸泡过多年的尸体的肢体。掀开毯子后，他的身体散发出更加浓烈的难闻气味。

郭峰在他身边坐下来，把手插入他的腰下，试着往上轻抬，罗德曼的身躯完全没有反应。“情况比我想象得更严重些。”郭峰说的是英文，并没有回避罗德曼。他从身边的医疗箱中掏出一瓶药水在他的腿上擦抹，当他在大腿侧的一处穴位擦拭了几下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起身走到卧室外间，郭峰对那位妇女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妇女端进来一盆热水。郭峰接过来放在床边，拿起一条毛巾蘸水轻轻在罗德曼腿上擦洗起来。

陆成枫见状，也去向那妇人讨来一块毛巾，转到床的另一侧，也学着郭峰的样子，从上而下擦洗罗德曼腿上的污垢。

哈维和罗德曼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但是谁也说不出话。哈维估计罗德曼自尊心太强，不会让人做一些过于隐私的服侍，这下半身一定有些日子没有认真清洗了，所以那盆热水不一会儿就成了泥汤。

换了三盆热水，郭峰这才从药箱里拿出一个扁长盒子，打开全是各式各样的银针，有长有短，有粗有细。陆成枫自然知道那是针灸用的，但是把一边凑上来看究竟的哈维吓得不轻。

哈维虽然胆子大，但毕竟是学法律的，他知道行医必须有行医资格，否则就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万一出现什么不良后果，那他们三个的下场就惨了。所以此刻他有些后悔自己过于莽撞，甚至没有查询一下这位中国医生的行医证件，就这么把人给请上门来。现在眼见得他拿出那么怪异的工具，要在罗德曼身体上施展医术，他真不知该叫停还是任其所为。

罗德曼倒是显得十分镇定，也许是他的下半身早就失去知觉，也许是他实在期盼出现奇迹。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郭峰将长长的银针扎进自己的体内，暗暗期待着有什么变化会发生。

郭峰在罗德曼的胸腹直至脚底扎了有几十根针，有的还在银针的顶端燃着了艾草，屋里散发出好闻的清香。那位妇人好奇地进屋看了一眼，看见被扎成刺猬一般的罗德曼，吓得急忙退了出去。

在留针的半个小时里，郭峰用尽量通俗的语言向罗德曼介绍他所做的治疗。他说中医骨伤科理论认为：外伤性瘫痪的主要原因是外力致内伤，引起瘀血凝聚于大脑或脊椎各部，阻塞经络、压迫神经，使其失去活动功能。由于罗德曼长期卧床，造成关节强直、肌肉萎缩、而他现在所做的就是要用针灸打通经络，再调养气血，争取激活机体的活力。

半个小时之后，郭峰把罗德曼身体正面和侧面的银针全部拔去，罗德曼表示没有什么感觉。郭峰对这个结果似乎早有预料，他要陆成枫帮助他把

罗德曼翻过身来。站在一旁的哈维见治疗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心情放松下来，也挤上来帮忙。

郭峰在罗德曼的背部和臀部以及下肢部位又扎了几排针，艾草的香气又一次弥漫在卧室。罗德曼的神情也越来越轻松，显然治疗的过程他没有感受到痛苦，刚才的热水擦浴和艾灸的香味儿也让他很受用。

又过了半个小时，郭峰拔出所有的针，然后脱鞋上了床。

“下面我要做的是中医正骨的一些手法，我需要陆先生来协助。我这个手法叫拔伸牵引，要拉动罗德曼先生的韧带，先使肢体在原来畸形的位下，沿肢体纵轴方向对抗牵引。还有一个手法是旋转屈伸，提、按、端、挤，目的都是为了将多年粘连的韧带拉开，以达到舒筋活血的效果，你们不必紧张。”

他坐在罗德曼的臀部，先用力揉捏他的大腿，然后用双手抱起他的大腿向后扳，陆成枫上前按照郭峰的指点帮忙。

陆成枫抓住的是罗德曼的小腿，觉得轻飘飘像一根枯枝，见到郭峰那么用力地扳抬，他真担心会把罗德曼的腿折断。当然他能感觉到郭峰的手劲拿捏得很谨慎，但是当他听到大腿根韧带发出似乎崩断的声音时，还是紧张得手心直出汗。

郭峰扳抬过大腿又去揉捏小腿，而后又是将小腿向后抬，试图做一点弯曲。不一会儿郭峰额头的汗水就顺着眉毛流淌下来。

这番揉捏抻拉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等他们把罗德曼翻过身仰卧在枕头上时，他们的衬衫早就湿透了。

“有什么感觉吗？”郭峰去卫生间擦了一把汗，回来走到床头问道。

“我感到了！”罗德曼的声音有些发颤，“我的小腹有热的感觉！”

“你确定？”郭峰的声音听上去也有些发颤。

“确定！”罗德曼的回答很坚定，“好像大腿根有针在刺。”

郭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是奇迹，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般人在瘫痪这么多年后，意志早已崩溃，身体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导致褥疮、肌肤溃烂等多种炎症并发。但是你利用上肢运动功能，坚持锻炼，带动了全身的功能运作，使得你的中枢神经还是存活的，并且与下肢还有再生连接

的迹象。”

他抓住罗德曼的手，放在他的大腿根：“你有没有觉得大腿的温度在上升？”

陆成枫也上前伸手去摸，果然他的大腿是温热的，就在做按摩之前，他的大腿还是冰凉的。

“你们去拿一面镜子来。”等那妇人拿来一面镜子，郭峰调整角度让罗德曼看自己的腿，“你看你现在的腿多么饱满，因为经络疏通，新鲜血液得以流通，萎缩的肌肉有了营养供应。”

陆成枫和哈维这才注意到，罗德曼的大腿比治疗之前饱满了许多，在大腿根部甚至泛出有生命迹象的光润，与之前看到的那枯焦干黑的样子简直无法相比。如此明显的改变是他们在之前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如果我们能够继续这样的治疗，你目前的状况将大大得到改善。”说到这里郭峰迟疑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哈维一眼，“如果你将来能够到我们医院，我们有专门的电针仪器和红外线照射，注射我们医院研制的药酒及药膏。那些独有的脊髓神经修复因子进入人体后快速在脊髓病灶处凝结，定向对损伤脊髓进行修复、营养、再生，修复能力强，能改善血液循环系统和肢体末梢神经的微循环，保障周身经络和气血的通畅，疏通联结神经和肌肉通道。”

“那是不是有希望治愈他的瘫痪？”陆成枫情不自禁地问。他只注意到哈维的眼睛也为之一亮。

“这还是要看患者的意志和身体潜质，甚至需要一些运气，生命和大自然是存在奇迹的，我们就遇到过几乎与这位先生一样的状况，在外伤十几年瘫痪后，中枢神经居然自动与下肢段神经束连接，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是他的生活状况大有改观。如果我们一起努力，那么这位先生以后使用双拐站立的可能还是存在的。”

陆成枫看见罗德曼把头扭向内侧。天色虽然暗淡下来，但是可以看见他胸膛急促起伏，感觉得到这个坚强的汉子此刻的心情。

在回程的路上，哈维极力相邀郭峰继续为罗德曼治疗。郭峰为难地说自己的假期只有几天，只能应允临走前再为他做一次治疗。但是也坦率说

明，仅仅靠目前的手段是不够的，最多只能是延缓病情。

把郭峰送回下榻的酒店后，哈维向陆成枫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够为罗德曼买一台手提电脑，最好能在下次郭医生做治疗时带去。

陆成枫没有觉得这个要求过分，他对罗德曼也是充满敬意，为他提供电脑，也是为他在床上打开一扇世界之窗，他爽快地答应了哈维。

第二次去罗德曼的家，罗德曼的状况明显见好，当郭峰看见他的腿时也吃了一惊。罗德曼说上次的治疗给了他信心，这几天他请了好朋友像郭峰那样为自己的腿做了按摩，今天他还叫他来等候着，希望郭峰能指导他如何做保健按摩，让治疗的效果尽可能延续。

郭峰为他又做了针灸和揉按，只是没有再做那些牵引拉伸，因为这些比较剧烈的治疗会造成许多微创，过多微量出血是罗德曼的肢体无法完全吸收的。

做完治疗，郭峰耐心教了那位小伙子如何按摩，还说将来他也可以学习中医。陆成枫则拿出电脑，教罗德曼如何进行简单操作。罗德曼的手完全可以操作键盘，这个意外的礼物让他非常欣喜。

临别的时候，哈维突然对着郭峰说了一句话：“等我们党赢得政权，我们一定送罗德曼先生去你们台湾的医院！”他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可还是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

罗德曼全身微微一颤，陆成枫注意到这位坚强的汉子第一次眼眶有些湿润了。

几天后哈维对党魁巴特尔说，希望就新领袖的人选与罗德曼打个招呼。巴特尔听到罗德曼的名字，神情有些犹豫，他当然最清楚罗德曼与内尔森的关系。但是哈维的神情很坚定，就是不肯离开，要等他打这个电话。

无奈之下巴特尔拨通了罗德曼家的电话。刚刚提及党内选举，还没等他推荐自己心目中的人选，罗德曼的回答就让他吃了一惊。

“你一定认为我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特定的人选，但是这么多年来，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在事关党的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我不会以私情为重。这次忽然要搞党内的领袖大选，前因后果我都清楚，我是对理不对人，说一个你认为可以承担大任的人来我听听，如果合适我第一个举手。

巴特尔狐疑地看了哈维一眼，哈维的眼光里充满笑意。

“你觉得那个杰菲利·哈维怎么样？是不是太年轻了些？”

“劳动同盟党如果没有霍本，他们能够赢得上次大选吗？他不是比哈维更年轻？”

巴特尔吃惊地凝视着哈维，他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故事。等挂断电话后，他目不转睛地逼视着哈维要他招供。

“不要问我。”哈维笑着摆手，“是你的威望摆在那里，一点不干我的事。”

卡莱放下了手机。与罗德曼的通话震到了他，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具有什么样的魔力。如果他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内尔森脚下最坚实的两块基石都能够撬掉，那么在党内竞选的第一轮，内尔森便会是必败无疑了。

从卡莱那里回来，哈维继续对余下的目标进行排查和进攻。他不会轻信别人口头的承诺，他必须确定对方有与自己一致的利益共同点，明确对方选择自己，是因为自己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友情与面子。

两周后，他确信自己已经能够掌控局面，于是把情况向巴特尔做了汇报。巴特尔很高兴局势的明朗化，便定下了党内初选的日子。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老天也似乎特别眷顾哈维，又给他送去一则爆炸性的情报：内尔森现在正与一名叫裘丽亚的姑娘打得火热。以前大家只知道她从美国回来不久，是支持联合工党的竞选班子的志愿者。现在一位在总理身边的警卫传来消息，这个女人常常在夜里被总理专车接送到霍本的秘密住所，还经常过夜，非常肯定她与霍本的关系非同一般，甚至可以说她就是霍本派到内尔森身边的卧底。

内尔森睁开眼睛，天刚蒙蒙亮，他就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侧过脸去，他果然看见裘丽亚正凝神看着他。

“每天早晨醒来，看见有这样一双期待你的目光，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幸福？”内尔森凑近裘丽亚的耳朵，轻咬着她的耳垂，喃喃地说着，一只手也开始在她身上摸索。

裘丽亚轻轻抓住内尔森的手，阻止了他的进一步动作：“今天是个大日子，你该静一下心。”

裘丽亚的话似乎刺激到了内尔森的某根神经，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我不会被小人吓倒，通往罗马的大道不是一天修成的，我不相信大多数人会失去起码的良知。”他近乎粗暴地推开裘丽亚的手，翻身压了上去，用膝盖强行顶开她的大腿，他的喘息急促而热烈。

裘丽亚此刻对内尔森的这番亲热有些反感。每次她想认真地与他谈论什么，他总会这样，用让人无可奈何的方式终止她想展开的问题。他似乎在回避什么，也许是想用性爱来逃避现实？她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然而此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内尔森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而人的身体也常常会背叛自己，明明刚才自己厌恶抵触的行为，在内尔森充满激情的冲击下，防范的堤坝被淹没了，冷漠的情绪被融化，裘丽亚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配合。情不自禁的呻吟像浇在火焰上的热油，这团被双方燃起的烈火不到燃料燃尽是不会止息的。

内尔森最近常常惊异自己的性生活，在结识裘丽亚的这些日子里，他的性能力似乎被无限激活，经常是清晨做爱，中午饭后又蠢蠢欲动，到了晚间喝几杯红酒，他的下腹就开始发热，等不及就寝。无论在餐桌或是厨房，甚至是室外露台，他会撕破裘丽亚短裙里的内裤，像一个情窦初开的顽皮男孩，无休止地沉湎于性的陶醉。

这往往给裘丽亚带来不安，她隐约觉得这里面不仅仅只是男欢女爱，更多的可能是内尔森不愿去深究自己的处境，不愿与过去的老朋友探讨。他本能地抵制着任何对于他的批评，坚持一意孤行。

在等待党内决定竞选日期的这段日子里，内尔森一直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与煎熬。尤其令他坐卧不安的是，他听说最可能与自己竞争的人物，居然是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新人杰菲利·哈维，他原来还期待他是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几次打电话去想问个究竟，但是对方皆不接听。终于有一次电话打通了，哈维在那里含糊其词，就是不愿正面回答，这恰恰说明了他的心虚。

内尔森的心再次受伤。简直难以想象，一旦自己输给这个年轻人，他的脸面将是多么的不堪。这个阴影使得他十分矛盾，一会儿期盼这一天早些到来，而潜意识里又希望能够拖延下去，不愿看到最终的摊牌。

当他接到林顿的电话，得知确定的选举日期，他的心似乎一下子被释放了：无论最终结局会是什么，这样苦等的日子终于到了头。

这是一次党内领导层的初选，所以没有邀请基层党员。但这本来就是党员们关心的大事，如果有人自愿去投票现场，也不会受到阻拦，于是内尔森决定带着裘丽亚一起参加。

裘丽亚最初极力反对他的这个想法，她说自己到现在连党员都不是，与大多数人还都不熟，这样被他带去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对他们两人都不方便。但是内尔森固执己见，软缠硬磨地不肯松口，无奈，裘丽亚只得答应了他。

选举的会场设在一所中学的教室。这天是周末，校园里空空荡荡的，直到临近开会的时间，人们才三三两两地到来。

内尔森不想太早出现在会场，有些人他真的不想与他们寒暄，他厌倦那种假模假式的亲热与安慰，还不如直截了当，由最后的票数见分晓。

开会时间定在上午十点，内尔森挨到十点过五分才走进会议室。参加投票的人基本到齐了，内尔森强打起精神与大家打招呼。

“把你美丽的小女友留在外面，你放心吗？”内尔森循声望去，万万没想到拿自己开玩笑的竟然是哈维！他穿了一件圆领白色T恤衫，与自己一身西装领带的正装形成鲜明对比。内尔森认为自己这样是对选举的尊重，但是哈维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似乎根本不在意今天的选举。

哈维轻佻的样子激怒了内尔森，他本想发作，但是想到裘丽亚出发时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控制情绪，这才勉强按下心头怒火：“你总是在意每一个新见面的女人，我不知道万一哪一天你当了领袖，会不会把这个党改变成女人党，把内阁变成自己的后宫。”

众人发出了哄堂大笑，不知道是否赞同内尔森的调侃。哈维对女性的魅力是众所皆知的，内尔森为自己巧妙的回击感到很满意。

“谁的后宫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一位从后宫里跑出来的姑娘，她被我们的年轻总理收入后宫不久，现在却似乎另有新欢。或许是秉承她主子的旨意，另有所图？”

哈维这番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在内尔森头顶炸开了一个响雷。他深

知，在这样的场合，哈维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番话。他的话显然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不仅是有所指，而且可能就是今天抛来的第一枚炸弹！

内尔森情不自禁地望了一眼窗外。裘丽亚还站在操场上，她仿佛有直觉，正好也转过脸望了过来。内尔森急忙收回目光，却发现屋内许多人也将目光投向裘丽亚，这让他更加感到狼狈。

巴特尔不喜欢这样的气氛，本来他们进行的是一件严肃庄重的大事，现在的气氛却有些暧昧不清。他站起来，请大家起立，一起背诵一段《圣经》中的祝词：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待大家就座，巴特尔简要地把会议程序向大家做了说明：首先是有意参加竞选的人，自己报名参选，然后举行无记名投票，参加会议的全体地区代表人都有投票权。在投票后产生的前两名人选，将作为全党大会的候选人，在以后召开的全党大会上，由参加会议的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得票最多的人将成为联合工党新一届的领袖。

宣读完会议程序，巴特尔征询与会者有没有不同意见。他把目光扫向在座的每一个人，特别注意了一下内尔森，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神情恍惚、完全不在状态的人，眼光散乱，局促不安，根本不像他平日熟悉的那个内尔森。

此刻的内尔森，魂魄已不知到了何处。哈维短短几句话，像是一颗精密制造的炸弹，直接击中了他内心最脆弱的防线，挑破了他心底久藏的疑团：对自己这段迟来的爱情，他一直将信将疑，一个什么都不贪图的年轻女子，没来由地闯进自己的生活，究竟她是为了什么？

他也曾经半真半假地问过裘丽亚，“你究竟爱我什么？”裘丽亚从不正经回答他，总是打趣地说“因为你笨”。现在回想起来，今天走到孤注一掷的地步，与这个女人也是不无关系。那个夜晚是他精神压力最大的一夜：败选的沮丧，银行的压力，说不出的怨怒。而这个女人貌似劝慰的几句话，就把他埋藏多年的心火点燃了，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挑战党内的领导地位，使自己的雄性激素激发到最大能量。如果这一切是有人故意设

局，那么自己就是最大的傻瓜；如果这个女人所表现的爱恋是为一个政治阴谋服务，那这个女人的献身真是比卖身的妓女更下贱！

进入会场后，看见那些老友们躲闪的目光，内尔森马上意识到今天的结局凶多吉少。事实上这些天他没有去正面接触那些他希望得到支持的老友，就是因为他自己也缺乏自信，宁愿躲进温柔乡。此刻，内尔森望着这些用手遮掩着填写名字的人们，忽然觉得他们很陌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似乎根本不认识他们，同时更感觉到一种被人抛弃的凄凉。

所有填写好的字条都塞进了投票箱，在选择唱票和监票人时，巴特尔问内尔森愿不愿意做监票人。

内尔森心里很乱，此刻他最关心的不是投票结果，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冲出会场，当面质问那个如此纠结在他生命中的女人。他拒绝了巴特尔的建议，只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曾经期盼许多年的竞选。

唱票开始了，果然不出内尔森所料，哈维的名字不断被高声唱出，一直遥遥领先。因为只有21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19票对2票，杰菲利·哈维以绝对优势胜出！

巴特尔站起来宣布，今天的选举结果希望大家保密，因为在以后召开的全党大会上，只会提出两个候选人，到时候由全体党员决定新一届领导人。

没等巴特尔说完，内尔森就站了起来，他觉得巴特尔这番貌似高姿态的讲话是对自己更深的羞辱：“我看就不必再走这一套程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完全准备好对付我，我就不再奉陪了。我承认自己的失败，我宣布退出竞选，谁愿意当这个领袖谁就去当好了！”

话说完，他用力推开椅子，转身出了会议室。

在广场上见到迎上来的裘丽亚，看到她一脸的焦急神色，内尔森觉得她像是在演一场蹩脚的戏。

“这么快就结束了？结果怎么样？”裘丽亚握住他的手，急切地问道。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如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霍本？”

看见内尔森难看的脸色，裘丽亚心中一沉，大致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她有些后悔，本来她几次想与他谈清楚过去与霍本的交往，但是一直没有找

到适当的机会。

“你这是什么意思？霍本是总理，我当然认识他。”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请直接回答我。也许我该换一种方式，你是否单独去过他的官邸？”

裘丽亚知道这个致命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她深吸了一口气：“是的，亲爱的，我的确去过。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内尔森后退了一步，避免裘丽亚试图握住他的手肘的亲昵动作。

裘丽亚知道自己又犯了错，这个时候任何表示亲密的举动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是愚蠢的：“我在回国的时候，与霍本坐同一架飞机，我们有过交谈，他邀请我去谈谈，大致就是这样。”

内尔森觉得热血涌上了头顶，裘丽亚的回答已经坐实了哈维的影射：

“那么我是不是要恭喜你，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我已经与我的党决裂了，联合工党已经分裂了，你的总理可以安坐大位了。”

内尔森这番话让裘丽亚大惊失色，她一时也找不出适当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只是无力地摇着手说：“不是这样的，你真的误会我了。”

内尔森发出一声冷笑：“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也不用多解释了。你是总理的好职员，我不希望你再成为什么好演员。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要拜托你，你帮我向霍本总理带一句话，我现在准备加入劳动同盟党！”

第九章

功高震主

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

One must drink as one brews.

凯文·马丁走进总理办公室的走廊，执行安全保卫的警卫拦住了他。马丁有些诧异，警卫解释道，今天例行的内阁会议不在总理办公室召开，而是改在了大会议室。

马丁像一只警觉的警犬，嗅到了一丝不祥的味道。因为平时这样的周一例行内阁会都是在总理办公室进行，一般这个时候，大家会三三两两地聚在总理办公室外的等候厅里吸烟聊天，直到总理秘书招呼大家进去开会。而今天的情况有些诡异。内阁会议定在八点半，一般开会时间是九点，总理经常还会迟到，等到会议开始往往是在九点半甚至十点。本来这种例会也没有多少重要的事，真正事关重要的议题，其实早在总理与负责的部长之间协商好了。内阁会议只是走过场，内阁成员谁也没有太认真看待周一的例会。

今天他虽然迟到了一刻钟，时间是八点四十五分，但是原来熙熙攘攘的接待厅，竟然空无一人，连警卫的表情看上去都有些古怪。不要小看这些站在总理办公室门口的警卫，他们几乎都是总理亲自挑选的。虽说是警察

112 加勒比海啸

局的编制，但是他们所属的是特警部门，主要职责是保卫政府首要，稽查毒品和武器，相当于美国FBI（联邦调查局）。这些被挑选到总理身边执行总理办公室和官邸保卫工作的特警，似乎是无冕之王，谁要求见总理，先要过他们这一关。他们理所应当地成为总理的耳目，内部信息也特别多，特别快。总理喜欢谁，不喜欢谁，想见谁，不想见谁，他们基本都有底，从他们对某人的亲密或疏远的态度，几乎可以猜测到总理对此人的态度。

今天，马丁在警卫的眼光中感觉到了疏远与冷漠，这真不是个好兆头。他心情忐忑地走到会议室，刚推开门就觉得后脊梁发寒。会议室的长桌前静静坐满了所有的部长和议员，所有的眼睛一齐射向自己，只有一个人没有抬头，就是坐在长桌之首的霍本总理。

参加内阁会议的人很少到得如此齐全，更不要说准时了。今天这个阵势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可以确定，这是一出针对自己的设计。

长长的会议桌几乎坐满了，只有与总理相对的那一端有一张空椅子，其他人都坐在靠墙的两排靠椅上，竟然没有一个空位。看来那张唯一的空椅就是留给自己的。

在众人乱箭一般射来的目光中，马丁走向那张椅子。这椅子也摆放得别具匠心，孤零零左右无依，坐上去就像坐在被告席上。

马丁脑海里飞速地搜寻答案，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总理？

他开始痛恨自己酗酒没有节制的毛病，对年轻总理的敌对情绪他肯定是没有的，因为他对自己所掌控的部门和权力是满意的。但是毕竟霍本那么年轻，而不夸张地说，这届政府的天下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当年如果不是他冲锋陷阵舌战老总理斯丹佛·格林，霍本是没有机会荣登大位的。（《加勒比飓风》）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在酒酣耳热之际，难免会有不当的言辞。莫非是有好事的小人在霍本那里告了状？可是这样的事又怎么可能拿到内阁会议来曝光？

马丁满腹狐疑地坐在了那把为他指定的椅子上，本来就怕热的他，此时光亮的头颅已经冒出一圈汗水，流淌入他肥硕的层叠起伏的脖颈。

“我们的交通建设部长，是你开车来的路段塌方了吗？我们大家等你倒

是无妨，但是让全国人民等你的道路那就不应该了。”

霍本一开口竟然是那么的尖刻，毫不留情。马丁一下子被问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是迟到了十几分钟，按加勒比的开会时间还算得上是准时，法院开庭还要等上半个小时呢，霍本这明明是借题发挥。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马丁一下子就明白自己处境危险。

“你不要不说话嘛，你看大家都等了很久。看来我们应该谈谈交通道路的问题，恐怕在座的各位都是深有感触的。”

霍本的话显然是个信号，立即有人站了出来：“现在的道路状况实在糟糕，不要说那些不重要的路段，就是从机场到首都的这条主要干线上，有些路段像是被美军轰炸过的伊拉克阵地。”

他的话一出口，立即引起一片哄笑。马丁看清楚了，说话的人叫摩西·科比，是最年轻的一位议员。他并没有赢得自己选区的席位，只是因为国会给政党的特殊名额，按照赢得席位的多少获得一定比例议员席位。也就是说，霍本可以选择自己中意的人获得议员席位。这位摩西就是霍本的新宠，他被霍本选为代表劳动同盟党在国会的议员，所以可以参加内阁会议。

马丁第一次抬起头，斜眼望去，摩西就坐在霍本的右手，他个子矮小，站起来才与霍本同高。目光相遇，摩西并没有躲闪，马丁第一次注意到，原来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俗话说，**Never trust a nigger with grey eyes**。（不要相信长着灰眼睛的黑人。）他奇怪霍本怎么不知道这句话。

摩西的眼神中毫无惧怕这位老前辈的神情，看来他今天是有备而来的。霍本是他的后台也很明显，他看上去斗志很旺。

“更奇怪的是我们在公路边看到那么多重型设备，沿路几百米就可以看见一片，有大型挖掘机、大型推土机、打桩机，小型机械更是无数。真是一支钢铁队伍，可奇怪的是很少看见它们工作。”

马丁感觉一股寒意从尾椎直冲后脊梁，摩西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当他把这条干线的修建工程指定给一家建筑公司后，他就与人合资成立了一家工程设备租赁公司，进口了大量重型设备，然后出租给修路的建筑公司。这些设备出租价格高昂，一小时收费约二百美元，而且只要停在施工现

114 加勒比海啸

场，就按照一天的租金算，一个月一台设备的租金就要好几万美元。这条路已经修了三年，租赁公司赚得钵满盆满。

“我简单算了一笔账，一台普通的挖掘机，不算那些大型的，正常的铲土量是一点五到两个立方，反常是一到一点五立方。我们现在是对原有国道做标准的双向三车道休整，按照国家对公路每条机动车道的宽度标准，三级以上多车道公路每条机动车道宽度为九英尺（约2.74米），三车道就是二十七英尺（约8.23米），平均每米的推土量不会超过二十立方。不要说只是在旧公路进行修缮拓宽，就是造一条新路，按照现有使用的设备规模，最多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现在已经修了三年，还是一条远未竣工的烂摊子！”

“你不要信口胡说！”马丁吼了一声，短粗的脖子都涨红了，爆出蚯蚓般的青筋。

“我在胡说？”摩西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纸来，捏在手里像旗帜一样舞动，“这里有修建这条道路所使用的设备的全部清单，还有对工作量的计算，我还有到现在为止支付设备租赁公司的全部工时和总额。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听一听？还有谁是这家租赁公司的最大股东？”

马丁知道对方准备这些资料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早就在等着这最后一击，他知道自己是无法为这一切辩解的，所有的解释只会把局面搞得更糟。

“够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什么工程会议。”霍本开口了，他不想把事情挖得太深，“我今天关心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位因为交通死事故亡的议员的案子。马丁，你先说说看。”

摩西乖乖地坐了下来，而马丁刚刚放下的心，又被霍本这句话揪了起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又被突然提起。

霍本所说的那位议员生前是民主自由党的一位议员，拥有大片山林，喜爱花卉。有一位独居的英国老太太在凯伦岛收集热带花卉，几十年精心培育出一片种类繁多的植物园。她的遗嘱写明把这块地转赠给这位议员，因为他们算得上志同道合的知音，她不希望等她去世后这片植物园会沦为荒芜。

然而得与失就是那么的不可预料，也许就是这片植物园，最后成为了议员丧命的起因。

这位议员得到这片植物园后异常兴奋，请了不少海内外的朋友前来参观。其中有一位是来自纽约的花商，他在这片盛开着热带花卉的园林里流连忘返，临走时他所出的高价打动了这位议员的心。

这位纽约花商开出的条件是：每周向纽约空运鲜花，所有的运费和进口商检及免疫手续由他办理。简单地说，他只要负责采摘和包装，开车运到凯伦岛机场，其他的事由这位花商一手办理。

在丰厚的利益回报下，他答应了这桩交易。他唯一要面临的问题是保鲜，因为没有大型冷库，他只有在下午采摘鲜花，晚上包装，清晨立即送往机场。

悲剧发生在他的业务刚刚开展的第二个月。这一段时间他的业务开始步入正轨，纽约的花商信守承诺，一切都在理想的状态下进行。唯一的麻烦是，他一时找不到信守诺言的司机。因为清晨五点半要将鲜花运到机场，意味着司机要在三点半起床，装运完货物四点出车，五点必须赶到机场报关装运。这样辛苦的工作很难找到人，试了几位司机都无法坚持，于是议员只能暂时由自己开车。

那天清晨，他如同往常一样起床装车，由于装卸工动作较慢，出车时间就稍晚了些，这意味着他要加紧赶路。据事后押运职工陈述，车速的确比往常快了一些，在一处弯道他为了躲避路中间的一个大坑，开到了对面车道上，没想到对面突然冲出一辆重型卡车，双方都避让不及，结果是议员先生当场不治身亡。

悲愤的议员夫人在纽约花商的协助下，聘请了纽约的律师，以国道失修导致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起诉政府交通部门。马丁作为交通部长，也因此被告上了法庭。

“那桩案子已经被中级法院驳回了。”听到这个问题，马丁总算缓了一口气，这个问题比修路工程容易回答多了，“我们的律师提出他疲劳驾驶，还有车速太快，超出这一路段的规定限速。他们应该已经撤诉了。”

“你恐怕太乐观了吧。”霍本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着，脸上挂着他的招牌

微笑，“据我所知，他们已经向最高法院提起一项宪法议案（**Constitution Motion**），这次他们的材料准备得更为详尽，包括当时的照片显示公路陷坑的尺寸、深度，在道路所占的位置。”

“这不可能！”马丁有些乱了阵脚，“我们随后就立即修填了路坑，他们在中院起诉时也没有出示相关照片。”

“我知道他们是在哪里搞到那些资料的。你的修建队在填补路坑前做了测量，他们甚至还有把坑里水淘尽以后拍的照片。至于是谁泄露出去的，只有你自己去查。”

马丁感觉额头的汗水再一次流淌下来，他不由自主地跌坐在椅子上，不知该如何作答。

“更糟的是，他们找到了发生这起案子之前，在同一现场发生的另外两宗类似事故。也是因为这个大坑，一辆小货车车轮掉下去车轴磕断，司机受轻伤。几周后一辆小轿车又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坑侧翻，一名孕妇流产。这些你都不知道吗？”

马丁心里彻底清楚了，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备而来，他被人暗算了，对方揪住的都是他的短处，他们掌握着他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但是哪个部门不存在这样的类似问题呢？除了反对党，没人把这类事当一回事。可是今天，大家把它摆上桌面，还要像做手术一样细细解剖，这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

看见马丁低下头去不发言，霍本知道时机到了：“这件案子虽说不大，但是影响不小，如果有闪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政府形象，不得不引起重视。我希望马丁部长在近期要集中精力对付这件案子。”

说着他突然站起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坐在长桌两边的内阁成员们：“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公路的施工进程，拖得太久不仅费用过高，而且在民众中的影响也太差，需要加紧才是。我看马丁部长既要负责建设这一块，还要负责通讯那一块，工作太重。我的想法是把建设通讯部分为两个部，这样工作开展会比较顺利，效率也应该会提升。大家看怎么样？”

马丁不用抬头就知道，所有在座的人都会举手同意，因为本来就是预谋好的嘛，只是独独瞒了他一人。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就先任命摩西·科比为建设部长，马丁为通讯部长。”

四下响起一片掌声。马丁知道，他的钱袋怕是要立即瘪下去一半。他不无恼怒地抬眼向摩西望去，摩西此时也正在注视着他。明知吃了大亏的马丁这回没有躲闪，因为放暗箭的是这个小人，他不想对他示弱。而对方也不甘示弱，他的眼神里还有几分轻藐，似乎在挑衅地说，你能奈我何？

几天前霍本接到了裘丽亚的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沮丧，但是传达的确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内尔森有意投奔劳动同盟党！

霍本感到无比兴奋，这简直如同天助！如果内尔森真的投奔过来，联合工党的阵营一定大乱，他们的内讧会使所谓的选举作弊的案子无法进行：一是没有了人气，你们自己的副领袖都说败选是自己的党内出问题；二是没有了财力，这样的案子没有强大的财政支撑，最终会不了了之。

尽管裘丽亚的声音听起来满腹怨气，但是不会影响他的好心情：“宝贝，我知道你是我的福星，你看我什么时候派车去接你，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番。”

“你是没听明白还是故意装糊涂？”裘丽亚的声音在发颤，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我说过这件事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为内尔森传个口信。我厌恶这一切，政治真是肮脏，以后你们可以自己谈，不要再来找我！”

裘丽亚愤愤地挂断了电话。霍本一点也没有生气，他对着手机亲吻了一下：“我的宝贝，谢谢你，再见！”

放下电话，他的脑子飞快转动：该如何用好内尔森这张牌？因为他越来越发现，他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反对党，而是就在他身边的那些亲密战友们。

大选结束以后，他家的客人剧增，来的都是亲朋好友，几乎都是难以拒绝的人物。五年执政下来，他发现身边的许多人都变了，尤其是那些从底层荣升大位的人变化最大。这些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是因为忠于党，会宣传，会鼓动。刚刚当上部长的时候，还心中忐忑，总觉得像在梦里。可是五年过后，他们已经习惯居高临下地过日子，似乎自己生来就是要身

居要职的。

在过去的五年里，为了内部派系的平衡，缓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只得不断扩大他的内阁班子，从原来的七个部长增加到十五个，还添加了九名享受部长级待遇的各类顾问，创下了凯伦岛政府前所未有的庞大内阁班子。随着竞选的胜利，他所面临的内部矛盾反而愈演愈烈。

历史经常会重复上演几乎同样剧情的悲喜剧：霍本在这次大选中只多赢了一票，这样的尴尬局面，与当年劳动同盟党党魁罗西·道吉尔的境遇十分相似。

那一次大选结束，劳动同盟党所赢的票数只有一票，还是与民主自由党联手才赢得的。霍本和好友阿伦·雷特虽然赢得了选区议员席位，但是没有被任命为部长，他们对此很不满。当他们意识到劳动同盟党在国会只是比反对党多出一个席位，如果有两票转而投向联合工党，那政局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联合工党将成为多数党，劳动同盟党政府将被迫下台。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霍本和雷特抓住这个机会向总理摊牌，要是不给他们部长的职位，他们就投向反对党。道吉尔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城下之盟。（《加勒比飓风》）

目前霍本自己的政府也只是一席之地，如果有人跳出来重演他们当年的那一幕，霍本恐怕也只能选择与道吉尔同样的决定。不过，这将会是他逐渐失控的开始。

另外引起他担心的是，由于他的集权，身兼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还兼管国家和社会保险，几乎重要的财力、物力大权，他一个也没有放手，这也在党内招致一些猜测和非议。他也考虑准备逐渐分权，当然是给那些他能够信任的人。党内那些老人刚愎自用，总是一副元老做派，他实在有些受不了，还有一些新人更贴心、更值得重用。然而他的难处是，一旦他起用新人，必将引起老人们的反弹，党内微妙的政治平衡将被打破。更不要说现在反对党在兴风作浪，还要以法律手段挑战大选结果。他自己也清楚，确有把柄在对方手里，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政治翻盘，那对于他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

似乎是冥冥之中有神灵佑护，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送上了内尔森这份大

礼。如果内尔森真的投靠过来，那他的价值难以估量。首先是打破了目前的政治平衡。内尔森是赢得席位的议员，这样他在国会的议席增加到十一位，而反对党从九位减少到八位。这会是一个极大的改变，执政党将会以较多的席位在国会站于主动。其次对于党内来说，他有了内尔森这议员席位的一票，可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另外对内尔森而言，他是变节而来，身无退路，只有死心塌地地投奔他，他会成为在党内最坚定支持他的一份力量。还有就是他的出离，会对反对党产生严重的打击：他不仅涣散了人心，还带走了对联合工党的关键性财政支持。尤其在当下反对党热火朝天地进行诉讼准备的时刻，这个打击将是致命的。

他此刻已经无暇去理会裘丽亚的情绪，他要做的是尽快与内尔森达成交易，把这件天大的好事坐实。

接到裘丽亚电话的时候，他正在选区参加一个活动，放下电话，他立即通知警卫和司机回办公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是什么原因，在此事办成之前，他会尽力避免任何人知情，以防有人搅局把事情搞黄。

回到办公室，他找到一个手机号码，直接拨打过去。他不是一个坐等事件发生的人，既然对方已经躺在待产室，就该打一针催产针。

内尔森感觉口袋里的手机振动起来，他掏出来看了一眼，电话号码有些陌生。怕耽误什么重要的事，内尔森还是按键接听。

“部长阁下，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传来的声音甜腻绵软，透着一股谄媚。内尔森觉得熟悉，但是一时想不起是谁。

“我是邓迪，原来是财政部的，是您忠诚的下属。”内尔森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是自己在担任财政部长时，负责银行业务的一个小头目，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他的阿谀谄媚还有印象。

“听说你现在调去税务局工作了？”

“您想起我来了？真是我的荣幸。我被调到税务局才几个月，很多事还需要您的指导。”

“对不起我现在很忙，如果没有别的事，我们改天再聊。顺便说一下，我已经不再是部长了，以后没有必要再称我以前的职位。”内尔森感到有些不耐烦，他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也没有兴趣与他继续纠缠。

是的，完全明白，部长阁下。对不起，这是个习惯，很难改变。”手机里仍然继续流淌着那股甜腻的声音，“我也实在不想耽搁您的宝贵时间，但是恰巧我与您有些急需商讨的事务，如果不在今天解决，您可能面临近百万的损失，甚至会惹上税务局的诉讼官司，面临更多的罚款。希望您能与我配合，部长阁下。”

内尔森心中一紧：看来自己忽略了这个昔日不起眼的小公务员，从他貌似谦卑的口吻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小人得志的嚣张。

挂断电话，他迅速给自己的会计师打电话，询问这个邓迪是个什么来头。会计师解释道，这小伙子上个月刚被提拔成税务局局长。不过在他看来，邓迪的这通电话，意义非同一般，如果只是普通的查税，他完全可以让下面的部门出面，犯不着自己来得罪人。至于他所说的什么欠税百万，会计师也百思不解。内尔森公司的账目清清楚楚，内尔森本人也是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完全了解。他怎么也想不出那位得志小人的威胁来自何处。

无论如何，亲自走一遭是免不了的。内尔森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直奔税务局。

在局长办公室里，内尔森见到了这位昔日的属下：瘦小的身体上套了一件过于肥大的西装，看上去有几分滑稽。

“看看你的头发，怎么都白了？我记得你好像年龄不大。”内尔森有些先声夺人。

邓迪从办公桌后面绕出来，还是伸出双手一脸热诚地走向内尔森，“部长阁下光临，让我愧不敢当。感谢阁下还能记得我，属下无能，干事不多，但也算得上是尽心尽力，白发自然也就生得多了。”

面对此人不动声色的无耻，内尔森暗暗吃惊，原来自己身边还有此等人物。他不想与他再多费口舌了，直截了当地发问：“今天好像是法定假日，邓迪局长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要立即见我？”

“这实在不算什么。”邓迪仍然把内尔森的问话当恭维，“为国家的事本当尽力，何况此事关系到我的老部长，属下不得不尽心。”

内尔森觉得自己要崩溃了，这样的活宝不知是谁发现的：“还是让我们来谈谈你电话里说的重点，你们根据什么要征罚我的税？”

“部长阁下是财务专家，我不说其实您也很清楚。”邓迪绕回自己的办公桌，坐在他那张高背皮转椅上，像只落在牛背上的小鸟，“这些资料请您过目，相信会唤起您多年前的记忆。”

内尔森疑惑地从桌上拿起那叠纸翻看了几张，突然，他像遭到雷击一样，握着那叠纸呆住了，一言不发。

“部长阁下，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卑职随时恭候。”邓迪仿佛早已料到这样的场面，满面微笑。

内尔森手捧着那叠纸步履沉重地走出税务局，打开车门跌坐在车里，完全乱了方寸。身为资深会计师，他不用去咨询任何人，他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一个爬不出来的陷阱。

事情就是出在那座城边的商场上，他曾经的骄傲。十五年前，当他决定买下这栋建筑的时候，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人说他是蛇吞象，他说自己只是一条吞下山猪的蟒蛇。

凯伦岛有一个久远的传说：一条巨大的蟒蛇吞噬下了一头肥硕的山猪。蟒蛇不知道这头山猪已经修炼成精，到了它的肚子里，还是不停地折腾，被折磨得无法忍受的大蟒蛇只好潜入海里。传说在凯伦岛地下有个无比巨大的岩洞，大蟒蛇要把自己卡在岩洞里，山猪的折腾才会平息，直到那时候，大蟒蛇才有清静的日子好过。

想起这个比喻，坐在车里的内尔森觉得命运跟他开了一个难以承受的玩笑：如今自己真的成了那条吞噬山猪的大蟒蛇，消化不良还吐不出来。

原来当年在购买商场的时候，内尔森考虑到将来公司可能会扩大，会有新的股东进来，他不愿意这块黄金宝地的股权外落，虽然是公司最重要的产业，但他还是以私人名义买下，产权证书上只有他的名字。现在邓迪要向他征收的是物业费。商场靠近城市，他们就把这块产业列入最高等级的地租。由于占地面积大，他们不仅计算土地面积，还把二楼的建筑面积也加上。这样一来，仅仅一年的赋税就高达七万，以十五年计算，就是不征收罚金，也要达百万之巨！

让内尔森啼笑皆非的是，这条税法虽然存在，但是多少年来，从没有被认真执行过，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条税法基本形同虚设。然而从邓迪准备

的资料来看，显然是有备而来，甚至可以肯定，邓迪只不过是台前小卒，一定有政治黑手隐蔽其后。

尽管对手出招阴毒，法律终究是法律，这是不容挑战的。如果摆在桌面，内尔森必输无疑。联想到裘丽亚的蹊跷出现，还有银行的紧催还贷，他察觉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自己往一张无形的大网里面逼赶。然而他虽然能够察觉，却无力摆脱。

从税务局出来没有多久，他又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当他与对方通话的时候，才知道是霍本亲自打来的。确定对方就是内尔森，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如果裘丽亚传达的口信是真实的，我真诚地欢迎你的到来。”

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你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对我来说，走这一步就意味着我人生的历史将被改写。”

“相信我，我完全可以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与处境，我会全力配合你渡过人生这个关口，不是作为政治结盟，而是朋友。”霍本说此话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说的是真心话，甚至认为已经打动了对方。

不想他听到的竟是一声冷笑：“说是朋友也未免距离太远了吧，我目前所遭遇的一切，难道不是拜你的精心布局所赐？”

“你这话真的把我搞糊涂了。”霍本心中一沉，“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那我就直截了当。”内尔森此刻一肚子怨气找到了出口，“请问裘丽亚是不是你的人？”

霍本一下子领悟了其中玄机：“原来你是对裘丽亚有一些误解。我必须承认，我认识她并且与她有过很好的交谈，因为她刚刚才从美国回来，又很关心政治，所以我就给她忠告，先不要急于投入任何一方，可以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多了解、多比较双方的施政能力和方针，在充分了解以后再做抉择。”

霍本的解释还是无法消除内尔森心中的猜疑：“我听说她会在晚上秘密被接到你的官邸。”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霍本立即果断地加以否认，他几乎是本能地知道，这个问题如果回答错误，将会毁掉他目前所做的全部努力，“我以我的

人格保证，这绝对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和诽谤。恕我直言，如果有这样的谣言出现，一定是有人要诋毁你，损害你在党里的形象。我想你应该不难猜测谁会干出这样的事，尤其是处于你在挑战联合工党的领袖地位的时刻。”

霍本信誓旦旦的保证与貌似合理的分析，的确打动了内尔森的心，他在内心深处也不愿意相信裘丽亚真的会是那种人。

“我想是误解终究会消除的，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做一个对自己最正确的选择。”听到对方沉默下来，霍本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起到了作用。他一面暗自庆幸，一面也告诫自己：裘丽亚已经是一枚过了界的小卒，无法再回头了，以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有男女关系的念头。此刻他要做的就是趁热打铁，马上把他们的交易完成。

“我代表我的内阁全体成员欢迎你，如果你加入我们，我会发挥你的特长，我们将有重要的职务等待你，期待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一件事我想搞清楚，最近银行和税务局一直在找我麻烦，我想知道，这些事与我们今天的谈话内容有没有关系？”

“有些事的发生也许是巧合，不过我可以保证，只要我们今天所谈的事务能够妥善解决，那一切麻烦都会迎刃而解。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麻烦的事。”

内尔森沉默了片刻说：“你不觉得我们在电话里谈这件事太轻率了吗？”

霍本也觉得自己推进的节奏太快了，于是与内尔森约定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

霍本在布局好了这一切后，相信内尔森已经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于是带着这股底气，着手布置了这场内阁会议。

之所以要拿凯文·马丁开刀，是因为他是老人帮的核心人物，总是居功自傲，贪杯后就胡言乱语，说些不着调的陈年往事，大多是吹嘘自己在竞选中对党的贡献，摆出一副元老架子。尤其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贪欲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他毫无节制地买地、造房，据说已经买了七块地，造了三栋房。这远远超出了他作为部长能有的收入。

更为糟糕的是那条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公路。已经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却还在继续增加预算。并且他的行为已经带动一批内阁成员，主要是那些手中还有些权力的部长们，渐渐开始效仿，以权力换取利益。这个趋势不加以控制，将会是灾难性的。

有了内尔森这张牌在手，他第一个想动的当然就是这位不可一世的胖子。好在他还没联络起自己的同盟队伍，霍本只是在暗地各个击破，就与其他内阁成员达成共识：对他先行削权，以示警告。如果他敢反抗，就干脆把他踢出内阁班子。

会议进行得异常顺利，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霍本觉得这大概也是人心所向，自己只不过是稍加引导，就既壮大了自己的亲信人马，又打击了潜在的异己势力。这个会开得很成功。

会议散了，人们像逃避鼠疫一样从马丁的身边溜开。马丁身上不再冒汗，甚至觉得有些冷飕飕的，腿肚子像灌了铅，步履沉重地慢慢走了出去。一切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在他反应过来以前，一切都已经结束，他像一只雄赳赳的公鸡，被人按住拔去一身羽毛，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马丁，有段日子没见了。”走到地下车库的马丁，忽然听见身后有人打招呼，他惊异地回头，站在他身后的是阿伦·雷特。他不记得是否在会场见到过雷特，他应该也是参加会议的内阁成员之一，尽管他已经被派去了美国。

阿伦·雷特曾经是霍本最好的朋友。毫不夸张地说，是他把霍本劝说回国参加政治的，也是他与霍本亲密无间，共同向党魁挑战，为他们自己打下一片天地。曾几何时，随着霍本的权势如日中天，雷特曾经的大哥地位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在分享胜利成果的时候，他分的是最小且酸涩的一颗：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众所周知的清水衙门。

也许是看在兄弟情分上，更可能是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对方的对手，他默默吞下了这枚苦果。在场面上他一直保持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淡漠而清高，从不主动跟人打招呼，也难得看见他的笑容，总是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但是没有了权力，你所做的这副姿态是无效的，人们不会因为你的某种姿态来敬畏你。

他在公众的视野中慢慢消失，除了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会议中露一下脸，做个旁衬和点缀。他像个影子，正午的太阳下是没有他存在的位置的。

他默默忍受了三年，总是与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没人猜得透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的低调与克制，还是引起了霍本的警觉，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得到的，能够做到的人只有两种：一是俯首认命，逆来顺受；二是心怀叵测，暗待时机。他认定雷特是后一种人。

身边卧着这样一颗潜藏杀伤力的炸弹，睡觉也都不会安稳。霍本于是做出决定：免去雷特教育部长一职，委任为外交部副部长兼常驻联合国全权代表，常驻纽约。

这一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伎俩，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但是雷特还是什么都没说，默默打包走人，几乎很少回国。

所以当马丁看见雷特主动与自己打招呼，他很是吃了一惊。但是他几乎本能地意识到，雷特的这一举动，绝非偶然。

“很久没见，要不要找个地方喝一杯？”雷特似乎有意无意地做出邀请。

马丁立刻心领神会：“你说个地方吧，还有时间。”

“那就明天晚上吧，去半月湾那个沙滩温泉。十点怎么样？”

“那我们就十点见！”

马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雷特的邀请。他预感到这将是一次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他必须抓住！

半月湾是一处偏远的海湾，虽然有一道半月形的山梁圈起一片美丽的沙滩，但是没有正规道路，尖锐的砾石经常会扎破轮胎，一不留神还会把底盘磕出一个洞来，而且从悬崖壁上也会不时滚下石块，曾经就发生过落石把一位过路的姑娘砸成植物人这样的事件。因而尽管这里风景美丽，却少有人来观赏。

半月湾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在海滩的岩石边，有一个天然石槽，看上去像一个浴缸。长近两米，够一个人躺下；宽不过一米，勉强够两个人对卧，正适合一对情侣泡鸳鸯浴。更为奇妙的是，这池里冒出的是山里硫磺泉的温水，与海水交融，冷热适中，最得情侣们的钟爱。

马丁很惊异雷特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虽然他知道，他们在这个时候见面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如果被任何人撞见，都会引起难以想象的后果，所以无论到谁家里，或是公共场合都不可以。但是这个地方也实在太偏僻了，万一车胎扎破，那可有得苦头吃。看来雷特准备冒大风险。

忐忑不安中，好容易熬到天黑。开车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马丁八点就上了路。越往前开车辆越稀少，接近半月湾时，已经完全见不到来往的车辆了，马丁的心也渐渐松弛下来。

一路颠簸，马丁小心避开尖锐的石头，等他开到海湾的沙滩边，已经近十点。车灯下看见一辆客货两用农夫车，他心头不由一惊：怎么会有外人在这里？

对方的车门打开，从车里面下来的正是雷特。马丁的心踏实了，领悟过来是自己还不够当心，其实应该把自己这辆显眼的帕杰罗吉普换成不起眼的旧车，才更容易隐蔽些。

马丁把发动机熄火，也走下车来。他看见雷特边走边解开自己的衣扣，走到他面前时已经脱去衬衫，裸露了上身。

“我们下海去泡泡温泉吧。”他说着拉开车门，把衬衫放在车座上，开始脱去长裤。

“你这是要干什么？”马丁有些反应不过来，目瞪口呆地看着雷特把裤子也丢在后座上。

“这也算是规矩吧，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重大事情谁都大意不得，躺在水里谁都不能搞秘密录音这套把戏。”

马丁恍然大悟，原来雷特如此精明，居然害怕他会把这次谈话录制下来。他觉得自己在政治手腕方面实在是太弱智了，像今天这样如此大的被人整的动作，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马丁没有再说什么，默默解开衣扣，他也没有带游泳的衣裤，穿着一条大裤衩就跟着雷特走进海水里。

他从来没有在夜间下过水，海风中海水击打在身上有些寒意，但走进那个天然浴池顿时就觉得温暖起来。他忘乎所以地立即躺了下去，先享受一下温泉带来的暖和舒畅。

“我们今夜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我想也不必多说了。”雷特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你知道霍本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亲如兄弟，但是如今他大权独揽，人就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他是谁了。”

“你说的正是我的心里话。虽说我和他的关系比不上你们那么亲密，可是我对他、对党的贡献你很清楚，今天如此地羞辱我，实在是没有天理，让任何人都会寒心。今天是我，明天就会轮到你。”

“这件事就不必多说了，我现在被赶到国外，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雷特打断了马丁愤愤不已的诉说，他知道如果让他继续说下去，他那一肚子委屈不知要说到什么时候，“我今天找你就是要想办法制止这样的局势继续发展，如此下去不仅会毁了他，也会毁了党，毁了我们大家。”

听到这里马丁有些丧气：“其实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这一点，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去阻止？我还是最依顺他的人，都是如此下场，如今他大权在握，谁又敢与他抗争？”

“这世上没有攻不破的城堡，只是你还没有发现攻破它的破绽。”雷特的语气听上去信心满满，似乎已经胜券在握。

“你已经有把握对付他？”马丁十分兴奋地坐起身来。

“人都是有弱点的，只有他自己看不清楚。只要我们能够发现它，用恰当的方式掌握它，一根草绳就能牵走一头牛！”

第十章

不测之渊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高尚的人团结一致而不勾结，卑劣的人勾结却不团结。）

——《论语·为政》

停机坪上静卧着一架白色空客A-319客机，它是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研制生产的单通道双发动机中短程客机。围绕着飞机四周，有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警戒。这是他视为兄弟的W国总统的专机，可以容纳六十五名乘客。如今派来接他一个人，霍本心里百感交集。

身为总理，他已经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虽然同样是国家元首，规格和待遇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要说像这样的豪华喷气式公务机，就是专属的私人包机也没有。要和一大群对自己毫无敬意的人同在一架拥挤狭窄的螺旋桨飞机里，忍受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的轰鸣，闻着混杂香水与体臭的污浊空气，他每每想到，都会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但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被一群身穿迷彩服、胸挂冲锋枪的外国军人簇拥着走上飞机，这又是另一种耻辱：允许外国的武装力量堂而皇之地占据自己国家的机场，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难以容忍的。

霍本在对方礼宾司官员的陪同下登上飞机。他知道，虽然机场在警方严

格的监控下，但是此刻仍然有无数双眼睛从塔台和航站楼望着自己，这让他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机舱内部铺上了白色的真皮，机上可折叠座椅托盘装上了金色的把手，座位亦是气派宽敞。霍本被引入总统包厢，包厢内宽大明亮，只有几张可以随意旋转的巨大沙发，茶几上放着水果饮料，似乎要炫耀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

总统座位是由饰有浮雕的真皮包裹的专座，四周墙壁上挂着19世纪领导拉丁美洲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的绘画，其中有一幅是描绘了被后世尊为“解放者（El Libertado）”的西蒙·玻利瓦尔的杰作。

随行的士兵被安置在隔间，包厢里只有他和那位陪同的礼宾司官员，还有两位有着模特般身材的美丽空姐——W国本来就出产美女，更因曾连续夺得几届世界小姐冠军而出名。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机舱的隔音效果非常好，听不见发动机的噪音，还播放着柔美的音乐。但是霍本仍然不喜欢喷气式发动机，因为国内机场的飞鸟很多，尽管喷气式发动机比起螺旋桨发动机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点，但是遇到飞鸟还是无计可施。万一起飞时遭遇几只体型较大的飞鸟，发动机一旦吸入它们，机毁人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结局。而那些看似老旧笨重的螺旋桨发动机则完全不怕这些飞鸟，它那巨大的轰鸣声早就吓跑了鸟儿们；就算万一遇到鸟群，那巨大粗壮的螺旋桨叶片也会将那些血肉之躯打成肉酱，而自己损伤不大。

霍本一边喝着饮料，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与陪同他的官员闲聊。对方是低层官员，根本不知道上面的意图，他对这个小国总理也没有那么敬畏，毕竟他见到的大人物更多，所以两个人的谈话都是有口无心。

霍本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W国总统为什么突然要召会见自己，只是对方关照最好低调保密，所以他索性不带任何随行人员。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就已抵达W国的首都机场。走下舷梯，一辆黑色的防弹轿车已经驶近机身，先行走下舷梯的武装士兵也已经排列成队，护卫他坐进轿车。

机场离首都的市区不远，拐过一片山丘就可以望见一排排高耸的楼房。

只是这个号称在拉美地区最富有的国家，山丘上是一片片坟丘似的贫民房，低矮破旧，密不通风，看上去就像一片坟场。

有警车开道，他们的车队很快抵达了迎宾馆。这里霍本已经来过多次，前来迎接的礼宾小姐他都熟悉了好几位，她们面带会意的微笑，很快将贵宾引入下榻的房间。

在房间没有待上多久，床头的电话铃声就响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告诉他，十分钟后总统就要会见他。

车队在警车的开道下，很快抵达总统府。这是一座属于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红顶、白墙，庄严肃穆，周围花草遍地，绿树成荫。府内天井式庭院中的喷水鱼雕和回廊玉柱，据说源于一段神话故事。

府内设有总统办公室和四个主要大厅，接见地点安排在总统府的咖啡厅。当霍本被引入大厅时，他惊讶地看见总统已经先于他坐在了咖啡桌前等候着他。他还是习惯性地穿着一身红色运动衫，今天头上还戴了一顶棒球帽。

“我知道你会惊讶。我最喜欢棒球，我实在搞不懂你们钟爱的板球的那套复杂计分方法，看了一天还搞不懂谁输谁赢。我爱好文学，可是数学不行。我喜爱运动，特别是奔跑，我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你看，我今天终于把Young Award的这顶帽子弄到手了。这好比从美国偷一颗原子弹那样难，要知道目前全联盟投手的最高荣誉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奖，他的纪录也许在本世纪都不可能被打破。”

霍本看着他兴高采烈的样子，只有频频点头，他对棒球不甚了了，也无法开口附和。他知道这位自称大哥的兄弟，的确十分迷恋棒球，还喜欢文学，经常写诗，诗兴大发的时候，会在任何场合高声朗诵自己的诗歌。

美丽的服务员送上咖啡，总统先生仔细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兄弟：“你怎么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这个穷家不好当呀，处处缺钱，农业上不去，工业又没有，全国也找不到一处像样的资源。老百姓购买力低，税收年年减少。我真不知道怎么修理这辆千疮百孔的旧车。”霍本皱着眉头喝了一口咖啡。这是最好的巴西卡平·布兰科咖啡，比维斯塔·阿莱格尔咖啡口感更柔滑，咖啡浓且色

黑，酸度也低。

“你那里主要的优势还是旅游。依赖欧美的经济，他们经济好，来的人就多，你的日子就好过；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搞坏了，也就害了你。所以我们要主动，就不能让世界经济由他们摆布。”

总统说话的时候有力地挥动手势，就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但是听得霍本心中苦笑：以自己国家的力量，何以能够去抗衡这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不要看轻自己。”总统锐利的眼光扫过霍本略带尴尬的笑脸，“也许，分开，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我们团结起来，谁说我们无法抗衡？”

他说着站了起来，开始沿着长桌踱步：“我们现在成立了南美洲国家联盟，我们已经有了十二个成员国，两个观察员国。我现在计划发起成立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你知道我们联合起来会有怎样的力量吗？先说几个数字给你听：我们的总人口有5.9亿，我们的国土面积总和是2000多万平方公里，GDP超过600亿！”

霍本深知这位兄长的性格，他的脑子里无时不是充满着庞大的计划，他已经习惯如此，这回也没有太当真。但是他一直跟随老大哥的脚步，对这位大哥的话言听计从。大哥要成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这是一个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宗旨的地区性合作组织，明摆着是对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有些加勒比国家望而却步，但他不顾国内的反对声浪，带头参加了这一组织。现在老大哥要把声势搞得更大，看来他也别无选择，只是不知道其他国家会不会一呼百应。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多久，这个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果然成立起来，参加国家达到三十三国，有十八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十二个讲英语的国家，还有讲法语、葡萄牙语和荷兰语的国家，真是蔚为壮观。

但是霍本此刻关心的是，老大哥如何能在现在实际帮助自己。一场大选已经花尽了他的家底，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他私人的，为了赢得选举，他几乎押上了他的所有。现在大选已过，国家要回到正常轨道，但是他连小额扶助基金都用完了，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

“你这次是要我来签署加入这个共同体的协议吗？”霍本问道。

霍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不合时宜，因为似乎大哥的兴致被打断。他停止了脚步，转回头用一种打量的眼光凝视了霍本片刻，让霍本浑身如针刺。

“你知道吗？我的这些计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有石油，这是我保护自己的国民，对付西方敌对势力的最有利的武器。而你们呢，有什么？拿什么来维护你们的经济，你们的政权？”

霍本不敢抬头迎对大哥的目光，不是惧怕，而是羞辱。他没有想到这位他视为兄长的总统会用如此毫不掩饰的轻藐来谈论自己的国家。

“我希望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总统先生也似乎察觉到霍本不自在的神态，“我是指出你们有你们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源，那就是你们的国土，还有你们作为独立国家在联合国的权利。我们只要把这些资源联合起来，以你们的联盟与我们的资源为武器，就可以与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抗衡！”

他走到霍本面前，把双手按在霍本的肩上：“对于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我会给以特别的援助。现在我要你去帮我办一件事，去见一个特别的人物，转交一份特殊的信件。我不放心任何人，我也不相信任何电子方式。美国人太狡猾，这方面他们特别有手段，我知道他们盯我盯得很紧，所以我希望你为我跑一趟。”

霍本像被施了定身术，坐在那里动弹不得，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

“你回来以后，会看到两个变化：一是国际石油价格上升。我们的石油武器将发生越来越大的威慑力量；二是将会有一支队伍出发到你的国家，很快你会得到一家现代化的炼油厂，滚滚不断的石油会从我们的马拉开波湖运往你们的港口。当今世界，石油就是货币，我将免费为你提供你们全国的燃油供应，你仍然可以向你的国民征得合理的税收。但是不要过分，因为你可是没有花费一分钱哦！”总统笑着在霍本的肩头插了一拳，放声大笑起来。

霍本全身发热，似乎要被燃烧起来，这可是从天而降的巨大财富，可以帮助他渡过许多难关。但是他也深知自己所冒的风险，做这样的秘密信

使，如果让美国人知道，那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

“不过为了你的出行安全和便利，我为你准备了另一本护照。这也是一本外交护照，万一在路上有任何情况发生，我和我的政府会全力以赴。若是将来你的国家发生任何变故，就用这本护照到我这里来，我会全力保护你。”

总统的提议让霍本很意外，但是他说的言之有理，也是一片好心，他也就默认了。

“除了这份礼物，我还要给你一个忠告：要管好你的工会，不要让它成为一支失控的力量。不要忘记，你的政府公务员，你的警察，都是在这支队伍里的，一旦他们团结起来对付你，那将是你挥之不去的噩梦。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我成立新的国家劳工工会，将来会彻底取代原来的工会联盟。我分化瓦解他们，我们的国家工会给工人和他们的负责人更优惠的条件，并且指派他们参加周年性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试试看，你会尝到甜头。”

两天后，一架私人公务机降落在中东BGW机场。机舱门打开，正午的热风卷着尘土扑面而来，吸进肺里的空气都是燥热的。

两辆黑色轿车开至飞机的舷梯下，一位头上缠着花格头布、用头巾几乎蒙住了整张脸的黑衣人走下车来，拉开车门，等候霍本走下舷梯。

霍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阵势，当车门被拉开的那一霎，他犹豫了一下，他看见后排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位头缠金色丝巾的人。正在犹豫是否应该坐进去，身后的黑衣人在他腰上不轻不重地推了一把，他几乎跌坐在那人的身旁。此时在他身后的黑衣人也迅速钻进车里，轿车立即开动，车队扬尘而去。

此时他闻到一股女性使用的香水气息从身边传来，再仔细观察坐在身边的两位圆润的膝盖和大腿的线条，他才意识到原来她们都是女性。

早就听说这位总统喜欢女性保镖，没想到坐在自己身边的竟然就是她们。听说这些女子都魅力非凡，但她们都用宽大的头巾裹住了脸，还都戴着黑色墨镜，无法看清她们的容颜。

车队开出近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望见城市的踪影。随着车身的晃动，霍

本的身子不停与两位女警卫的肩膀和大腿发生碰撞，但是她们谁都没有与霍本说过一个字，哪怕是道歉。

没有音乐，没有交谈，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终于看见一排围墙，门外有士兵站岗。车速开始减慢，显然他们的目的地就在这里了。

在一片广场上有—顶巨大的灰色帐篷，四周有更多的士兵守卫，他们的车停在了附近。霍本听说这位总统喜欢住帐篷，甚至去联合国开国际会议也要租别人的地搭帐篷来住；还听说这位总统出身游牧民族，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主张部族社会的自然公平。他反对奢侈豪华，过着简朴的生活，执政后提出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他们国家原是酒的出口国，但他颁布法令禁止酿酒和出售—切烈性饮料。

他本人生活十分简单，仅喜欢喝矿泉水和骆驼奶。他喜欢住帐篷而不喜欢住豪华宅邸，喜欢骑骆驼而不爱坐高级轿车。他的妻子和儿女也—直住在郊外的军营里，他自己更是在帐篷里办公和会见外宾。

霍本很快被引进了帐篷里的办公室。办公室更像是一个私人会见室，厚实的波斯地毯上摆放着几个可以靠坐的软垫，墙上有—副他全身戎装的照片，还有—把金色土耳其弯刀。

他等了—会儿，帐帘掀开，总统走了进来，身边没有带任何随从。

“我见过你，你长得很帅，这么年轻就成为国家元首，很不简单。”他走上前给了霍本—个结实的拥抱，—下子打消了霍本原先的紧张情绪，他过去—直以为他为人自大傲慢，看来完全是西方媒体的误导。

总统穿着—件厚布花格衬衫，外面套—件贝多因人式的长袍，他接过霍本双手递上来的信件，坐下来斜靠在靠垫上，立即拆封，掏出眼镜认真阅读起来。

—会儿，他的脸上露出微笑。“我的老朋友是最懂我的人。”他放下手中的信，若有所思地望着霍本，“你知道什么力量是最强大同时—又是最仁慈的？”他没有等待霍本的回答，“那就是真主的力量，他是独—的主，是万物所依赖的。你看他给了阿拉伯沙漠，但是也给了我们石油，我们的石油可以换来我们需要的任何矿产资源和物质所需，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只要我们运用得好，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成长得更为强大！”

他边说边站起来：“你带话给我的老朋友，我完全支持他的做法，我们会一起降低原油产量，迫使原油价格上升，直到我们完全掌握价格的控制权。”

霍本大致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协议内容，他知道到目前为止，他的大哥所在国是唯一一个希望借由降低石油出产量以提升油价的石油出口国。在他执政下，国内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减少了25%的石油出产量，不执行现行的石油产出配额。

总统走到霍本面前，把双手按在霍本的肩上：“我年轻的朋友，我的好兄弟如此信任你，我也把你当作是自己的兄弟。让你来带信是个好方法，我现在请你也为我做这件事：去我的兄弟国家。他们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也是欧佩克第二大石油输出国。最为可贵的是，他们与我们都是什叶派政教合一的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都给予我们很大支持。你帮我也给他们的总统带一封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这个世界就不能够由星条旗那一家说了算！”

当霍本登上包机飞往邻国的时候，他的手里多了一只银色手提箱，手提箱里面不仅有那封重要的信件，还有被包扎成束的整整齐齐的绿色纸张，它的价值与黄金相当。霍本从一位军官手中接过这只沉甸甸的铝壳箱子时，他被告知这是总统送给他的一点小礼物，霍本立刻猜到了里面装的是什。由于美国严密的金融监管，任何超过一万美元以上的汇款都要被跟踪和申报来源，因此现金是最好的逃避监控的手段，外交身份的免检也是最有利的运输保障。

坐在这架并不高档的公务机里，充当一名送信的特使，他并不觉得委屈自己，反而为自己可以获知世界大国的高层内幕而感到兴奋不已。当然，隐约中他也不是没有担心，在美国就读大学的经验告诉他：美国人对所发生的一切不会置之不理。如果这一连串的秘密行为真正产生了后果，那么披着星条旗的世界警察更不会善罢甘休。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大国之争，又干他何事？美国只可能对那几个大国采取报复手段，对他的那个小国，除了禁止美国人去旅游，它还能做什么？报复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要说暗杀什么的传闻，他并不相信。在美国生活过的他，相信在那种体制下，要下达暗杀一国元首的命令，恐怕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官员敢于那样做。

看着不离身的那只沉甸甸的铝壳箱子，他觉得这一切的冒险都是值得的，回去以后还有一座崭新的炼油厂在等着他。谁能像他一样，为国家 and 人民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不知道是心情的原因还是什么，霍本觉得这趟飞行的距离很近，刚喝过几杯饮料，正想小睡片刻，机长就通知飞机即将降落。

这是霍本第一次来到这个戴着神秘面纱的国家。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也是一个高原国家，平均海拔在900~1500米。领袖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次才是总统。

霍本十分兴奋，不知道自己会见到领袖本人还是总统阁下。不过，无论哪一位都是他仰慕的大人物，能有机会一对一地见面，是他期待已久的事情。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是他始料未及的，让他既恼火又难堪：他被引领入总统府，一位表情冷漠的官员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厅接待了他。

他很有礼貌地行礼后做了自我介绍，自称是来自总统办公室的官员，首先对霍本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然后请霍本拿出信件，由他交给总统阁下。

霍本有些吃惊：“这是一封重要的信件，应该由我亲自交给总统阁下比较妥当。”

对方仍然不为所动：“情况我们都已经清楚，总统本人也已经与你们那边通过电话。”

霍本觉得对方可能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信使：“你要知道我是凯伦岛的总理，我是受×××总统之托来转交他的私人信件的。”

“这点我已经说明了。”此时对方的神情表现得有些不耐烦，“我们知道您是谁，但是您今天不是以外交身份来访问我国。我们只能以总统的私人朋友身份接待您，所以还是请您交出信件。”

他说着伸出了双手，表情坚定，毫无余地。霍本只得无奈地打开公文箱，取出了牛皮信封。

那位官员接过信封，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形容的笑意，有和解的宽慰，也有轻藐的自得：“我们的城市被誉为鲜花的城市，希望总理阁下有时间好好欣赏。”

“这倒是不必了。”霍本的回答也十分冰冷，“还是尽快安排我离境，我还有许多公务要处理。”

“这个恐怕不妥。您来的时候两国总统都商议过了，希望您小住几日，做一个私人的旅游参观，不然您的匆忙行程，会引起一些人不必要的猜疑，对阁下您也不方便。”

对方的话提醒了霍本，他只得不作声了，看来只有听从他们的安排。

“您不必担心，我们虽然是一个严格执行传统的国家，但是对于像您这样的尊贵客人，必要的接待是少不了的。白天您可以欣赏一下我们的皇宫和博物馆，那里有许多古老珍贵的收藏；还可以品尝我们著名的小吃‘大卡巴’和‘扣皮蛋’，不过那可都是羊肉；晚上我们也会有精彩的夜生活安排，希望您尽情享受。”

两天后当霍本离开这个让人恼怒的国家时，他的旅行箱里只是多了几件赠送的工艺品，虽然都是黄金打造，但是比起前面的两笔收益，那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他下一站的目的地是中国香港。这是他临时起意，或者说是突然产生的灵感，有一个新的计划在他心目中渐渐形成。因为没有事先通报中国政府，他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大陆，只能在香港办理签证，而且不能以官方身份，这需要双方的协商，他还是要以私人身份前往。

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东河岸的联合国总部大楼，由秘书处大楼、会议厅大楼、大会厅和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四栋建筑组成，其中秘书处大楼位于中心，是联合国总部的核心建筑。

哈马舍尔德图书馆保存完整的联合国文件和出版物文献资源，包括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和国际法庭以及它们的附属机构，

还有相关机构和诸如发展计划署、环境署和儿童基金会等方案的文件和出版物。另外，图书馆还有联合国专门机构发行的部分文件和出版物，它每天开馆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半，所有持联合国总部有效出入证的读者都可以进入阅读。

半年来，阿伦·雷特成了这里的常客，由于他到访频繁，图书馆靠窗的一个座位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座位。善意的女图书管理员甚至会定时为他送上一杯咖啡——她喜欢这位身材修长、英俊有气质的非裔小伙子。

读书的时候，老师对阿伦·雷特最多的评语是“聪明不用功”，他自己也非常认同这一评价。从高中到大学，他有一个非凡的能力受到同学们的崇拜，就是他的猜题能力几乎达到70%以上。临近考试，同学们纷纷向他献殷勤，只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复习的方向，如何省力而简便。而他为了防止老师注意，从不大肆炫耀，不过对他心仪的女生是毫不吝惜的。

这几天他一直着迷阅读一本书，书名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作者：约翰·麦克里兰），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及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这是一部见解和写法都很特别的政治思想史，上起古希腊，下至近代国家的演变，包罗万象，一应俱全，叙述风格生动活泼。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政商界和文化界交相赞誉，立即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雷特被自己的好友流放出来后，似乎变了一个人。他以前快乐开朗，对于投身政治，最初更多的是想挑战自己，或者说是一种虚荣心的推动。尤其是站在黑压压的人群面前，进行煽动性的演说，看着台下人们的欢呼与沸腾，这样的感受甚至比做爱都棒。

雷特觉得自己是一个率性的人，干什么都是凭一时冲动。母亲在政府做文职工作，常常说他是没有心机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当年他对母亲的评说很不以为然，与霍本一齐联手去争夺部长的职位，多少也有要证明给母亲看的因素。然而即使自己当上了部长，母亲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虽然有时候她会戏谑地称呼自己的儿子“部长阁下”，但是完全没有认真的成分。她的确为自己的儿子骄傲，但不是因为他今天的职位，而是因为他的身材相貌，他的健康活泼，因为这是她唯一的儿子。

随着自己的好友成为了总理，看似自己更接近权力的核心，但事实是他一直游走在决策的边缘，甚至一些政府的重大决定在实施后，他才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这让他感到羞辱。

他也试着与昔日的好友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但是每次都不成功。霍本总是能够巧妙地避开话题，最多是开玩笑地称呼他“我的善良的教授”，说“政治对于你来说过于肮脏”。

几年的执政，他看见了许多可以称之为肮脏的东西，但似乎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政治，或许称之为人性的贪婪更确切。他不愿置身于这些丑闻之中。好在他的部门离开利益的漩涡远一些，因此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可能洁身自好，也不去参与对各种是是非非的评说。

他的小心谨慎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猜忌，甚至有传闻，说他在刻意营造一种克己廉政的形象，意图在党里谋求更高的地位。这些叫他有口难辩的流言蜚语，最终导致他被变相贬职发配海外。

在经过了最初的痛苦折磨后，他慢慢从受伤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开始潜心研究到底什么是政治。他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著作，甚至研究起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历史。他发现自己国家在这方面的知识，简直就是处于蛮荒时代。

在阅读约翰·麦克里兰著作的时候，他总结出一个道理：什么样的人民才能决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目前西方理论界注重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建立的政府才是最好的，事实上没有一个最理想的政府，只有在民众监督下逐渐接近最佳平衡制约的状态。而目前自己国家的政府，连基本的尊重民权都做不到。

“希望我没有打搅到您。”一句轻柔的道歉从对面传来。雷特抬起头，看见一位三十来岁的女性笑盈盈地站在自己面前，她金发碧眼，一身职业套装，手里提着一只公文箱。

雷特有些疑惑，偌大一个图书馆，有许多没有人坐的空桌子，为什么她要与自己同桌？

雷特满腹狐疑地做了个邀请的姿势，等待对方说出下文。

果然，那位女士坐下来后，开门见山地说：“是阿伦·雷特先生吧，你可以叫我艾伦，也可以叫我丽娜。我想您不会关心我究竟是谁，而是我要

来与您谈些什么。”

雷特被她直率的开场白镇住了，他索性不开口，等着听她的下文。

“我们注意您很久了，您可以把我们理解成一个组织，也可以理解成一群关心您的国家的人。当然，您可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您要做的是听一下我们对您目前状况的分析。当然，您还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

这位女士独特的表述方式让雷特充满好奇，她说话的方式如此咄咄逼人，但是她的神态笑容可掬，深蓝色的眼珠像一潭深邃的湖水，爱美女的雷特也被此深深吸引了。

“那么您是愿意继续听下去了。那我们就开诚布公，现在我们要谈论的是关于国家政治，就像您手里的那本书。”

接下来这位女士的动作让雷特吃了一惊，她弯腰伸手把雷特手里的书拿了过来，倒扣在了桌上：“约翰·麦克里兰是我大学时候的教授，我听过他的课程，也许还是他的理论引导，使我走上今天的道路。但是今天我想对您说的是，去他妈的什么政治历史发展史，什么现代契约论，没人在乎一个法律的制定是善还是恶，关键在于符合谁的利益。什么希腊城邦、罗马人世界、主权再造、社会契约、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及其反动思潮、民族主义及保守主义等等，归根结底就是政府主权和民众权利。说白了就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谁更会博弈，谁就是猫。物竞天择，做老鼠的被猫吃掉是天经地义。”

她的一番话说得雷特目瞪口呆，虽然说得直白粗鲁，但是细想却不无道理。相比之下，自己苦心钻研的理论倒是显得无用而苍白。

“他的理论唯一可取的是民众的心态与制度的选择。比如他说英国人在经历过克伦威尔之后，整体上显保守主义，个体上又极其强调个人利益，他们尊重王权，但是一旦触犯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甚至不惜与王权决一死战。这样的民族就产生了今天的民主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共存。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雷特慢慢猜测到了对方的布局：她是巧妙地展示，对于政治她可不是门外汉，她的知识面使她有权力评说，而她今天的主题应该是凯伦岛的政治现状。

“我想您现在已经猜到了我今天的来意。”这位金发美女妩媚地笑了，笑容中藏匿着几分狡诈，“我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您的国家，还有您自己的未来。您会发现，当我离开的时候，您也会离开这间令人窒息的历史垃圾箱，不再在这里浪费时间，呼吸几百年沉积下来的废气。如果您真心要投身政治，请用开放的心态，听我为您描述一下十年内在您的国家将会发生的变化。”

第十一章

与虎谋皮

恶意和仁慈都是放大镜，但前者的放大倍数更大。

——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

霍本下榻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这家位于香港中环干诺道上的豪华酒店，它的最大特色是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很好地结合起来，客房及走廊均以木色、黑色、黄色为基调，富有深沉的气氛。不少名人政要曾在此居住，包括已故戴安娜王妃、前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和老布什，还有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凯文·科斯特纳等。

霍本选择了总统套房，首要原因是已经有人为他买了单，这些人就在卧室外的会客室等候他的召见。

他喜欢躺在巨大的浴缸内，一面享受着泡泡浴的轻柔，一面欣赏窗外繁华闹市的景致。看着熙熙攘攘蚂蚁一样的人群，让他有种高高在上远离芸芸众生、充分品味到金钱与权力带来的甘美的感觉。

为了凸显身份，他有意在房间里多待了一会儿，欣赏那些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让客人们多等一会儿没有坏处，只会增加他们的期待甚至惶恐，这是他从当上总理以后体会出来的。对于敬畏权力的人就是要向他们彰显傲慢，任何事情才会办理顺利，这是他总

结出来的道理。

等他走入会客室，发现等待他的有一群人，他们正站在两层高落地玻璃窗前眺望维港景色，有的还拿出手机在拍照。看见他的到来，他们有些手忙脚乱，有的整理西装领带，有的弯腰鞠躬，人人脸上都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好在会客室的长桌可以坐十二个人，对方的人满满坐了一长排，霍本在长桌的一端就座，微笑着等他们开始。

“尊敬的总理阁下，我们是××××建设集团，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与总理本人见面。我谨代表我们集团公司对阁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说开场白的是一位中年偏胖的男子，显然他是这群人中职位最高的人物。霍本翻阅着手里的一叠名片，几乎每个人都是冠名“总经理”，他实在分不清其中的区别，索性拿在手里摆弄，等待他们说正题。

一阵掌声之后，那位男子从提包里拿出一份宣传册，恭敬地双手递了上来。

“这是我们公司的catalogue（样本），里面有我们公司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所做的工程，请总理阁下过目。”

霍本接过来随手翻阅了几张，有高层建筑，也有道路桥梁，都是极具规模的，至少在凯伦岛还没有这样规模的建筑。

“不知道我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霍本有些明知故问，因为他这次还是有备而来的，更不用说他是主动联系的对方。

“听说总理阁下这次来华，是为了落实一项建筑工程？”

“你们的消息很灵通嘛。”霍本不置可否地玩起了推手，他在等待对方先出牌。

来客们互相交流了一下眼神，主谈人转回头直奔主题：“我们公司对于开拓海外市场很有兴趣，有关您现在所筹建的项目，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

霍本清楚他们的目标所在：那是凯伦岛计划翻建的国会大厦。霍本觉得目前的那座大厦实在太老旧，不能体现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权威与尊严。他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安排，与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协商，争取了

一笔低息贷款，并且与一家大使馆介绍的中资公司进行了洽谈，双方交流了筹建的各方面意向，在对方拿出设计方案并且给出报价的基础上，他们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本来这是一次顺风顺水的合作项目，一切似乎都按步骤在稳步推进，直到会客厅的这些客人突然出现，原先似乎顺理成章的事就起了波澜。而这些变化又是缘起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的名字叫凯利·博格。

如果要在凯伦岛找一位扮演契诃夫小说《套中人》的主角别里科夫，单从外形来看，凯利·博格无疑是最佳人选。无论在什么日子，他都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礼帽、西装、长袖衬衫、领带、西裤、皮鞋、长柄雨伞，在加勒比这样炎热少雨的国家，简直就是个另类。他仿佛没有汗腺，没有体温，没有知觉，在街上走着，脸上总是挂着一丝不变的微笑，遇到认识的人还会机械地举起手中的长柄伞致意，滑稽得像从马戏团跑出来的小丑；遇到女士就会举手掀一掀头顶的帽檐，倒是很像一位老派的绅士。

也许初见他的人会觉得他有些怪异，但是看久了，人们也就把他当成街头的一道风景线，因为他几乎不停地在街头奔走，如果你今天在城里办事久了，也许会与他碰好几次面。这与他的职业有关，他是一位保险推销员，无时无刻地在寻找潜在的客人。他必须不停地奔走寻觅，牢牢盯住可能购买保险的目标。

凯伦岛很小，又有着好几家保险公司。人们经济并不富裕，想要购买保险的对象实在太少。他似乎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窘迫日子。

但是机遇的确是给予时刻等待他的人，而这一天终于被他等到了。事情的发生也很简单：因为他那天走累了，也走饿了。

他看见街边一家餐馆，于是走了进去，并没有太留意门口的招牌。他只是想随意找些快餐盒饭和一罐饮料，打发一下闹饥荒的肠胃。

走上楼梯，他才注意到墙上画满了毛竹。到楼上看见里面更多的竹竿和竹叶。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国妇女送上一页中英文的菜单，他才明白自己来到了一家中餐馆。

他是个不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也从未出过国门，所以对中餐的了解甚少，只是听说过中国人会做炒饭和炒面。他也不知道这炒饭炒面的味道

究竟如何，而且在午餐时间，偌大的一间餐馆除了他只有一位客人，所以这样的萧条景象也让他心生退意。

老板娘似乎看出来他的心思，伸出手来近乎粗鲁地把他挡住：“No, no, you eat, you like.”（你吃了就会喜欢。）

凯利被女老板的强硬镇住了，哪还有强迫客人吃饭的餐馆？但他还是架不住女老板的软缠硬磨，不得不在椅子上坐下。在女老板的强力推荐下，他点了炒饭和炸鸡。

“Are you leader?”（你是领导吗？）女老板的店里还没来过西装革履戴礼帽的客人。博格的这身打扮，让她以为店里终于来了一位大人物。

“What?” 凯利完全搞不清懂女老板在问着什么。

“Can you help me?”（你能帮我吗？）

“How?”（怎么帮？）这句他总算听懂了。

“I need visa help my family to come.”（我需要得到签证让我的家人能来。）

这句话他也算听懂了，他知道这女人要他帮助她的家人取得入境签证。

“You help me, I will pay you money, you food free.”

这句话虽然语法不正确，但是凯利完全听懂了，如果他能够帮助这个女人办成签证，她会付给他钱，还让他吃免费餐。

凯利知道，在凯伦岛只要有合法旅行证件，有正当申请理由，比如探亲访友或者旅游，签证是很容易取得的，而且不需要付任何钱。但是这个中国女人不懂这些，认为只有官方人物才能有权获得签证。他知道他完全可以办妥这件事。

“How much you will pay me?”

凯利问自己能得到多少钱。

“Five hundred for each.”女老板的回答很干脆。

一听说办妥每个人能够拿到500元，凯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于是他一口承诺下来。

第二天他拿着所有文件，直接去了警察局，填写完表格，附上资料，不到三天他就为女老板的家人拿到了为期三个月的入境签证。

他拿到了2500元的酬劳。但更开心的是那位女老板，因为她向她的亲属收取的是2000美元，这笔交易，她就挣到了9000美元。

这笔生意让凯利挣到了他平时一个月才能挣到的收入，而对那位女老板来说，她的这笔收入超过她预计一年的营业额。这样的买卖不可能不继续下去，于是他们很快达成协议，由琳达（女老板的英文名字）负责招揽中国人入境，由凯利负责办理签证，按照目前的支付方式各取所需。

生意进行得很顺利，不到半年，在凯利的帮助下，已经有超过三十人顺利进入凯伦岛。唯一的麻烦是这些中国人并不会按照签证所规定的日期离境，他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定居，所以一项新的业务又产生了，就是为他们办理签证的续签，否则他们将被以非法居留强制递解出境。这笔费用显然要高于签证的收费，凯利一下子就把这笔收费提高到1000元琳达无条件答应了，因为她得到了凯利根本想象不到的更大利益。

这样的业务做了近一年，这些新来的中国人也找上了他。这下，他很快便得知了琳达竟然收取了比他更高的费用，而不是她所声称的为亲属帮忙。他原来之所以会相信她，是因为所有经过他手的资料都是由他填写表格，资料显示这些人的确是她的亲戚。但是那些人对此嗤之以鼻，说琳达心狠手辣，他们都是被逼无奈的。

凯利毕竟是生意人，他马上做出了业务调整。他开始主动接触那些人，甚至在街头遇到中国人，他就主动去打招呼，问他们需不需要签证服务。他的收费从500提升800，但是业务量明显上升。

更可喜的是，有的中国人直接想拿凯伦岛的护照，而凯伦岛自拉伦河投资移民项目开了先河，（《加勒比飓风》）这几年仍然有不少亚洲、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人有意购买国籍。在凯利看来，这简直就是一扇阿里巴巴山洞的大门，关键是要获得打开大门的咒语。

发现这句咒语并不难，那把金钥匙就是总理霍本。

由于签证与护照业务的丰厚利润，凯利已经逐步放弃了老本行保险，只是目前的这项业务，他无法去申请什么合适的营业执照。如果有律师执业资格，那么他的业务就更顺理成章。虽然也有律师知晓了他的新生意，希望与他联手，但是这样的富矿他岂肯与人分享？当然，有一点他已经清

楚地意识到：为了生意，他的确需要一个身份。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个官方举办的招待晚会，霍本总理近在咫尺。当他发现总理身边只有几个他所知道的无关重要的人物时，他举着酒杯不顾一切地朝着霍本走了过去。

“我很冒昧地想占用您几分钟宝贵的时间。”凯利没有理会身边几个人惊异的目光，“但是这件事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很重要。”

霍本的眉毛微微上扬，似乎对他的说法有兴趣。他朝着身边那几位礼貌地点了点头，把脸转向凯利，于是那几个人知趣地离开。

“您是我们国家的骄傲，这个年纪就成为国家的领袖，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这件事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霍本抬起一只手，示意他打住。他的神情有些不耐烦，这样的话他已经听了太多遍了，他不认为再继续下去有什么意义。

凯利明白总理的意思，但是还是镇定地说下去：“下面是我要说的重点。想以您的名义建立一个青年成才基金，以您的事例为榜样，激励年轻人积极向上，少年成才，做国家的栋梁。”

凯利的建议让霍本有些意外，倒是来了兴趣：“那么基金的来源和使用？”

“全部的基金由我来筹措，基金的使用由您来监管。我的建议是主要用于优秀学生的奖学金，还有可以组织他们到邻国参观学习和进行体育交流，这将对您产生很好的宣传效应。”

霍本敏感地看了凯利一眼。

凯利察觉自己有些失言，他的话过于露骨，好像明示自己在揣摩总理的心思：“我不是指政治方面，而是指对民众的鼓励。激励他们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一起来扶助我们的基金，让它能够成长壮大，出现更多像您这样的杰出人才。”

霍本看了一眼周围：“这样吧，明天你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如果你有什么书面材料更好，我想听听更多的细节。”

“不要告诉我说您没有政治野心，如果真是那样，我看您不必花费这么

多的时间来钻这些故纸堆，还不如去继续追求那位埃及来的同声翻译，或者您的邻居那位百老汇的芭蕾舞演员。”

看到雷特惊异的眼光，那位神秘的女士脸上一副不屑的神情：“是的，我们了解您的比您想象得更多，也不仅仅是您，包括您的那位曾经的亲密朋友，您的亲爱祖国现在的主宰者。”

雷特大致猜到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金发女子的身份，他立即想到几年前他们花费那么大的精力，为那位倒霉的财政部长乔治·安德森所下的圈套，如果不是那次如此的丢人现眼，安德森绝不可能轻易放弃对领袖地位的争夺。如果是那样，凭他的资格和能力，霍本还真的不是对手。（《加勒比飓风》）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微微一笑，他没来由的笑容，让本来期待看到雷特震惊样子的金发女子暗暗吃惊：“您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吗？”

“绝对不是，我不仅相信你所说的那些话，我甚至认为你们可以做得更多。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们花费巨大精力所做的事，恰恰与你们的期待背道而驰，我实在不懂是你们的计划本身如此，还是你们的操控能力有问题。”

从他们见面到现在，雷特第一次从被动转到主动。这使得那位自以为掌握了所有底牌的金发女子显得有些恼怒：“其实我们不必玩弄那些概念游戏，简单地说，在某些方面，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可以各取所需。”

她说着打开身边的手提包，从里面掏出一张纸来摊在桌上，雷特好奇地瞄过去一眼，好像是一张护照的复印件。那位女子把这张纸在桌上掉转了一个方向，稍稍向雷特的面前推过去一些，好让他看得更清楚：

“相信您一定认得出他是谁，不管他是还是叫纳瓦斯·阿隆索。”

雷特专注地看着那张印有照片的纸，上面的文字像是阿拉伯文，但是凭经验他知道，那是移民局入境时的入境资料，好像是从移民局入境检查官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截屏而来。他虽然看不懂那些蝌蚪似的文字，但是那张照片上的人分明就是凯伦岛的总理丹尼·霍本。

“没有想到吧？”看到雷特震惊的神情，那女子得到了她期待的效果，显得有些得意，“堂堂一国之首，竟然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这样荒唐

的事谁能想得到？”

“我能再仔细看一看吗？”雷特忍不住指着那张纸向女子请求，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是电脑制作的吧？”

女子把手中的纸推到雷特面前：“我有更多的证据可以向您展示，看了之后您就不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雷特拿过那张复印件，仔仔细细地看着，实在是找不出任何可疑之处。正在这时，一只纤细白嫩的手举着一部手机伸到他面前，一股女性柔美的香味从颈后飘散过来。

“仔细看清楚，这该不是电脑合成的吧？”

手机画面里播放的是霍本在接受入境检查，画面显然是来自移民大厅的监视摄像，画面很清晰，无论是相貌还是举止，可以确认就是霍本本人无疑。

“您也许还不知道，这里显示的入境期，正是他秘密出访的日子，访问了哪些国家，相信您的内阁朋友们也不会知道。”

雷特知道这是霍本的一贯作风：他自己兼任外交部长，所有外交事务都是他独断专行，先斩后奏。重要的秘密出访，他不需要也从来不会向内阁通报。

尽管如此，如果今天的这件事属实，那就是一个天大的事件，那将是一场政坛的大地震，怎么估计后果都不会过分。

“相信您会知道这份资料的重要。”那女子收回手机，又从雷特手上抽回那张纸，“按照你们国家的选举法，任何拥有外国国籍的公民，除了年幼时随父母加入别国的国籍，成年后自己选择取得另外国家的公民或者所谓绿卡居民身份，都将无权参加议员的选举。也就是说，总理本人是没有参选资格的。如果这一资料公开，他的当选就是无效的，他的下台也将是必然的。”

雷特极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们打算怎么办？”

“不，您错了。”那女子坐回自己的位子，笑盈盈地说，“是您打算怎么办。这是你们国家的事务，我们只是观察，不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并不干预。但是此事对您的意义很不同，您的政治抱负，您的理想与机会，都藏在这张小小的纸片背后。”

那女子说着站起身来，把那张复印件推到桌子中央：“现在是你做决断的时候了。如果您的决定是行动，那么就收起这张纸；如果您还是选择在这间屋子里继续啃故纸堆，纸上谈兵，就把它撕了，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说完，她起身推开椅子离开。

“我怎么联系你？”

女子并没有转身，只是回答道：“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找到您的。”

在霍本的办公室里，凯利将自己连夜赶出来的“霍本青年成才基金”的草案拿了出来。他心里很虚，因为自己在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也是一时冲动，脑子里并没有成熟的方案。

好在霍本并没有认真看这份文件，他只是想再仔细听一听这个怪人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造势的亮点，只要把它打磨好。

“你估计可以筹募多少金额？”霍本的话很实际。

“启动资金要二三十万，平时在百万左右。”凯利说出的数字比较客观，他打算投入三十万左右的资金，既然上了赌场，光是观看不下注是赢不了钱的。但是他相信，他投下的是鱼饵，钓上来的是金龟；他攀登的是山顶，雪球从山顶滚下来会越滚越大的。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霍本问到了实质。

“我只是希望有您的认可。”凯利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时机，“我不需要您付给我任何的报酬，只要您能够默认我是您在某些事务方面的顾问，我就心满意足了。”

霍本对他提出的条件似乎有些意外，看着这个把自己牢牢裹在一堆布料里的怪人，感觉他是个谨小慎微的迂腐之徒，最多只是爱慕虚荣而已，应该闯不了什么大祸。

“你真的认为这会对你有帮助？”

听到霍本的语气，凯利心里狂跳不已，他知道自己的宝押对了，他的请求没有被拒绝：“您太小看您的影响力了，有了您的许可，我不仅仅会

在教育方面筹措基金，我也能为您的政党筹募政治捐款。我是做保险出身的，我最擅长的就是推销。”

几天后当凯利再次出现在那些中国人的面前时，他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崭新的名片，上面不仅赫然印有总理抬头的基金会，他是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和主席，他还是总理的中国事务私人顾问。

如此一来，他在中国人眼中立即身价百倍，有些连简单英语单词都不会说的中国人，争先恐后地把钱塞到他的手里，生怕错过了这尊财神爷。他也以基金会的名义堂而皇之地租房挂牌搬进了办公室，再也不用走街串巷了。他的办公室人流不断，有要办签证的，有要延长居留的，还有申请护照的，凯利的网里每天都涌入大量吃不完的鱼虾。

终于有一天，他的网里游进来几条他从未想象到的大鱼：几位与他同样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们开诚布公地说明了来意：他们是来国外承接建筑业务的，他们看中了凯伦岛政府准备翻建新国会大厦的工程，并听说凯利是总理的私人顾问，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总理身边的亲信。他们要凯利把他们引荐给总理，如果他们能够如愿得到这项工程，他们会免费为凯利在城里建一栋小楼。

霍本是在做特使的旅途中接到凯利的电话的，这时候正是他旅程的最后一站，也正是他受到冷遇最心烦意乱的时候。电话里凯利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心情不佳的霍本有些不耐烦，他回答说这个项目已经与中国的一家建筑公司谈妥，他们来得太晚了。

但凯利下面说的话让他茅塞顿开。凯利向他解释道，这个项目虽然是在中国政府帮助下建造，但资金是由中国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凯伦岛政府是借贷方，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援建项目。如果是援建项目，凯伦岛政府无权选择建筑公司，政府的责任只是等项目完工后验收接收。

但是贷款项目，凯伦岛政府有权选择自己满意的建筑公司，这其中的回旋余地是很大的。

霍本知道凯利所说的一切，都是在传达那家中国公司的信息，他自然也

完全明白凯利的暗示。也就是说，自己最后的决定，可以根据两家公司对自己的优惠程度而定，手里有两张牌，当然比只有一张牌胜算更大。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改变了行程，在通知那家毛遂自荐的中国公司在香港见面的同时，他也通知了最先谈判的那家公司几天后在北京见面。

上午的会谈节奏缓慢。霍本很沉得住气，因为几天后他还要会面原先的那家公司，有前面的公司垫底，他不着急。如果现在这家公司不亮出最后的底牌，他绝对不会松口。

“对不起，我没有完全领会你们的意思，你们是希望了解我们国家的哪项建设计划？”霍本有意装糊涂。

来客们又一次交换了一下眼神，决定不再兜圈子：“我们了解到您的国家已经批准了一项翻建国会大厦的项目，坦白说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项目而来的。”

在国内做建筑工程的人都知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一大堆计划中的项目，远远比不上已经立项的工程。集中全部精力拿下一个成熟的项目，就像进了果园你不会再去等树上的果子长熟，总是要挑选成熟的摘取。

“可惜你们来得晚了一些。”霍本从桌上的果盘里摘下一粒葡萄塞进嘴里，“在你们之前，已经有一家中国公司与我们接洽，并且做了设计方案和报价，我们已经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我们能不能看一下他们的设计方案？”

“这还有意义吗？”

“我们也许能够提供更合理的方案，做生意讲究货比三家，这只会对您更有利。”

“那你们稍等片刻。”霍本说着起身回到里屋。

在座的人都站立起来，兴奋的情绪都展现在脸上：看来事情的确有转机，那位总理的私人顾问的确起到了作用。

不一会儿霍本走了出来，手上捧着一部手提电脑，打开的页面展示的正是一幅彩色的国会大厦的效果图。

“我们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他们的报价是多少？”

看过了基本建筑图纸，了解了全部建筑的规模，客人试着再向前迈进一步。

“你的这个要求让我有些为难。”霍本合拢笔记本电脑，又摘下一粒葡萄。

“您看，其实您给我们这个报价，对任何一方都没有损失。如果我们最终不介入，这个价格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对您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价格，给您一个我们的参考价，那么您就有了比较，就可以使用您应该有的权利，来最大化地实现您的利益。”

霍本笑了：“我喜欢你的直率，很有说服力的说辞，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的决定。”

霍本的话戛然而止，让期待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

可是霍本说到这里并没有继续下去，沉默的气氛几乎使得会客厅里的空气凝结。

好一会儿还是客人打破了僵局：“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自然应该给总理更多的时间。总理阁下日理万机，自然十分辛苦，不过香港的娱乐比不过澳门，不如我们陪您去澳门玩儿两天，您看如何？”

霍本不喜欢赌博，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他一直认为开赌场是一桩很有风险的生意：赌场老板必须心狠手辣，这世上绝没有人愿意送钱给人，更不要说大钱。所以赌场的博弈游戏都是精心设计的，也许好玩，但是最终一定是赌场赢，赌客输。

赌场虽说有那么多的赌博方式，但无论是牌九还是纸牌或轮盘，每一种游戏都是经过数百年甚至更久的淘汰，如果一段时间都是让客人赢了钱去，他们就会撤去这个游戏。所以赌场不会随意推出新项目，因为他们不喜欢输钱。

霍本被他的中国朋友带进了澳门最豪华的威尼斯人赌场，尽管里面金碧辉煌，灯红酒绿，但是他并不喜欢这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他径直走向一个吧台，独自一人要了一杯琴酒和苦艾酒调制的马丁尼酒，挥手让他们去玩。

不一会儿那伙人的领头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些不同颜色的塑料方牌。

“怎么不去玩儿几把？”

“我不懂这个。”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碰运气。”

“你的运气如何？”霍本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手中的方牌。虽然他没有去玩儿，但是他知道这些方牌就是拿钱买来的筹码，随时可以兑换成现金。

“还算不错，你看这些就是刚才赢来的。”他说着自己坐在旁边的高凳上，要了一瓶啤酒。

“我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这些筹码你拿去玩儿吧，反正是赢来的。”

霍本看了他一眼，这位五十开外的中年人很有城府，他假意低头喝酒，看也不看那堆筹码。霍本知道那些塑料牌牌至少值几十万，他什么也没说，捧起筹码走向赌场。

望着霍本离去的背影，他招呼躲在一边的同伴尾随而去。

当这位同伴兴高采烈地回来报告说，霍本一直走向了筹码兑换的现金柜台，他们脸上都浮现出会意的笑容。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看见随后发生的一幕：当霍本在现金柜台问清楚手里的筹码价值后，他转身走向大厅的轮盘赌台。

走到轮盘桌边，他拿出一半的筹码，彬彬有礼地问道：“我可以用这个押红黑吗？”

原先喧嚣的赌台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当然认得他放在赌台上的筹码，有的人吃惊得合不拢嘴。

荷官在征得主管的同意后，郑重地点了点头，还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霍本微笑着把一摞不同颜色的筹码放在了赌台押红的方框里，也向着荷官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围在桌边的一些赌客看见有人如此豪赌，相信此人一定有来头，说不定有什么特别的灵感或者窍门。于是纷纷在红色方框里押注，一时间押在红色一面的筹码堆成一座小丘。

“买定离手！”荷官嘴里叫着，伸手拿起白色圆珠，在轮盘的凹槽用力

一旋，白珠子沿着凹槽飞快地转动，人们的心立即悬了起来。

白色的小球越转越慢，人们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但是霍本依然镇定自若，脸上挂着不变的笑容。

小球终于落进了数码盘，那是数字“5”，红色！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把四周的人都吸引了过来。人们以羡慕与敬佩的眼光看着这位出手豪阔的年轻人，纷纷猜测他的来历。

霍本给了荷官一笔可观的小费，从容淡定地拿起翻了倍的筹码，转身离去。四周的人发出惋惜的感叹声，遗憾这位神秘的赢家不再多玩几手，他们也能跟着下注赢得更多。

霍本走向酒吧，看见那些中国同伴还在那里，他走到他们面前，把手里的筹码往他们面前一推，顿时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是借你们的运气，把你们的战果再扩大一些。我看今天也赢得差不多了，再这样玩儿下去，赌场要把我们当成不受欢迎的客人了。”

“这筹码是您赢来的，应该归您。”客人们终于醒过神来，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用你们的本钱，我只是借用一下，赢的钱当然是你们的。如果你们过意不去，今晚就请我吃顿饭好了，不过我不吃海鲜。”

赌场的这一场较量，让中国的客人们领教了这位年轻的领导人的气度和个性。他淡定的微笑下掩饰的城府，让人觉得高深莫测，难以估计他的底线和胃口。

经过三天艰难的讨价还价，他们还是依从了年轻总理的要求：按照原定设计基础和同等报价，再为总理的家乡建造一座专科学院，并且提供所有的教学设施。这一仗，可以说霍本大获全胜。

带着新底牌，霍本飞抵北京。因为是私人访问，官方只是做了常规性的安全保卫，没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但是仍然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第二天与原先那家建筑公司见面。会谈刚开始，当霍本轻描淡写地提出新的附加条件时，中方代表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他们对霍本提出的额外

156 加勒比海啸

附加条件十分震惊，声称他们的报价是经过仔细核查的，绝对没有那么大的利润空间，如果要按照霍本的要求，他们将要面临很大的亏损。

任凭中方费尽口舌据理力争，霍本的对应还是笑而不答。谈判陷入僵局，在极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中方说他们将再回去协商，看看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离开钓鱼台国宾馆，他们将会谈情况迅速向相关主管和商务部做了紧急汇报。

第十二章

平地惊雷

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

都说韩炳章是个好脾气的人，但是今天他忍不住了，他想拍桌子，他想骂娘！

在韩炳章的记忆中，自己有过两次失控的大发雷霆。按官场的习俗来说，这是犯了大忌。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两次失控都让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第一次发生在一个边远省份的商学院，那时他还是一名普通教师。商务部的一个考察组在省商业厅厅长陪同下，来商学院搞调研，他们提出要安排听一堂关于对外经贸的授课。

商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但主管上级是省人民政府，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有时候让校方领导很伤脑筋。例如这次来自省里的考察活动，他们事先完全没有从教育系统得到任何招呼，所以在安排和接待方面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虽然校领导认为这样的考察也许只是走过场，对于授课并不是真的有兴趣，但是对于上级主管部门还是不可掉以轻心的，所以他们决定还是选派业务能力最强的教师上阵。这个任务就派给了中年教师

韩炳章。

授课内容是调研组指定的，要求讲述我国在经贸领域的对外援助问题。这对韩炳章和校方来讲，从业务角度看难度并不大，因为基本上属于一些政策与法规的解读，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发挥余地。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里，让校领导们悔恨不已。他们发现，还是疏忽了对这位看似本分的中年教师的深度了解。

授课在学校的小礼堂进行，参加听课的学生是自愿报名，开课陆陆续续来了有近二百号人。等调研组与校领导在后排就座，韩炳章打开讲义夹，开始授课。但是他这个打开讲义夹的动作纯属习惯，因为自始至终他没有朝摊开的讲义看过一眼。

韩炳章从回顾中国对外经贸援助的历史开始讲起。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一百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国对外援助的宗旨是，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切实改善民生，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对外援助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遵循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集中在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文教卫生、民生服务等领域，尽量满足受援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急需。援助方式主要包括成套项目建设、提供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等。援助资金主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成了与当地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项目，改善了受援国基础设施状况，增加了税收和就业，繁荣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受援国要求，中国还派遣技术人员赴当地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实施项目建成后的技术援助和单项技术援助。与此同时，中国也向受援国提供了大批物资和少量现汇援助。

授课的前十几分钟，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老师条理清晰，学生认真听讲，似乎一切都很顺利。突然，有个声音打破了平静的小会场：

“老师，我想提问。”

这一声提问引起了全场的交头接耳，学生们纷纷转头寻找发问人。校领导们的心则一下子被揪了起来。这样的观摩授课是不安排学生提问的，因为校方怕打乱了授课的节奏，这似乎已经成了校方与学生之间的默契。

韩炳章停顿了一下，但是没有如同校领导期待的那样，请学生在课后个别答复他，而是朝那个学生指了一下，示意他可以提问。

“对外援助是不是应该量力而行？据说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巨额经济援助，这些巨额援助，在今天看来是否有偏差？您能不能够向我们讲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这位同学的提问引起台下不小的骚动，包括商务部考察组和省里的陪同也在窃窃私语。台上的韩炳章沉默了片刻，举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出了一段让学校领导手心捏汗的话。

“事情已经发生近半个世纪，但是那段历史的确存在过。根据现在解密以后的外交部档案资料介绍，无疑是当时无视国家、民族利益畸形外交理念的结果。以当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为例：1958年中央文件批示，对‘兄弟国家’的援助是国际主义义务。从传统的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关系，变成了一种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兄弟关系’。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提供援款七十五笔，协议金额为一百多亿人民币，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

“但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了他们。”

韩炳章的讲述加剧了学校领导的紧张，学生们也开始窃窃私语。在台下的校领导们坐不住了，校长急忙写了一张条子，让办公室主任从侧面递给了韩炳章。

韩炳章打开递过来的条子看了一眼，仍然平静地继续他的讲述：

“李先念副总理出访时，曾问他们的领导人，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对方竟然回答说，他们不曾考虑过偿还的问题。由于过度的依赖，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他们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例如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

“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人反映。1962年初，王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在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后，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然而王稼祥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待商务部调研组和省政府陪同人员离开，韩炳章立即被叫入校长办公室。校长罕见地大发雷霆：“韩炳章你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按照教育大纲的内容讲？给你写条子也不理睬，你要什么大牌？”

“您说得也太夸张了吧？我说的那些内容都已经公开解密，并没有违背任何法律和法规，这些都是我们援建工作应该总结的经验教训。”

“我看你是想标新立异，想出名想昏了头！我们平时真看错了你，你是想砸学校的牌子，还是想砸我们的饭碗？”

韩炳章也被激怒了，他双手举起讲义夹，重重砸在校长的办公桌上：

“你用不着吓唬人，你们可以立即开除我，有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韩炳章在家待了没几天，突然接到学院办公室的电话，办公室主任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殷勤而做作，询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事后他才知道，校方突然接到商务部的借调令，指名道姓要借调韩炳章去部里。这个意外的结果让学校领导既吃惊又后悔，所以试图再修补与他的关系。

韩炳章被调到商务部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这个中心是商务部直属的一个以开展多双边经济技术交流与国际发展合作为主要职能的事业单位，受商务部的授权和委托，归口管理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对华合作，包括对华技术援助项目的管理执行。同时，

作为商务部国际援助的专业执行机构，也承担了我国对外援助一般物资项目的招、决标和实施管理工作，为国际多双边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和对外援助提供专业性的管理和服

务。到了交流中心，韩炳章才知道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下面设有二十个部门。他被调去的援外物资项目综合处，一共有五个综合部门，他所在的部门主要承担对外援助的物资管理，以及项目立项后招标工作的组织、决标和实施等项工作。

从偏僻的城市来到首都工作，从日复一日的理论教学到实际的国际事务操作运行，韩炳章的激动与兴奋可想而知。尤其是从事业的谷底一下子腾飞起来，使他对能够在中央部级单位工作充满感恩，他尽最大努力尽快熟悉业务，知恩图报，希望能干出一番成就。

由于这方面的业务在理论方面他早已熟悉，所以在熟悉了具体操作流程之后，经过几个案例的实践，他对业务已经驾轻车就熟，能够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了。

不过，与其说命运总是在关键时刻与他开玩笑，不如说性格决定命运，他的认真与执着使他又一次与自己的顶头上司顶撞起来。

那时他到部里工作还不到两年，正独自负责处理一起对非洲某国的经援项目。这个项目已经立项，按照通常的做法，他只要按照驻在国经参处发来的有关文件和资料，组织项目的发标与招标就行。事实上，参与前期调研工作的项目考察组成员已经有意无意地放出风去，有几家信息灵通的设备生产厂家，已开始来找他游说。

这是一家制药厂的低息贷款项目，他们采购的是中资企业生产的设备，所生产的产品是该国和周边地区常需的感冒和抗疟疾药。该国的项目计划书称，对市场充满信心。

韩炳章详细阅读了上报来的全部资料，的确看不出什么问题。驻在国经参处写来的报告及国内公司出国考察的调研报告和计划，也是异口同声地说这个项目没有问题。但是韩炳章就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让他有些说不出的担忧。

项目在他的手里压了两个多星期，不仅是参加投标卖设备的公司急了，找

关系送礼、送钱到家里；驻在国的经参处也急了，因为该国的总统已经对外宣布，要在他的总统就职十周年纪念日，亲自参加工厂的竣工典礼。

韩炳章仍然顶住了各方压力，最终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药物的经销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经销，它还包含药品的认证与相关药店的经销认证，仅仅靠质量检验标准作为经销依据是不够的，而且还要依靠那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法令法规，以及这一地区的贸易许可和相关规定。

但是他的质疑被来自上面的武断决定推翻了。他又一次被上级叫到办公室接受训斥，说他的拖延已经影响到我国外交的大局，甚至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但这些大帽子还不足以压倒他的据理力争，领导最终使出了撒手锏，言语暧昧地责问他是否有人送礼到他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举棋不定，是否在权衡个人的利弊。

韩炳章再一次将自己的调研资料摔在了领导的办公桌上。他来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是借调，于是他回到宿舍写申请，请求把自己调回原单位，哪怕再次面临老同事们的嘲讽。

他的报告被搁置了，只是被安排做些收发打印之类无关紧要的工作。原来的药厂项目交给了别人，据说这个项目很快得到批准上马，并于半年后建成投产。

几个月后，这一项目果然遇到了麻烦：生产出来的药迟迟得不到该地区贸易组织的批准，销售遥遥无期，工厂陷入半停产状态。

原来该国加入了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盟，这个经济共同体加入国都有基本药物目录，所有国家都通过了统一的《国家药物政策》。但是由于药物监管系统没有相应跟上，国家药物不良反应检测系统（ADR）基本是空白。药物市场的自我约束机制薄弱，导致药物市场出现混乱，出现了一些大的医药事故。为此经济共同体为纠正药物市场的混乱，维持药物市场秩序，依据法律对药物的研制、生产、经营、销售、使用进行全程监督和管理，决定建立统一、专业、法制的系统。不过建立这一系统需要时间，所以这期间各国还是以进口国外成熟的药品为主。

韩炳章当时已经查到这些资料，还特别做出了备注。事发后上级领导派人找到韩炳章做调查时，神情有些尴尬，解释说原来在批准该项目的，的

确将韩炳章所关心的问题向该国政府做了咨询，但是对方的答复很肯定，说一切都会在药厂投产前办妥相关的认证与样品的测试批准，只是他们没有做到。

韩炳章又一次绝处逢生：在组织上对这一事故作出调查后的第二周，他接到上级通知，他将被派往海外，作为商务部的代表，就任凯伦岛的经参处商务参赞。

韩炳章是从纽约转机飞往加勒比的。飞机临近那片山峦起伏的海岛，色彩斑斓的美丽加勒比海波澜不惊，看起来这是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此刻，他的胸中激情万丈。几次戏剧性的沉浮，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师成为了外交人员，他满心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

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几乎是在使馆的资料室与当地的图书馆里度过的。他如饥似渴地想要了解这个国家，虽然这是个独立不到三十年的小国，上寻几百年，在哥伦布登陆以前，几乎还处于原始社会。韩炳章来自高原地带，强烈的太阳光紫外线和烈风，把他的皮肤晒得黧黑，这使得他与大多本地居民肤色相近。他开始接触本地居民，试图学习他们有着浓重口音的语言时，不少人都把他认作山里的加勒比族人。

他到任后不久，在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有一位部长认出了他，惊讶地说几天前在一个工地上见过他，似乎在干什么体力活儿，他问是否看错了人。韩炳章微笑地回答他，部长没有看错，那天他为了了解本地的建筑方式，的确在工地与包工头聊天，还帮助工人们抬过水泥。

经过实地调查和资料查阅，韩炳章对凯伦岛贷款建造新的国会大厦项目产生了疑问。因为从凯伦岛的财政状况看，政府负债已经偏高，况且现在的国会大厦建造才不到二十年，无论是从建造面积还是质量方面看，都足以与该国实际需求匹配。客观地说，完全不需要花费那么多资金建造这样的楼堂馆所。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苏睿大使作了汇报。苏大使听完韩参赞的汇报后，以一种十分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你是被借调到商务部的吧？”

这句没来由的话让韩炳章感觉有些尴尬。他能体会到大使询问的画外音，

隐约间他感到自己又在重蹈覆辙，似乎误入了他不应该进入的领域。

苏大使耐心地解释道，对于凯伦岛总理要求中国政府援建这个项目，他们也做了婉转劝说。但这毕竟是别国自己的选择，他们有自己的国情考量，我们能做的只是能否接受他们的贷款立项的请求。

这个项目的审批一直报到了高层，最终得到批准。韩炳章负责具体操作，他参与了国内建筑公司与政府的最初洽谈，以及与政府第一轮的意向性和可行性谈判，直至最初的设计与报价。虽说前期调研时，韩炳章对这个项目有看法，但是当上级最终确认了项目，他还是无条件服从，并且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协调。经过几个月的打磨，项目轮廓和规格都渐渐清晰，开发银行对资金的信用评估与审核也落实下来。看起来万事俱备，只等着最后正式签约。

那夜他像往常一样，关闭电脑正准备入睡，手机铃声突然响了，一看号码是从国内打来的，他赶紧接起来。电话是建筑公司的老总打来的，他的声音听上去忐忑不安，说是刚刚与凯伦岛的总理会谈结束，项目出现意外，总理突然提出新的条件，让他们猝不及防。

第二天，韩炳章就匆匆去找苏大使汇报。苏大使已经从外交部方面得知了这一变故，而且情况知道得更加具体。据外交部礼宾司反映，在与这家建筑公司谈判以后，霍本总理又接见了另外一家建筑公司，会见的时间更长。

大使和韩炳章都猜测到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家新出现的建筑公司上。但是凯伦岛总理此行并非官方安排，他要会见什么人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万一真的出现变故，凯伦岛是贷款方，也有权利选择建造方。由于还没有正式签约，似乎只有道德的压力才能影响到总理的最终抉择，所以一切得等他回国再做商议。

霍本没多久就回到了凯伦岛。他在电台高调宣布与邻国重要的合作项目：凯伦岛将要拥有一座现代化的炼油厂，不仅能够供应凯伦岛全国的燃油，还有能力向别国出口。这个消息对近年来一直处于经济不振、能源缺乏的岛国，无疑是一剂利好的强心针。

韩炳章在焦急中等待来自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因为按照原来意向书的

进程，在北京就应该签订正式合同。事实上，建筑公司已经在国内招兵买马，一方面采购原材料，一方面招聘出国的员工。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们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他们只有向使馆和经参处求救。但使馆与经参处也有难言之隐：就正常外交来讲，这样的具体项目应该由经参处与建设部一级的业务部门交涉。然而凯伦岛的具体情况是总理本人负责所有国家级的项目，没有其他部门可以回答项目具体进程。因此尽管韩炳章几次主动与建设部官员联络，他们的答复都是“**We are work on it**（我们正在努力之中）”。

几年后，这句话成为韩炳章在加勒比地区最害怕听到的梦魇，因为这句话几乎挡住了你所有的努力和催促，成为官方回答中最礼貌而又最有效的托词之一。

几天后，韩炳章终于等来了结果。他收到总理办公室秘书面无表情送来的公函，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那是一封终止意向书的通知函，声称因为在项目的若干施工要求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而要解除合作意向。

这是韩炳章上任以来的第一桩投资案，使馆上上下下都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他觉得特别对不起的是那家建筑公司，那是他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时接触过的一家公司。他认为这家公司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这才介绍给了凯伦岛政府。如今该公司经过多次考察，出钱、出力，做好了全部设计，准备好了原材料和施工队伍，一张薄纸却要否定一切。他觉得没法向这家建筑公司交代。

他拿着公函他急忙去找大使，没想到苏大使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不速之客。看见敲门而进的韩炳章，苏大使像是见到了救兵。

“韩参赞，我正要去找你，你看我这里来了国内的客人，还是部里介绍来的，他们来考察这里的建筑市场，你可以大致为他们说一说这里的情况。”

韩炳章迅速扫视了一下会客厅里的五位客人。从他们的眼神中，他看到更多的是戒备的目光。联想到今天收到的公函，他已经大致猜测到这些客人的来意了，他们并不需要他来介绍什么情况。韩炳章很清楚自己遇到了对手。

韩炳章客气地先寒暄了几句，然后猝不及防地突然发问：“你们是冲着这里的国会大厦项目来的吧？”

韩炳章的问话不仅让在座的客人大惊失色，就连苏大使也吃了一惊。他风闻这位平日不善言谈的韩参赞，要是使起性子来，那是谁也挡不住的。

韩炳章说这番话看似鲁莽，其实是有慎重考虑的。事情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从凯伦岛政府方面已经是无法改变了，唯一能够挽回局面的就是：这横空插进来的第三方能够主动退出。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韩炳章能够想象为了得到这个项目，他们在背后所花费的巨大努力和代价。但是毕竟还有使馆和他经参处这个关口，他们的意见对最终的项目审批与银行贷款，还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他不惜全力一搏。

来客面面相觑，终于有一位老者慢慢开口说道：“不久前凯伦岛政府总理的私人顾问主动联系到我们，说他们有一个国会大厦的建筑项目想上马，但是遇到了困难，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我们作为一家有海外施工经验的建筑公司，知道这个国家新近与我国建交，自然有国际义务要给予帮助，于是就进行了友好协商，协商的结果彼此都很满意，就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老者说着向一位拎着提包的人使了个眼色，于是那人打开包，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他，他把文件夹打开，双手捧着递给了苏大使。

苏大使没有说话，他接过文件飞快地扫了一眼，转头递给了韩炳章。虽然他对韩炳章的锐利开场白没有准备，但还是很满意他的勇于承担，挺身冲在前面，把难言之隐主动挑破。

“正如你们所说，如果你们是一家在海外做过工程的有经验的公司，那么应该具备起码的涉外知识。”韩炳章接过文件夹，并没有看上一眼就合上了，“既然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新近建交的国家，就应该首先联系我们驻外机构，无论是使馆还是我们商务处。因为国家的低息贷款项目，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更重要的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

韩炳章的话并没有压住对方，那位老者的言语反而渐露锋芒，“韩参赞好像是商务部从外单位借调来的，而我自己的从商务部退休被返聘的，异曲同工，我们都对援外工作不陌生。”

他的这番话有些出乎苏大使和韩炳章的意料。他们开始感觉到压力：所谓来者不善，看来对方已经做好各种反击准备。

“韩参赞，我们很尊重您的职位与职责，但是我们也是按照国家政策做事。如果这是国家援外项目，必须经过国家招标程序，我们会按招标要求递交我们的标书。但是如果是低息贷款，借贷国有权寻求他中意的建筑公司，是他们主动挑选了我们，我们也向部里领导做过报告。”

韩炳章终于从他的话里掂出了分量：他们这次来，应该是有背景的，不然一个国内的建筑公司，如此叫板驻外外交机构还是很少见的。

“我想提醒你们，这个项目不是一个刚刚开始酝酿的项目，目前已经有国内公司为此投入大量精力和物力，完成了基础调研和施工方案，核算的施工成本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已经签订项目意向书。不知你们是否了解并考虑到了这一点？”

“据我们所知，政府方面已经终止了您所说的什么意向书，既然旧的协议已经解除，为什么我们不能与政府进行新的合作？”

这几句轻描淡写还带着调侃的话，终于把韩炳章心里压抑的怒火点燃：

“话既然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大家彼此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国内的公司如此竞争，不仅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伤害，而且也是对国家利益的伤害！”

“承接项目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都是经济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在哪里都会存在竞争，这是客观现实。韩参赞不要随意给别人定性，扣大帽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想目前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苏大使此时不得不出面制止这种火药味儿越来越浓的会谈，“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确了这个项目的背景与现状，我希望你们都向各自的上级主管再汇报一下，全面慎重地再权衡一下利弊，为公司着想，也为国家利益着想。看看有没有更为妥善的方式，调整好各方面的关系，或者可以共同协助来完成这一项目？”

苏大使的话给对方留下一个协商的空间，也冲淡了客厅剑拔弩张的气氛。客人们见状顺水推舟地说了几句软话，告退前还盛情邀请苏大使和韩参赞共进晚餐，当然遭到意料中的婉拒。

第二天，韩炳章还是不放心的，一早又来到使馆，把昨晚他整理出来的整个新国会大厦的完整资料交给大使。文档里，他把他们第一次受到政府委托开始洽谈新国会大厦项目，到在使馆、经参处的安排下国内建筑公司与政府的意向性接洽，再到建筑方案的确定、低息贷款的报批，详尽地还原了整个谈判过程。

苏睿很欣赏他认真的工作态度，他们坐下来又把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正在此时，使馆的二秘小严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冲了进来，甚至都忘了敲门。他手里挥舞着一份报纸：“出事了！出大事了！”

苏大使和韩炳章“唰”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出了什么事？！”

“是霍本总理出事了！搞不好要下台！”小严气喘吁吁地说道。

苏大使接过报纸，只见报纸的通栏标题赫然写着：“总理持有外国护照，他究竟是哪国人？”他迅速浏览了一下全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一旦证实总理加入外国国籍，将不具有参选资格，他的参选将被认定违宪。如此一来，凯伦岛就要再次面临大选，至少是总理选区的大选。无论是哪一个结局，霍本的总理宝座怕是都保不住了。

知道这个情况，韩炳章的心里甚至闪过一丝快意：这个骄傲的年轻人终于要为自己的任性与傲慢付出些代价了！

然而苏大使的心却悬了起来：凯伦岛大选刚刚结束，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反对党一直在挑战大选结果，声称要付诸法律行动，质疑大选的公正。本来已经尘埃落定的政局又要再起风云，他真是有些恼怒，但又无从发泄。

“这消息是否真实可信？”韩炳章谨慎地低声问了一句。

这句话提醒了苏大使，他赶紧调到政府电台频道，正好听见霍本总理在发表声明：

“我的国民，我的同胞，作为一个心智健康的人，也许很难理解那些心理阴暗的人，他们不希望看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们没有容身之地。诚实的市民们都可以看到，大选结束之后，我和我的政府正在把我们的国家带出经济困境。我们已经成功地与友邻国家

签订了投资协议，我们将获得新能源，更多的外汇收入，更多的人就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会对社会保障和民生带来更多的投入。但是，现在有人意图挑衅政府的公信力，质疑我的执政资格，我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宣布：没有任何宪法或者法律可以阻止我参加大选，没有任何人可以挑衅我作为国家总理的权利。我会继续执行国会赋予的神圣职责，继续服务于我的人民，继续服务于我的国家！”

苏大使的心情越听越沉重。从总理的通篇声明中，虽然他的发言尖锐并且强硬，但是完全回避了公众质疑的关键问题：总理究竟有没有加入外国国籍？有没有持有外国护照？

最终的结论似乎很明显：既然霍本总理如此闪烁其词，无法正面回答要害问题，看来这发突如其来的炮弹，的确击中了他的要害！

正在这个时候，文化参赞肖昆山走了进来，一脸焦急地对苏大使说：“我刚接到一位华侨的电话，他说情况紧急，华侨之间恐怕就要发生大规模械斗，希望使馆出面加以制止！”

第十三章

同室操戈

心肠变硬是人类情感的癌症。令人悲哀的是，许多人还把冷漠与心冷看作是自己在社会磨炼中的一大进步。

这是一栋三层小楼，位于城市的最外沿，周围的居民房都比较矮小，从晒台上望下去，四周的情况一目了然。

现在已经接近中午，也许是地处偏僻，小巷里没有什么行人。因而那几个悄悄接近的年轻人很容易被发现。而且他们个个手里提着家伙，有的隐藏在黑色大旅行袋或是装在红蓝条纹的蛇皮袋内，不过还是能看出长形的家伙模样。

陆成枫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那是一只德国造勃朗宁手枪，枪身为铁黑色，塑料握把护板为咖啡色，为警用手枪的三点八大口径，这是他在警察局CId（Criminal Investigations Department，犯罪调查部）主管特别批准的。当时买这只手枪的初衷主要是满足一个男人喜爱枪支的天性，他怎么也没想到今天居然要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接到广东小伙子麦琦的求救电话，陆成枫一听事态严重，也没有顾不上多想，由于见识过上次的械斗，为了保护自己，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手枪，潜意识里知道自己不可能会开枪，但是真正的武器还是有它独特的

威慑力的。

当他赶到麦琦的住所，看见另一辆吉普车急匆匆驶来，在他的面前猛然刹住。车上下来一位胖墩墩的中年人，肚腩微微外凸，手里拿着一杆钢管鱼叉，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

陆成枫微微一愣，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他，但是对方大踏步走过来，若无其事地与他打招呼：“我就猜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一定缺不了你！”

说话的人叫林依农，他是来自台湾的最早移民之一。做的是珠宝饰品的生意。近年来经济下滑，珠宝的生意不好做，他也接待一些来凯伦岛过渡的华人，为他们提供食宿。这些人有的是来买护照的，有的是买了护照准备去加拿大报难民的。

林依农是台湾泰雅族人，就是雾社起义的那一族，这个民族以豪迈彪悍著称。林依农平日为人谦和，寡言少语，从未见他与人起争执。今天见他拿枪弄棒的样子，真有些难以置信。

两人顾不上寒暄，急忙地上楼问究竟。几天前麦琦才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因而他们都相信这次求救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当他们见到麦琦时，他已经是面无血色，本来他就是个瘦小身材，连日来的担惊受怕，他看上去更是单薄，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跑。好在他身边还有几个小伙儿守候着，否则他恐怕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

看见陆成枫和林依农到来，他的神情镇定了些许。他说刚才接到琳达哥哥叶檀打来的电话，警告他要小心，他妹妹知道他找了几个老乡同住，所以特别纠集了不少人，要来狠狠地教训他。

陆成枫知道叶檀是个老实人，他自己几天前才被自己的亲妹妹毒打过。他说的话一定是真的，想到这里，他不由深深叹了一口气：今天这一幕幕悲剧，究其缘由，还都是自己惹出来的祸！

这位人人谈及生畏的琳达，中国名字叫叶楠。她原来是一家县剧团的演员，嗓子一般，学的是刀马旦，常演长靠武旦，身上有些功夫。但是剧团排的戏越来越没人看，人心涣散，各寻出路。她也不得不投靠亲友，在一家私营的中医诊所里，给一位按摩师当助手。好在她体力好，手上也有把子劲，不到半年，她也能独立上台，为病人做一般的保健按摩。

数年前，突然喜从天降，有一位台商要为一家海外宾馆招聘酒店按摩师。但是因为这家宾馆还在建造中，在建成之前，受聘者只能作为私人保健师为这位台商服务，所以薪金不高。这使得一些先前的竞争者走掉了一大半。

但是叶楠没有放弃，她认为出国闯荡是人生的一次难得的机遇。何况老板还是个女人。她终于说服了丈夫，离开年幼的女儿和患病的父母，只身来到万里之遥的海岛。

雇佣她的老板叫童莉芹，是一位场面上的人物，与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混得很熟，还有凯伦岛“外交领事”的身份。她四十出头，保养得很好，看上去和颜悦色，像是一位好老板。然而等到叶楠住进了她的家，伺候起她和她女儿及父母，才知道什么叫误入虎穴。

住进了童老板的宅院，她立即被约法三章：由于童老板的特殊身份，她不得随意迈出这座宅院的大门。任何外出必须有充分理由，必须得到主人的许可。外出时间最多一个小时，不允许与外面的人说话，尤其是中国人。理由很简单，这里是与台湾“建交”的国家，而童老板肩负着秘密使命。

在大陆，叶楠读过描写旧社会富人家里的女佣的悲惨生活，她那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厄运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每天四点半起床，因为童老爷子早上五点要晨练，在他起身前要为他的全身关节进行按摩，说是防止起床过猛引发脑出血。

到了六点半，同样的床上保健轮到了老太太。七点半的时候要去为童老板按摩。八点半是那位十五岁的千金小姐。九点过后是童老板的那些客人上门来做免费的保健按摩，一直要延续到下午甚至晚上。按照童老板的说法，这些人都是凯伦岛的头面人物，非贵即富，是将来酒店潜在的尊贵客人。

然而当这些客人除去衣衫躺在按摩床上，见到她穿着白大褂走到屏风后面，薄薄的被单掩不住他们勃起的欲念。叶楠怀疑是童老板对他们有过暧昧的暗示，否则怎么可能他们的行为模式几乎如出一辙，上下其手，不仅把手伸进了白大褂，有的甚至探入胸衣、内裤，令人不胜其烦。

从最初的震惊到后来的麻木，两年过去了，童老板口中那座兴建中的酒店，还是遥遥无期。终于有一天在电视新闻中看见，仍是一片废墟。听说童老板拿了投资人一大笔钱，但是没有投入工程。而酒店不完工，叶楠的身份就一直会是私人按摩师，不仅辛苦，而且工资远低于来时的承诺。

与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来自一个县城的大厨杨坪山，除了他是个男人外，他们的命运几乎相同。杨坪山本来是县城里最有名的餐馆里的头牌大厨，但是到了这里，就沦为家庭厨师兼清洁工。杨坪山不仅要为全家做饭，只要有一点儿空闲，就要打扫庭院和客厅卫生，叶楠也是如此，还要为全家清洗晾晒被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伙食是由主人单独购买，专门放在一个冰箱的，尽管主人食不厌精，他们的菜肴千篇一律，鸡翅、包心菜加土豆，几乎没有变化。终于他们与主人的矛盾爆发了，起因竟然是餐馆的剩菜。

那一夜，童老板在城里的餐馆设宴招待台湾来的一个投资团，她把杨坪山带去餐馆，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厨师远胜于那家餐馆的大厨。客人们酒足饭饱，狼藉的餐桌上还有不少剩菜。餐馆的老板知道杨坪山他们的境遇，所以好心帮忙他把剩菜打包。当杨坪山回家后把这几盒子宝贝展现在叶楠面前时，她兴奋地扑上去一把抱住了目瞪口呆的老实汉子。

随后发生的事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童老板出现在他们的背后，她只是简单地说：“你们要搞什么我没兴趣知道，但是这些菜都是我付的钱，我父母也喜欢吃。”说完话的下一个动作，就是上前一步伸出双手把桌上的几盒子剩菜全部拿走。

第二天，他们两人的卧室遭到老板父母的搜查，理由是他们的厨房冰箱里少了一只鸡。他们一直也没有弄懂为什么童老板要玩这一手。是要进一步恐吓他们，还是要给他们立新的规矩？无论如何，这成为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羽毛。

叶楠和杨坪山一起向童老板提出，要搬出童家大院，童老板好久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许久才开口道：“你们会后悔的，而且很快。只怕那时候再来求我就太晚了。”

叶楠他们如同飞鸟出笼，哪里听得进这番威胁。他们合租了一间有两个

卧室的民房，自己开伙，每天只是按上班时间去童家大院，一时觉得极乐逍遥。

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一份来自家乡政府的公函让他们大惊失色。公函的红字公文抬头是“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文中措辞严厉，说他们在海外与“反华”敌对势力勾结，要求他们尽快购买机票，立即回国对有关方面做出交代。

“与‘反华’敌对势力勾结”这顶巨大的帽子吓得他们魂飞魄散。他们在外面的确与几个来自台湾的侨胞交往过，议论过童老板所谓建造酒店的投资骗局。他们也知道公函中所说的内容，一定是童老板恶意编造的。但是如果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他们更将是有口难辩。

有人给他们出主意，向附近的中国大使馆求救。他们给巴巴多斯大使馆打去电话，哭诉他们的遭遇。但是电话里使馆的接待人员听没有做出什么表态，只是说会向上级汇报。

正当他们陷入绝望的时候，从巴巴多斯果然来了两个人，一看就像来自使馆的同志。但是两天来他们只是与童老板进行交谈，从偷听来的只言片语来看，他们就是被派来了解他俩情况的。让他们费解的是，听说这两位调查人员即将返回，但是还没有找他们了解情况，这形势看上去对他俩很不利。

情急之下，他们按照侨胞的指点，找到一位大陆来的姓陆的同胞，据说他很有能力，能说会道，也是被童老板骗来的投资者，也许能够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那位名叫陆成枫的同胞问清缘由，爽快地答应了他们。晚上他们三人一起去那两位从使馆来的客人下榻的酒店，顺利地找到了他们。

然而谈话进行得并不愉快，开始大家都很客气，但是当谈话内容涉及童老板，两位客人的脸色立即变了，声音也变得严厉起来：“陆先生，我们尊重您是我们的侨胞，但是关于对您提及事件的调查，我们已经有了结论，您不必再多言。这是我们使馆的工作范围，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他们的态度反而激起了陆成枫的脾气，他也针锋相对地提高了嗓音：

“你们的确有你们的调查渠道，但是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我们看到和知道的情况，你们未必清楚。比如童莉芹这个人，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她说一套、做一套，在港台地区已经是声名狼藉，这才跑到中国大陆去行骗。”他说着拿出几张报纸，“这是本地的报纸，还有一份是凯伦岛总理对全国人民发表的白皮书，全面揭露了童莉芹利用建造酒店为幌子，大量骗取投资者钱财的事实，请你们有时间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陆成枫所说的令这两位使馆人员很震惊，他们面面相觑，默默从陆成枫手里接过报纸。

陆成枫见事态有了转机，索性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全都说了出来。他们的谈话不知不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陆成枫能够明显察觉出他们潜在的变化。

第二天，在使馆派来的调查人员与童莉芹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虽然使馆人员只是尽可能温和地就昨晚了解的新情况，对童莉芹做了询问，但她的反应显现地十分过激，几乎是暴跳如雷，与两天来的和颜悦色简直判若两人。

她先是指责使馆人员背着她做调查，而后又骂他们偏听偏信，质问是否他们被人收买。她的无理取闹激怒了两人中年轻的那一位：“童女士，我请你态度放尊重些，你面对的是中国大使馆派出的文化参赞，是我们的资深外交人员。”

童莉芹听罢转身走进里屋，不一会儿抱出一堆相册：“你们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与你们的总书记的合影，这是总理。看看，这是你们最高上司，外交部长。不要拿什么参赞吓唬我。你们现在就要向我说明，你们回去准备如何向上级汇报。”

“童莉芹你也太狂妄了，我们怎么汇报完全是依据我们调查的事实，没有必要向你汇报！”

“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会直接向外交部去查询！你们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你们所不愿承受的代价！”

使馆的同志在离开凯伦岛前，向叶楠和杨坪山交了底，他们已经基本清楚发生在童老板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最多是劳资纠纷，完全与通敌或政治

无关。这番话让他们如释重负，他们决定不去理会童老板的威胁，干脆提出辞职。两个人合伙在城里开了一家中餐馆，叶楠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叫琳达，她还以家乡的毛竹为装饰主题，希望他们的生意也像新春的毛竹节节高。

也许是缺乏经验，也许是缺乏语言沟通，几个月营业下来，生意没有什么起色，还亏损了一些钱。叶楠心急如焚。在童老板家煎熬的那些日子，她深深感受到无钱无权的痛苦。看见童老板的生活那般光鲜亮丽，她暗暗对自己说，如果老天给自己一个机会，她会不顾一切去紧紧抓住，不惜任何代价！

命运似乎对她开了眼，那天餐馆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人，这样装束的人物很少光临她的小餐馆。叶楠几乎使出全身解数，用她勉强能沟通的英语，强行为自己打开了一扇大门：那就是利用签证这块敲门砖，赚自己亲友和同胞的钱。

与凯利·博格的合作让她一次挣到了9000美元。叶楠从中发现了新的商机，越来越多的国人想要到国外寻找机遇，他们根本不在乎去的是什么国家，只要走出国门就好，甚至不在乎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叶楠向国内的亲友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她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她还向他们夸口自己有政府的关系，承诺能够为他们办理签证和工作许可，甚至可以帮助他们开办生意。而除了向他们收取每人2000美元的费用以外，她还要求在任何开办的新生意里，她要占30%的干股。

这一招并不是她发明的，是她从童老板那里学来的，不过她的心没有童老板黑。童老板对任何她所帮助开办的公司，都要占51%一的干股，而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心很平。

叶楠的签证生意因为客源有限，渐渐走向疏落，有时候一个月也没有一两单。餐馆的生意依然不景气，于是她的主要收入不得不转向帮助亲友开办的生意，她要去索要她所占的股份收入。

然而这份听上去不错的收入，要真正装入口袋还是十分困难的。这些亲友当初听信了她的话，集资甚至借钱来开办生意。但是凯伦岛毕竟是个弹丸之地，一条街开设十几家中国店铺，恶性竞争把大家都搞得没有钱挣。

亲友们开始抱怨，甚至公开抵制她的每月分红。

叶楠感到了这种日渐增长的敌意，她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不再给他们立规矩，那么她精心布局的一切，都将成为为他人作嫁衣裳。

她决定第一个需要给些颜色看的是她的大哥叶檀和嫂子。他们是她最先从国内带进来的，当她去机场接他们的时候，见到的情景让她羞得无地自容：她哥哥的行李是全套厨房用具，炒菜锅、高压锅、开水壶，只差肩上挑一根扁担，整个就是一个逃难的灾民。

他们在城边开了一个小餐馆，没有雇佣一个员工，不会一句英语，菜单上除了炸鸡腿和炸鸡翅，只有蔬菜炒面或者是鸡肉炒饭。他们也租不起住房，晚上把餐桌拼在一起就是睡觉的床。他们的收入也就是勉强度日，根本挣不出钱来给妹妹分红利。令叶楠最为恼火的是，大哥仗着从小把自己带大，并不认真看待妹妹的所谓股份，甚至还经常在亲友那里抱怨，说妹妹夸大事实，把他们骗到这个鸟不生蛋的穷地方。甚至放言说，如果妹妹再来讨债，他就用菜刀把她劈出门外。

叶楠是带着怨气进门的，也许是为了增加威慑力，她手里拎了一根半米长的铁棍。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大哥见她进门，竟然恶语相向，几句话不合，他抬手一个耳光扇了过来。尽管小时候她没有少挨大哥的打，但是今天她决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叶楠几乎下意识地举起手中的铁棍，照着大哥的肩头打了下去！大哥毕竟是快六十的人了，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身体一斜向前踉跄了一步。

“他年纪大了，不要打他，要打就打我！”大嫂冲上前来，一把抱着丈夫，扭过脸来瞪着叶楠。

如果此刻他们讨饶，叶楠也许就此作罢，但是看见大嫂眼里挑衅的目光，分明是以为自己不敢再动手，于是她心头怒火中烧，二话不说，举起手里的铁棍狠狠朝着大嫂的背部砸了下去。

事后大哥大嫂向陆成枫哭诉叶楠，大嫂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一把将衬衫从背后撩起，在她的背上赫然凸起三条黑紫的伤痕，叫人看了触目惊心。

就在叶楠恼怒不已地回到餐馆时，意外地遇见出来逛街的广东小伙子麦琦。他刚来凯伦岛没多久，经朋友介绍住在台湾人林依农的家里。因为想

换换口味，在街上找到这家中餐馆。

叶楠已经像个有经验的猎手，看衣着打扮就能大致猜测出对方的身份，果然没有聊上多久，麦琦的底细就被她探听出来了。麦琦来自福建长乐，他的家乡是国际上出了名的偷渡之乡，许多国家的移民局只要看见中国护照的签发地是福建长乐，警惕性就会特别提高。

麦琦就是个蛇头的角色，他这次来凯伦岛，是要帮家乡想偷渡去加拿大的老乡开辟一条通道。他们的做法是先在国内伪造公证文件，利用凯伦岛家庭移民的空子，组成作假家庭。本来单身申请移民需要十万美元，而一个三口之家的费用是十五万美元，于是他们组织单身男女和一个看上去十几岁的年轻人扮演孩子，这样每人只需花费五万美元。等拿到凯伦岛的护照，他们就立即买票去加拿大。等到飞机入境，他们就在厕所里把凯伦岛的护照撕掉冲进马桶，等到过移民局的时候就去报难民。只要在里面什么也不说，移民局也无法证实他们的真实身份，因而也无从遣送，最多熬上几个星期，就能拿到难民身份，每月可以领取相当于八百美元的救济金。他们移民加拿大的梦想也就美梦成真了。

由于蛇头们对偷渡加拿大的收费是二十万美元，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蛇头可以从每个人身上挣到至少七八万美元，可算得上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在长乐一带，如果你要借钱做生意没有人会借给你，但是如果你说是要偷渡出国，你一定能找到借给你钱的人。蛇头对偷渡客也是十分信任的，只要你付第一笔订金，他们就会帮助你偷渡，等你到达目的国后通知了家人，他们再去你家收钱。

叶楠很快了解到麦琦的最大顾虑是不能及时拿到护照，他的人在凯伦岛待的时间越长，各项开销就越多，当然营运成本就要增加。所以当叶楠拍胸脯说可以帮助他们尽早拿到护照，麦琦自然是求之不得。

叶楠马不停蹄地去找凯利·博格，把这笔交易的重要性向他说明，要求务必把手续的办理加快，就可以争取到大批客源。博格也意识到这是值得保有的珍贵资源，便亲自上阵，天天往警察局和移民局跑，终于在两周内办完了十二个人的审批手续。

麦琦在旅行社为他的人包了一个旅行团，雇佣旅行社的经理亲自带队，一

队人浩浩荡荡杀入多伦多。接到他们打来报平安的电话，麦琦在叶楠的餐馆喝了一夜的酒，第二天就按叶楠的吩咐，搬进了叶楠他们的公寓。

自从搬进叶楠他们的公寓不久，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麦琦以前在国内联系的那些客户，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说话吞吞吐吐。本来因为前一批人走得顺利，他们答应很快就会出来，但是没想到半个多月过去了，他们连电话都懒得接，似乎对出来不再感兴趣。

然而有一天，麦琦发现自己住的房间有人进来过，自己的包被人翻过。他仔细查找了包里的东西，发现通讯录不见了。他到处搜寻，还是没能找到。

他警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便去叶楠的餐馆要问个究竟。刚走近叶楠的餐馆，就看见他原来在国内联系的那几个客户从餐馆走出来。看到他们的一脸尴尬，麦琦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被人撬了跳板！

他知道此时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但是他们还是强作镇定走上前来。果然如他所料，叶楠偷了他的通讯录，偷偷给他们打了电话，说麦琦在凯伦岛全靠她，如果他们直接与她联系，那她会收取他们更便宜合理的价钱，等候时间也会更短。她的建议听上去让人无法抗拒。

麦琦毕竟是江湖上跑的人，他岂肯如此吃这个暗亏。他抬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黑道大哥，说起干蛇头这行的规矩，并且暗示他们，如果要过河拆桥，那他们在进入加拿大前，移民局事先会有他们的黑材料。本来移民局是因为这些报难民的人，撕毁了护照，不知道他们是哪国人，也没有国家和地方可送。如果有了他们可以对应的相关资料，移民局就可以轻易将他们递解出境，把他们押上飞机，送回原籍。

这番威胁果然奏效，那些人急忙承诺，仍然会与麦琦继续生意。麦琦回到公寓，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打包，离开了那里。他也觉得没脸再搬回台湾林先生那里，自己在街边小旅店租了一间房。

麦琦的不告而别让叶楠深受打击，尤其是那些她辛辛苦苦挖来的人又回到麦琦那里去，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试着打电话给麦琦，但是他拒绝接听，忍无可忍的叶楠决定打上门去。于是在星期天的早晨在小旅店的二楼把麦琦堵在门里。

叶楠开门见山，要麦琦支付那几个她私自招来的大陆客的移民投资费，麦琦当然一口拒绝，还口口声声责备叶楠不地道，居然偷走他的通讯录，阴谋劫走他的客人。

叶楠一听大怒，再也顾不上讲什么面子，从背后掏出铁棍就朝着麦琦砸过去。麦琦是个小个子，个头还不及叶楠的胸口，他急忙双手护头，三十六计走为上，一个箭步要冲出去。

叶楠那里容得他逃走，身形一闪就堵住了他的逃路。麦琦转头看见楼层不高，情急之下也顾不上自己光着上身，仅穿一条小短裤，便一把抓住晒台木栏杆，纵身一跃，从二楼跳到了楼下。

麦琦光着脚穿着一条花短裤在街头狂奔，幸好是星期天街上没有多少行人，等他经过陆成枫的商场，发现有中国工人在里面为商品上架，他什么也没说一口气冲了进去。

受到惊吓的员工很快给陆成枫打去电话，陆成枫急匆匆赶去商场，员工已经为麦琦找到遮体的衣裤。听罢麦琦带着哭腔的诉说，陆成枫也感到相当棘手。按照一般惯例，这样的情况应该去警察局报警，然而现在事情涉及的双方都是中国人，其中还有难以解释清楚的移民问题，陆成枫只好征求麦琦自己的意愿，是否需要报警。

麦琦思前想后，觉得一旦报警，肯定对自己将来的生意不利，他还是决定私了。他用陆成枫商场的电话给叶楠打过去，表明自己不想把事情闹大，愿意做一些适当的赔偿。

然而叶楠那边的一关并不好过。她见麦琦是个软骨头，是属蜡烛的不点不亮。她知道也只此一次能从他那里榨出些油水，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办法，于是狮子大开口，要麦琦把她招来的那五个人，按人头每人交给她五万美元。

麦琦嘴里答应要去与那几位同乡去商量，心里明白那只是缓兵之计。陆成枫听罢也觉得这个女人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只是提醒麦琦，这个女人对自己的亲哥哥都下得去手，光是敷衍她恐怕不行，还是要多加小心。

麦琦把几个同乡找来，把自己面临的情况讲给他们听。出门在外，老乡

毕竟是老乡，他们都很同情他，邀请他去与他们同住，还表示既然来了，就让麦琦为他们安排，就是走正规程序，多等些日子，他们也只认他，不去与那个可怕的女人打交道。

叶楠耐着性子等了两天，得到的只是含混不清的应付。她最终明白他们是在搞拖延战术，想等到办完手续，拿到护照就溜之大吉。她决不能就这样让他们把自己给耍了，她一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麦琦一直没有接到叶楠的电话，他心里就感觉要出事。星期天一早，麦琦从起床就右眼皮跳个不停，心里也总是忐忑不安，感觉就像要出事。当他接到叶楠的电话，知道大事不妙，今天恐怕在劫难逃。

他频频从他们住的楼上望去，路上行人稀少，当他看见几个陌生的中国人出现在附近，手里还提着包裹着的器具时，情急之下他急忙打电话给台湾林先生。林先生曾在一次酒后说，他们高山族人最不怕的就是打架，越是出血越兴奋，要是打架的事，一定要叫上他。给林先生打完电话，麦琦又给陆成枫打，他觉得陆先生也是在本地有头脸的人，说不定叶楠还会买他几分账。

陆成枫来到麦琦的住所，心情还是有些紧张。对于叶家人的手段他早有耳闻，他们家来的人越来越多，往往是亲戚带亲戚，妻子带小舅子，小舅子带连襟，很快就发展到几十人的大家族。虽说都是沾亲带故，但是彼此之间的矛盾也不少，甚至发展到动刀动棍。有一次甚至从家里砍到公路上，十几个人提刀拿棍地在公路上砍杀，把本地人看得胆战心惊。

据说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砸门的“新技术”：用一根半米长的圆管套住大门外的球形门锁，再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插进圆管顶住球锁，拿榔头狠砸铁棍，整个球形锁就被顶下来，大门便被迅速打开。

陆成枫也走到晒台上，他可以看见聚集在楼下附近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已经有十几个人。他不知道要不要把他所知道的砸门“技术”告诉麦琦和林依农，虽然他们躲在楼上，如果他们动用这门“技术”，他们就只能困守楼上。可是谁知道能够坚守多久？

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摸了一下腰间的手枪，此刻他有些庆幸自己带枪的正确。也许必要的时候，开枪警告是最有效的自卫方式。他扫视了一

眼四周，林依农把钢管鱼叉靠在肩头，坐在楼梯口若无其事地抽着烟。麦琦手握着两把菜刀，神经质地来回走动。他的几位老乡神情恍惚，有的握着木棍，有的竟然拿着拖把，六神无主地面面相觑，不知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陆成枫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他掏出手机，他知道此事不能报警，如果真正惊动警察，那么在第二天的电视和报纸头条，“中国侨民聚众斗殴”会成为最大新闻。此事的后果之严重，所有在凯伦岛的中国人，都将在未来很长的时期，为今天的愚蠢行为，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他不再犹豫了，也许现在唯一能够阻止这场悲剧发生的办法，就是向中国大使馆伸出求救之手。也许心中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是他还是拨通了大使馆的号码。

第十四章

一波三折

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的。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

——巴尔扎克

陆成枫紧紧随着经参处韩炳章参赞的车回到使馆，他还从未那么气馁过，像个犯了错的孩子，灰溜溜一言不发，实在不知道待会儿见到大使该说些什么。

韩参赞赶到的时刻正是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包围小楼的人们已经全部现身，刀棍出鞘，双方开始叫骂，楼下急性子的进攻一方已经开始踹门。

得知使馆已经派人过来，陆成枫的心稍稍镇定下来，他开始劝阻麦琦和他的同乡要克制，尽可能拖延时间，等待使馆人员前来解围。他也真有些后悔，如果不是当年他去出头，为叶檀他们向巴巴多斯大使馆说情，他们早就被送回原籍，也不会有今天的麻烦。

麦琦听说使馆派人来了，胆气一下壮起来。也许是几天来过于压抑，刚才又灌下几杯朗姆酒，此刻他的情绪有些失控，几次冲上晒台大声叫板，要叶楠有胆自己站出来，就在他们两人之间单挑做个了断。

陆成枫走上晒台试图劝阻麦琦，没想到麦琦忽然一个转身，出其不意地

从他腰间抽出手枪，冲着楼下的人群挥舞着。

楼下的人看见楼上有人拔枪，顿时喧嚣起来。他们真的动用铁管和铁棍，很快砸开楼下的门，准备冲上楼去。

一场混战似乎在所难免，就在这个时候，韩参赞的车赶到了现场。当他向在场打算械斗的人群亮明身份，中国政府的官方身份还是压倒了他们冲动的气焰，没几分钟便三三两两地偃旗息鼓撤离了。

陆成枫气恼地从麦琦手中夺回手枪，这个动作被站在楼下的韩参赞看在眼里。等围楼的众人散去，韩参赞来到楼上，看着一脸尴尬的陆成枫，他还是毫不留情地向他伸手：“也让我欣赏一下你的手枪。”

陆成枫不好意思地把枪递了过去，韩参赞熟练地卸下弹夹，拉开枪膛看了一眼：“了不起，还真的上了顶膛火，你真的打算朝他们开枪？”

陆成枫不想辩解什么，默默取回韩参赞手里的枪，插进枪套，转身朝林依农打了个招呼，转身就要离去。

韩参赞叫住了他：“别这么急着走，好歹看在我十分钟之内赶到现场的份儿上，也陪我聊几句。不敢说救驾有功，也算是有求必应吧。”

韩参赞绵里藏针的话让陆成枫进退两难，他正想把事情的缘由大致说一下，韩参赞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大使打来咨询情况。

“我看这样好了，索性辛苦你一趟，我们一起去一下使馆，大使对这件事也很关心，大家交流一下情况也很有必要。”

韩参赞的话听上去客气，但是语气分明是不由分说，陆成枫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也只好低头就范。

跟随韩参赞的车到了大使官邸，陆成枫心情忐忑地走了进去。在他的印象里，苏睿大使对自己有偏见，这回明明是自己理亏被抓了个正着，不知会得到什么样的修理。

但是见到苏睿大使让陆成枫有些吃惊，苏大使看上去笑容满面，热情寒暄，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距离与不悦，倒是像一个很久不见的老友。他们聊了一些凯伦岛的风土人情，天文地理，就是没有提及今天的冲突，越是如此，让陆成枫的心里越是没有底。

苏睿大使心里暗自发笑：这个陆成枫今天看上去很有些吃瘪的样子。在

他的印象里，这个陆成枫相当自以为是，也许他的事业做得还不错，在这个小地方也算是个顶尖的人物，但是中国人还是讲究守拙不张扬，他的做派有些令人不快。而且他的手似乎伸得也很长，哪里关系都敢攀，哪里的闲事也敢管，今天惹上这样的麻烦也是情理之中的。

陆成枫终于沉不住气了，主动提及今天发生的冲突。苏睿大使听得很认真，还不时提问，他更关心的是华人之间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会影响与本地公民的关系。

不知不觉他们的聊天进行了半个多小时，苏睿大使提出希望陆成枫能够多花些时间，帮助使馆把华人的基本情况摸一个底。

苏睿大使的态度让陆成枫放松下来，于是他将那飓风之夜在海边的想法说了出来。（《加勒比飓风》）

他认为现在凯伦岛的华人越来越多，是时候应该成立一个华人自己的组织，可以规范与协调华人之间的事务与矛盾，对外也可以发出统一的声音。

苏睿大使很赞同陆成枫的想法，从使馆工作的角度，如果有一个华人团体可以沟通情况，会使得使馆的工作大为主动，这也是外交部与国侨办积极鼓励的。他当即表态会积极支持华人成立自己的组织，使馆也会给予必要的协助。

看着这会儿陆成枫脸上展现的笑容，韩炳章在一旁觉得好笑，看这家伙刚才魂不守舍的样子，这一会儿又信心满满，简直是因祸得福。

他是刚从那场剑拔弩张的激烈场面中经过，亲眼看见刀棒飞舞，甚至真枪实弹的对峙。他虽然看上去镇定，但是心里对是否能够平息这场械斗完全没有底，直到离开现场他还是心跳不已。看见陆成枫这么快就得到解脱，心里还真有些愤愤不平。

“我们的陆先生怎么不把你那只漂亮的手枪拿出来给大使展现一下？”韩参赞突然调侃地插了一句嘴。

苏睿大使有些惊讶地看了韩参赞一眼，又将目光转向陆成枫。陆成枫完全没有想到韩参赞会在这个时候提及这件事，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我把它留在车上了。”

陆成枫刚才在大使官邸门外下车时，就觉得带枪去见大使实在有些不妥，就把枪留在了车上。

“你怎么会想到要带着枪去？”这回轮到苏睿大使吃惊了。他没有想到这位看上去很理智、有控制的老板，会有如此冲动的一面。

“当时有些慌了神，其实真的没有想到会用上它。也许只是给自己壮胆罢了。”陆成枫索性说出实情，“不过情况的确失控，如果不是韩参赞及时赶到，说不定已经铸成大错。”

陆成枫的坦诚出乎韩炳章的意料，倒觉得自己刚才放的那发冷枪有些不厚道。他笑着打圆场说：“我们的陆先生不愧是位奇才，就我去看当时的现场，我也未必能控制局面。陆先生敢于只身涉入险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样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的。”

韩参赞的这番话让谈话的气氛轻松下来，陆成枫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后悔又有些委屈，眼圈也有些泛红。

苏睿大使见状便顺势收场：“陆先生的处境的确不容易，今天你也有些累了，我们另找时间再聊。”

回到家，远远看见林依农的车停在自己家门口，陆成枫有些疑惑地走下车，看见林依农还坐在车上。一见陆成枫走过来，他跳下车，不由分说把他拖上自己的车：“走！去我家喝酒！”

“我老婆还在家会担心我。”

“我已经跟嫂子打过招呼，你到我家再给她打个电话，看见你的车停在门口，她不会再担心。”

陆成枫记不得那次自己喝过多少酒，先喝啤酒，喝完瓶装的再喝罐装的，然后是白酒，喝光了中国的再喝本地的朗姆酒。他第一次领教了高山族人的豪饮。

陆成枫还是知道要有所保留，干杯的时候总是做些小动作，他喝的恐怕不及林依农的一半，他已经到屋外吐了两次。林依农的酒量似乎还是深不见底，端坐在那里，连厕所都没有去过。

在陆成枫的印象中，林依农是个神秘的人物，因为他沉默寡言，没人能说看得透他。虽然他长着五短身材，硕大的脑袋，稀疏的头发，但是他对

女人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几乎他看中的女人，都逃不过他的手心，哪怕只是短暂地路过数日。他有过的一段传奇色彩的艳遇让岛上的中国男人嫉恨了许久。

那时候凯伦岛还是与台湾“建交”，台湾派出了一支文艺演出团体，来到加勒比地区巡回演出，在凯伦岛仅仅待三天。演出团里有一位舞蹈演员非常漂亮，靓丽的脸蛋和婀娜的身姿，吸引了所有男人的眼球。不知为何这位公主般的女演员在演出结束后突然腹痛，上吐下泻，当地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林依农突然赶到演出团驻地，手捧一罐汤药，说是他们高山族的祖传秘方，完全是草药配方，服下一定见效。

看到女演员痛到打滚的样子，团长咬牙决定让林依农给她服药。神奇的事发生了，二十分钟后，女演员先止泻后止吐，疼痛完全消失了，呼吸平稳地睡了过去。林依农等到后半夜，大家都确定无事以后，才开车离去。

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演出团，为那位女演员送去一罐汤药。上午团里安排大家去参观游览，女演员因为身体原因留在了酒店。但是到了中午，队员们回来，发现她已经离开酒店。

直到下午四点，女演员还没有归队。带队的团长心急如焚，因为晚上还有演出。他查询了酒店保安，知道是林依农把她带上车离去，急忙通知台湾代办处，请他们派员带路去林依农的家里。

他们到达林依农的家已经是下午五点，他们不顾礼仪急促地敲门，林依农穿着一件圆领衫睡意朦胧地前来开门。当他们说明来意，从林依农身后羞答答走出那位女演员，头发还没有完全梳理好，双颊通红，一言不发地从林依农身边穿过，低头上了团长的车。

这个故事立即传遍了全加勒比的台湾代办处和大使馆。凡是见过这位女演员的男人们都愤愤不平，不知道这位林依农耍了什么手段，甚至传出他父亲是高山族的祭师，他一定是对那位美女施展了巫术，让那位女子心甘情愿地受他摆布。

最让人感到神奇的是，据说林依农生来就有一双阴阳眼，能够看见鬼魂。但是他平时很少对人提及，只有当谁真正遇上麻烦，他才出于友

情相助。

有一位大陆来的女子是陆成枫的好友，她一直有被鬼压床的困扰。因为这桩事有些年头了，她对那个鬼魂的音容笑貌都已经很熟悉，去庙里求签，去道观求符，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阻止这个鬼上她的身。

来到凯伦岛，第一个星期再没有这个讨厌鬼来缠她，她以为是遥遥万里路程阻断了它。但是一天上午她刚走出银行，一个陌生的高个子男人冲上前来，按住她的肩膀说：“我终于找到你了！”然后松开手若无其事地离去。

他是个百分之百的黑人！根本不可能说中文！他怎么就这样说完一句话就大摇大摆地走开？这些疑问逼得她整日不得安宁。

是夜，那个多年的鬼魂老友真的又来压她，而且纠缠了几乎大半夜。被摧残得几乎发疯的她，不得不找陆成枫求救。万般无奈之下，陆成枫只得带她去见林依农。

林依农神情镇定地听完她的故事，像是聊家常一样平静地对她说：“你们的渊源很深，不过既然你已经厌倦了，不想再与他纠缠，现在有两个方法，你可以选用其中一种：一是彻底了结此事，你是人身，它是魂魄，你比它有力量，你可以借助法力，打散它的三魂七魄。它会因此丧失超生的机会，也就再没有能力来继续骚扰你了。”

“你的意思是说灭了它的魂魄？”

林依农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样做似乎太残忍了，它并没有加害我的意思，我要是剥夺它的超生机会，我良心上会很不安。”

“那只有小施法术，让它无法近身，只是它也要吃些苦头。”

听林依农说得煞有个事，陆成枫觉得他是在故弄玄虚，便饶有兴趣地看他如何往下表演。

林依农随即招呼他们上车，一言不发地把车开到城外的一座小山坡，那里长有几棵像是江南的柳树，树干长满疙瘩，看上去树龄要超过百年。

林依农要那位女士下车，让她自己去树下亲手摘下几条柳枝，然后绕到向阳坡地，在一蓬蓬的仙人掌中，掰下一块带花朵的仙人掌，再开车去海

边灌了一小瓶海水，然后开车回家。

“你回家的时候，开门后要转过身进门，然后把这柳树条拦在门口。”林依农耐心讲解道，“然后把仙人掌放在门槛内侧，去米袋抓一把米，撒在床的四周，把海水浇在每个窗户前。”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纸，“这里面是一张符，睡觉前在床前烧掉，夜里无论有什么动静，都不要管它，到了明天它自然会离去。”

第二天清晨，还没等陆成枫打电话过去，那位朋友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太神奇了！我的那个冤家昨晚在外面闹了那么久，邻居的狗都叫了大半夜，最终也没能上我的床。后半夜我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都没有这么轻松敞亮过。”

陆成枫按照朋友的关照，专门打电话去致谢，林依农显得泰然自若：“这是他们的因缘，缘起缘灭，我们外人很难看得清。是好是坏，也在他们的处置，我们只是多管闲事罢了。你可能还无事，我却未必。”

这件事刚过一个星期，林依农突然膝盖痛得不能打弯，根本下不了床。去医院检查，做了穿刺和滑膜液结晶物的分析，医生说可能是急性痛风，嘱咐他要减少摄入富含嘌呤的食物，如动物内脏、海鲜、禽肉、豆类等，多饮水，促进体内尿酸的排出。最让他痛苦的是不能吃海鲜、喝啤酒。

因天谴之说在陆成枫脑海挥之不去，他突发的奇怪疾病让陆成枫生出一种愧疚之感。虽然林依农并没有向陆成枫抱怨什么。

没想到不到半年，林依农的痛风居然神奇地好了，各项生化指标都正常。这位不畏神鬼的家伙又开始大快朵颐，饮酒无度，令陆成枫不胜感慨，做人可以如此潇洒。

借着酒劲儿，陆成枫向他问出藏在心中很久的疑问：“我的老哥，你的阴阳眼是真的吗？”

“你又想看什么？”林依农警觉地问。

“这次不是，我只是好奇，你眼里看到的鬼究竟是什么样的？”

林依农放下酒杯，专注地看着陆成枫：“他们基本是灰色的，也有老鬼和新鬼之分，老鬼会显得厚重些，新鬼会模糊透明些。”

“那你能看清他们的模样吗？”

“有的看得清，有的看不清，也要看他们的心情。”

“你说什么？”陆成枫一下来了兴趣，林依农的说法是他闻所未闻的，“那鬼也有心情好坏的时候？”

林依农慢悠悠地端起酒杯：“你是活人，真的没必要去关心死人的事。我刚才以为你也遇到什么女鬼缠身的事，说实话我不愿意再搅入这一类的事，干涉鬼神之事要遭天谴，你看我好心帮了你的朋友，结果是自己大病一场。我实在是也有些怕了，以后你别再对人说我能看见鬼的事了。”

陆成枫的好奇心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既然人家封了门，他也不好意思再追问。再说为他的朋友，林依农也是大病了一场。无论最终原因如何，他也是欠了一份人情，他只好讪讪地端起酒杯陪他喝酒。

“其实愿意显形的鬼大多都是有怨气的，它滞留在阴阳交界的地方，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无法自主。按说做鬼可以有五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如果它们不那么执着，它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但是那些固执的鬼魂只是执着临死的那个时刻，满腹怨恨，如果有些能量，就会惹是生非，给阳气弱的人惹麻烦。”

陆成枫知道林依农这番话是给自己一个台阶，多少也解释了一些他心中的疑问，但是有些隔靴反搔痒，没能彻底解答他心中的疑惑。

几天后韩参赞来电话，问陆成枫关于华人社团的事有没有进展。陆成枫这几天也没有闲着，他在网上找了一些已经成立的华人团体的章程，根据凯伦岛的情况做了些修改。他把华侨组织的名字定为“华人互助会”，这样可以最大容量地接纳所有在凯伦岛的华人，而不是以商会为门槛，把一些在外打工和求学的华人挡在门外。

拟好的组织章程在征求了部分华人意见之后，交到了大使馆。不几天后，使馆来电话，说是请他去使馆有事商议。

从使馆出来，陆成枫觉得脑袋晕晕的，如幻如梦。使馆的安排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苏大使说使馆推荐陆成枫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谊大会，能够参加这次大会的都是世界各国的华人社团领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会接见全体与会者。

陆成枫一听连忙摆手，且不说自己还没有被选为社团的负责人，这个协

会也还没有成立。大使解释说，我们是以筹委会召集人身份上报的，只要如实填写资料，如果北京方面批准，你就可以参加。

怀着忐忑的心情，陆成枫上交了个人资料，几周后他得到使馆通知，北京方面通知他如期参加大会。

到北京京西宾馆报到的时候，他才知道，这家宾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不对外营业的大型内部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一座高规格政府官员专用宾馆和内部会议场所。这是他第一次住在有武装警察在门口站岗的宾馆。

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进入大院的轿车最低档次的也是奥迪，会议报到那天，院子里停满了高级轿车，每辆车前都站着穿西服打领带的司机。

他在接待柜台前登记完领到一个袋子，里面放有代表证和会议资料，还有一本厚厚的通讯录。他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世界各国的华侨社团，在美国的就有好多个，还有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听上去鼎鼎大名。想到自己来自一个没人知道的小国，还不是一个已经成立的社团，他真有些羞于出去与他们共会。

当他们坐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前面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开道，车辆、行人纷纷停在路边观望。陆成枫看到身边代表们矜持自信的笑容，他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的骄傲还是这种身份特殊的享受。

走进宽敞的会议大厅，原先还算整齐的队伍开始拥挤起来，人们不再鱼贯而入，而是争先恐后。陆成枫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定神一看才发现围成四方形的会场有好几排椅子，正面一排桌前有写人名的小牌，这些位子留给国家领导人的，而他们都在争抢其他前排的座位。事后他才知道，这一排能够靠近国家领导人，还能争取到更多机会发言，也更容易被电视台的记者摄入镜头，那就能够出现在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有机会展现在国内外亲友面前。

看见这样的场面，陆成枫原来对他们的敬仰之心荡然无存。他觉得无论生意大小，做人的尊严是底线，如此去争夺一个可能有露脸机会的座位，彼此推推搡搡，真是有失颜面。

待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的那一天，按照通知全体代表早早到了会见

大厅，先进行拍照彩排。为了争抢最佳位置，能够与中央领导尽可能地靠近，大家往往相持不让，不管自己的个头高低，占住了靠前的好位置就不听安排，对工作人员的安排假装听不见。开始陆成枫还很奇怪为什么要提前这么早进行彩排，现在他总算明白了，这里的奥妙真是无穷。

以后的几天里，认识了几个人，慢慢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其实在国外真正成功的大华商大多是独来独往的，他们也不太在意社团领袖这样的称呼。而往往是一些正在寻求发展的华商，希望借助国内政府关系的扶助，更在意这样的头衔。还有一些在商业上不很成功的人士，想借这个头衔上位，因为侨办对华人社团有一些协助，他们就千方百计拉拢人成立社团。

在国外要注册社团非常容易，尤其是不谋利的社会团体，花不到一百美元委托律师注册就可以，什么“世界华人”，什么“环球联合”，要起什么样冠冕堂皇的名字都可以。

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大会，是各个华人社团争取的最高目标。因为是国家级最高的接待规格，跻身其间，就戴上了“世界华人领袖”的桂冠，为此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

据说还有这样的故事：在某国某城市有好几个势力相当的华人团体，据传某一社团的负责人将参加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谊大会，社团里人群激奋，欢呼雀跃，当晚举行欢庆宴会。

而与之竞争的对手对他们的活动习惯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宴会以后的活动是去夜总会。午夜时分，一个报警电话打到了警察局，举报有人在某家夜总会聚众嗑药吸毒。不到一会儿十几辆警车包围了这家夜总会，不知什么缘故，警察真的在包厢查到了摇头丸和K粉，当即拘捕了在包厢里聚会的几位社团负责人。

这件事立即上了第二天的电视和报纸，直接点名当夜包场的这家华人社团，这样的丑闻当然影响到这家社团的声誉，去北京参加社团会议自然成了泡影。

一天晚上，陆成枫参加宴会回来，看见桌上的电话机红灯闪烁，显然是前台有留言。他好奇有谁会打电话到宾馆，查询总台是有人留言，给了一个电话号码。

陆成枫疑惑地拨打了这个号码，对方很快接起电话。

“请问你找谁？”电话那端说话的人说的是英语。

“是你打电话留下的号码。”陆成枫也用英语回答。

“我是你的兄弟！你还记得我吗？”对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激动无比。

“你是安东尼？”

“你总算没有忘记我。你等着我，我马上来接你。”对方竟然没有等陆成枫回答就挂断了电话。

陆成枫有些无奈地苦笑，只有坐下来等待他的到来。自从大选后他们有一阵没有联系，他这个人神出鬼没的。因为在凯伦岛鼓励人们买地，误导了不少人，也得罪了不少人，原来以为他不会再露面，没想到在北京他又现身了。（《加勒比飓风》）

半个小时后，前台又有电话打来，原来是安东尼到了大门口，但是守门的武警没有让他进门。

陆成枫走到大门口的接待室，远远就看见他的秃顶和五短身材。看见走过来的陆成枫，安东尼几乎扑上来紧紧拥抱他，还左右左在他面颊亲了三下。站岗的士兵转过脸去，好像抑制不住地要笑出来，他们大概也很少见到这么热烈的见面礼节。

陆成枫不无尴尬地从安东尼的拥抱中脱身，他正要在来客登记本上签字，安东尼止住了他：

“我不喜欢这家酒店，有当兵的站岗，又不是监狱。我们还是出去，我带你去一个你肯定没有玩过的地方。按照北京人的说法：开开眼！”

安东尼最后说的三个字竟然是学说的北京话，发音很正确，陆成枫吃惊得合不拢嘴。

安东尼的座驾是一辆加长凯迪拉克，有一位穿制服戴白手套的司机开车，坐上车他打开小冰箱拿出香槟，倒了一杯递给陆成枫。

“我们今晚要好好庆祝一下，我们有一阵子没见面了。”

“你在北京做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玩钱咯。”安东尼给自己也倒了一杯，“我说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全世界也难看到这么多有钱的和这么愚蠢的人。”

陆成枫默默喝完了杯中酒没有说话，安东尼看出他的不悦，接过酒杯又斟了一杯：“你看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惊奇，世界上有这么容易挣钱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跑到那个小岛去做生意？”

陆成枫苦笑了一下，他不知道如何对他解释。“中国这几年的变化很大也很快，快得我都跟不上了。”说这话时他像是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你在北京做什么，希望不要为了钱误导别人。”

安东尼听罢微微一震，手一抖把杯中酒也洒了出来，他镇定了一下，把酒一饮而尽：“中国人说打人不打脸，你可打得真狠。”

陆成枫听他此话不由一愣，随即想到安东尼在凯伦岛的好朋友保罗·汉德森，他驾车坠落悬崖，许多外人不了解，但是陆成枫知道，其中的内情与安东尼有关。他非常后悔自己说话鲁莽，但是话已出口，他也不想再去辩解。（《加勒比飓风》）

车沿着东三环开到了长城饭店西侧附楼，在一座霓虹灯闪烁的高大牌楼下停了下来。司机下车拉开车门，陆成枫下来抬头看见，牌楼的正中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天上人间”。

陆成枫在回大陆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有关这家夜总会的报道，据说是京都第一销金窟。他原本以为这种地方与他毫不相干，但是没想到来北京没几天，竟然就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一看安东尼就是这里的熟客，门口的迎宾少爷一见到他，老远就赶上来打招呼，热情地将他们引入大厅。

刚走进大厅的门，震耳欲聋的蹦迪音乐就扑面而来。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人头攒动，舞池里衣着暴露的女孩儿比比皆是，令人血脉偾张。然而里面的空气实在难闻，香烟的味和香水味混杂着汗的味道，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而三三两两擦肩而过的高挑女子，一个个艳丽得让人不敢与之对视。也许更准确地说，她们的装束不能称之为艳丽，而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气质。她们的眼光锐利，似乎一眼就能把你几斤几两都掂量出来。

而安东尼对身边的美女视而不见，他晃着身子撇着八字步，顺着走廊一直前行穿过大厅，然后上楼。楼道很宽，墙边放着沙发，在走廊两侧站着

有上百的妙龄女子。她们穿着红色裙子，有的站着聊天，有的坐在沙发上吸烟。但是当有客人走来时，她们立即停止言笑，转过脸来对你微笑；客人走过去，她们又会继续她们的悠闲时刻。

来到一间高大的房门，身穿旗袍的迎宾小姐似乎知道他去哪间房，一直跟随其后，此时才上前推开包厢大门。包厢正中是高靠背的四人沙发，两边还有一对三人沙发，沙发与茶几的颜色都是金黄色的，就像屋顶的水晶吊灯。靠墙还有一个六人吧台，摆设着各色洋酒。包厢的主色调是鹅黄色，唯有地毯是藏青色。

安东尼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扎人民币塞到迎宾小姐的手里，那位小姐并没有显露出任何吃惊的神色，微笑着深深鞠躬，倒退着出去，掩上房门。

陆成枫注意到这已经是安东尼第二次付这么多的小费了，刚才是付给门口那位男侍者，他好奇地问道：“你给的小费是多少？”

安东尼从兜里掏出一扎钱朝着陆成枫丢过来：“待会儿人家送酒来，你也要付。”

陆成枫接过钱数了一下，是用橡皮筋捆扎好的一千元钱。看这个架势，付给这些外围服务生的钱就要几千，那么这间高大奢华的卡拉OK厅还不知道要多少钱，更不要说那些将要上场的主角——千金一笑的三陪小姐，那这一晚上的费用又何止上万。

进到这个地方，安东尼很快恢复了情绪，他似乎忘掉了刚才的不快，斜靠在沙发上，左手搂住陆成枫的肩：“不要心疼钱。钱就是个贱货，你越战战兢兢，它就离你越远；可是你越蹂躏它，它就越靠近你，不肯离开你。越花越多，就是这个道理。他妈的！”

最后那句三字经他是用中文骂出来的，陆成枫正想说话，门开了，走进来两位西装革履的中国人，看上去年龄不大，也就是四十岁上下，但是都已经大腹便便，身材臃肿。

他们一进来就大大咧咧地与安东尼打招呼，但是以一种不礼貌的质疑的目光扫视着陆成枫。陆成枫有些尴尬，不知道是该主动打招呼，还是对此视而不见。

安东尼察觉到陆成枫的处境，他举起双臂紧紧拥抱住陆成枫，还重重拍

打着陆成枫的背，转过脸来对他们用中文说：“好朋友！兄弟！”

“你好！”那两位中年人脸上浮出笑容，上前来与陆成枫打招呼。几番寒暄，陆成枫知道这二位的确身价非常，一位是山西的顶级煤老板，另一位是京城小有名气的地产开发商。

虽然双方能够对话，但是戒备的情绪还是难以消除，于是话题就是些风花雪月，陆成枫自然成了翻译。他有些奇怪他们以前是如何沟通的，因为大多时间，他们的交流都是没有翻译在场。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也许手势就能让他们心领神会。

得知陆成枫在风月场还是一只菜鸟，他们便热情地为他介绍，这家知名夜总会有一万二千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四十多个KTV包房，还有餐厅和桑拿中心。

他们这间包房被称为总统套房，费用要9800，还不包括15%的服务费和酒水。给陪侍小姐的小费最低500元。这些陪侍小姐身高都在一米六八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她们的日薪在600到5000之间，好些人都是开着名牌车来上班的。

天上人间的陪侍小姐有多达数百，知名的有所谓六十六人红粉军团、四大花魁。在京城最出名的十大头牌花魁有张晓燕、梁海玲、Rune、Ciice等，这些人仅仅是陪聊一次也要收费5000元以上。

陆成枫一边听一边暗暗咋舌，后悔今天来错了地方，在这里看来只会自取其辱，因为这里唯一的标准就是认钱。他可不想为了面子与这些土财主相拼，因为他们今晚找来了梁海玲，据说是花魁之首。

第十五章

云诡波谲

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

——萧伯纳

当门被推开的那个时刻，陆成枫的心跳莫名地加快，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期待。领先进来的女人穿着黑裙子白上衣，还打了黑色领结，据说是接待部长。随后进来的那一个，身穿一袭素色长裙，小立领把一抹酥胸遮挡得严严实实。听闻外面的小姐着装有严格规定，唯独这十大花魁可以随自己的心意装束自己。

虽然她美得不是那么惊心动魄，但陆成枫不得不承认：面前这位女子，是他活到这么大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她雍容得体，不卑不亢，拿捏得恰到好处。

跟在她后面的四位佳丽，也个个身材高挑，玲珑有致，尽管穿着各有不同，但都是艳光四射，令人不敢直视。

也许是陆成枫的羞涩神情让她们有些瞧不起，也许她们与安东尼那伙很熟悉，因此她们进门后目标很明确，分别缠住了他们，独独撇下陆成枫无人问津。这些女人下海可不是为了寻找什么落难公子。

而这些被美女迷住了眼睛的男人们，更是不会留意被冷落的陆成枫，他

便只有自斟自饮，不去看那边令人血脉偾张的香艳场面。

“第一次来这里？”一个声音在耳边轻柔响起。陆成枫惊讶地回头，发现那张女神般的面庞正贴近自己。

“你就是京城第一花魁？”陆成枫深知自己不可能与这位大美女有进一步的故事，心情便很放松，“你来陪我说话，我要付你几千？”

话刚出口，陆成枫就发现自己的确醉了：出口伤人，他平日并没有这么刻薄。

没想到的是，那姑娘没有显露任何嗔怒，她笑着伸手取下陆成枫手中的酒杯：“酒量不行就不要逞强，我知道这酒水不会是你买单，但喝坏了身体是自己的。”她还是巧妙地回击了一下。

她眼角荡漾的微微笑意展现出她内心的善良，陆成枫被打动了，有一种英雄救美的冲动油然而生：“你其实在演艺界也能很成功的。”

“我来陪你一杯吧，不收你的小费。”她给自己倒了一杯，一饮而尽，“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话的人。记得第一次说的人还是一位国内知名的导演，但是听多了也就平淡了，什么也不会发生。”

她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令陆成枫羞愧难当。他估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完全不可能帮到她，好像自己是为了讨好她，才随意做出无法实现的许诺。

“你不必多想，我知道你是好意。”她轻轻拍了一下陆成枫的肩膀，“在这里久了，看人还是准的。在我们这里，什么人的伪装都会被内心的欲望轻易剥去。他们喜欢我们的裸体，而事实上他们裸露得比我们更彻底。”

陆成枫真正被震住了，都说这里的姑娘学历高，阅人的能力更是深不可测，看来此言不虚。正想进一步与她攀谈，安东尼挤了过来：“亨利，这美女可是我们用重金请来的，你可不能独占。”

要说毕竟是风月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风尘女子，反应就是敏捷，她反手倒钩搂住安东尼的脖子：“亲爱的，你就这么小心眼儿，还吃自己兄弟的醋？”

陆成枫非常惊讶她流利的英文和标准的伦敦口音，虽说他知道这些女孩

儿都是高学历，但他一直以为她们在学校只是混文凭的，没想到她们还是真材实料。

还没等陆成枫反应过来，那两位土豪摇摇晃晃站起身来，说是要她们出场。安东尼也晃晃悠悠扶着姑娘站了起来，拉着姑娘不放手，说也要带着她一起出场。

那姑娘婉拒，但安东尼死活不松手，她似乎身上藏有什么呼叫装置，不一会儿接待部长急匆匆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位身材高大的保安。接待部长上前温雅地掰开安东尼的手，好言解释说今天海玲姑娘身上不方便，她给安东尼的包厢打了一个对折，并且他还可以把其他四位小姐都带走。

海玲姑娘就要走到门口，陆成枫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唯一一次见到这位名动京城的奇女子的机会，于是他时裤兜里握住手机，想偷偷拍一张照片留个念想。结果当他回头再去看她时，没想到正好迎上她的目光。她似乎在看着他，又似乎越过了他，仿佛他们是什么透明的物件，并不真实存在，在她散漫而空洞的目光中有一种难言的忧郁。陆成枫没有勇气掏出手机，只得讪讪地走出门口。不久，陆成枫就听说了她在家中被人杀害的消息，这萍水相逢的一面之交，让他久久难以释怀。

安东尼的加长凯迪拉克把他们几个人一起拉上了。四位美女在宽大的车身里疯闹，从冰箱里拿出香槟继续饮酒，与三个男人在长沙发上滚打成一团。陆成枫只是在一旁静静看着，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情境中走出来。

凯迪拉克来到城郊的一片别墅群，在一栋中式建筑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座仿造北京四合院的住宅，安东尼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一群人歪歪斜斜地走进南厢房。这是一间客厅，比陆成枫曾经见过的四合院厢房都要大得多，里面摆设的都是古色古香的中式家具，座椅和茶几都是红木制成，一望而知价值不菲。

客厅虽然是中式基调，但是也有一个西式吧台，安东尼把众人安置在吧椅上，拿出威士忌，一一为他们斟酒。酒过数巡，荒唐的节目开始上演：安东尼从屋里搬出一个大盒子，先拿出骰子用杯子罩住比大小，输的人不仅要罚酒，还要脱掉一件衣服。

四个女孩儿对这类游戏不仅毫无惧色，还嬉笑连连，自己输了比看见别

人输了更兴奋。脱衣服的动作敏捷灵巧，不一会儿身上就只剩下了最后的遮羞内衣。

陆成枫没有参加他们的游戏，他们也没有勉强他，因为一开始他就被视为局外人。听说他来自一个不知名的遥远岛国，没人有兴趣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很快，所有人身上已经不着寸缕。这时候，安东尼又打开那个大盒子，拿出了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些粉红色的小丸药。他给了每个人一粒，他们接过就着酒吞咽下去。陆成枫知道这应该就是摇头丸之类的毒品。他打开音响播放重金属音乐，果然那四个女子马上甩着长发，疯狂地摇头舞蹈。安东尼他们也凑上去搂住她们，上下其手，丑态百出。

陆成枫此刻有些进退两难，但心里的确感觉很刺激，酒精也在体内发挥作用，他靠在椅子上，醉眼朦胧地看着眼前荒唐的一幕。

此时，安东尼从盒子里取出一本小画册，他搂住一个女子，让她随便翻开一页。另外两个男人也凑过来看，然后一起猥琐地狂笑起来。

安东尼换了一首节奏缓慢的曲子。那两个男人从盒子里取出几个像羽毛球似的東西，那四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走过来，乖乖地四肢着地趴下，翘起臀部。看她们配合默契的样子，一定是深谙此道。

三个男人狂笑着把五彩羽毛的球状物插入女子的下体，然后鼓掌让她们在地上爬行。不一会儿又拿出一堆狗链子，套在女孩子白净的脖子上，安东尼牵着两个，其他两人各自牵着一个，在屋子里四处爬行。

陆成枫简直难以置信：这些身材出众、容颜姣好的女子，如果他在其他场合遇见她们，一定会自惭形秽，不敢直视。但是眼前的她们，却如此自我糟践。陆成枫不禁对那些妙龄女子的美好印象产生了怀疑。

随后发生的事让陆成枫下定决心离开：安东尼从里屋取来一个小瓶子，倒在玻璃台上，然后用美钞卷成细细的空心管，用鼻孔用力吸食。几个女孩子也争先恐后地挤了上来，吸食后一屁股斜靠在太师椅旁，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陆成枫觉得这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底线，这分明就是犯罪现场。他站起来坚决要离去，甚至抬出了自己在北京的会议代表身份，表示不能在

此久留。

虽然安东尼已经醉得不轻，但还是看懂了陆成枫的意思。他披上一件睡衣，将陆成枫送到门口，让司机把他送回京西宾馆。

第二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国务院侨办为代表们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北京的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可以自己选择参加不同的团队，分别去祖国的南方和北方以及中部地区参观考察。

晚宴上有众多领导讲话，代表们纷纷要求与国家领导合影留念，因而宴会结束得有些晚。当大巴驶入京西宾馆时，陆成枫看见那辆加长凯迪拉克就停在门口，应该是等候多时了。

这次安东尼没有带陆成枫到任何地方去，而是乖乖地在接待室填写好登记表，随着陆成枫走进了宾馆。

“关于昨晚上的事，我真的很抱歉。”进门后安东尼说完这一句话，就弯腰给陆成枫深深鞠了一躬。

“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我真的不想再提。”陆成枫一边说一边摆手想制止他。

“不，关于这件事，我真的要为我自己辩解几句。”安东尼不肯闭嘴，“你是知道我的，我以前可不是这样。我在意大利长大，在加勒比那么些年，我去过不少风月场所，可从没有见到在中国有这么变态的。”

陆成枫一听脑袋都炸了：“你这叫什么话？我原来还敬你是条汉子。中国人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干那些违法的荒唐事，还要推给中国。你这样的解释让我更看不起你。”

“是我不会说话，你真的误解我了。”安东尼像是中了邪，一根筋要为自己辩解。他走上前把陆成枫按在沙发上，自己坐在沙发扶手上，开始讲述离开凯伦岛以后的故事。

那一夜他带着满船的大麻赶去凯伦岛，但是保罗·汉德森拒绝了他的帮助，毅然选择了悲壮的开车坠崖，令安东尼震惊不已。

离开凯伦岛后，他的情绪一度很低落，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厌恶，对玩弄自己的老板们也充满仇恨。他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了长假，然后他在亚洲的朋友邀请他加入了他们的金融游戏，他们把它称作“猎熊行动”。

当时在国际金融掮客中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中国大陆好赚钱、因为那里“钱多人傻”。最有意思的是，那里的受害者发现自己被欺骗，被洗劫，他们不会采取法律行动，去起诉伤害自己的金融掮客，而是默默地独自咽下苦果，不愿提及此事。除了不愿露富，还因为这般弄丢一大笔钱不是件光彩的事儿，他们不愿意被贴上“无知贪婪”的标签。

在这场对中国内地富商的围猎中，许多国际知名银行也不光彩地参与其中，如香港荷兰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都在名单之列。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应有的戒备，成了待猎杀的笨熊。

陆成枫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手法来掏走这些富商的钱？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所做的生意英文名称叫作**Accumulator**，中文名称是累计期权。就是以合约形式买卖资产的金融衍生工具，一般是投资银行与投资者客户的场外交易。”

看得出，安东尼因为会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颇为自得。他掏出手机，找了一阵，然后把手机递给陆成枫：“你可以看看这一段，也许你会明白。”

陆成枫接过来，看到手机屏幕显示着这么一段话：

“累计期权合约设有‘取消价’（**Knock Out Price**）及行使价（**Strike Price**），而行使价通常比签约时的市价有折让。合约生效后，当挂钩资产的市价在取消价及行使价之间，投资者可定时以行使价从庄家买入指定数量的资产。当挂钩资产的市价高于取消价时，合约便终止，投资者不能再以折让价买入资产。可是当该挂钩资产的市价低于行使价时，投资者必须定时用行使价买入双倍、甚至四倍数量的资产，直至合约完结为止。”

“你看懂了吗？”

陆成枫无奈地摇了摇头。

“坦白说，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安东尼把双手一摊，自己哈哈大笑起来，“说一个简单能懂的，如果你能说动客户投入1000万美元，客户经理就可以给他买1亿美元合约的**Accumulator**，按照毛利五个百分点计算，投行收入就有500万美元，而客户经理也就是我们这些掮客，可以得到30%的

佣金。也就是说，在这笔生意中，我的个人收入就是150万美元。”

“拉一笔1000万的业务，你们就提成150万？”陆成枫被他的话惊呆了。

“的确如此。所以在我们内部有这样一句话：为了这样的佣金，连我老婆都会卖掉。”

“那客户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那就听天由命了。”安东尼耸了耸肩膀，“累计期权设计的游戏规则本来就是有利于我们这一方。因为就算投资者看对了市场，如果挂钩资产升破取消价，合约会提早终止，为庄家的损失设立上限。但是投资者如果看错了市，合约没有止蚀限制，而且合约条款会以倍数扩大亏损。如果挂钩资产价格大跌，投资者可被要求增加按金，资金不足的投资者就必须补仓，被迫套现，再以行使价接货。”

“要是挂钩资产价值持续下跌呢？”陆成枫问。

“那投资者的损失会是一个无底洞。投资者如无法补仓，会被斩仓，承担所有亏损。由于累计期权的设计，实际是用高额回报诱惑投资者，有人便用英文名称Accumulator的谐音，称它为‘I kill you later’（我晚些才杀死你）。”

“那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上当？”

“这类金融衍生的游戏大多都是针对你们亚洲人设计的，简单说就是杠杆原理，一千元可以当一百万元用，说起来是以小钱博巨富。都说中国人喜欢赌博。首先，Accumulator产品的特性是产品销售带来的利润极其巨大。其次，产品设计非常复杂，容易形成销售机构和投资者之间极端的知识不对称性。这也是银行热衷于推销此产品的原因，就是要利用这种不对称来榨取巨额利润。再次，产品风险和收益极其不对称，极少利润封顶但亏损无限。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这种不对称性彻底跟投资者解释清楚，很多投资者是不会买的。”

“那你害的人也不少。”陆成枫揶揄道。

“你不要这样嘲讽我，其实我不是做这行的。你知道我，我弄不懂这些复杂的玩意儿。我做的要简单得多，我只是四处去寻找有钱人，看看他们

有没有挣更多钱的欲望，然后介绍给我们专业的客服经理。我也会找那些完不成吸存任务的银行，我会帮它们搞到存款，因为有些超额完成吸存任务的支行愿意高利转出资金。”

“对不起，我必须抽一口。”安东尼拿出一个烟盒，但是从里面拿出来的不是烟，而是一个细长的小白瓶，倒了一点在手背上，用两个鼻孔猛力吸了两下。

“你怎么敢……？”陆成枫几乎跳了起来，他压低嗓音，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贴着安东尼的耳朵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会把我们两个都害死的！”

安东尼只是若无其事地笑了笑：“你不记得‘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这句话吗？谁能想到有人会在大兵守卫下的宾馆里干这个？”

吸食了白粉，安东尼的精神看上去好多了。“你还想不想知道我的故事？我在中国还去了不少城市。有人做生意，就会有人想借钱。我的另一个生存之道就是为缺钱的企业牵线搭桥，帮它们获取贷款，如此折腾一圈后，靠收取高额中介费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我们的真实身份是游走于各银行、贷款客户以及存款客户之间的‘食利者’——银行的资金掮客。我有很多不同头衔的名片，根据不同的业务决定拿出哪一张来，投资担保公司经理、理财公司理财顾问、咨询顾问……”

安东尼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摞名片：“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搞糊涂，我刚才给人家的是哪张名片，正像你们中国人说的，名片就是明着骗嘛。”他说着放肆地大声笑起来。

“所以你整天泡在那个“天上人间”？”

“你总算开窍了。”安东尼满意地点了点头，“到那样的林子里才能遇到大熊。至于你看见的那些，不过是入乡随俗，我是跟他们学的。”

“看得出来，你的确是个好学生。”陆成枫还是忍不住调侃道。

安东尼没有理会他，还是为自己辩解：“你住在中国境外，去过很多国家，也许去过不少风月场所。”看到陆成枫一个劲儿地摆手，他不由笑了，“我又不是你老婆，你没必要否认。但是我要说的是，真的，这里的淫乱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安东尼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去风月场所，在国外仅仅是一种性欲的宣泄，在这里却成了一种占有和炫耀。我遇到不少这样的富商：叫一屋子姑娘，使用数不清的工具，甚至让女人们彼此自慰。但是自己始终没有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做爱，自始至终自己的衣服都没有脱过。你能想象得到吗？”

陆成枫无言了。这方面他完全没有发言权，他不常回国，国内的变化让他目不暇接，如果几年不去一个城市，再去就根本找不到原来印象中的那些街道和楼房。至于社会风气的变化，许多地方更是让人难以适应。

“知道吗？性刺激就像毒品，有时候比毒品还要强烈，你对它的依赖会增强，你需要的刺激程度也会增强。对正常的一男一女的性爱你已经没有激情，你需要同时有几个性伙伴；正常的性行为对你也没有刺激，你需要更多的性工具和稀奇古怪的性游戏，群交、虐待加毒品。你明明知道自己在失控，但是又控制不了自己，有时候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里面就是一头野兽！”

安东尼停下脚步，走到陆成枫身边坐了下来：“我真的很想停下来，我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

陆成枫对他这种孩子气的表现已经熟悉，他看着安东尼一脸无辜的神情，禁不住要笑出来：“我能帮你什么？”

“你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很多地方政府在闹钱荒吗？”

“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报道，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那好，我就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安东尼脸上显现出少有的正经，虽然他的叙述不太有条理，但是他的一番话还是让陆成枫感到震惊。

安东尼说，近年中国政府要推动经济增长，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不少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了大规模投资计划，许多省份已经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超过20万亿元。这样就形成了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因而引发各地的“钱荒”，在发行债券、银行信贷等融资渠道不断收紧的背景下，融资缺口一直在扩大。这样一来，各种违法违规融资行为便不断被曝光，而一些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甚至是

具有资源的个人，也一直在积极帮助地方融资平台寻找大额资金，其中就包括来自境外的资金。

整个长三角地区，类似的业务很多。江浙一带，很多境外资金都投向了与政府基建相关的项目。安东尼说，他有海外融资渠道，也想找关系为地方政府融资。

“据我所知，这里面的风险不小。”陆成枫担心地说，“中央政府并不支持这样的融资，中共四部委有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规定，未经有关监管部门批准，不得通过金融机构中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再则，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还款能力也值得怀疑，如此大规模的贷款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安东尼不以为然地说：难怪你发不了大财。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帮人家介绍对象还要保证生儿子吗？就像华人街股市的经纪人，他们只负责下单，无论买进卖出，是亏是盈，他们都要赚取手续费。我也是一样，有人愿意借钱，也有人愿意借给他，我只是安排他们成交的中间人。至于将来的事，对不起，不关我的事。”陆成枫苦笑着摇摇头：“你的这笔买卖我可帮不了你，我只是一个小人，也不认识什么地方政府官员，怎么能为你介绍生意？”

安东尼睁大了眼睛：“你是真傻呀还是装傻？你想想你为什么来到北京？凭什么能住进这样的宾馆？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你已经被镀了金，你是在国外的华侨领袖！你以为我怎么会千辛万苦地找到你，你现在的身份是我最好的敲门砖！”

陆成枫被说愣了，他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名堂。

“我知道会议结束以后，国务院侨办要组织你们到各地参观，你们到的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地方官员来接待，甚至是一把手。他们会宴请你们，给予地方上最高规格的接待，还会组织你们参加研讨会。在他们眼里，你们就是一座座金山，可以为他们带来投资和项目。你说，这难道不是我最好的机会？”

安东尼的介绍确实让陆成枫看到了真实的现实：为什么在海外人们为

了这个代表资格要打破头。他也为自己的身份感到悲哀，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现在却享受着与自己身份完全不符的待遇。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混进来的赝品。而安东尼如此赤裸裸地打着如意算盘，让他又好气又好笑。

“安东尼，你是知道我的，我无法做我自己不能相信的事。明明没有钱，却要装作一个投资的大老板，我真的做不到。”

“我的好兄弟，我求求你了。”安东尼居然在沙发边跪下一条腿，双手扶住陆成枫的膝盖，“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改变你们的命运。现在中央政府对金融的管控越来越严，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这次如果你配合得好，我身后的财团可以为地方政府贷款上百亿！你是知道我的，我认识世界上最高阶层的游资大亨，虽然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进行这样危险的贷款，但是说到底，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金融捐客，我们把钱借给想借的人，我们拿到我们的佣金。你听清楚了，是我们。我们就远走高飞，到加勒比去享受我们的阳光、沙滩和美女。兄弟，别犯傻了，我们一起干，你不会后悔的！”

陆成枫伸手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你在中国，没听说男人膝下有黄金，不能随便跪人？”

“在我眼里，你就是黄金，我为什么不能跪黄金？想想吧，有我做你的后台，你这次出行会是多么的风光：当那些地方官员知道你有钱贷给他们，他们会像狗一样围着你转。而你要做的事只是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就会带着资金和委托书出场。那些地方银行的经理们见到我出示的文件，他们会张大嘴，眼睛都要掉出眼眶，他们会把我们当作财神！”

陆成枫觉得是该结束这场闹剧的时候了，他站起身：“今天已经很晚了，这里的接待时间有规定，你该回去了。我很开心你来看我，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朋友。”

“你还是不能答应我？”安东尼沮丧地赖着不起身：“是不是你不相信我？你明天可以找一位懂金融的朋友，来鉴定一下我的所有文件，他会告诉你，我没有说一句假话！”

“安东尼，你为什么要逼我说出伤我们面子的话？你怎么就不明白，不

是我不相信你，而是我不想参与这件事。我只是一个普通商人，我做生意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不做自己不懂的生意。你说的这件事再天花乱坠，我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你就请回吧。”

安东尼坐着没有作声，半天才说了一句话：“见过傻的，没见过比你更傻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你还是我的兄弟！”

说完他站了起来，紧紧拥抱了陆成枫：“走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你相信鬼魂吗？”

陆成枫见他一脸严肃的样子，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你是当真的吗？”

“我遇到鬼了。”安东尼脸上没有一点笑意，“我说的是真话。”

陆成枫见到他那副认真的样子，也就收起笑意：“你怎么能确定？”

“记得保罗·汉德森吗？就是那个开车飞下悬崖的那个。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但是也是我害了他。”

陆成枫还记得那个开车行的中东老板，据说因为买了太多房地产，无法支付越欠越多的贷款，在自己家别墅的断崖开车坠崖自尽。这件事当时被传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陆成枫曾经猜测与安东尼有关，因为那时候他也是一个劲儿鼓励自己多买房地产，没想到今天他自己承认了。

“前些日子我去了凯伦岛，听说有人要买他原先那间别墅，我不愿意。我们曾经在那里建立了我们的友谊，我想去把它买下来，建成一间赌场来纪念他。”

陆成枫惊异地看着他，谁会想到用开赌场的方式来纪念朋友？

“我知道你会觉得奇怪，甚至觉得我是疯了，但是你不了解我们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太长，我想你也没有兴趣听，我只讲那天夜里我住在古堡酒店的情形。”

陆成枫也曾听过不少鬼故事，他估计也就是梦里见到了那位保罗·汉德森，那只不过是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也不愿扫了安东尼的兴，还是耐心听他说下去。

“那一夜菲兰克·奎赛来找我，你知道他的，那个电台的老板，他欠我很大的人情，我要他去帮我办一件事。这是一个像鲶鱼一样油滑的人，他

与我纠缠了很久，最终决定出卖他的老朋友，向政府去献殷勤。这对我有利，也许能帮助我达到我的目的，我没有反对。”

陆成枫知道菲兰克·奎赛支持的是反对党，没想到竞选刚刚结束，他就掉转船头，投靠胜利的一方。他曾经那么慷慨激昂地攻击政府的种种弊端，一下子就这样转舵，真是令人吃惊。

“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安东尼继续他的故事，“我当然喝了一些酒，但是我很清醒，我的卧室里还有女人。当时我觉得很热，就独自走到晒台，面对大海，享受海风。突然我感觉到寒冷，对，就是这个词，寒冷。在加勒比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感到只有在我们的阿尔卑斯山才能感觉到的那种寒冷。我想回到房间去，但是觉得身后站着一个人，我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息，显然那不是喘气。我几乎立刻意识到他是谁，一切都像他活着的时候：当我们在他的别墅，我们并不经常交谈，很多时候是各自拿着一杯酒，就站在后来他坠崖的那个地方，看着海景和城市的灯光。”

陆成枫看见安东尼的全身下意识地缩了起来，手臂的汗毛都直立着，看来他当时的确吓得不轻。

“我没有敢回头，也不敢转身回房间。室内的灯光从我背后照射过来，我看见身边的围栏上没有人影，鬼是没有影子的。我不记得站了多久，只是感觉到自己都要被冻僵了。这时候我听见背后传来一声清晰的叹息声，可以感觉，那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深沉而迟缓。我绝对可以肯定那是保罗的声音，虽然在他生前，我没有听到过他这样叹息，但是他的嗓音很独特，我绝不会听错。”

此时安东尼自己的嗓音也有些发颤，看来他对自己的感受深信不疑。

“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很害怕。但是我并不是怕他会对我进行报复，而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如何看我。我真心希望做他的朋友，我尽我最大的能力想去帮他，我不希望他恨我，我希望他给我一个机会解释。然而从他那声叹息里，我觉得他是原谅我了。如果他现在与我在一起，那么我与奎赛的谈话他也应该听见了，他知道我是为了他而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就是我要不惜代价去建那间赌场的原因：纪念我们的友谊，我想他是听懂了这一切。但是我感觉到，他似乎不赞成我去搞那个赌场，虽然他

什么也没说，好像是一种心灵感应，我甚至觉察到他不喜欢奎赛。忽然，那股裹住我的寒冷一瞬间消失了，四周就是宁静与温暖潮湿的海风。我哭了，哭得肆无忌惮，直到我心里像是被水清洗过，所有的内疚和遗憾也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陆成枫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觉得很神奇，安东尼这个人，无论是外貌还是举止，给人的印象都是粗俗不堪。但是有些时刻，他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与善良，会让人心软心痛。

“你觉得那是鬼魂吗？”安东尼收敛起缥缈的目光，转过脸来看着陆成枫，“你经常去庙里，他们相信这些，你应该懂的。”

陆成枫思索了一下回答道：“中国人讲，‘敬鬼神而远之’。意思是人鬼殊途。完全是不同的空间，互不相扰，即使生前有什么恩怨，那已经是隔世宿怨，自有因果报应，无须鬼神自己复仇。做了鬼自然就会有五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所谓宿命通就是知道因果，所以他应该不会来找你复仇的。”

“你完全没有听懂我的问题。”安东尼显得有些不耐烦，“我不是怕他报复。我只是问你，你觉得那天夜里是不是有鬼魂在我身边？”

看着他固执的神情，陆成枫觉得今天要是不依顺他的意思说，恐怕今晚他就要一直纠缠下去了：“按照我们民间的说法，鬼魂是阴间之物，当然是会带来寒冷的。许多有过与你类似经历的人，都会先有寒冷的感觉。”

“我不去搞那个赌场了，也去他妈的奎赛，我讨厌与他们那帮人搞在一起。”

陆成枫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他曾经与奎赛是好朋友，当他孤身一人上街游行，反对政府与货币基金组织签署合同时，那种勇气一度让他很是佩服。（《加勒比飓风》）但现在听到安东尼描述他为了私利见风使舵，他也感到恶心得像不小心吃进了一只苍蝇。

第十六章

绝地反击

世事如今腊酒浓，交情自古春云薄。

——北宋文学家，苏轼

记得在一次中国人的宴请中，席间有一位厨师为大家介绍中国美食。那位身材瘦小的广东厨师，眉飞色舞地介绍了一道菜，说是要把一只活甲鱼放在逐渐增温的铁板上，旁边放上以酱油为主的各种调料，当甲鱼受热口渴时，不得不去喝那些调料，当然越喝越口渴，越渴越喝。直至把调料喝完，自己也慢慢被烤熟，这样调料的滋味全都进入到了甲鱼的体内，自然鲜美无比。

科克·内尔森从来没有吃过甲鱼，也不想去碰那个古怪的扁动物，但是他偏偏记住了这个故事。也许是这种烹饪太过残忍，他总是忍不住会去想，自己如果是那只甲鱼，那么那样的痛苦该是怎样的痛不欲生？

此刻，科克觉得自己就是那只放在铁板上的甲鱼。

自从那天与霍本总理约好见面的日子，他就整天打着腹稿，准备见面时如何向霍本摊牌。静下心来，他越琢磨越心虚，他发现自己因为情感受伤，过于冲动，已经走错了关键的一步棋。

那天离开党内选举的会场，等在校门外期待采访他们的记者一拥而上，

把他团团围住，询问选举的最终结果。为了挽回面子，他说他已经主动放弃了对党内领袖的参选，而且他正在考虑加入另外一个阵营，继续为国家服务。

与霍本通话后，他决心已定，要迈出投奔敌营的一步。让他后悔不已的是，在遇到电台老板奎赛的时候，抵挡不住奎赛的死缠硬磨，他把自己要加入劳动同盟党的事透露了。当夜，这条重大新闻立即传遍凯伦岛，令不少人震惊，也让他自己选区的支持者大为恼怒，把自己逼上了一条不归路。

目前已经失去了最好的谈判机会，自己手中已经没牌可打，因为他已经不再是反对党的副领袖。这个地位的丧失，使得他与霍本的谈判不在平等的地位。对霍本而言，他已经无路可退。霍本接受他，就如同在街头收留一只没有家的流浪犬。

等待是漫长的，好容易熬到约定见面的那一天，霍本突然打来电话，说是有紧急公务要出国，见面的事只好推迟，等他电话通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中，他几乎不敢出门，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全国民众眼中的最大笑料。

最糟糕的是，他还不能去催促霍本，如果霍本没有诚意，这样近乎上门哀求，只会使自己的身价掉得更低。

然而，所有这些还比不过在对待裘丽亚那件事的追悔上。那天与霍本通话，他不顾面子地追问，而从霍本的回答来看，裘丽亚的确是无辜的，自己完全是被失败的情绪所击垮，才捕风捉影地对她发泄愤怒。他甚至自私地想，如果裘丽亚仍然和他在一起，那么她一定会去找霍本，会去逼霍本兑现承诺。但是现在，她在哪里？

几次拿起电话，甚至已经拨通了她的电话，但是随即自己又挂断了：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那天自己发那么大的火，实际上是因为受不了党内选举的结果，看到那么多老朋友放弃了自己，心里不敢承认这个失败是自己的原因，于是把裘丽亚作为了自己竞选失败的替罪羊。

现在自己进退两难，已经落魄到不敢出门见人的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去自己辩解？就是见到裘丽亚，她又怎么可能原谅自己？

裘丽亚在校园遭到那番羞辱，回家后几乎大病一场。都说政治肮脏，这

一次算是让她彻底见识了一回。执政党的领袖利用自己，反对党的领袖诋毁自己，而心爱的情人污蔑自己，我在他们眼里是什么？钓鱼用的饵料？砸人用的石头？方便完后的手纸？裴丽亚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昏睡了两夜，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见了她的人都说她怎么那么憔悴。女人如花，开放时娇艳无比，花期一过，花瓣就开始枯萎，直至凋零。生命的本质难道就是这样的残酷？

当初回国的选择是不是一个错误？裴丽亚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期待回国要为家乡做贡献，看来是一个多么不自量力的幼稚想法。一个国家形成一个特定的政治格局，一定有其漫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原因，任何变化的发生，不可能仅仅由于一股外来的力量推动。外来的力量也许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那根羽毛，但是改变是要有内力形成的，所以造成今天的困惑，还是过高估计了自己。

那么爱情呢？像无数陷入情感漩涡的女人，爱情是她们梦想挽救自己的救命稻草，无论情形多么恶劣，只要她们相信还有爱情，她们依然能够坚持。只是她们依靠的是最不可信的男人。男人需要事业、金钱、权力、友情与爱情，然而在他们为自己开创前程的时候，最先放弃的就是爱情，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最有男子气概的选择。

离开校园广场的那一刻，她觉得面前这个一度朝夕相处的男人，竟然是那么陌生。她恨这个男人，恨他的咄咄逼人，恨他的薄情寡义，恨他眼神里那种轻蔑与不屑，恨他居然还要她去给自己心目中的情敌带话。在那一瞬间，他在裴丽亚的眼里显得那么的低贱，人怎么会有那么多隐藏的嘴脸？

这几天她打开电视，看到的是本地节目不停播发对科克的采访；打开收音机，又是科克在谈论他要加入劳动同盟党。她恼怒地不再看新闻，但还是会有朋友打电话来谈论科克的变节。凯伦岛那么小，平日发生的事件不多，好容易有一则大新闻，人们的兴奋劲头自然久久不能平息。

消息对科克是越来越不利。因为只有科克单方的表态要反水加入红党，但是作为执政党方面，却是一直保持着耐人寻味的沉默。这样一来，各种离奇的猜测都纷纷冒了出来，有些影射已经直接指向裴丽亚，据说是从反

对党方面来的消息。

裘丽亚当然知道，科克的反水对反对党有多大的冲击，对他们正在酝酿的上诉选举无效的案件更是有着致命的伤害。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在其间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那么至少在二分之一的国民眼里，自己是一个比娼妇更无耻的坏女人。

她开始酗酒，关起门来把自己灌醉，省得胡思乱想，她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会变疯的。头脑清醒的时候，她开始想科克，想象他此刻在干什么，也许和自己一样，躲在家里喝闷酒。因为他的处境更惨，他就像被人从家门一脚踹出来的情妇，无人收留，也无处申冤。

细细想来，他落到如此境地，自己还真的是始作俑者：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地挑起他对自己的党魁不满，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如果科克因为这个恼怒自己，也不是没有道理。更何况有人把她与霍本的来往加油添醋地告诉了他，哪一个男人不会为之疯狂？

心里这样想，她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电话：“你在家？是的，真的是我！”

电话里传来语无伦次的声音，可以感受到对方是多么的惊喜和慌乱，裘丽亚的心在一瞬间被温情充满。

两颗饱受煎熬的心，在这一刻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关切和滋润，犹如久旱的焦土被最初几滴雨水打湿，他们都有些哽咽说不出话。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还是裘丽亚先开口。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最担心的是你以后再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了。”

“我也怕你还在生我的气。”

“你一离开我就后悔了，不该因为自己竞选失败来迁怒于你，是我该请求你的原谅。”

语言真是神奇，原来在两个人看来是无法逾越的冰山，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冰雪消融。

“你能过来吗？”科克有些迟疑地问道。

“你来接我？”裘丽亚突然觉得一种释放，她不想再躲躲藏藏，随他们

去说什么，I don't care！（我不在乎！）

坐进车里，双方的身心都已经在颤动。一路上科克把车开得犹如腾云驾雾，裘丽亚只是咬紧下唇，一言不发，几次急刹车她都没有吭一声。科克也无暇说声道歉，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开回家，不然他的全身都会爆炸！

刚把门锁拧开，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跌进房子里，科克后腿一蹬踹闭房门，两个人就在地毯上滚作一团。像久困在沙漠，突然看见一眼清泉，四片干枯的嘴唇在饥渴地寻求着水源，包容、吸吮、搅探，无休无止，生出生无焰的火花，从口腔燃烧到胸腔，在下腹蓄积成火球。那种炙热从里向外燃烧，热能充盈每一个细胞，他们必须寻求宣泄，否则只有爆炸！

感谢上帝！人真的需要肉体，任何美妙的辞藻，在两具活生生的肉体面前都显得苍白失色。感知的力量是无所不包的，它托举起你的灵魂，远远飞翔在你的肢体之上。你的身躯扩大到无边无际，你的每根神经都在歌唱，你的喜悦与感恩之情充盈天地，你进入一个身体，你包容一个身体，彼此希望融入另一个生命，这是生命中最大的事件。

正当他们沐浴爱河浑然忘却一切的时候，科克家座机的铃声响了，当然他们没有理睬。

当第三遍手机铃声固执地响起时，裘丽亚伸出手从地毯边拽过科克的一条裤腿，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按下接听按钮，交给了科克：

“真的不容易找到你。”电话里的第一句话让科克觉得好笑，几天来他几乎没有出过门。

“我没有想到会是你打来的电话。”科克不无怨气地回敬道。电话那头是霍本总理。

“我们是该好好谈谈。”霍本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己的谈话，不去理会科克言语中的讽刺含意，“我们都等待得够久了。”

霍本是在香港打的这个电话，尽管打电话的语气甜美柔和，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甚至显得有些狰狞，额角还渗出微微的冷汗。

这些年的顺风顺水，他几乎都忘记了一种感觉，那就是人的一种本能：害怕。

而半个小时之前，当他接完一个从凯伦岛打来的电话，他感觉到一股寒意从颈椎一直凉到尾椎，也许准确的说法不该叫作害怕，而是恐惧。

打电话来的人是贸易部长丹泽尔·吉米，他显得更为紧张，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他说得小心，说得委婉，但是敏感的霍本一听就明白了要害：他们查到了他的外国护照！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参选的候选人必须是本国公民，不得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除非是在成年以前随父母亲加入的其他国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让反对党拿到他持有其他国家护照的证据，他的参选资格将被质疑；如果反对党将这一证据交到法院，付诸公堂，那他几乎没有胜算的机会。法院的裁决将会使他不仅失去总理的宝座，甚至连议员的资格也将被取消。

看来这次让人点住了死穴。他办理护照的事十分机密，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也只是在几个中东国家使用过，如何被人知道的？这里面大有蹊跷。

但是目前已经没有时间去深究秘密是如何泄露的。按照丹泽尔·吉米的消息，这条爆炸性的新闻，明天就会由媒体公布。而由此引发的，将是一场政治海啸，其来势之猛、力度之大、摧毁性之强，难以想象，几乎就是一场灭顶之灾！

情急之下，他拨打了他的私人律师托比·法希尔的电话。

托比·法希尔正在迈阿密度假，他听到这个消息也沉默了一会儿：“仅仅从法律角度而言，我们目前的局面是很被动的，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提供给法庭足够的证据，那么我们败诉的可能极大。你的总理职位将不保；议员席位也要丢失；你的参选资格会被暂时剥夺，直至你退出那个国家的国籍，你才能再次参加议员席位的重选，然后才有资格重新夺回总理的职位。这需要时间。”

“会是多久的时间？”

“这个很难说，要看整个司法程序的进行快慢，我估计最快要两个星期。最坏的情况是，反对党以此为理由，同时在议会发起不信任案。如果我们不够走运，有几个议员动摇，我们就会失去在国会的优势议席。而一旦他们获得多数议席，我们自然就要下台，这比他们现在搞的申诉竞选无

效要更直接、更有杀伤力。”

“难道我们只有束手待毙？”

“那也未必见得。”托比的声音听上去很沉稳，这让霍本的心稍稍放下一些。“我奇怪的是他们采取的策略。如果是我，如果有十分把握，我不会付诸媒体，我会直接走法律程序，打一个猝不及防，等我们再去准备对策，那就为时太晚。”

“你的意思是他们也是在虚张声势？他们手里没有过硬的证据？”

“存在这个可能性。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你最好还是要做最坏的准备，你现在恐怕要先考虑一旦你被迫下台，谁来代表你做临时总理。我们的机会在于你还是执政党的领袖，只要内部不会因为这件事出乱子，你能够顺利在选区赢回席位，你还有机会重新夺回总理的职位。”

“在你的心目中谁会是合适人选？”

对方沉默了许久：“这个我很难说，这是你的选择。我的建议是此人必须忠实于你，在党内党羽不多，势力较弱。因为他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能力强不强不重要，只要他听从你的幕后指挥就行。”

此时在霍本心目中已经有了这个人选，那就是打电话来告急的贸易部长丹泽尔·吉米。他之所以没有在电话里说出他的名字，是因为托比与他有一场个人恩怨。（《加勒比飓风》）

“当然，你必须为他准备一件事，就是安排好他的团队。在你不能出现的内阁会议上，如果没有一支足够强大的队伍来支撑，他就会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一切都可能失控。暂时我恐怕只能提供这些意见。”

放下电话，霍本的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把他手下的议员们走马灯似地过了一遍：谁会是自己的死党，谁会骑墙，谁会兴风作浪，谁会幸灾乐祸，一番评估下来，情况很不乐观。

虽说一直以来，在内阁会议上他如鱼得水，几乎他的所有决定，都会得到大家的拥戴，但是他心里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强势。由于自己掌控了财政、外交、国家安全等最高实权，所以人们才敬畏他。如果这一切都失去了，那就像患了病的头狼，厮杀与争夺是不可避免的。

但越是这样，他越是不能将掌控权交给一个强势的人物。如果他这样

做，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他的下场就是出局，甚至无法在党内获得一席之地。

审视的最终结果是，如果他把贸易部长丹泽尔·吉米推上宝座，他所能掌控的议员与他无法估计的敌对力量相比，仅仅占微弱的优势。局势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一步，他现在就必须增加自己的力量。

此时一个人的身影跃入他的脑海：科克·内尔森！

科克与霍本是在他们通话后的第三天见面的，地点就在总理办公室。这一次科克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一路顺畅地进入那间他向往已久的办公室。但是他的兴奋早就烟消云散了，反而觉得上了当。

在那个狂热的夜晚，当他接听到霍本的电话，他简直觉得那是神的旨意，因为裘丽亚回到他的怀抱，所以他盼望已久的事才会在那一刻发生。霍本提出要他加入自己的内阁，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没有任何矜持，也没有询问自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位置。

在那一刻他只觉得心中悬置那么久的几件大事，都奇迹般地在一瞬间得到解决。裘丽亚的从天而降，霍本电话的不期而至，让他兴奋得头晕目眩，他在那一刻体验到了什么叫作幸福。生怕霍本会突然改变主意，所以他急切地肯定一切，期待尽早结束这次通话，好继续他与裘丽亚之间被中断的酣战。

第二天他走上街头，人们交头接耳的都是一个消息：总理有大麻烦了！反对党要弹劾他下台！

科克急忙买了一份报纸，第一版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写着：“总理持有外国护照，他究竟是哪国人？”

科克一目十行地迅速浏览了文章的内容后，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这才明白为什么霍本昨天晚上会急忙从香港打电话来，原来他的船撞上了冰山，眼见得就要下沉。而他在这个时候，偏偏伸手要把他拉上这艘即将要沉没的战舰。

他简直难以想象，一旦自己在此刻加入霍本的团队，而没几天这桩案子就要付诸公堂，霍本将毫无悬念地败诉，最终灰溜溜地引咎辞职。到时国

内政局大变，搞不好反对党就会上台。那么，自己将又一次成为全国人民的笑柄，恐怕在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

他拿着报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办公室，因为他无法承受公司员工们异样的目光：同情？鄙视？可怜？不屑？他无法想象。

裘丽亚此时也打来电话，她的感受也与他相同，觉得他们又一次被忽悠了。他决定不去办公室，接裘丽亚回家商讨对策。

虽然又将面临一场风波，但是这一次他们都很镇定。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吧，他们觉得经过这些挫折，他们互相找到了对方，他们有勇气一同对付更为糟糕的局面。

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并不多。回头是不可能了，反对党已经把他们视为对立面，即使是求饶也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反而只能得到更多的耻笑；继续走下去，就是把自己绑上霍本的战舰，共同面对可能遇到的一切艰险。他们要与霍本同舟共济，无论他们曾经有多少过节，此刻统统都要放下，为霍本出谋划策，帮他一起过关。

科克走进霍本宽大敞亮的办公室，没有一点被震慑，他觉得自己是在危难时刻援之以手的侠客，应该是这间屋子里最尊贵的客人。

霍本照样笑容可掬地邀请科克入座，开门见山地进入正题：“我相信这两天你一定听到不少传言，你一定还会在心里抱怨我，在这个时候邀请你来入阁，是不是要拉你一起下水。”

霍本的开场白果然犀利，毫不回避问题，单刀直入，这样的明挑，反而让科克不好开口。

“你言重了，局面的确复杂，但也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科克本来准备了一肚子指责的话，可是一上来几乎全被霍本自己说出来，而且说得那么赤裸裸的，弄得科克已经无话可说，反而要去言不由衷地劝慰对方，一上手就被霍本占了上风。

“在这里我还是要给你交个底，不要被他们的咄咄逼人所唬住，那都是虚张声势。如果他们有什么真凭实据，早就会直接去法院申请Election Petition（竞选无效请愿），不用在新闻上玩什么炒作的把戏了。”

霍本的从容镇定让科克一时难判真假，听上去也有几分道理。既然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也不准备去深究，只是看霍本接纳他有多大的诚意。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霍本如此轻松自如的表演后面，掩饰着一颗极度躁怒的心。在科克进门前不久，霍本刚刚承受一组重拳，打得他猝不及防，因为狙击他的人，是他以为可以信托的盟友。而他正诚心地向他们求援，期待在此危难之际，可以施以援手。

昨夜他刚赶回国，托比就打来电话，提醒他要做好万全之策。

如果法院接受竞选无效的请愿，并且这个案子落在一个死心眼的法官手里，那么很可能霍本将在第一时间就会被剥夺议员资格，到时候他失去的不仅仅是总理的职位。如果没有议员资格，他连进行再次竞选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被剥夺议员资格的人，是不得在原来的选区进行第二次选举的。

若法院宣布他当选无效，他可以做两件事：第一，宣布竞选无效，在全国再举行一次大选。这样做对全党的风险极大，因为在丑闻的冲击下，人们可能失去对执政党的信任，极可能被击败。第二，宣布引咎辞职。如果有哪一位自己党的议员也宣布辞职退选，他就可以任命一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代总理，待自己宣誓放弃第二国国籍后，到那位议员的选区参选。如果他顺利当选，他还可以在代总理的禅让下，重新回到总理的宝座。

这一套听上去并不复杂的操作，没想到在准备第一步时就碰了钉子。那位平时对他低眉顺眼、言听计从的年轻议员，在自己耐心劝导勉强答应后，不到四个小时又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他的选区的选民不会同意。

多么荒诞的借口！盛怒下的霍本几乎失控，他厉声逼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主意。一直畏惧他的这位年轻人终于招架不住，坦言自己背后的确有人，是他们给自己施压，不准他退让自己的席位。

在霍本连珠炮似的追问下，他吐露了自己身后的那位高人。知道是他，霍本简直不敢相信，这只掉尽了毛的鸡也想飞上天！

年轻部长所招供的那个人，就是被美国特工设计陷害的前财政部长乔治·安德森。

尽管在迈阿密侥幸被美国海关释放，但在全中国一片哗然的情形下，他

还是不得不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自己是在美国特工FBI的引诱下做出了蠢事没错，然而这件事的把柄的确握在美国人手里，哪怕这是美国政府给凯伦岛政府的下马威，他也不得不成为国际争斗的牺牲品。（《加勒比飓风》）

他的同伙人谢罗·克莱恩在法庭上主动认罪，以此换得三年的轻判，他在美国服刑三年后已经回到凯伦岛。但是乔治的辫子被更加牢牢地捏在美国人的手里，他们随时可以立案，甚至把他抓到美国去受审，就像1989年12月美国人以代号“正义之战”的名义，悍然入侵巴拿马，活捉了他们的总统诺内加去美国受审。

头上高悬斩首之剑，这使得乔治·安德森的仕途受到致命打击。本来他在党内位居第二，如果不是这件事的阴影，当年总理斯丹佛·格林突然去世，他就应该是继承大位之人。

自从霍本上台以后，他一直低调隐在暗处，以至于有时候霍本都觉得不忍因为他毕竟是党内元老，所以经常有意无意地在党内或是政府的活动中，安排他出场露面。因为他失势，所以不认为他危险，还主动拉拢他，希望笼络他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哪想到，这一支暗箭竟然是从他那里发来的！这令霍本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还没等他想出对策，科克已经等在门外，他不能让科克觉得受到怠慢或冷遇，于是打起精神。他深知政坛如狼群，头狼即使受伤，也必须保持强势，一旦显现败象，群狼就会一拥而上，将它撕得粉碎。他必须要确保一举拿下眼前这尾自投罗网的大鱼，稳固自己摇摇欲坠的阵营。

霍本决定不浪费时间，提出：如果科克加入他的内阁，可以让他担任城市发展建设部部长。

科克听罢一愣：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部。霍本解释道，这是新成立的一个部门，直属总理办公室，专门负责国家新工程和城市建设，是一个可以综合各部的实权部门。他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负责。

科克作为官场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知道其中的门道：这个部门听上去似乎有权，实际上要受到每个部门的制约，无论用钱用人，审批地块，还是通水通电，都要看其他部门的脸色。如果总理不在后面撑腰，他

几乎是寸步难行。

不过现实摆在眼前，内阁的部长已经从原先的七个增加到十六个，而且每个部都有一位实力人物，轮不到他去替换。即使他把谁顶下来，那无疑也是刚进门就树敌，对自己也不利。所以他也就不再说什么，默然接受了霍本的邀请。

“我觉得如果他们是虚张声势，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这么胡闹下去。”科克已经准备道别离去，忽然转身对霍本说了一句。但是他眼神游移，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顾虑。

“你指联合工党吗？”霍本觉得自己脑子有些乱，一开始他竟然以为科克所指的是他的内阁成员，好在他立即反应过来，“你有什么好建议吗？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先不急着想嘛。”他几步走到门口，又把科克拦了回来。

“舆论总是惊人的健忘，如果你处在舆论危机中，你最好祈祷接下来有什么更大的事情发生。”科克似乎是自顾自地说了一番话，“这些话你也许听着耳熟，但是这是实情。”

因为科克说话的时候总是回避着霍本的眼睛，霍本知道一定有什么隐情：“你看我们今天就是两个人关起门来说话，如果你有什么事想告诉我，我发誓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科克下意识地咬了一下嘴唇，他下定了决心：“我知道在这次大选期间，联合工党的领导人去了与台湾‘建交’的岛国，与台湾‘大使馆’进行了会谈，应该拿到了援助，具体数目我不清楚。但是这是一笔政治献金，无论多少都应该依法申报，否则就是一桩政治丑闻。”

霍本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他走上前双手搭在科克的肩上：“我没有看错人！我感到十分幸运没有错过你！**A friend is best found in adversity**（发现朋友的最好方法是在逆境之中），你是我真正的朋友！”

霍本非常清楚科克提供的这一情报的价值，无论它是否属实，只要通过媒体把它放出去，就是一个盖过自己护照疑云的最大烟雾弹！

所谓政治献金，是指对于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无偿提供的动产、不动产、不相当对价给付、债务免除或其他经济利

益。政治献金是民主政治中常态化的现象，定期举行的竞选以及政党和候选人的日常政治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政党或候选人本身拥有的资产很难满足，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募集。

但是政治献金的本质就是权和钱的一场交易，因此承认政治献金的合法性和要铲除其诱发的腐败，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为此各国都制定了适应本国国情的相关法律，例如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不得接受外国人、与政府有契约关系的人、国家银行、公司、工会、以第三者名义进行的捐赠。而凯伦岛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不容许接受外国人或国外与政府有契约关系的人或团体的捐赠。接受台湾“大使馆”的钱本身就是违法，更不用说拿了钱而不申报，那就是两个足以震惊国人的大案！

送走科克，霍本立即拨通了托比的电话。托比听到这个消息也十分兴奋：“这真是上帝送来的礼物，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由于案情特殊，科克并没有亲身参加与台湾‘使馆’的会谈，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第一手的直接证据。但是这次会谈肯定是联合工党的最高党首詹·巴特尔亲自去的，这个人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不会否认自己干过的事，即使承认这件事对他来说会有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called for a public enquiry**.（要求进行听证会）。”

托尼所说的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听证会模拟司法审判，由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其结果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

“这个方式对付巴特尔这样的人特别有效。”霍本从电话里也可以感觉到托尼脸上的笑意，就像他徒手逮住了一头猛兽，“在听证会上，他无法否认去过台湾‘大使馆’，甚至还会亲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不管他拿了多少钱，他都死定了。我们无须提供任何证据，他自己就会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第二天一早，政府的电台就开始播放关于反对党在大选期间前往台湾“大使馆”索要政治献金的特别新闻。随即，菲兰克·奎赛的电台也开始转播这一新闻，并加以长篇评论，这期间不停有情绪激动的听众打进来热线电话，声嘶力竭地表达愤慨，要求政府对这一事件举行公众听

证会。这一幕是昨晚早就排练好的，当然不宜出现在政府电台，否则表演痕迹太重。

昨天晚上，霍本打电话求助菲兰克·奎赛，他欣然接受。在护照风暴的冲击下，接到总理的求助电话，奎赛知道这意味着他将重新被重用，为了这档晨间节目，他几乎彻夜未眠。

随即，大街小巷出现卖报送报的人群。这一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有关政治献金的报道。一时间像刮起了另外一场十二级风暴，卷着滔天巨浪朝着凯伦岛海啸一般地扑来。

第十七章

风云突变

任何光鲜亮丽的东西，就像雨后的彩虹，只能远远地遥望，等你深入其间，除了发现一头雾水，你什么也找不到。

杰菲利·哈维不是个好射手，但是他酷爱打猎。凯伦岛虽然山高林密，但是动物的种类并不多，最大型的就是一种小野猪，最大个儿也只能长到十几斤，这是他今天狩猎的主要目标。

哈维今天的心情很好，忙碌了几天，他需要给自己 **Take a break**（放松片刻）。要在这一片茫茫山峦中寻找几只小兽，尤其是在白天，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可能。但是哈维可不是一般人，他做事从来都是有的放矢。

哈维今天带来的两位搭档是这一带有名的猎手，他们打猎不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也不是为了饱口福；他们打来的猎物几乎都是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爱的就是狩猎、瞄准、开枪射击的过程。

为了让哈维不白跑一趟，他们先对这里的猎场做了侦查。这里是两面峡谷一道沟，原来的一条小河已经干枯，河沟里满是大小不均的鹅卵石。

这两位打猎高手早就发现峡谷的半山腰躲藏了一窝小野猪。他们带着猎狗从两边山道绕上去，让哈维守在山下的河沟旁，当他们自上而下地向野猪巢穴发起攻击的时候，野猪们只有顺着河道向下逃窜，它们将正面撞上哈维的枪口。

哈维手里持着的是美国雷明顿双管五连发猎枪，打的是十九号霰弹，杀伤力大。如果小野猪们要经过这条视野开阔，除了鹅卵石无处藏身的干枯河道，只能是一个个的活靶子。看见同伴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倒下，有的小野猪还会停下来发呆。哈维就曾经一气干掉四头小野猪。

当他在山沟底部找到一处有利藏身之处，他用手机给他们发了一条短信：“我已经就位，可以开始！”

当他子弹上膛，卧倒举枪瞄准，手机发出一阵振动，他估计是他们也准备就绪了。

他掏出手机随意瞄了一眼，“联合工党面临献金丑闻，政府要求举行公众听证会！”几行小字就像炸子打在他的心上，他一下子坐了起来。

山上传来猎狗的撕咬咆哮声，应该是猎狗们发现目标了。哈维定了定神儿，好容易等到这一刻，还是等打完猎再赶回去，也不差这一会儿。

想罢他又卧倒，举起枪瞄准，但是他发现自己喘气不匀，握枪的手也在微微发颤。他深吸了一口气，努力镇定，没有什么事处理不了，他默默地对自己说。

山腰处传来石块滑落的声音，猎狗的叫声也越来越近，不一会儿一头嘴里齙着獠牙的野猪带头顺着河道冲了下来。它的个头硕大，足有几十斤重，是哈维见过的最大个儿的，它的身后还跟着三头个头小一些的野猪。

哈维正要开枪，突然发现一只猎狗紧随其后，因为射出去的是霰弹，这样的角度很可能会误伤猎狗。他干脆站了起来，换了一个更高角度朝领头的野猪开了一枪。

也许由于慌忙，子弹在野猪的前蹄之间的石块上炸开一朵火花，野猪并没有迟疑，继续以狂野的速度朝着哈维冲了过来。

哈维知道野猪发狂的时候，会拼死挣扎，它的牙齿很锋利，一旦咬住人的腿，足可以撕开一个大口子。

野猪距离哈维仅仅剩下十几米，几秒之间就可以冲到哈维的面前，哈维来不及瞄准，冲着野猪的身体连开两枪。

子弹似乎击中了野猪的后臀，只听它尖声嚎叫了一声，并没有减速，直接从哈维的身旁飞快穿过，窜入他身后的灌木丛中。那几只小野猪也随着

风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子弹出膛的同时，哈维觉得额角一阵刺痛，像是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当他看着猎狗也咆哮着尾随野猪冲入灌木丛时，他察觉到有热乎乎的东西从额头流下来，直淌到他的眼角。他用手一摸，原来是鲜血，想必是刚才射击距离太近，霰弹射在鹅卵石上，迸发的碎片打到了他的额头。

等到他的朋友赶来，看见他满脸是血，靠在一棵树上，他们大惊失色。等查清缘由，看到只是皮外伤，不由得大声嗤笑这位倒霉的猎手。

哈维没有时间与他们做更多的解释，只是让他们帮他擦干净血迹，请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送他去联合工党的办公室。

几天前林顿·休斯十分兴奋地打电话来，说他接到一份神秘的邮件，是从一个陌生的网址发来的，发件人自称“patriot”（爱国者）。他在信中说 he 是一位侨居海外但是关心祖国的人，他偶然发现自己国家的总理居然持有外国护照在国外旅行，这让他十分震惊。他思考再三，还是决定公开自己手头的资料，他觉得只有反对党才能够调查出真相。所以把手里的资料扫描给他们作为调查证据，上面有霍本总理旅行的具体日期和时间。

当林顿把大家召集到办公室，他在手提电脑上展示了那张有霍本照片的那页影印文件。虽然图像还算清晰，看得出是电脑截屏，像是移民局在填写入境资料的电脑表格，上面的文字像是阿拉伯文，但是那张照片一眼就可以确认是霍本总理本人。

“我已经找懂阿拉伯语的朋友看过，这的确是阿拉伯文，从表格看是位于北非的×××国。我也去政府查询过，在这些天霍本总理的确不在国内，虽然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去了哪些国家，不过他的第一站是我们的南美邻国，是他们的总统专机接走的。而电脑显示护照持有者的名字叫纳瓦斯·阿隆索，像个南美人的名字。”

“会不会真的是长得很像？”巴特尔首先质疑，他一向不喜欢这种神秘秘的手法，不够光明磊落，像是在搞什么阴谋。

“应该不会。”哈维第一眼就认定这一定是霍本无疑，他认为这符合霍本的行事风格，“我认为这个所谓的‘爱国者’，背景一定不简单。他如果是我们的支持者，完全不必这么神秘秘，而且要搞到这样的国家一

级的保密资料，没有特殊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我的直觉是，可能是美国人在搞鬼，就像当年用诱捕财政部长乔治·安德森的手法，给当时的斯丹佛·格林总理一个警告，不要与古巴和委内瑞拉走得太近。”

“无论如何，在我们现在要发起的竞选无效的诉状中，这个情况对我们十分有利。”平时显得冷静的林顿也显得有些激动，“我们这一炮开出去，完全有可能把他打蒙只要他一步棋走错，那么他的下台是指日可待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住了巴特尔。虽然现在哈维是联合工党的领袖，但是出现这样的大事，有什么举足轻重的大决定，大家还是习惯于先听巴特尔的意见。

巴特尔从林顿手里接过电脑，若有所思地反复观看，许久，他叹了一口气：“现在我们的当家人是哈维，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吧。”

巴特尔的态度实际已经表示他开了绿灯，哈维精神大振：“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但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讲，我们的证据还显不足，单凭我们拿到的这张照片，法院也难以认定照片上的人就是霍本。我们还要争取拿到霍本使用的这本护照，即使是复印件也可以。”

“这怎么可能？我们又没有007那样的特工。”有人悄声议论道。

“我们不需要去偷，我们可以使用法律手段。如果我们的战术运用正确，我们的运气又够好，法院可以Order（下令）他交出护照验证。那他就死定了！”

哈维察觉巴特尔对他皱了一下眉头，他知道自己语言太轻浮了。“就目前来说，我们还不宜直接采取法律行动，但是我们要充分运用新闻舆论的武器，在全国造势，令他寝食难安，风声鹤唳，到时候他的内部也会分崩离析。按照我的判断，这封信如果不是来自美国FBI，那就很可能来自他们的内部。”

没有用多久的时间，大家统一了意见，并且在哈维的部署下，分头进行了准备工作。哈维联系了电视台和报社，其他人筹备群众大会。如果霍本不及时向全国民众作交代，那就组织集会游行，要逼迫霍本主动辞职，或者宣布重新大选。

经过几天的精心准备，这一场围剿落难总理的好戏正式开场。在得知霍

本总理人在海外，哈维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所有的新闻媒体全体出动，一个早晨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他们有了一位加入别国国籍的总理。有人谩骂，有人落泪，全国一片沸腾，完全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的。

总理很快赶回国内，他的迅速反应有些令他们意外，估计是有的媒体提前向政府泄露了第二天新闻的秘密。霍本显现出了惊人的镇定与顽强，他在新闻浪潮袭来的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在政府电台发表一篇态度十分强硬的宣言。但是就他这篇看上去措辞强硬的言语背后，还是能让人发现破绽。

首先，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否持有外国护照，这是所有争执的关键之处。如果他真的底牌够硬，完全可以正面回答，当即可以清除一切疑惑。

然后，他在宣言里说道：“没有任何宪法或者法律可以阻止我参加大选，没有任何人可以挑衅我作为国家总理的权利。”这样的说法会让人感觉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他要做的事，宪法和法律都不能制止，这简直就是独裁者的宣言！这番言辞本身就为哈维的第二轮攻击提供了最好的目标。

哈维准备让这一喧嚣的局面继续发酵，他不想立即开始第二波的攻击。过快更换的频率会打破节奏，要等人们的兴奋到达临界点，再送上更刺激的热点，才能更有效地摧毁对方的防御。

因此他决定忙里偷闲，举行一场狩猎，也是一种仪式上的象征。预祝他能够一举围歼他的政坛猎物，成为他当上联合工党领袖对党的一次最大祭献。

哈维不是一个信天命的人，但是对于今天狩猎的失败，他感到相当沮丧。霍本出人意料的反扑，让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如果霍本的反击成功，也许结局不是鱼死网破，而是他反败为胜。因为他对刚才手机上所看到的爆料新闻一无所知。

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哈维自问，也许这是党的高层机密？作为竞选中的筹集经费的手段，这完全可能。哈维自问，如果是自己有这样一条筹款的渠道，就一定不会放过。联合工党太需要钱了，他们资源有限，如果明摆着有人愿意出钱，为什么不拿？

但是今天被人捅出来，不仅是对围剿霍本战役的干扰，而且很可能引发一场大火，直接焚烧到联合工党的高层。他估计这一消息的透露一定来头不小，如果真有去台湾‘使馆’的筹款，一定进行得很机密，因为连他哈维也不知情。那么知道的人也就是顶尖的那一两个，最大的可能这个泄密者就是科克，他现在声称要投奔劳动同盟党，这个机密的泄露也许就是他的见面礼之一。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詹·巴特尔。而且就他对自己这位领袖的了解，如果真有此事发生，詹·巴特尔肯定不会推卸。因为他完全不会撒谎，只要有人责问，他就会如实承认，并且把所有责任都试图一个人承担。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不仅是巴特尔自己完了，还会连带着葬送整个联合工党。哈维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死胡同。

哈维回到联合工党的总部，几乎所有的核心成员都到齐了。他顾不得回答人们问询他额角的伤势，以当家人的姿态一屁股坐在会议主持人的位子上。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头上的伤与今天的讨论无关，是我的私事，我不想任何人提及，好吗？”

“第二，今天的会议由我主持，任何人的发言，都必须由我批准。

“第三，今天的主持方式是由我来提问，你们回答，不准抢答。大家都听清楚没有？”

当哈维走进办公室，他的头脑在一瞬间变得十分清晰，他明白自己接下去应该如何去做。当他坐在了主持人的位子上，他更是信心十足，自己也感觉气场强大。

哈维的气势果然感染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连巴特尔也被镇住了，没有想到他身上还有一股那么强的霸气，大概也算是一种领袖气质吧。

“现在的情形很清楚，国籍事件已经击中了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才不择手段地制造谣言，妄图转移民众的视线，我们一定不能够上他们的当。”

“恐怕还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林顿·休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神色凝重，“他们的这条消息恐怕还是有出处的，而且透露

这一消息的人我们也大致能够猜得出来。”

看到林顿的表情，哈维就知道一定是巴特尔和林顿事先交换了意见，他们都是一路人，思维的模式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因为他们知道内情，所以心虚。不要说让他们去听证会，就是几个死缠烂打的小报记者也能从他们那里逼出实情。”

“不要看他们来势汹汹，其实都是虚张声势。”哈维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林顿的话，“我们可以冷静分析一下：如果他们手里有了确凿证据，他们可以直接采取法律行动，不会这样大规模动员社会和媒体的力量。我们再来看时间点，如果他们早就知道这件事，他们不可能等到现在，只是因为他们现在被我们打痛了，要千方百计扰乱视听。我们不能上当，自己先乱了阵脚。”

他的一番话引起四下里一片骚动，但是从大家赞许的目光来看，他们是同意了哈维的分析。

“所以，这件事目前由我来处理最为妥当，我现在是联合工党的当家人，这一类对党的质问应该由我来回答。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接受媒体的采访。”

巴特尔和林顿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知道这是哈维在保护他们，以今天哈维的态度来看，任凭是谁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一丝对党不利的信息，而他们自己则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对我刚才的提议做一个表决，同意我的意见的请举手。”哈维说着站了起来。

四周一只只手都举了起来。哈维注意到，巴特尔在犹疑了片刻后，也慢慢地举起了他的手。

“我看到的是全体通过，没有反对，也没有弃权让我们鼓掌通过！”

掌声中人们的脸上浮现出笑意，哈维在短短不到一刻钟，就奇迹般地扭转了办公室原先消极低沉的气氛。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要管我们手头的证据是否充分，先下手为强，我们来赌它一把。对这个所谓的听证会我们不要去理睬它，我们越是强硬，他们越是不敢乱来。谁都知道这样的所谓密室交易，

除非参加的当事人亲自跑出来指证，没有现场录音，没有查获现金，还有什么证据可以呈堂？！”

巴特尔看见哈维眉飞色舞的样子，不禁又一次皱起眉头。但是看见大家听见这番近乎耍赖的话，都是眉飞色舞，有人甚至鼓起掌来，他也只得咽下一口气，什么都没有说。

随后的事实证明哈维的战术是有效的。哈维若无其事地应付了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谈笑风生地把这一指控说成捕风捉影，就是为了转移对霍本总理国籍事件视线的拙劣伎俩。联合工党将继续对此穷追猛打，很快就要将此案告上法庭。临别时他还要敦告记者，不要忘记去法院采访他。

霍本十分吃惊地看到自己和托比精心的布局，竟然被哈维轻易地化解，不由得对这个刚刚上台的反对党领袖加强了戒心。哈维十分巧妙的把巴特尔这个联合工党的罩门保护起来，挺身而出挡住媒体的狂轰滥炸，这个人的心机谋略和心理素质可见一斑。

现在反而是轮到自己要守住自己的罩门，那就是立即销毁那本护照，不给任何人机会见到它。虽说这是亡羊补牢，但是以哈维的作风来看，他真的会去法院送上上诉状，那么抵赖也将是他脱身的唯一机会。

这几天来最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要数科克了，一走出办公室，他就开始懊悔，他不应该为霍本提供那条线索。他当时要提出建议的冲动不是为了讨好霍本，而是他希望霍本在这场角斗中获胜。

他知道自己今天迈出的这一步，就是把自己绑在了霍本的战车上，在这场争斗中，只能有一方获胜。以他目前的处境，只能全力协助霍本，没有别的选择。

可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失控，所作所为都是违背自己几十年来遵守的道德准则。诚信、忠实这些熟悉的字眼，现在都似乎成了对自己的嘲讽。

他知道他所提供的情况一旦曝光，联合工党的人第一想到的就是他是最可能泄密的人。他更加无法想象的是，如果这件事真的要走到公众听证的那一步，自己可能就要被推上证人席。面对昔日的战友，与他们对簿公堂，他觉得自己真的没有那份勇气。

当全城铺天盖地地传播着政治献金的新闻，他整日躲在家里没有出过

门。好在家里有裘丽亚的陪伴，但是他连做爱也失去了激情。虽然他的动作依然猛烈甚至有些粗野，但是裘丽亚能够察觉这只是一种逃避，企图用性爱把自己埋藏在感官的深渊里，不去理会其他的感受。

裘丽亚本能地察觉，所谓的政治献金的传闻一定与科克有关。但是她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让他把脸埋在自己丰满的乳沟里，承受着他无休止的进入。待他疲倦入睡的时候，悄悄起身为他做饭，像是在服侍一个任性的孩子。

这场风暴猛烈地刮了三天，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平静。这随之而来的平静惊呆了科克，他不能理解，如此致命的一击，他们怎么能够毫发无损地脱身？他开始收听电台，在网上查找记者对联合工党的访谈，折腾了整整一天，他浑身瘫软地把头挂在椅背上，他不得不承认，哈维是他从未察觉的真正厉害的角色！

不知为何，这次联合工党从丑闻中的脱身，竟然也让他感到一种解脱，他可以不必去担心听证会的当面对质。裘丽亚看在眼里，觉得好气又好笑，难怪在党内竞选他会败下阵来，其实他的心不够硬。如果要搞政治，他的性格弱点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她没有试图去点破他。经历了这么多事，她现在很知足，她仅仅想保有她的爱情，不惜任何代价。她不想再去分辨什么是非。她觉得任何光鲜亮丽的东西，就像雨后的彩虹，只能远远地遥望，等你深入其间，除了发现一头雾水，你什么也找不到。

科克听到街上有高音喇叭的声音传来，不用问那是鲍比的自制宣传车开来了。宣传车渐渐驶近，鲍比那嘶哑高亢的声音传来，在科克听来那就是一股噪音，但是有几个字音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他不由不全神贯注地聆听。

鲍比在凯伦岛政坛绝对称得上是朵奇葩。他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是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位海外投资商，据这位自称富甲天下的商人向他许诺，如果他投身政治，他将成为他源源不断的经济后盾。他开始癫狂，也许这种癫狂原本就蕴藏在他的血液里。

他注册登记了他的政党，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他攻击执政党，批评

反对党，矛头所向毫无目标与章法。他的竞选最大亮点是他对全国人民的承诺：他承诺一旦他当选，上百亿的资金就会涌入凯伦岛，新机场、新高速、新的酒店与城市，人人有工作，全国人民享受医疗免费。总之，一个乌托邦国的好处应有尽有。

他的不懈努力并没有打动任何人，十几年下来，他损失了他的全部家产，关闭了无人料理的生意，最后只剩下一辆巴士车。那位他时刻挂在嘴边的超级富豪从未对他施过援手，据说他的承诺是必须在鲍比掌权以后兑现。这就使得他的承诺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但是这种小狗试图咬住自己尾巴的游戏，鲍比玩起来却乐此不疲，任何嘲笑讥讽也丝毫没有动摇鲍比的政治热情。

白天他去开出租揽活养活自己，傍晚就把高音喇叭架在车顶，自己边开车边讲演。他会根据要讲演的内容去不同的地方，如果是攻击政府，他会去政府大厦；如果是批评反对党，他就去反对党的总部办公室；如果是针对某一个人物，他还会打上门去，把车停在他的家门口，高音喇叭对着那位攻击对象的家门。为此还经常招来警察，因为被骚扰的人家会报警投诉。

这回鲍比又临近家门，科克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从他转投执政党，鲍比就几次光临他的家门，对他冷嘲热讽。今天鲍比的开场白又有不同：

“我们可怜的科克又要再一次跳水。不久前他刚刚从联合工党的战舰上跳水，因为他们的党未能如愿赢得竞选。经过在海里漫长的挣扎与等待，他十分辛苦地登上了执政党的破船。”

科克知道这是指他被政府聘用的消息刚刚由政府电台宣布，没想到无聊的鲍比拿这件事来做文章。“可惜，看来这次科克又要落水了。联合工党已经掌握了关于总理拥有外国国籍的新证据，已经正式将竞选无效的申诉递交最高法院。如果经法院认定并裁决竞选无效，科克新爬上的这艘破船又将沉没。不知道再次落水后的他，又该游向何方？”

在这场眼花缭乱的政治攻防大战中，看得最惊心动魄的要属苏睿大使。驻在国的政治变化对一国大使来说，是头等关心的大事，尤其事态的发展

可能会引起这个国家的政权交替。这一切的发生不在他的掌控，但是他若是不能准确把握事态的走向，及时向国内有关部门做出汇报，就是他职务上的渎职。也许别人不会如此苛求，他自己就是这么看待的。

他指示二秘小何去城里把各家报社的报纸都买一份来，让文化参赞肖昆山逐篇把有关政治评论的文章都筛选一遍，凡是有关政局走向的评论都用红笔画出，待自己再研读一遍。

他自己会坐在电脑前，阅读网上评论，同时收听政府电台和民间电台的专题节目，力求把握事态发展动向。他这样收听广播甚至会到深夜，大厨做的饭菜就放在旁边的桌上，直到秘书几番催促，他才胡乱扒拉几口，完全失去了饥饱的感觉。

当政府电台爆出反对党接受台湾方面的政治献金，真的把苏睿惊出一身冷汗。守住建交关系就如同守卫疆界，作为一名驻外大使，如果在建交方面出现变故，犹如战场丢失阵地，其责任之重大，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分。

他吩咐馆里的属员都要全力以赴关注这方面的有关信息。他也暗暗期待政府能够果断召集公众听证会，那么事件的真相就有可能被揭开，为这个期待他几乎彻夜难眠。

但是事态的演变出人意料，好容易盼到的天边一片雨云，只是打了几个干雷，有几束闪电划过天空，连一滴雨也没有下。在反对党领袖的抵赖声中，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随之而来的是反对党更猛烈的反弹，他们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竞选无效的申诉，把总理和执政党一起告上法庭。

让他更难以忍受的是，那些来使馆到访的客人仍然没有离开。也许经过那一天在使馆与商务参赞韩炳章的交涉，他们觉得那是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他们决定直接来使馆，不管秘书如何挡驾，他们就是不走，非要见到大使本人。

苏睿真是觉得忍无可忍，如此的死缠烂打他还真没有见过。他本想把韩炳章找来，让他们在这颗硬钉子上再撞上一头。但是又一想如果这样，双方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毕竟他们是国内出来的国企，不看僧面看佛面，凡事做过头了总是不好。

苏睿在里屋脱下运动衫，换上了正式见客的服装，那件运动衫他已经穿了一天一夜了，昨天晚上他就没有回官邸。出来以前他还刮了刮脸，毕竟人们对大使的仪表还是有期待的。

这次客厅里只坐了两个人，一位老者和一位中年人。上次来的时候，那位中年人始终没有开过口，但是能让人感觉出来，他才是操控全盘的当家人。

一番客套寒暄后，宾主言归正传，还是那位老者率先发言：“按照苏大使那天您的指示，我们把这里的情况向我们公司领导作了汇报，公司领导也很重视，直接向部里的有关首长作了请示。”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望了那位中年男子一眼，见他微微点头，这才继续说下去：“部里领导的意见是，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作为企业，不必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都是为了出口创汇，只要保证工程质量，哪家做不是做？何况低息贷款的项目，是人家说了算，我们是援助他们，这样的事当然是人家说了算嘛。”

苏睿面带笑容地听着，心里一阵翻腾：从这位老者叙述的语气来看，还真是那位老领导的口气，也许还是他的原话。问题是，他们是如何向这位领导汇报的，汇报的情况是否全面，这里都有一个大问号。

但是为难的是，按照官场的规矩，苏睿是不能直接追问这位领导的姓名的。但是既然领导已经有了态度，苏睿面前的门槛就很高了，他愿不愿意迈过去，还是巧妙地绕行，都让他很难开口。他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敢于三番五次地打上门来，原来手中有尚方宝剑。

“我记得您上次说过，您原先是在商务部工作？”苏睿没有直接按他们的期待回答，而是笑盈盈地向老者提出一个似乎不相干的问题。

老者迟疑了一下，又看了一眼他的同伴，小心翼翼地回答：“那已经有些年了，不过在那里工作了不少年头，关于涉外的知识还是有一些的。”

根据苏睿的经验，这家公司之所以会返聘这位老者，肯定是与他在部里的人脉有关，说不定他们一再提及的那位部领导，就是这位老者介绍的关系。

“您是商务部的老同志，我学的是外交，无论是在经验还是年龄上，我

尊称您一句老前辈也不为过。”苏睿的开场白让两位来客微微一愣，他们感觉到在苏睿大使的客气背后，一定藏有更加难以捉摸的手段，他们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留意大使的后半段话。

“现在我们所谈的是属于经济援助的项目，就项目的具体操作而言，你们更有实际的经验，而我作为驻外大使，更多层面考虑的是两国的外交。如果从外交角度来说，对外援助是经济外交的重要手段，比起日本、美国等国际援助大国，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不足日本对外援助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六分之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而言，还应适度扩大对外援助。来，你们请喝茶！”

苏睿云山雾罩的让来客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开始领教到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忽悠水平，大使此刻看上去谈笑风生，完全没有把他们抬出来的首长指示当作一回事，他们预期的效果落了空。

秘书小何进来给客人上茶，而后又悄悄退了出去。苏睿继续着他的高谈阔论“只有帮助世界，我们才能从世界获得更多的机会，还是拿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子，这几年日本经济衰退，但是他们仍然有大量对外援助支出。日本通过经济外交在世界上不仅获得了大量资源，同时还获得了信任，扩大了日本企业海外市场，对日本文化走向世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睿发现他们已经有些坐立不安了，他假装没有发觉，仍然进行着他的独角戏，但是开始慢慢收官：“正是有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你们这样的公司在对外经援方面，还是大有作为的。只是我们在着眼企业利益的同时，更应该顾及国家利益。如果在同一个项目上，两家公司争相竞争，就会使得经援国产生误解，以致利用这样的竞争，使得问题复杂化。比如说这次你们要来谈的这个项目，本来经援的规模和资金都已经核算好了，现在对方突然提出，要求我们在原方案基础上，再免费为他们建造一座专科学院，并且提供所有的教学设施。我希望你们没有答应这样的附加条件。”

苏睿终于使出自己的撒手锏，把韩炳章提供的情况抛了出去。他估计这就是他们能争取到霍本总理改变初衷的底牌。

他把目光转向那位还从未发过一言的中年人。在苏睿犀利的目光逼视下，他慢慢站起身来。

“谢谢苏大使。”他终于说了第一句话，“我们完全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我们先告退了。”

送走客人，苏睿回到内室，脱下西装，解下领带，他的衬衫几乎湿透了。他这才意识到，当时有些忙乱，谁都没有注意到要打开会客室的空调，想必他们也热得够呛。

苏睿正打算先洗个澡，忽然肖参赞在外面敲门，他刚打开一条门缝，肖参赞的头就挤了进来。

“大使！你最好马上出来一下，霍本总理到了！”

“你说什么？”苏睿猛地拉开门，惊异地望着肖昆山。

此时的文化参赞脸涨得通红：“我没说错，是霍本总理亲自来了，还是门口的警卫来通报的！”

“你们先去迎接一下，馆里的所有同志都去。把会客室的空调打开，我换一下衣服马上就到！”

苏睿从未想到霍本总理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访，按照通常惯例，是凯伦岛外交部或是总理办公室先打来电话，双方约定时间，这样的不速之客还真是少见。

究竟有什么样紧迫的事，会使得一国最高领导人突访大使馆？尤其是在目前的敏感时刻？真有什么天大变故发生？难道反对党上诉的案子真的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时间苏睿的脑海涌过无数个疑问。

他以最快的速度又把领带打好，套上闷热的西装，三步并作两步地朝会客室赶去。

几乎在同时，他们在会客室外的走廊里遇到了。霍本身边只带了一位常秘，虽然天热，总理也是一身西服革履，看上去笑容可掬，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压力。

“我必须先向大使阁下表示歉意。”宾主就座，霍本总理双手抱拳，朝着苏睿做了一个滑稽的拱手动作，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的确是个临时起意。”霍本进而解释道，“刚才我们的内阁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决定对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来凯伦岛，给予免签证的最惠国待遇。希望能借此更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交往，也能够借此更加深

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苏睿听到这个消息略微有些吃惊，这与他的预想完全不同。但是他随即展现了一个略显夸张的惊喜表情，对客人如献珍宝的骄傲，他不能不给予对方所期待的反应。

“那真是太好了！”他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秘书小何说，“快去拿香槟酒来，这值得我们庆祝一下！”

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免签入境对中国公民的意义不大。因为他们出境，边防局仍然会要求他们出示访问国的相关入境手续，而且对这么遥远的岛国，许多国人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存在。这样的免签待遇也许更多的只是一种示好的象征意义。

苏睿心里这么想，脸上还是一脸喜悦。“真希望经常会有这样喜庆的好事发生。”苏睿举杯与霍本总理轻轻碰杯，“也希望你把我们的使馆当作自己的家，像今天这样，随时可以来，任何时间都欢迎！”

“我非常喜欢中国，真想在那里也有一个家，也许我还会找一位中国姑娘做我的妻子，等我老了，就去中国落户。”

霍本的幽默引起满堂欢笑，越是这样，苏睿的心里越是不安。在他印象中的霍本，虽然经常是笑容满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使馆一直是敬而远之、他曾经两次以牵强的借口推托了使馆招待会的邀请，有一次甚至是我们的国庆招待会，这曾经着实让苏睿不快。如今这么突然的转变，是不是意味着他脚底发虚？

第十八章

暗流涌动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是一种圆润而不刺耳的音响，是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是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是一种不理睬哄闹的微笑，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冷漠，是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是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听到联合工党已经把他告上法庭，霍本的第一反应是从未有过的恐惧。这之前，虽然他跟他的核心成员还有律师都讨论过此事，但是他并不认为会真正发生。而现在他已经被告上公堂，他的命运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这种感觉让他陌生。

尽管当上总理的日子还不算长，但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掌控身边的一切，以至于要是下属未经他的同意就去处理某件事，即使他做得完全正确，他也会十分反感，并且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让他明白擅自做主必须要付出代价；习惯了早起时看见门外有人站岗，当他想出门的时候，戴着白色头盔和白色手套的巡警拉响警笛为他开道；习惯了进出机场无须经过移民局的窗口；习惯了永远是人家在等候他，而不必去等候别人。

他难以想象一旦他离开了这样的日子，生活还有什么意义。那时候，人们见到他将不再用敬畏崇拜的目光，而是像看一个被赶下台的可怜虫，眼中充满了鄙视。不！这绝不能发生！

幸运之神似乎再一次眷顾了霍本，即使此刻他还毫不知情。

当托比打来电话的时候，霍本正在订票准备前往欧洲。日复一日的紧张已经让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好好入睡了，他对自己说，**I can not take any moer**（我再也不能承受了），不管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要给自己一个假期。去他妈的什么听证会，去他妈的什么竞选无效，即使明天地震海啸，天崩地陷，我就是他妈的要走了，离这个鬼地方远远的！

他就是这样对他的常秘吼叫的。令他奇怪的是，这位平日一板一眼的秘书，对他的失态似乎并不吃惊。也许是他自己也认为刚才多嘴，一直追问为什么要去欧洲，大约要去几天，这才惹急了已经烦躁不安的霍本。

一通歇斯底里的发泄以后，他感觉好受多了，喊住正要离开的万般委屈的秘书，诚心向他道歉，并且要他不必去订票，他已经改变了主意。

而就在这个时候，托比的电话打了进来。托比的声音听上去很兴奋，他说法院已经将这个案子交到了一个他期待的法官手中，而他已经赶了过去。

作为霍本的私人律师，托比有权调阅起诉方的呈堂证据，何况那位法官大人与他有特殊的交情。他很快拿到了全部的卷宗复印件，并迫不及待地阅读了诉状内容和证据附件，就他的第一职业直觉，他觉得情况没有那么坏。

对于霍本总理拥有外国国籍的指控，他们所能举证的只是一张复印的电脑截图，这样的伪造文件比比皆是，是无法证明霍本真的持有外国护照的。唯一的证据链是总理的行程与电脑资料所显示的记录相符，但是如果电脑截图是伪造的，那么行程日期当然也可以伪造。再则，一张类似的照片不能作为指证霍本就是图片上那个人的有利证据，而在起诉人提供的相关情节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证物证。如果霍本坚持否认拥有外国国籍或是持有外国护照，只要法院不强制要求被告交出护照，这一场官司是进行不下去的。

现在看来，霍本总理在第一时间所发表的声明，还是有瑕疵的。最重要的是，没有明确否定他没有加入别国国籍。霍本解释说是自己那时候不了解对方手里究竟有多少证据，但他心里默默承认，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

确还不够无耻。

在霍本的人生经历中，出现了那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奇迹，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出现一条更宽广的大道，以至于在他的心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他是被主庇护的，冥冥之中命运对他情有独钟，无论事态多么严重，最终都会化险为夷。

有些事，有些人，你不服气不行。有人抱怨，命运怎么这么不公。也许只能说，这就是自然，有捕食者，就有被捕食者。在大自然的法则中，羚羊并不抱怨狮虎，那些抱怨的已经落入了狮虎的口中。

托比的电话像是给霍本打了一针兴奋剂，几天来一直压抑的情绪一扫而空，他觉得身上又充满了激情和力量。要做些什么来振奋自己，振奋这个国家。他想起还悬而未决的新国会大厦工程，那些中国来的建筑公司的客人们，还在酒店等他最后拍板。在这个非常时刻，他决定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将与前一家建筑公司的合作意向书废除，重新与新的建筑公司签约。

听了霍本的情况介绍后，许久没有人说话，霍本正打算宣布通过，有一个声音怯生生地响起：“以前与建筑公司的谈判是经过中国经参处的韩参赞介绍的，所有的谈判都是经过中国大使馆的协调，而且原来的那家公司花了不少精力，几度修改设计方案，最终得到我们的认定。现在我们换了一家新公司，是不是也要与他们商议一下？”

说话的是贸易部长丹泽尔·吉米，之前所有的谈判他都全程参加。霍本没有说话。话一出口，丹泽尔也很后悔，因为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难以两全齐美，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是凯伦岛政府方面利用了中国公司之间的竞争。

“国家利益为重嘛。”一个嗓音低沉的声音传来。大家循声望去，说话的是刚被削弱职位的通讯部长凯文·马丁，“协商不协商我们都会去做，这是基本前提，如果去征求意见，万一使馆方面提出异议，我们岂不是更尴尬？”

霍本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看我们是不是给他们送一束橄榄枝？最近我看到一些西欧国家给予中国公民免签待遇，我们不是在大力推广旅游事业吗？现在不少中国游客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因为他们现在很有钱，我

们也可以吸引他们到我们这里来。”

霍本的建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关于更换建筑公司的议题不再提及，等于内阁默认了。霍本说要亲自去中国使馆宣布这两个消息。

霍本是在离开大使馆前才提及要更换建筑公司的事的。他站在中国政府赠送的防弹加长奔驰S600的门前，突然转过身对苏睿大使说：“对了，我还有一件事差点忘记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与中国的建筑公司就新国会大厦的协议签约。非常感谢你们在其间的通力合作，只是经过我们的选择和比较，我们决定与另外一家公司签约。不过您放心，那还是一家中国的建筑公司。”

“您这是最后通知还是最后通牒？”苏睿大使的反应很快，用词很刚硬。

苏睿的反应让霍本有些不自在，他清了一下喉咙：“这是内阁的一致决定，似乎有些遗憾，但是，out of my control（不在我的控制之下）。”

霍本这句话说得有些心虚，并且有些丢人。但是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苏睿也不便再追究下去，他知道此事已成定局，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他微笑着看着霍本悻悻地钻进防弹车，离开时他慌乱地甚至忘记降下车窗与使馆的送行人员道别。

苏睿大使这时候明白了，霍本的这次登门拜访，说什么中国公民免签，完全是个幌子。真正的伏笔是在这里，他分明已经与另一家中资公司达成了私下交易。也许是他自己心虚，所以上门来抛出一个空心汤圆，但是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已经做出了最后决定。

霍本已经不是第一次玩弄这样的手法了，但是他的手法高明，如果他的愿望不能达成，他还会直接给外交部甚至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虽说不是直接投诉使馆，但是这样的行为还是让苏睿十分难堪。

现在苏睿又被将了一军，他的背后还有那些打上门来的中资机构逼宫，虽然在室外站了不久，他还是又出了一身大汗，心里憋气得很。

待霍本总理一离开，苏睿就打电话给经参处，让韩炳章尽快赶过来。

韩炳章听完大使的介绍，真的有点不敢相信他们会做得如此过分：先有队伍打上门来，后有总理亲自来下最后通牒。关于后一点，苏睿大使和韩

炳章不清楚的是，霍本的登门的确是临时决定，而现在他们都认为这是那一伙来抢生意的人的刻意安排。

“他们也太不像话了，欺负人都欺负到家了，还有没有王法？”韩炳章在沙发上简直坐不住了，恨不得要跳起来赶去与他们理论。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吧。”苏睿的本意是找韩炳章商议新国会大厦改换建筑公司以后的善后工作，但是在陈述过程中还是免不了带有一些情绪。没想到这下把韩炳章点着了，他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汉子，苏睿只得尽力劝慰他。

韩炳章表示他要将这些情况写成材料上报国内，这样的行为如果蔓延开来，不仅是国家的损失，也会给那些受援助的国家传达一个很不好的信息：可以利用中资公司互相的竞争，达成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苏睿见状也只好同意他的想法，但是要求报告写出来后要先拿来大使馆，大家一起把关，在双方都同意以后，再分别传给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

韩炳章回到办公室后就把自己锁在屋里，打开电脑，整理有关新国会大厦的全部资料。从最初的意向洽谈到方案确定，详尽回顾了项目的全过程，重点指出，这样非正常的更换建筑公司，使得本来是光明磊落的经援工作，变成了暧昧不清的黑箱操作，损失的不仅是国家利益，受到更大伤害的还有国家的廉政形象。如果不及时制止，让这种行为蔓延开来，就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声誉，对我国经援项目的形象也会带来很大伤害。

韩炳章几乎熬了一个通宵，到清晨七点才完成近万字的报告。还没等他做完校对，就接到何秘打来的电话，说苏睿大使要他尽快去一趟使馆。

他本来想将自己写的材料打印出来带去使馆，但是何秘书催促得很急，他只好将文稿存在U盘上，打算进了使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交给何秘，让他帮忙打印出来。

可是，刚走进大使的办公室，他就感觉情形有些异常。苏睿大使见到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客气地起身打招呼，而是有些心不在焉，只是把手里的一份材料放到一边，眼神也似乎有意回避。

“又出了什么情况？”韩炳章急切地追问。

“你先坐吧，我们慢慢说。”看到韩参赞风风火火的样子，还有他布满血丝的眼睛，苏睿被这条汉子感动了，更不忍心打击他，“昨夜又熬了一个通宵？”

“这不算什么，我基本写好了，刚才已经交给小何，让他去打印，一会儿您就能看到。”

“这个先不急，你看，我把你急急忙忙地找来，也是为了这件事。”

大使的话让韩炳章听得有些糊涂：大使说是为了这件事，所以才急忙找他来，可是又说不急，这可真是蹊跷。

“这样吧，我先给你看一份传真，是外交部发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就先看看，我们接着再谈。”

苏睿大使把刚才手边那份文件递给了韩炳章。虽然只是几张薄薄的纸，但韩炳章看完之后，心头像压了一块巨石。

外交部转发的是商务部发给外交部的一份公函，或者直接可以称它为告状信，告状的单位就是来争夺新国会大厦项目的那家国企，而他们告的竟然是驻凯伦岛中国大使馆。尽管陈述的事件过程出入不大，但叙述角度片面，只是一味强调市场自由竞争，而刻意隐瞒了他们不正当竞争的事实，而且他们还隐晦地暗示：使馆在两个建筑公司之间，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或者目的，明显利用职权便利拉偏架，做出了不是使馆应该做的事。

外交部在这份公函中，并没有明显批评使馆，但是强调以后在类似企业之间的具体业务中，使馆不宜涉入太深，以免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配合上的误解，影响外交工作的开展。

韩炳章看完火冒三丈：“这简直是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

“你先不要激动。”苏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他，“这件事恐怕也只能到此画个句号。这里的总理已经打上门来，他们之间签约也是板上钉钉的事。看来他们也是怕我们会去北京告御状，这才抢先一步。”

说话间小何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纸，正是韩炳章昨夜赶出来的申诉报告。察觉到办公室里气氛不对，他把材料交给大使后，便悄悄退了出去。

“我看这份材料就放在我这里吧，再送上去意义也不大。”苏睿的语

气里也是一种无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建筑业在海外的竞争已经日趋激烈，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光凭怨气是不行的，还需要各部协调，还要有政策与法规。一味纠缠在这个具体的事件中，与对方打个头破血流，在没有具体政策与法规的情况下，是争不出什么结果的。”

“这还是真没有讲理的地方了？”韩炳章还是心有不甘。

“你还想怎么样？让我们外交部与你们商务部再掐起来？把官司打到国务院？还是逼凯伦岛总理撤回成命，不再与他们签约？咱俩都没有这么大的道行，敲钟的沙弥管不了给谁做法事，那是当家和尚定的事。”

见大使把材料放在办公桌上，韩炳章心里窝火得不行：“您还是把材料还给我吧，堆在您这里也是废纸一堆，看着也闹心。”

“那倒也未必。”苏睿把材料拿了起来，边看边说，“我说不定要把里面的精彩片段摘录下来，放大之后装裱起来，以后等我退休了，把它挂在家里的墙上，好好回忆今天。恐怕那时候对这场是非公正，会有更正确的判断。”

韩炳章起身告辞的时候，苏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那么垂头丧气的，你没有被打败。我建议你回去后，再多做些调研，将这类项目作为背景例证，写一份全面的调研报告，说不定将来外交部与商务部在协调援外项目时，可以拿来作为参考依据。”

事件的发展果然如托比所料，在双重国籍案件开庭的一审庭上，主管法官认为起诉方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诉状所指控的内容，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直接证据。

接到法官的质疑和要求举证的裁决，哈维并不吃惊。早在得知是哪一位法官接受了这个案子时，他便动用自己在司法界的关系，查询了该法官的背景，知道这位法官在几次有影响的大案子中，都与托比配合默契，他就算到了会有今天的结果。

法官给反对党指出的那一条路，是一条无法实现的死路。哈维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开始动用他的秘密武器。

傍晚，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开车来到城边的海堤。等了不多久，另一辆车驶来，停在了他的车旁。

车里下来一位女子，身材高挑，留着短发。她走路很快，几步就来到哈维的车旁，直接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弯腰钻了进去。

哈维没有耽误任何时间，就势一带，把她拉倒在自己的大腿上，待那女子双腿一翘，他伸手拉上车门，发动引擎一踩油门，汽车箭一般飞射了出去。

等车子开到滨海大道，他才打开车灯，减缓车速，腾出一只手伸进裆间，拉开拉链，释放出等待已久的小精灵。

这是这位女子与哈维交往最吸引她的地方。她知道哈维的女友多得数不清，且个个年轻貌美，但她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投身到他的怀抱。因为他不仅英气豪迈，有一股男子汉的劲头，最迷惑她的是，他引诱女人的方式千变万化，手段古灵精怪，你永远也猜不到他下一分钟会做什么。但是无论他的方式如何不可思议，她就是愿意任凭他摆布，体验到一种在任何男人身上都得不到的浪漫与激情。

哈维享受着速度与震动带来的双重感受。他打开车窗，解开衣扣，让傍晚的凉风吹拂他火热的胸膛，下体传来的温暖与愉悦，正急剧升温，伴着CD片播放的节奏强劲的音乐，他的灵魂似乎在飞升，他觉得自己的强壮的身躯，轻盈得可以从车窗飞出去。

当车驶进一片寂静的沙滩，她的全身已经酥软。哈维把她抱下车，两人坐在沙丘上，女子的头枕着哈维的大腿，眼睛半开半闭，望着海面初升的圆月。察觉到哈维俯下头在寻找她的嘴唇，她别扭地强行扭转过脸去，她不愿意哈维闻到她嘴里那股腥咸的气味儿，尽管那是来自他的体内。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躺了许久，没有说一句话，哈维只是不停地抚摸着她的短发，轻柔细腻。眼泪止不住从女子的眼睛里夺眶而出，不一会儿就在哈维的大腿上留下一片湿润。

“我们该回去了。”还是女子打破了沉默，感动的泪水把她的心洗得一片透亮，她此刻心满意足。

“有什么事要我做？”

当车子开回他们离开时的地方，下车前女子平静地问道。被人需要在她看来是自我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两天后哈维收到了一个光盘，里面记录了霍本在近几个月来，通过自己手机打出去的全部电话号码。哈维并不惊讶，那位女子掌握的电讯资料远远不止这些，她就是一个情报宝库，而哈维已经有了打开宝库之门的咒语。

接下去就是哈维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到山区找人，用他们的名字买来许多电话卡，然后按照光碟上的电话号码一个个打过去。遇到戒心很重的人，他就假称拨错了号码；如果对方防范不严，他就开始假称总理的朋友，套出总理行踪的蛛丝马迹。

他的耐心追踪终于有了一个突破口，一个纽约的电话让他精神大振：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儿，是两年前从凯伦岛去纽约打工的。她接到哈维的电话时，十分紧张，完全搞不清状况。

哈维直觉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他一本正经地打着官腔，说要核查女孩儿的身份。女孩儿有些紧张，怯生生地问哈维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的。哈维含糊其词，只是追问她与霍本总理是什么关系。

女孩儿觉得自己惹上了麻烦，羞怯地承认自己与总理是情人关系。哈维严厉追问女孩儿的年龄，女孩不得不承认，自己今年只有十七岁。

“霍本先生知道吗？”

“我没有对他说实话。”

“你知道你会给他造成多大的麻烦吗？你会连累他成为罪犯！”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怕失去他！”女孩儿的话音里已经带着哭腔，“我现在该怎么办？”

“除了我们，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就连今天我们打来电话这件事，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包括霍本总理。你听清了吗？”

“我不会被递解出境吧？”

哈维猜测到她一定是非法延期：“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们，你就会没事。现在告诉我，霍本总理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再来？”

“他说大约两三天后。”

“会来看你吗？”

“他说会的。”

“现在我们要你做一件事，并不复杂，你只要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在他的包里看看有没有护照，不要那本凯伦岛的，是另外一本护照。你知道什么是护照，对吗？”

“我当然知道。”

“那很好，你如果拿到，用你的手机拍下来，传给我们，你就没有事了，真的。”

“你们保证吗？”

“我们保证，我们是政府执法部门，我们说话当然算数。”

但是哈维永远也看不到那本护照了。因为在法庭要求反对党提供进一步证据的时候，托比就关照霍本马上把护照毁掉，不要存任何侥幸心理，以防意外发生，而霍本照办了。

当然，对霍本方面来说，原来计划搞的政治献金听证会没有任何进展。尽管为此他专门找了几次科克·内尔森，但是交谈的结果并不理想，科克似乎不愿意再提供更多细节。也许是因为看到听证会希望渺茫，也许是不愿意彻底得罪昔日的老友。总之，他对这场由他自己首先发动的战役不再抱有热情。

由于双方都没有进一步行动，执政党与反对党在竞选后的对决一时陷入了僵局。执政党对这种局面很满意：这意味着自己可以安稳地坐满五年。而反对党因为内部分裂，无论是在人脉资源和财力方面，都需要大的休整。于是双方有一阵子偃旗息鼓，只是在国会上打打嘴仗，并没有实质性的交锋。

时间在岛国好像有一种奇特的模式，它节奏缓慢，一天的开始和一天的结束都是在缓慢中进行：人们懒散地起床，不必担心迟到，任何借口老板都会接受。上班也只是新一轮休息的开始，即使店员要将商品摆上货架，也会坐着进行，摆一箱肥皂都有可能需要一个上午；不过他们码摆得确实很整齐。办公室的职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去一趟银行就会消磨掉整整一个上午。不过谁都不会奇怪，银行里排队办业务的人总是那么多，银行柜

台的职员处理一位客户，往往需要二三十分钟，九点开门，到午饭时间，平均每个职员也就能服务六七位客人。更何况长达十几个窗口的柜台，有人服务的窗口经常只有两三个。有时候失去耐心的顾客会大声叫喊经理，询问为什么只有这几个人在柜台，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叫喊的结果只有一个，银行经理绝不会出面，出来的只有银行保安，他会警告你立即停止喧哗，否则再次出现的就会是警察。

在这条缓慢的河道中，你会昏昏欲睡，待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漂移的距离虽然不算远，但是你的时间已经耗去一多半了。

凯伦岛的政坛也是如此，一转眼四年时间又过去了，政府竞选时许诺过的事，那些许诺的人大多忘了，那些当年被这些许诺点燃的人也忘了。到了新的竞选年，新一轮许诺大戏又将开演。

不过经过护照这场风暴，霍本清楚了一件事：权力就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当人们畏惧你，你就有了权力，人们就心甘情愿为你做任何事，甚至以此为荣。但是当有一天，他们认为你也不过是与他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受伤也会流血，放屁一样会臭，他们就会摒弃你，甚至要在你的身上踩上几脚，以报复曾经对你的臣服。

最让人焦虑的是，这种权力的存在是无形的，你能够感觉到它，但是无法触摸甚至真切形容它。你的强势必须不断增强，不允许任何人来削弱或者挑战，较量在无时无刻中进行，你无法松懈。作为一国最高掌权人和执政党领袖，更多的是要面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就像一只头狼，对付外来的威胁，狼群会团结在它的周围，而当危机过去，暗中期待挑战头狼的蠢蠢欲动者，大有人在。

霍本感觉累了，他经常是两三点入睡，在凌晨惊醒，长期的睡眠不足使他精神烦躁，很难控制情绪。他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会让人察觉到他的暴怒后面，隐藏着的是脑力不支与无奈。他的头脑反应不如从前，遇事的判断力也有所下降，当然他的地位使他更容易掩饰。但是到了决断治理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到了决定国家金融、借贷与负债比例等重大决策的时候，他的专业知识就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在专家的一再解释下，他还是对理解这些数字感到十分吃力。

他从来就对数学不感兴趣，上大学时能够躲避数学和物理课程，是他最快乐的事。所以现在经常要面对一大摞表格文件，以及各种数字的分析，就让他感觉力不从心。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希望有一个财政部长来分权。他有时候会想，所谓权力，是不是“权利”来得更合适？没有利益，所谓的权也就是过眼云烟，当时风光一时，到时候人去茶凉，反而更显悲凉。每次他坐着他的防弹车开到临近机场的一条弯道，就会看见一座颓垣断壁的后面露出一栋陈旧的石砌房子，那就是联合工党执政时的总理詹·巴特尔的家，下台后他不得不卖掉自己在城里的房子为联合工党还账。有一次他还看见詹·巴特尔穿着高筒套靴，手里拿着一叠蓝色的香蕉保护膜，一身泥泞地从路边走过，看上去与种香蕉的蕉农没有两样。听说他现在的主要收入也是靠种植香蕉。他可不想有一天落到这样的地步。

他设想过，那次护照事件如果反对党得逞，自己被迫下野，那么自己的境遇会是如何？没有工作，没有积蓄，重新搬回山村那座低矮的板房？或者寄居在亲友的家里，骑着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在中学里找一个仅够维持温饱的工作，并娶一个浑身散发着大蒜味儿的胖姑娘相伴一生？

不！那不是生活，那是噩梦，那是窒息与死亡！这样的生活不应该是为他准备的，至少不可能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他必须彻底摆脱这样的梦魇，任何时候都不能落到那样的境地。因此，首先他必须有不动产，属于自己的不动产，地产证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永远属于自己。虽然他还不知道如何去得到这一切，但是他知道机会一定会有的，到时候他必须把握住。

黄清源大使是在一年前到凯伦岛任职的，苏睿的任期已满，按照惯例由下一任接任。苏睿的行程是从巴巴多斯转机，巴巴多斯使馆是大馆，在业务指导及财务方面管辖凯伦岛，苏睿也顺便做一些工作汇报。正巧新接任他的黄清源大使也在巴巴多斯转机，他的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于是这两位交接的大使有机会在一起会面。当晚在巴巴多斯使馆同仁为他们举办的晚宴上，苏睿感慨万千，对着他的接任黄清源连连举杯：“按照战场的说法，这块阵地我算交给你了。”他把手中的白酒一饮而尽，今晚他喝得

有些过量，醉眼蒙胧。他重重拍打了一下对方的肩膀，把黄清源手中酒杯里的酒也拍洒了：“对不住，老兄，我今天很高兴，高兴你来，我现在很轻松。”

“苏大使你坐下说，喝口茶。”在同一桌的同仁发觉苏睿有些喝高了，急忙上前解围。他一面呈上茶水扶苏睿就座，转身拿过餐巾纸擦去洒在黄大使身上的酒水。

“你看我这头发。”苏睿低下头用手指分开头发，“这底下全是白的。四年前我刚来的时候，几乎很难找到白发。我要是说一句为这个岛国操碎了心，可不是夸大其词。”

黄清源微笑着看着这位自己的前任。他的微笑是他的招牌，因为他的面颊有两个明显的酒窝，眼睛的轮廓则是细长弯圆，一笑就有三分妩媚，很招女生喜欢。但他的个性与外貌截然相反，不出手则已，出手就是重拳，这使得“笑面虎”的绰号一路伴随他从中学到大学，又从大学延续到了工作单位。

上任前他大量研读了有关这个国家的资料。虽然他是第一次出任大使，但自从他考入外交部，已经在东南亚和欧洲几个国家担任过参赞和领事的职务，这个岛国是他所待过的国家中，人口最少的一个。

“听说你以前是学医的？”苏睿还是意犹未尽，“你说这一夜白头有没有科学依据？”

“对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研究，不过类似案列倒是听说过几例。”

“那么这是真的？”

“过度焦虑和遭遇重大精神打击，的确会给身体带来巨大创伤，白发也是生理的一种变化。不过经过精神疏导和对身体的保养，黑发也可能再生。”黄清源虽然已经意识到苏睿喝高了，但还是面带微笑地解释，态度诚挚而认真。

在场的人都暗暗为之捏一把汗，生怕这场临别宴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插曲。现在看到新大使从容应对，酒品也好，来者不拒，一点都不让人难堪，他们真是又惊又喜。

“怪不得人家叫你‘笑面虎’，这么能喝，还老这么笑着，你在这里算

是来对了。这里也有一只‘笑面虎’，他的来头更大，算是这里的一国之君。现在好了，一山有了两只虎，看你们谁能笑到最后！”

看见苏睿说话越来越滑出边界，巴巴多斯的同仁出来打圆场了：“今晚大家这么高兴，我们是不是去活动房吼一嗓子？听说黄大使的京剧唱得不错，我给大家爆个料，去年部里开晚会，我们司长还亲自点将要黄大使露一手呢。”

在场的人心知肚明，知道是肖参赞在有意解围，不由得一起起哄，要去活动房听黄大使唱戏。

黄清源当然明白大伙儿唱的是哪一出，也就毫不客气地站起身，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到楼下的活动房。大家搬开乒乓球台，打开投影机，把苏睿大使按在沙发上，然后等待新大使一展歌喉。

黄大使没有令大家失望，他大大方方地演唱了一段杨子荣的《打虎上山》，赢得大家一片掌声。

“你唱的这曲很有意义。”苏睿挣扎着站起来点评道，“我是说很有象征意义。打虎上山，你到凯伦岛就是打虎来了，你要对付的就是那只‘笑面虎’。我支持你，将来无论我到哪里，我都会一直关心这里，你们拿酒来，我要预祝我们的打虎英雄旗开得胜！”

聚会散场后，黄清源久久没有入睡，苏睿酒后失态，让他体会到这里的工作有着很大的潜在压力。因为从所有的书面报告来看，苏睿对与霍本总理的关系处理都是写的正面，虽然不能够说配合默契，却也算得是相互呼应，更没有显现出任何个人恩怨。然而从刚才苏睿那些失去分寸的话语中，他能感到一股长期压抑的怨气。难以想象他在这样的情绪中，一直要保持笑容去面对，还不能在任何人面前流露，也真是难为他了。

在总理府递交国书的时候，黄清源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自己日夜琢磨的传奇人物。他本人长得比影片和资料照片更为英俊，只是有些发福，头发也要少些，面容有些臃肿，肚脐也微微外凸。但是他身材高挑，应该在一米九二左右，比自己要高一个头，尤其是他的脸上有对深深的酒窝，让他笑起来十分迷人。

在向总统递交了国书后，黄清源按照礼节正要告退，一旁的霍本总理突

然走过来拦住了他：“不要这么急着回去，我们可以谈几句。”

黄清源求之不得。两人走进霍本的办公室，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打量着对方。

在霍本的第一印象里，这位新大使是位不太容易对付的对手。他递交国书的举止语态，看不出任何紧张局促，脸上也始终挂着矜持的微笑，微笑的后面可以察觉到一种自信，甚至能感觉出某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似乎是在对自己做什么评估。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你的英文非常好，是在国外留的学？”

“没有，我是在中国读的医科大学。”

“啊，真是出人意料。”霍本夸张地叫了起来，“原来你可以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您不是也一样吗？您就读心理学，如果不是从政，您现在就可能是一位心理学医生。”

两人心领神会地笑了。黄清源发现了霍本的一个特点：说话的时候他虽然面对着你，但是从不正眼看你，他的目光焦点始终在你的上下左右，你很难捕捉到他的目光。在中国把这叫作目无定睛，是个非常不好的形容词。

而霍本发现这位新大使虽然看似温儒，但是他从不迎合和依附，即使只是一般的寒暄，他谦和的外表下也有着一份冷峻和矜持，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距离感。

十几分钟的会面，并没有给彼此增加多少好感，但分手时各自都认为很有收获：他们都直观地评估了彼此，一致认为对方的确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大使的到来造就了使馆完全不同的氛围。苏睿大使做事雷厉风行，性格也急躁些，如果属下办事不妥，他会当面斥责，不留情面。黄清源大使则是威而不怒。他说话从来都是和风细雨，即使处理令人恼怒的事，也从来没有提高过声调。但是他的慢声细语就像一种魔咒，让你浑身不自在，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

在黄大使的管理下，使馆的风气变得朴实沉稳，遇事不急不慌。与凯伦

岛政府打交道时，面对他们拖沓随意的工作风格，能针锋相对地采取绵延不断的施压方式，礼数周到但又寸步不让。一件事没有办妥，就不断升级上报，从基层一直报到总理办公室，最后搞得他们不厌其烦，告饶似地只得把该办的事办妥。

说来也奇怪，自从黄大使来后，突发性的事件减少了，一年来几乎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找上使馆，大家也就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大使还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有时候会邀请当地华人，或是本地的友好人士一起参加，大家的日子过得充实而轻松。

这天正是国内的中秋节，当夜风清月皎，大家在官邸的草坪上饮酒赏月，其乐融融。

这回是小何有些喝高了。他的新婚妻子一周前来这里探亲，黄大使特别多给了他几天假，于是他开车带着妻子去高山大湖、热带雨林等地走了一趟，像重新度了一次蜜月。为此，他心中充满了喜悦。

“我们大家为黄大使再干一杯！”平时并不高调的小何站起来，举着斟满啤酒的高杯朝着大使走去，“我现在开始相信风水了，黄大使就是福将，到哪里，哪里就风调雨顺，万事平安，这也是我们这些馆员的福气！”

谁也没想到小何会说出这样不伦不类的话。虽然大家私下也有议论，但这样的议论是不可以拿到台上来论说的。大家迟疑地拿着酒杯，却没有举起来，不知是该附和还是假装没听见。

眼看原来热闹欢快的气氛要陷入僵局，黄清源主动举起了酒杯：“喝这杯酒之前我要先讲一个故事，大家可别说我迷信。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得病，好像被人下了魔咒。要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生病，就会有亲戚高兴地对我说，你这阵身体好多了，好久没有生病了。而每当有人说了这句话，不要多久我一定会大病一场。”

“大使，我也是。”一时间底下的人乱纷纷地你一句、我一句地附和起来，于是就把敬酒的事扯开去了。

小何的妻子在旁人的提醒下，急匆匆走过来，面红耳赤地给大使弯腰鞠了一躬，然后半推半拉地把小何拉了下去。黄清源微笑着摇了摇头，缓缓

256 加勒比海啸

放下手中的酒杯。

就在这时，肖参赞的手机响了起来。大家都惊异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便都静下来让他接听。

电话的音量调得很高，一个男人带着哭腔大声喊：“大使馆救命呀，我们活不下去了！”

第十九章

不测风云

怨言是上天得到的来自人类最大的供物，也是人类祷告中最真诚的部分。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常盛林望着家里的一片狼藉，呆若木鸡。

他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去抄过别人的家，但是他从未想到，有一天这样的遭遇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他出生成长在江北的一座小县城，父亲在一家粮食加工厂工作，母亲在家照顾他们兄弟四人。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被分配到近郊插队，整天闲来无事，与当地一家农户的女儿搞上了关系。等到双方家长发现，乡姑早已珠胎暗结，在那个年代，只好草草成婚。

于是二十出头的他就被家庭的磨盘拴上了，咋看也望不到前程，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娃，这年头已经熬到了1983年，计划生育在全国实行。因为有了两个女娃，想要儿子的希望算是落空了。

眼见得身边有关系的同伴都回到县城，常盛林心有不甘，他发现身边有的人有的开始做小买卖，他也心动了，但是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拿不出本钱。最后想到自己还会理发的手艺，便在县城租赁了一间临街的小屋，开

了一间理发店。

日月如梭，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昔日的小县城也面目全非。但是他家的发廊地处偏僻，基本还是老样子，只是把朝街的一面墙打掉换成玻璃橱窗，把理发店的招牌改成发廊。

当然变化最大的还是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嫁人，小女儿也长到十九岁，中学辍学后就在发廊帮衬父母，养在身边也放心。

都说女大不中留，可是这年头，年纪不大的你也得上心。老常家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就是因为人家发廊都有些年轻轻的小妹，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发廊”和“小姐”这两个词已经成了社会上骂人的话，常盛林很想改做别的生意，可是手头还是没有攒够现钱，也只好慢慢熬着过，只是眼睛把小女儿常巧玲盯得更紧。

巧玲就像她的名字，从小乖巧聪明，虽然算数不是太好，可是记性特别好，嘴皮子也麻利，编瞎话也特快，说假话跟真的似的。没有客人的时候，她经常站在门口嗑瓜子，喊她进屋她也不乐意，不一会儿回来就说一串故事，看见谁和谁出去了，在街上与谁拌嘴又动手了。老两口儿听完急忙想去劝架，结果刚要出门她才发出一阵笑声，原来全是她在编瞎话。可是老两口儿还是会经常上当，因为她的瞎话每回不同。老两口儿也没把这事看认真，本来就是给这无聊的日子添些乐子。

可是这天女儿对父母亲说她要出国了，常盛林开始还只当个笑话听，没想到女儿当真要拿户口本去办护照，两口子才觉得问题严重。

女儿也不待他们逼问，一五一十把事情的到来去脉说了一遍，原来要带她出国的是一位经常来店里理发的客人，年纪有五十开外，穿着很普通，也很少说话，打破头他们也想不到他身上去。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母亲狐疑的眼光开始在女儿身上打转，虽说是自己的女儿，她的眼光也并不偏心，女儿虽说正值芳龄，但是身材不高，相貌普通，不是惹人注目的姑娘。虽说事发突然，她有些怀疑，但是她的直觉还是不相信女儿会出轨。

“你们可别想歪了，人家梁总可是大公司的老总，他就是想给我一个机会。”

常盛林使劲儿回想，女儿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也很少出门，就是出门也总有人做伴，同出同归，时间也不会太晚，根本没有机会惹事。这才稍稍放心。

第二天老两口儿和女儿一起去了那位梁总经理的公司，那可是一家大公司，办公楼又高又大，走廊又长又宽，办公室一间又一间，走得老两口儿腿都发软，等到那位美似天仙的秘书带他们走进梁总的办公室，他们一路想好的问话都不知忘到哪儿去了。

倒是那位梁总经理很客气，他说他觉得巧玲这孩子很聪明，要是在这个小理发铺里面窝着，人就废了。现在正好公司要开拓海外业务，他自己无法脱身，他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为他盯住海外的生意，他选中了他们这位朴实聪慧的女儿。

听人家老总说得头头是道，老两口儿除了连声应诺，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女秘书送他们出门，他们都觉得整个后背都是湿淋淋的。

看来女儿要出国的事就要成定局，可是她要去的那个国家比美国还要远，而且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两口子还是不放心。

“没听说过的地方才会挣钱。”巧玲对哭丧着脸的父亲做开导，她不无神秘地对父亲说，“中国人爱起哄，一听哪里好，一窝蜂地往那儿奔。这次有这个机会，全靠老板在北京的一次大老板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位那个国家的外交官，所有的投资都是他们安排的。”

这位生意上顺风顺水的梁总喜欢攀高枝，本来好好的在一方水土做着人上人，偏偏在北京遇到了披着凯伦岛驻华大使外衣的高级骗子童莉芹和她的搭档谭家骏（《加勒比飓风》）。在他们巧舌如簧的一番鼓动下，他大胆地进行了一次远洋考察，在那个神奇的岛国，他不仅在童莉芹的家里见到了总统，还看见这位总统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亲密合影。童莉芹还带他去了总理办公室，要在那里与他签订合约，还让总理做见证人。

只是令他不解的是，在签约的时候，童莉芹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合同要他签字，而在之前，他们以安全为理由，把他的随员包括翻译都拦在门外，而且这份合同没有中文版本。

在当时特定的场景，他几乎是机械地签下了协议，他认为堂堂一国总理

是不可能做出欺骗行为的。但是等他出来后把文本交给翻译，才发现他们作为投资方，只占有合资股份的49%。

童莉芹向他做出解释，说这里有总理个人的股份，因为这个国家五年就有一次大选，总理需要筹集竞选资金，而她只是经手而已。而这是个无法核实的解释。童莉芹强调说，在这里做生意，关系是第一位的，他们可以搞定免税、贷款以及拿到所有政府的项目和订单，他们的政府关系比资金的含金量更高。

这位童大使给他介绍了三桩大生意。第一桩是出口冷热饮水机。她要梁总一次发去一万台，她说可以让政府为他批免税，当梁总怀疑是否有这么大的销路时，她不屑地笑了笑，“这些在你们看来是问题的问题，在我们眼里什么都不是，万一销售出现障碍，我们会让总理向全国人民颁发一道命令，每家每户必须购买一台，那时候你的一万台只怕不够卖！”

童大使介绍的第二桩大买卖是出口玻璃。因为玻璃易碎又沉重，运输困难，所以在那里价格很高。

第三桩是出口大型洗烫设备，要求每天可以洗烫五千条被单。童大使解释道，在加勒比海到处是巨型游轮，每条游轮都有几千客人，换洗床单是最基本的服务，哪里都需要，不愁没有生意。

经过几夜不眠的思考，他做出了向这个海外陌生领域出征的决定。于是七十五个四十尺集装箱浩浩荡荡装船发往凯伦岛，梁总特意赶去装船的码头，看见货柜船离开港口，他的胸腔充满激情，仿佛自己引领一支雄壮的队伍向遥远的国度出征！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他的货物启程，他的失败命运就已经注定。因为他的合作对方所设计的就是要他血本无归。这套手法他们已经使用了许多次，每次都取得了成功。

最初童莉芹他们与国内的合作还只是希望从生意中得到利益，那时候他们与国内一家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合作，利用凯伦岛热带雨林的资源，在加勒比地区生产藤竹家具，如果按照正常的经营方式进行，这确实会是一个正确的投资计划。

但是贪婪与控制欲使他们要求不仅占有51%的控股权，而且规定中方不

得自行寻找销售渠道。但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经商能力，而且也没有用心在销售，合作的最后结局是公司倒闭，轰轰烈烈地上岛，灰头土脸地撤离，中方败得片甲不留。但是所有的投资设备全部丢在了岛上，成了童莉芹他们的战利品。

这意外的收益让他们发现了一条额外的生财之道，他们很快拿这套留下的设备作为诱饵，又在国内骗来新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又带来新设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国很大，总是能找到新的牺牲品。

于是他们总结出一条缺德的经验，给予错误的信息，让对手投入的实物越多越好，反正他们到时候都带不走。而他们的身份与起草合同时留下的漏洞，可以让他们轻易摆脱法律责任，对方即使对他们恨之入骨，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常巧玲是第一批到达的公司外派人员，当她走下飞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机场的航站楼就像乡镇的菜市场，低矮的一排平房，完全没有修饰，机场外就是一片荒山。

移民局的官员全是些露出一嘴白牙的黑人，说着她听不懂的语言，眼神里似乎还有一种不怀好意的打量，让她汗毛直立。她对这里的第一感觉是陌生且荒凉，她不知道梁总怎么会看中这个地方。

绕了很远的山路，坐了许久的车，他们住进一家山里的酒店，据说是那位童大使的私产。酒店就坐落在一条河边，环境很漂亮，饭菜很难吃，卧室闷热，只有一把旋转缓慢的老电扇。睡觉的床像是医院里年久失修的病床，钢丝下垂，稍一动就发出刺耳的响声。

早上起来，在餐厅等了许久也不见与她一起来的那位经理。这是位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坐飞机一路听他吹嘘到过世界哪些国家。他似乎把这次投资看作是一次旅游。

昨天自从飞机在机场降落，他就像被霜打了，整个人都蔫了，说是要倒时差，晚饭也没吃就睡了。等到十点，巧玲忍不住去敲门，没想到怎么敲也没人答应。

巧玲担心会出事，忙去叫来酒店服务员，等打开房门她惊呆了，房间里空无一人，连他的行李也都不见了。

好在酒店里还有一位员工会说中国话，他说一早就看见那位年轻人提着箱子搭车走了。

他们这一行一共来了五个人，走的那位是经理，剩下的几个大眼瞪小眼，全都没了主意。要给梁总打电话，但是谁都没有在酒店打过国际长途，在前台折腾半天，最后请服务员代拨号，也许是时差的原因，号码拨通没人接。

中午时分，一个电话打进来，原来就是那位失踪的经理，他的话不多：“我在这个鬼地方一天都不想待。我已经买好票回国去了，哥们儿各自保重！”

巧玲事后听人说，这个年轻人是梁总上司的一个孩子，梁总向上司汇报在加勒比有那么美丽似天堂的国家，那位上司就让梁总安排自己的儿子过来，因为他在国内总是闯祸。梁总自然不敢怠慢，任命他担任经理，没想到第一天就出这么一个大娄子。

没了经理，剩下的几个人全都慌了神。他们有的是财务，有的是坐办公室的，大家都以为这里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想到到现在只见过酒店派来接机的人，什么生意的联系都毫无头绪。现在经理都找不到了，没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甚至有人开始发牢骚，认为在这样的地方做大生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大家都上当受骗了。

此时倒是巧玲比较冷静，她本来对这次出国就充满激动，坐那么大的飞机，还经过法国巴黎，虽然没有走出机场，平生第一次看见那么多服装靓丽的外国人走来走去，她就像进入了梦境。虽说现在出了些意外，她也并没有什么损失，她倒是想此刻为公司做些什么。

等梁总知道这里的情况，又急又恼，赶忙联系童大使，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对方竟然全是另一副嘴脸：“梁总，您不觉得您太过分了吗？”您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整天没事做为您们生意人跑腿吗？我们是在为国家做事，我们对你们企业只能做牵线搭桥的事，至于做具体业务，是你们老总应该关心的事。你不能指望我去为你租仓库、交提单，做一个业务经理的活儿吧？”

童大使一连串义正词严的话，竟然说得梁总无言以对，一肚子怨愤无处可发。

“回去好好读一下合同，没有事不要总打电话给我，我很忙。”

听那边挂断电话，梁总如梦初醒，他这才领教自己蹚的这趟水有多深。他知道在那份合同上根本不会有对方负责具体销售之类的条款，他们在事先一定是设计好了，除了合同里许诺的分成，按照投资金额的比例，他们已经拿到一笔不菲的介绍佣金。现在他已经被结结实实地套牢了。

现在他只得面对现实，老领导的儿子临阵脱逃，对此他不仅不能责备，还要上门负荆请罪，因为本来就是讨好人家的事，怎么可能去指责人家？而且公司在海外上当受骗的事也要隐瞒，不能让领导知道，否则后果就更严重。

当务之急还是要稳住国外的队伍，此时他们在第一线，许多问题要他们处理，他们可不能乱。

当电话接通，第一个来接电话的就是巧玲，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欢快，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她还是叫来一位比较资深的职员，他多少也会些英语，但是谈了近十几分钟，他只感到对方一片混乱，完全不知所措，找不到头绪。

梁总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他突然想与那位相对镇定的姑娘说几句，巧玲还是那副欢快的口吻，而且她说的几句话一下子点亮了他。

“我刚才在旁边都听清楚了，梁总我想明天去城里，看看有没有做生意的中国人，请他们帮忙找一找仓库，先把我们在港口的货物拿出来。”

即将到港的七十五个货柜是当务之急，如果货柜到港不能及时提出来，货柜滞港费每周加倍，那损失可就大了。

巧玲的一番话不仅抓住了要害，更是提出了解决方法，这让梁总喜出望外，自己的直觉果然没有错。她果然是棵好苗子。

当梁总第一眼看见她，她正倚在门框嗑瓜子，他从门前经过，百无聊赖的她不经意地瞟了他一眼。都说人与人有一种奇缘，有的人你一眼就觉得这人与自己有缘分，像是似曾相识，又像是许久前的事，也许没有那么复杂。这个刚成年的小女孩儿眼中有一种放肆又无邪的目光，让梁总的心怦然一跳，不由自主地转过身，走进了这间发廊。

当他听了几句女孩儿与店主的交谈，才知道自己误解了这女孩儿与发廊

的关系，这是一家正经人家的小生意，与他原来猜想的完全不同。

闲谈中女孩儿大大方方地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在为他洗头的时候，还不停地为他说着各种笑话和道听途说，她的手细嫩温柔，为他按摩肩膀的时候，围着围裙的前胸无意间抵住了他的后脑勺，让他有一种酥麻过电的感觉。

以后他得空的时候，就会光顾这家小店，与女孩儿的父母也成了熟人。当公司决定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她的身影出现在眼前。选择她就像自己长了上帝的金手指，一下子把一个人从底层提拔到一个梦想的高度，让他也很有成就感。没想到现在这个女孩儿竟然成了自己的救兵。

梁总决定让常巧玲临时负责凯伦岛的业务，其余的人听到梁总的决定都如释重负，他们此刻都不愿意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烂摊子。

接下来的事的确让这个年轻女孩儿吃了不少苦，遇到的中国人虽然很客气，但是都表示爱莫能助。她请求帮助的事，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于是，她不得不找本地人相助。她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好在手上有一个快译通，遇到沟通有障碍，她就拿出这个神奇的小玩意儿，不厌其烦地向人求教。好在她记忆力超群，虽然不会拼写，但是死记硬背也很快能够简单地与人交流了。

为了熟悉情况，她几次去码头，虽然进不去闸口里面，但是在外面张望她也愿意。她很快发现在码头入闸口的门前，总是有一些人站着东张西望，有时候他们就坐在小酒吧里闲聊，而他们的眼睛总是色眯眯地往她身上瞄。

她鼓足勇气走上前，问他们整天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自己是海关经纪人（**Customs broker**），在这里揽活儿帮人申报货柜通关。

当这些人知道这位年轻女子手里有七十几个货柜要报关，所有的人都疯了，你争我斗要抢到这位大客人。

虽然巧玲还不能完全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她直觉地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她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价值。于是她提出目前自己急需储存货物的大仓库，谁能为她找到足够放下这些货物的仓库，并且价格最优惠，那谁就可以得到这笔代理业务。

为了争抢到这位大客户，这些码头的掮客们纷纷出动，满世界为她寻找房子，不几天她就被他们带去看了几处仓库，最后敲定了一家。

接下来的任务就令人头痛了，那套庞大的洗烫设备成了大家的笑话。有一家中国洗衣店的老板娘告诉她，那些海上巨轮在各个海岛只是停靠几个小时，一般是清晨靠岸，傍晚离开，船上有自己的洗烫设备，光是洗衣房的工人就有几百人，根本不会把船上的衣物拿到岸上洗。为了证实她的话，她还带她去游客码头看，那十几层楼房那么高的巨轮惊得她合不上嘴。遇到几个下船的中国工人，他们说的情况的确与洗衣店老板娘的一致。

看来他们的设备根本就不适于在本地使用，甚至不存在转卖的可能。这里没有金属回收企业，拆成零件也没人要。大型设备要拉去处理，只有掩埋的方法，处理的费用相当高。

洗衣店老板娘告诉巧玲为什么那位大使要他们进这种设备的秘密，因为他们指望当他们投资失败的时候，就会把设备留下来，这就成为他们骗下一家中国公司的资本，这套设备就成为合资时童大使他们的投入，“这些骗子已经不是第一次玩这套把戏了，本地的中国人都知道。”老板娘愤愤地说。

当梁总知道了这个情况，恼怒的情绪再也压抑不住，想到这套五百万买来的崭新设备就是废铁一堆，还要压在仓库占那么大的空间，他咬牙命令巧玲：“就是扔到海里，也不留给那些王八蛋一根×毛！”

他此时已经忘记对面听电话的是个还没找过对象的姑娘。巧玲能够理解老板的心情，她也是个认死理儿的人，真的把码头那几个她信得过的掮客找来，在夜里安排几辆大货车，拉上十几个大木箱，开到一处悬崖，将这些还未开封的设备通通抛进了大海。

而当巧玲试图销售那些冷热饮水机时，发现这桩业务也存在巨大问题：虽然他们获得了免税进口，但是按照海关规定，这批商品如果转卖出口，就可以获得全额免税；如果要在本地销售，那么还需补交营业税。

更大的问题在于，本地人基本不喝热水，所以制热的功能毫无用处，只是增加销售成本。别人的店里卖的单一制冷饮水机成本低，如果他们卖那个价钱就要亏本。童大使所说的政府可以命令百姓购买，更是天大的笑话，这里五年

就要选举新政府，哪个政府愚蠢到可以利用权力得罪选民？

这批饮水机即使按照单功能卖，已经是亏钱，如果再要交税，那就亏大了，可是出口也没有门路。于是那些掮客中有人出主意，可以进口一些服装，再以转口的名义，把服装放入饮水机的包装纸箱，在海关报关是饮水机出口。

当然做这笔生意，就不能指望服装挣钱。在美国迈阿密有非常便宜的库存，巧玲公司只是贴补一些运费，附近的有几个岛国会有商人愿意要这些服装，而且他们在海关有关系，不用验货就可以进关。这样一来，出口的名义上是饮水机，实际上是服装，当海关核销时，本地卖掉的饮水机可以说成是已经出口，并且可以出具出口的证据，这样就节省下高达25%的销售税。

巧玲向梁总做了汇报，只是没有说是谁的主意。梁总被这个小姑娘瞒天过海的大胆想法震惊了，但是想到要节省近百万的税收，他还是动了心，他批准了巧玲的建议，只是嘱咐她小心行事。

这些掮客的确有门道，很快找到了可以提供货源的美国批发商和愿意低价收购的外岛批发商。做出口文件，搞定码头工人和检验人员，对他们来说是轻车熟路，不久第一批以饮水机为名义的服装转口出去了，巧玲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直到对方打电话来说货物已经安全收到，她整个人都松懈下来，整整昏睡了一天。

在凯伦岛的三大类产品头两项有了头绪，最后一批玻璃货柜也到港了。巧玲大致了解了一下，本地玻璃的售价的确很高，但是他们运来的平板玻璃要销售，还必须有配套服务。有本地人指点说这里的建筑门窗都是国外进口，如果可以生产门窗，不仅可以销售玻璃，还可以扩大经营。

她随即向梁总做了汇报，因为门窗厂的投资很少，这个主意很快得到公司批准，设备很快采购齐备，专业队伍也在招聘之中。巧玲被正式任命为门窗厂厂长，拥有个人股份。

巧玲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对未来充满自信，但是就在她信心满满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悲剧发生了。

那天装玻璃的货柜到得比较晚，货柜司机卸下集装箱，自己先开着车头

离开了，巧玲带领一批装卸工开始从集装箱往下卸玻璃。

平板玻璃面积大，虽然有木框包装，但是因为沉重，装卸速度很慢。天渐渐黑下来，他们不得不找手电筒来照明。

因为玻璃是易损物品，巧玲一直担心装卸工粗手粗脚打碎玻璃，她自己与一位国内来的同伴钻进集装箱，为工人们照明，监督他们小心卸货。

但是他们毕竟是外行，他们忽略了整柜玻璃是超重的货物。如果是有经验的现场操作或者集装箱司机，都会找来几段粗木头，立直了顶在货柜车架的两端，以防一端的玻璃卸空后，重量不平衡，轻的那一端会翘起，余下半柜的玻璃就会向另一端倾倒。

中餐馆送来的外卖送到的时候，巧玲招呼大家先歇一会儿吃点东西。货柜里的几个人正要离开货柜，突然货柜抖动了一下，在他们做出反应之前，伴随一声巨响，他们都翻倒在成排的玻璃排架下，侧倒的几排朝着他们砸了下来！

由于事发时候巧玲站的比较靠集装箱门口，她是脚朝前滑下去，一双脚正好踩在她的国内同事的腰上，倒下的玻璃架把她的同事完全压在了下面，她也被齐腰埋在破碎的玻璃堆里。

在被压的那一瞬间，她没有感觉到疼痛，脑海里只是感觉到自己脚下还踩着一个人，随即她觉察到自己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她感到万分恐怖，第一想到的就是自己就是被救过来，恐怕也将在轮椅上度过下半生了。

因为抢救空间狭小，埋人的玻璃又难于清理，等到伤者送进医院，已经是几小时过去了，那位巧玲的同事，早已失去了抢救的机会。

经过数小时的手术，医生说还是无法把所有刺进她身体的玻璃碴子清理干净，好消息是她的盆骨没有大碍，也就是说她没有失去将来做母亲的机会。

但是她的一侧大腿骨折，被植入了三十五厘米的钢板，看来非要在床上躺上一段日子了。

梁总听到这个消息，真是肠子都要悔青了。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全力安抚死者家属，还要设法火化尸体，将骨灰带回来。此间又有一位雇员以生病为由，坚决要求回国。梁总无奈，只得让他带着死者的骨灰打道回府。

听到女儿出事，一向老实的常盛林再也按捺不住，去梁总的办公室提出要出国探望女儿的请求，还说不在意自费。此时的梁总说不出拒绝的话，急忙订票申请签证，三周后常盛林夫妇就来到了凯伦岛。

巧玲的公司遭遇到那么大的挫折，这些事件也在当地造成不小的影响，然而他们大批的货柜到港，现在又要办工厂，巧玲公司的大手笔还是引起了本地商人的注意。尽管巧玲还躺在床上，他们也还是陆续找上门来，表示要通过巧玲的公司进口中国商品。

但是巧玲不满意他们都是要拿到货以后再付钱，有的甚至还要等一至两个月后再付款。虽然巧玲也试卖了几家，但效果不理想，经常收不回钱。于是巧玲开始盘算，是不是自己可以在当地开展零售？

常盛林几乎不认得自己的女儿了，出国才不到两个月，女儿从神情到外貌都似乎变成一个陌生人。也许是本地气候炎热，她剪去了一头长发；也许是劳累，她的圆脸也变窄、变黑，说话斩钉截铁，有一股汉子味道。

当听到女儿还要在海外开店，常盛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本来想等女儿可以行走走了，就立即带她回国，没想到他刚张口提及此事，女儿竟然勃然大怒，她一把拉开盖在腿上的被单，指着被纱布层层包裹的双腿反问道：“我就带着这满腿的疤痕和里面的钢板回去？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遭了那么大的罪，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一定要得到我应得的一切！”

巧玲也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他们是谁，但是躺在床上的这些天，她想明白了一件事，现在她不是一无所有了，在凯伦岛的一切，都是因为她的付出，任何收获都应该有她应得的一份。只要她坚持，梁总也不能把她怎么样。凯伦岛就是她用鲜血开拓的一块处女地，她要扎根下去，收获所有她播种的成果。

巧玲把要开商场的消息发出去，最高兴的是那些海关的代理人，有商场就意味着有固定来港的货柜，这也就意味着将来他们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不久就有人介绍一间城里的房子，面积够大，位置也不错。这期间巧玲也早就做通了梁总的工作，凯伦岛的项目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巧玲很动

情地对梁总说，就这样偃旗收兵，让全公司都看笑话，也对不起那位惨死在碎玻璃碴子底下的同事。

巧玲还说不再要公司一分钱，就用卖掉饮水机的资金来周转，她可以立下军令状，一年以后，保证开始盈利。

三个月的准备，巧玲的腿还没好利落，她就坐着轮椅车主持了开业典礼。梁总从国内赶来参加了商场和门窗厂的开业典礼，看着这位倔强的姑娘，他也很动情，当即拍板把巧玲的父母和姐姐、姐夫都调入公司，派来凯伦岛，让他们一家一面照顾巧玲，一面管理商店和工厂，尽管这个举动引起公司上下不小的非议。

巧玲知道梁总为此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她在心里对自己发誓，一定要干出个样子。

商场开张后，生意果然红红火火。门窗厂的生意也不错，有华人说那个门窗厂是用入血祭奠了生意，所以才那么红火。巧玲不管人家怎么说，一心扑在生意上，不去管人家的闲言碎语。

一天有一位西装革履的人找上门来，自报家门是总理的特别顾问，叫什么凯利·博格。他向巧玲推荐可以买一个凯伦岛的公民身份，到时候就可以自由走遍世界，因为凯伦岛的护照可以在几十个英联邦国家旅行无须签证。要取得美国签证也很容易，而且美国签证一给就是十年。

巧玲被说动心了，环游世界？这对她是个多么大的诱惑啊，简直是不可抗拒。巧玲第一次瞒着梁总从公司的账户挪用了一笔资金，为自己办理了凯伦岛的移民，并用这本护照，取得了十年的美国入境签证。

当她第一次踏上星条旗飞扬的国土，她觉得自己无比伟大，她一个小镇上的洗发店姑娘，完全靠自己改变了命运，走进了同伴们不敢想象的世界第一强国，还要进行国际贸易，因为她这次来是要亲自见那些卖给她库存衣服的供货商，亲自挑选衣物，这会让她在交易中占据更有利的优势。

几天在迈阿密的行程，她访问了几家类似的供应商，货比三家，她果然得到了更好的商品和更便宜的价格，而更大的收获是她原先没有意料到的。

当她付款时，供应商问她发票金额要写多少，她一时还没反应过来，供

应商说你们那里来买货的商人都会要求把发票的价值打低，这样在海关报税的时候就可以少缴税。

巧玲这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服装别人卖得便宜的道理，原来别人交税少，这样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于是她问别人的发票价值一般是打低多少。供应商笑着告诉了她。他知道如果这位姑娘知道了这个秘密，以后就会来他这里买更多的货物。

巧玲小心翼翼地收好那张报关用的发票，她在心里已经计算出自己会省下多少钱，至少这趟美国之行的全部费用都等于报销了，再多做几笔，投资移民的钱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轻松赚回来，她的心里充满喜悦。

这次美国之行，她为父母和姐姐买了不少礼物，全家人都为她感到骄傲，晚上为她做了丰盛的夜宴，其乐融融之中，她向全家承诺，要为父母和姐姐、姐夫都办移民，以后全家一起环游世界。

几天后她采购的服装到达码头，她按照那份特殊发票报关，在海关顺利通过。剩下的是验货通关，所有的货物都是她亲自挑选的，她相信不会有错，还心情轻松地与前来验货的海关官员开着玩笑。

这位官员在一大堆纸箱中随意挑选出几箱做抽检，当他用小刀划开最后一个箱子的封条，一个白信封露了出来，这位官员拿起来打开一看，脸色骤变，他说了一句“你在这里等一下”，便匆匆离去，留下巧玲心怀疑虑，不知发生什么情况。

不一会儿，只见几个海关官员急步走来，他们叫来几位码头工人，把所有的箱子都排列好，几位海关官员用小刀把封条全部划开，把衣物取出开始一件一件地清点，还有人开始拍照。

“请问这是为什么？”巧玲不解地问。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一位看上去级别更高的官员转身问道，“为什么同样一批货物，会出现两张金额不同的发票？到底哪张是真的？”

巧玲像被浇了一桶冰水，从头顶凉到尾骨。她事后才知道自己当时忘记要那张写有真实价格的发票，因为巧玲认为反正是自己做账，有没有那张发票无所谓。没想到店主发现后让店员把这张真实价格的发票寄给她，而

这位粗心的职员不明情况，竟然将这张发票塞在了箱子里一同发了过来。

面对完全相同的货物与数量，这两张金额不同的发票让巧玲无从解释，按照海关的规定，伪造假发票情节严重的可以按伪造公文罪和偷税漏税罪起诉，海关官员把她带进了审讯办公室，所有的货物也被查扣。

巧玲被扣的消息很快传到巧玲父母那里，他们正在家里准备中秋节的晚餐。当大女儿打电话来告诉他们巧玲出事了，二老急得不知所措，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下午关店以前，突然来了一批穿制服的海关官员，一来就把店门关上开始搜查，把店里的账本和一些他们认为有疑问的商品统统装上车，然后让他们带路去家里。

到了家里，他们进行了更仔细的搜查，动作十分粗暴，把衣物翻得到处都是。他们好像很享受这个过程，还拿着巧玲的内衣比画着说些什么，然后哄堂大笑，两位老人又气又怕，浑身一直在发抖。

等他们折腾完，天已经黑下来，巧玲还是没有音讯。两位老人面对一片狼藉，六神无主，还是大女儿提醒，是不是找大使馆求救？

常盛林这才醒过神来，找人打听使馆的电话，当他听见话筒那边有人应答，他一肚子委屈都冒了上来，带着哭腔央求道：“大使馆救命呀，我们活不下去了！”

第二十章

李代桃僵

事实的真相往往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因为它有悖人情、人性和人伦，因而也常常因此而被掩盖。但是这是勇者必须直面的，无论它是多么荒诞或是多么丑陋不堪。

海关关长的报告放在霍本的办公桌上，平时霍本对这类文件的批示一般比较宽松，不会耽搁很久，可是今天他有些犹豫。

海关的报告是针对在凯伦岛华人经商情况的调查，以及建议采取的措施。他匆匆翻阅了一下，基本对华人经商是持负面的评价。

报告列举了华商进口发票价值太低，有些商品报价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比如一个四十尺货柜装有几百种商品，价值只有几千美金，而本地商人进口同样商品的货柜，价值一般在三万美金左右，拿同样商品比较，价格相差三至四倍。

华商这种不合法的手段，不仅偷逃海关税收，也给凯伦岛国家利益带来损失，而且对本地商人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早就引起本地商会商人的广泛抱怨。

还有其他的抱怨说华商恶意压低价格，以次充好，不雇佣本地员工，就是雇了工人的也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有时候海关在从中国寄来的快件中查获到空白发票，说明这些华商完全

可能是伪造进口发票。但是这只能算间接证据，海关还无法对此采取法律行动。

但是今天他们刚刚截获一位华商同时拥有两张不同价值的发票，并且用价值低的那份发票报关，这给海关提供了足够的铁证。他们建议对凯伦岛的华商进行一次突击搜查，一定能发现更多的违法证据。

本来对于一些棘手问题，霍本都会先打电话给他的私人律师托比，先听听他的意见。但是就眼前这个文件，他不想这么做。因为他已经知道托比的建议会是什么。

托比家族是当地百货商场的鼻祖，如果说现在中国人在凯伦岛开生意伤害了谁的利益，恐怕谁都比不过托比家族的怨恨大。应该说托比是位经验老到的律师，但是在对待中国人的问题上，他的客观性有失偏颇。如果这份报告到他手里，霍本都能够想象得出他脸上的表情：激怒、轻蔑、冷笑，因为他曾经多次建议霍本要对境内的中国商人采取措施。

他以邻国圣济慈为例，该国对于外国人在境内开设零售商行，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对其规模及雇佣本地员工以及纳税，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即使申请的企业达到所要求的条件，在数量上也有严格控制，以致在该国基本不存在外来企业冲击本地商业的现象。

霍本觉得托比在这个问题上，太受家族生意的影响，但是如何把握在对待中国商人问题上的尺度，的确是个难题。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凯伦岛能够得到的国际外援越来越少，凯伦岛每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下滑，就业率下降。中国对凯伦岛的支持，几乎成了霍本的一根基本支柱。他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对待中国商人在境内做生意的事上，一直持一种宽松态度。

但是近来这方面的抱怨似乎有日益增长的态势，在反对党的电台，也经常可以听到反对党以这个话题来攻击政府的对外政策，攻击政府是乞丐治国。

在前几年霍本对此并不在意，甚至还有些高兴，他喜欢看到反对党把自己与中国政府对立起来，因为这就消除了自己的一个隐患，他希望中国政府始终是自己的后盾。

但是近来他隐约觉得自己的方针有偏差，因为临近大选，对于政党来说，寻找话题来拉拢人气，是一个很重要的竞选手段。近来关于中国人的话题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几乎每周都有专题节目讨论中国人在凯伦岛的发展，预测对本地人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反对党对此的热议更是逐渐增多，一些议论明显有挑拨煽动的成分，但是受到不少民众的热捧。

眼前这份报告，会是一份筹码，霍本开始估量它的分量。如果批准它，那肯定就是一枚重磅炸弹。问题是他要拿来炸谁？

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中国新任大使那张笑脸，在这张脸上，他找到某种与自己神似的地方，他很不喜欢这种感受。他觉得微笑似乎是他最自信的外交手段，而现在有一个人似乎更擅长此道。

在与这位黄清源大使的交往中，他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虽然从身份来说，他是一国的总理，对方只是一位外派使臣，但是不知为何，他总是不能占据主动。这些年来，他习惯掌控局面，不能让他占上风的感觉让他很不自在。想到如果他打出这张牌，一定会令这位新大使措手不及；想到他心急火燎地要与政府来协商，他的心里有一种恶作剧似的开心。

七月的骄阳一早就开始烤晒工地，新国会大厦的工程接近完工，正在对屋顶进行洒水保养，突然工地断了水。当班的徐经理给水公司打电话，可是对方一直占线，好在工地离水公司不远，徐经理上了吉普车，准备自己去跑一趟。

车刚开到门口，他一个急刹车把吉普车停了下来，他惊恐地发现大门外无声无息站了几十个人，他们都身穿蓝色T恤，戴着蓝帽子，有的手里还举着小牌子，上面写着：“要公平！”“要工作！”

看见徐经理的车要开出来，他们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围拢过来，几个年轻人还向他示威性地挥舞拳头，显然是不想让他出门。

他正在犹豫之际，有一辆大卡车开了过来，车顶架了一排高音喇叭，排炮似的对准了建筑工地，虽然还没有发声，但是那副气势完全是挑衅的劲头。此时穿着蓝色衣服的人从街道两边涌了过来，就像海啸一般一下子就把道路淹没了，一眼望去足有上千人。

徐经理见势不妙，一面倒车，一面招呼门卫关上大门。他虽然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直觉告诉他，这伙蓝衣人一定是冲着工地来的，他要尽快找到工地的负责人。

不一会儿，大门外的广播车开始播音，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强劲音乐，然后就是高亢激昂的讲演。讲演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反对党的新领袖杰菲利·哈维。

在接到常盛林哭诉的电话后，黄大使指示负责侨务工作的肖昆山参赞第二天去做一次家访，然后根据情况再去与海关交涉。

肖参赞走了没多久，新国会大厦工地的告急电话就打进来了，二秘小何觉得事态紧急，直接把电话转给了大使。

黄大使也认为事态严重，他一面立即派何秘书前去查看，同时拨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向他们询问有关情况，并要求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

当霍本知道这一消息时也是吃了一惊，他不是惊讶反对党的行动，而是惊讶居然有那么多人参加游行。他打开电视，果然电视台已经在第一时间做起了现场实况报道，这一定是反对党领袖哈维的安排。蓝色的人群如潮水般团团包围了整个工地，看了让人震惊。

断断续续听了电视上哈维的讲话，霍本明白了这次游行的起因，是因为新国会大厦开工以来，几乎没有雇佣本地工人，到现在项目已经接近竣工，施工的建筑公司的工人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反对党振振有词地质问：凯伦岛目前就业率如此之低，为什么这个工程不可以雇佣一些本国的工人？

哈维首先强调，凯伦岛国家资金那么紧张，建设新国会大厦本身就是浪费国家资源。凯伦岛需要的不是什么给政府官员装面子的新大厦，而是需要把资金用于发展农业和旅游业。

再则，这项工程虽说是中国援建的，但是这笔资金的来源是低息贷款。从本质上来说，这是花的凯伦岛人民的钱，只不过是借贷来的，这就意味着凯伦岛人民要举更多的债。既然不是中国政府的援建项目，为什么花自己的钱不可以雇佣本国工人？

让霍本担心的是，参加游行的有那么多的反对党支持者，现场还有那么多

的围观民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代表了民众的一种情绪。以往凯伦岛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都不会很大，有上百人已经是很轰动了，甚至还有召集游行最后只剩一个主持人的尴尬场面。（《加勒比飓风》）

霍本十分生气地打电话去警察局询问，为什么他们竟然没有向他汇报今天会有这样的游行集会。警察局长声音发颤地解释，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的规模，所以当反对党去警察局申请游行路线和时间段的时候，他们对此并没有在意，因而也没有上报。直到去执勤的警察发现情况失控，这才急忙给局长办公室打电话。

不一会儿，中国大使馆黄大使的电话也打了过来，因为霍本兼任外交部长，这样的事件别人无法回答，秘书把电话转给了总理本人。

“在电视上看到过红衫军，没想到在这里又看到了蓝衫军，怎么样，这样的场面这里时有发生吗？”

霍本没有想到黄大使不是急忙求救，而是慢悠悠地像是在聊家常，骨子里像是在讥讽政府不能控制局面。

“我也是有些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了，好像是冲着你们去的，你刚到任，不会是欢迎集会吧？”既然黄大使来调侃他，作为凯伦岛的总理他也不必客气。

“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总理阁下应该比我清楚。”黄大使的态度一点也没有让步，“在我的办公桌上，还有你们政府申请的医院和大学援助项目。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延缓一下，等待事态平息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黄清源的话一下子击中了霍本的要害，医院项目是霍本眼下竞选宣传中的重头戏。目前的国家医院还是三十年前由英国政府捐助的，几十年后建筑与设备都老旧不堪。霍本花了不少力气与经参处的韩参赞反复磋商，这才形成方案。霍本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群众大会上向民众许诺，如果这个项目搁置，那么对他的大选会造成无法预计的负面影响。

至于大学项目，虽说也是低息贷款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即使是反对党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这可是民众盼望已久的，也是上了执政党竞选宣传画页的。如果泡汤，让霍本如何向民众交代？

“我想这都是联合工党的竞选策略，他们总是在寻找一切机会制造事端。归根结底，中国政府援建凯伦岛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民众我们会做出解释，相信事端不会扩大。”霍本的口气明显软了下来，他知道被对方捏住了软档，但是黄大使提及的项目是他的要害，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变故。

“那么我们就放心了，我一会儿就会给工地的建筑公司打电话，也让他们放心，事态很快会平息，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发生。总理阁下，我的理解对吗？”

“您可以这样理解，也希望大使能够将您刚才提及的项目尽快上报贵国政府，并且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直接的沟通与合作。”

与黄大使通过电话后，霍本立即打电话给建设部长摩西·科比，要他负责紧急招聘一些本国建筑工人，派往新议会大厦工地协助施工，所有工资由财政部支出。

“那么我这里是否要对这笔支出做账？”

“我说过由财政部支出，你听懂了没有？”霍本一时火冒三丈，“这只是权宜之计，你就不要多问了，你只负责招人，具体配合去找中国建筑公司商量。注意这件事不要张扬，就说是你们代中国建筑公司招人，不是政府行为。”

他挂上电话，留下那个一头雾水的建设部长仔细回味。霍本觉得自己又在黄大使那里败了一场，这回自己还要悄悄贴钱给中国人脸上贴金，让人们以为是中国人在雇佣本国工人。这样的妥协，只是以求尽快平息这场风波。

他坐回办公桌前，不经意间又扫视了一眼海关关长的报告，一个新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看来中国话题的确能够引发大众的关注，目前对中国人采取行动，会得到许多人的欢心与支持。联合工党今天的行动，显然是在利用和煽动民众的情绪，从实际效果来看，他们的确达到了目的。

但是如果他现在批准海关的这次突击行动，那颗炸弹岂不比反对党组织的这场游行更先声夺人？如果海关真的能够抓到更多的偷税漏税的事实，他对全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都有交代。整治中国人的企业，一定会得到本地商人的拥戴，而手里有更多的证据，对与中国大使打交道，他的手里

就有了更多的牌，他甚至都想好了该如何对那位大使说：是你的公民在我的国家犯法，虽然我们采取了搜查行动，但是应该道歉的是你们。

走回自己的店铺，叶檀觉得腿都快抬不起来了，他已经走了四家中国店铺，每一家还都是与自己沾亲带故的人，但是结果还是两手空空。看他回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的沮丧样子，他老婆就知道还是没能借到钱。

叶檀一家来凯伦岛也有好几年了，但是生意还是没有起色。自从那次被亲妹妹叶楠毒打后，叶檀暗自在心里下了决心：拼死拼活也要挣钱，这世上什么也比不上钱，有钱不是亲戚也比亲人更亲，没钱亲骨肉也是六亲不认。

他下了狠心，关掉了城外的小餐馆，在城里租了一间店面，把家里的老宅卖了，买了两个货柜的杂货，开起了百货店铺。

两口子舍不得再去租房，就在里间当仓库的地方搭了一张床，为了节省面积，他们在国内买了一张高低。周围堆满了装货物的纸箱，又闷又热，还充满一股呛人的气味儿。那气味儿主要是来自国内生产的运动鞋，据说那些粘鞋垫的胶水里含有大量的苯。苯是一种对人体危害较大的化学品，人慢性苯中毒可引发再生障碍性贫血，还可引起白血病。苯中毒需要治疗的时间很长，往往花费大笔医疗费还难以治愈。

老两口儿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面吃住，为了省钱，他们没有雇佣别人，只是在清货柜的时候请几个帮工，其他商品上架、打价格条码等等，都是亲自动手。

刚开张的时候，全靠几个先他之前开张的老乡帮忙，他自己对如何开发票、如何报关和清柜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还要去注册商号，只是请人写了一块招牌“顶好中国店”，甚至没有翻译成英文。来帮忙的朋友别出心裁，在他的店铺招牌上画了一只竖起的大拇指。因为二老完全不会英文，有什么事只是讪笑着竖起大拇指，这是当地人表示友好的手势。当出现顾客与他们需要解释的情况，他们会竖起大拇指，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招，但是往往奏效，客人会无奈地摇摇头，还是会把货物买走。

当遇到实在需要语言沟通的时候，他们应对的招数就是拿起电话，给能说英文的亲友打去，让客人与他们沟通，问清缘由以后再与顾客交易这样

的电话翻译也让他们慢慢度过了最初的艰难日子。

由于夫妻的勤奋节俭，经营的店铺有了盈利，一年下来，收入比原来的小餐馆高出了好几倍。圣诞节的夜晚，小店开张到午夜，等最后一位客人离去，闭锁店门，夫妻把收来的现金堆在了床头，看着这一大堆比枕头还高、印着英女皇头像的钞票，他们就像喝醉了酒，幸福的感觉使他们忘记了自己整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只是灌了一肚子茶水。

第二天叶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数好一摞钱，仔细装在一个牛皮信封里，搭车去找他妹妹叶楠。

自从那次被毒打后，叶檀在亲友间放出狠话：如果他妹妹再敢进他的门，他们两口子就拿刀子与她拼命，砍得了她就毫不留情，出了人命就双双自尽。这番刚烈的话放出去后，叶楠就再也没有上门。

当哥哥出现在妹妹的面前时，叶楠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逃，因为她看见哥哥的双手放在背后，她不知道是不是哥哥遇到什么事走投无路，要跟自己拼个你死我活。

“你站住！”叶檀一声断喝，他从身后拿出那个厚厚的牛皮信封，重重地往桌上一摔，“这里是一万块钱，从此两清，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兄妹之情！”

看着目瞪口呆的妹妹，他转身扬长而去，他觉得这是他做人以来，干得最扬眉吐气的一件事。

然而几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小小几条街，一下子冒出五六十家中国店铺，几乎走几步就是一家。家家卖的货都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为了生存，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地展开，家家都盯住别人的价格，如果别人卖五元，我就卖四元五；你降我再降，总之要比别家低。

为了准确掌握别人店里的价格，开始的做法是假装串门，看完别家的价格就回自己的店里改价格。发展到后来，中国店的门口就会挂上一块警告牌，上面用中文写着：“同行免入！”

于是一些中国店主另辟蹊径，他们花钱雇一些中小学生去其他的中国店，因为人小不被注意，他们就拿出小本子抄写价格。这一招用了不多久，就被精明的店主发现，一看见无所事事的中小学生，就把他们赶出店外。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又有店主派出自己的本地店员，装扮成顾客，趁周边没人之际，掏出手机拍照。这样的效率更高。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也有被偷拍的店家认出对方是某家对手的店员，于是一场叫骂的大战在所难免。

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叶檀两口子的处境就格外艰难，他们在国内没有人能帮助找货源，只是靠别家发货时代他购买一些，这样在货物品种上就吃了很大的亏。

更让他们觉得难以承受的是税务局终于找上门来，进门就要他们的税号。他们根本不知道税务登记是怎么回事，最后被罚税补办了税号。从此他们计划中的收入要减少近20%以上，这无疑对他们这样的小本生意是个巨大的打击。

为了能少交些税，他们采取了收钱不进现金机的方式。当有些客人没有向他们要收据的时候，他们就把钱偷偷放进口袋；有时候金额高了，客人要收据，他们也会装聋作哑，实在搪塞不过去，就用其他的收据本手写。这样当税务局来核查原始凭证的时候，在收银机的记录里，就没有营业发生的痕迹。

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的生意还是每况愈下，眼看要开始准备采购圣诞节的货柜，买货柜的钱还没有着落。万般无奈，叶檀也只好不顾面子，一家家去走访，希望有人能够在这个时候帮他一把，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几天跑下来，虽然借到了一些，但是离他所需要的还差一大截。他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财产来抵押，他甚至把自己压箱底的体检费也凑了出来。他的咳嗽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还会咳出血丝，他估计是自己的肺部有问题，白天黑夜地吸入那些有害毒素，保不齐真的坐下了病。本来攒些钱想去做个全面体检，但是现在还是以生意为重，真的得了什么病，那就是老天爷不给活路了，听天由命吧。

叶檀斜靠在椅子上，目光茫然，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背井离乡的决定，现在看来，这也许是自己一生中做出的最坏的选择。他本来并没有多大的抱负，在他这个年纪，安居乐业、安享晚年，才是他们应该追求的。本来他们在老家有房有业，虽然算不上富有，但是也是丰衣足食。选择这样远

赴重洋，担惊受怕，住在这阴暗潮湿的仓库，居住面积不足八平方米，闻着令人窒息的气味，吃着千篇一律的食物，没有邻里的家长里短，没有娱乐，没有麻将，没有戏曲，他到底来这个鬼地方做什么？他前世究竟造了什么孽，这把年纪来这儿遭这份罪！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火药桶，如果这个时候有谁点燃了他，他就会把那个人毁了，即使自己也被炸得粉身碎骨。

突然眼前有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躲在拐角，探头探脑，行迹鬼祟。他大步上前，一把揪住了那个男孩儿，他发现男孩儿的手插进了裤袋，他伸手去掏男孩儿的兜，从里面翻出一包粉红色的纸巾。

愤怒的叶檀把小男孩儿揪到收银台前，要他付三倍的罚金来买这包一块钱一包的纸巾，不然他就要报警。

此时站在一旁的一位本地妇女出来打圆场，她掏出三元钱要替那孩子交罚金，但是此时的叶檀已经被愤怒的情绪冲昏了头脑，就是不依不饶。他一手揪住孩子的衣领，一手抓起电话要拨打报警电话“110”。

也许是小男孩儿真的害怕了，他努力挣脱了叶檀的手，撒腿就往外跑。叶檀跑到门口去堵他，小男孩儿也有些急眼了，顺手从工具架上抄起一把行军铲。

叶檀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他嘱咐妻子关上店门，转身从门背后抄起一根防身用的铁棍，嘴里骂道：“你个小兔崽子，想跟我玩儿，大爷我就跟你玩儿到底！”

站在柜台前的中年妇女被面前的场景吓坏了，她惊叫着要冲出门去。叶檀的妻子见状也不知如何是好，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那位妇女以为她挡在门口不让她出去，有些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嚷起来，她抓住叶檀妻子的手臂，用力把她推向一边，也许那位妇女用力过猛，叶檀的妻子没有站稳，砰的一声重重摔倒在柜台前。

叶檀回头一看大惊失色，转身就朝着门口奔来，那女人见叶檀拿着铁棍冲着自己而来，也顾不得看一眼倒在地上的中国女人，拉开门就往外冲，嘴里还喊着“救命呀！救命！”

这位妇女忙不择路，一直冲到马路中央，迎面驶来的汽车急忙刹车，还好没有撞到她，但是紧跟在后面的那辆车却因刹车不及，一头撞了上来。

叶檀此时还不明就里，看见妻子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也不知道摔得有多严重，生怕那位推倒她的妇女跑掉，也冲到了大街上。

听到呼救声、汽车急刹车和碰撞声，周围的路人都围拢上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叶檀，转向他手里仍然提着的铁棍。

叶檀这才发觉不对劲，愚蠢地把棍子藏到身后。那位妇女不停地在向路人哭诉，他一句也听不懂，他想为自己解释，但是谁又能听得懂他？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叶檀的妻子浑身颤抖地赶出来，拖住叶檀的胳膊就往店里拉。有人试图拦住他们，一面掏出手机报警。叶檀妻子不顾一切地把丈夫拖进店里，关上大门。

惊魂未定的夫妻急忙试着给陆成枫打电话，他们知道他为人比较热心。前几年他们夫妻被打的时候，他们第一想到的也是去找他，只是不知道他在不在岛上。

电话接通了，陆成枫刚刚从外岛回来，他们刚没说几句，就听见剧烈的敲门声。叶檀往汪门口望去，只见有几个穿制服的人站在了门口。

叶檀知道这回是躲不过去了，心里还奇怪这里的警察怎么这么有效率，刚发生的事没几分钟人就赶来了。看来是等不到朋友来帮忙了，只好硬着头皮去开门。

门刚打开，一下子拥进来六七个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子，为首的一位从公文夹里掏出一张盖着红印章的纸片，在他的眼前挥舞了一下，朝身后一挥，那些人就直奔收银柜台。在柜台里打开抽屉，把里面的账本和收据都拿了出来，放在一个空箱子里。

叶檀发蒙了，怎么他们一进来就不问缘由，进店就是一副抄家的样子，这天底下就没有王法了吗？

头脑一热，叶檀又想去抄那根铁棍，他的意图被妻子发现了，急忙一把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双手。此时陆成枫也赶到了。

几位警官显然也认得陆成枫，那位为首的警官走上去与他说了些什么，还把刚才那张纸展示给他看。陆成枫也不停地向他们提问，他们谈了有一

阵子。叶檀等得很心焦，他有许多委屈要说。

等了一会儿，陆成枫才走了过来，向叶檀夫妇解释缘由。原来这些人不是警察，他们是海关的官员，他们刚才出示的是海关关长签发的搜查令。在一般情况下，搜查令是要由法院发出，但是海关关长在特殊情况下，也是有权签发的。这种特殊情况往往是指发现违法的嫌疑人有藏匿、销毁以及串供的情况为多。

“我们犯了什么法？为什么他们要搜家？”叶檀妻子带着哭腔问道。

“这次搜查的不止你们，好像涉及了很多华人的商场，我们的商场也被搜查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赶回来的。”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我们要去大使馆告他们！”叶檀有些缓过劲儿来，愤愤地挥舞拳头。

“我们先搞清楚情况，再向使馆报告不迟。”

“这日子简直不让人活了，我他妈的不干了，关了这鸟店，老子回国去！”

说话间门外又走进来四五个身穿深色制服的警察，他们的身后站着刚才从店里逃走的小男孩儿。

叶檀一看到那个男孩儿，情绪一下子又激动起来，他几乎从地上跳起来，指着那个孩子大声叫道：“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叶楠一下子说不下去，他本来想把他叫作小偷，但是想到仅仅是一包纸巾，“小偷”这个词还是说不出口。

那孩子一下躲到警察的身后，同时用手指着他，警察径直走了过来，从腰上解下手铐，二话不说就把叶檀铐了起来。

叶檀妻子哭叫着扑上去，没想到走上来两个女警，一边一个把她架住，也掏出手铐将她铐起来。

陆成枫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他大声喝道：“这是怎么回事？”

警察转过身，从上衣口袋掏出两张纸递了过来，陆成枫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法院签发的批捕证，批捕的理由是：“故意伤害。”

“你现在满意了？”还没等陆成枫反应过来，这些警察与海关的官员打了个招呼，就把叶檀夫妇带出了门。

看见海关官员竟然就这样让警察把叶檀夫妇带走，他们仍然在继续搜查，陆成枫意识到海关官员又在重蹈覆辙，他们的执法程序有问题，将来会给他们自己找大麻烦。（《加勒比飓风》）

他走到门口，听见站在门口的人们还在议论纷纷，从他们口中他大致了解到刚才发生的情况。在当地人的叙述中，这对夫妇在店里用铁棍追打一位孕妇和一位十一岁的孩子，一直把那位孕妇追打到大街上，差一点被车撞死，现在孕妇可能面临流产，正在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

从在场民众的情绪来看，陆成枫知道，这场风波可是不容易平息，叶檀夫妇这次可真是惹了大祸了。

陆成枫在店里一直待到海关官员搜查完毕，他们几乎把所有写字的本子和账本都装进了箱子，整整装了三大箱。负责的官员走过来要陆成枫签字，他摇了摇头：“我只是店主的朋友，我无权签字。”

这位糊涂的官员只是耸了耸肩膀，朝其他的人挥了挥手，便搬走了这三个大箱子。陆成枫心里想，你们又在自毁证据，这样搜走的文件，没有当事人的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当事人完全可以否认这些物品是从自己家里搜出来的，还可以反诉海关官员栽赃。

他正要找门锁把店门锁上，从门外陆陆续续有人进来，有的是叶檀的亲友，有的是其他的中国店主，他们刚才就在叶檀店的附近观望，因为海关人员在里面，他们没敢进来，怕惹来更多的麻烦。他们自己的店在今天也被查抄了。

陆成枫拨打电话给自己熟悉的律师，希望能去保释他们。律师说只能等第二天法院开庭。

不一会儿店里就聚集了十几号人，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今天发生的事，人人都被震撼了。他们第一次觉得脚下这片土地并不平稳，不像他们曾经以为的那样安全。他们眼里温顺和蔼的黑人兄弟，在今天大搜查中表现的冷漠甚至敌意，让他们感到心寒。这还是他们曾经以为的人间乐土吗？

他们商讨是不是要一起去中国大使馆，因为今天的搜查都是冲着中国人来的。联想起几天前对中国援建工地的围困和游行，有人悲观地猜测，是不是凯伦岛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排华行动？

陆成枫劝大家先冷静下来，问大家是否看清了海关出示的搜查令上的搜查理由。只见人人都在摇头，说是当时都吓傻了，谁也没有见过这个阵势，心想海关是执法机构，总有他们的理由，也就没有注意这个细节。

陆成枫又问他们搜走的物件有没有要他们在上面签字。人群中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

陆成枫建议大家今晚回去先找朋友了解一下，究竟有多少家华人商铺被查封，是否只是专门对华商店铺。然后大家再碰一下头，向使馆做一个汇报。听听使馆的建议，大家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他还提议明天能够抽出时间的人，最好一起去法院旁听，给叶檀夫妇助阵，希望明天可以交保释放。

众人散去时，有人拍拍陆成枫的肩膀，夸他遇事冷静。陆成枫苦笑着说，我在十年前就吃过同样的苦，不长记性能行吗？（《加勒比飓风》）

黄大使是在当日的下午才得知本地中国商店被查封的，因为消息的来源不一，打电话来的人说话有口音，叙述混乱，秘书一时也难分辨讲的是一家的事，还是不同的商场。傍晚收听政府电台的消息，才知道这是一场主要针对华商的大规模行动，海关几乎同时查封了华人开办的大小商店，这是使馆始料未及的。

刚刚处理完围堵建筑工地的事件，黄清源心里还觉得很满意。他认为自己没有混乱的局面所吓倒，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手段，逼迫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与蔓延。就连在一旁听电话的肖参赞都连呼过瘾，觉得在与这位狡诈的霍本交锋时，抓住了他的七寸，让他服服帖帖地做一回他该干的事。

但是事后黄清源还是隐约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出手太重，过于咄咄逼人，担心那位年轻的总理会耿耿于怀。当听到华商被查封的消息，他禁不住仰天长叹，中国的老话都说为事之道要讲究中庸，自己的锋芒太健，果然遭到反弹。

冷静下来分析，他又觉得不尽其然。这一事态的出现，还是有迹可循的，应该说与大选的临近有很大关系。

他也看到，从使馆搜集的情况看，目前华人的快速涌入，的确是造成目

前局面的一个契因。由于到凯伦岛经商的华人大多来自偏远或经济不发达地区，大多数的开业者以前从未经过商，对经商必需的法律及商业规范所知甚少；加上语言沟通的障碍，本身就容易与本地人产生矛盾；再加上中国商品本身价廉物美的冲击力，对本地经营类似商品的商家，肯定带来很大的压力。

当一国经济下滑的时候，外来的经商者往往会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羔羊。一来是日积月累的矛盾与冲突；二来是政府有意转移公众视线，尤其在大选临近的时候，执政党与反对党都在制造话题，对外来经商者的攻击是最安全也是最讨好的方式，也最容易制造轰动效应。以攻击中国人来取悦大众，把中国商人当作政治祭品，这恐怕就是目前发生一连串对华人攻击行动的根本原因。

所以，今天发生的事件不能够孤立地去看，因而要想解决这一事端，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事件爆发也许偶然，但是成因已久，如果光靠使馆的协调，没有华商的合作，也是不会有成效的。这回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本质上也是本国商业与外来商业的一次较量与磨合，是与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开放程度有关，与一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度有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傍晚，黄大使把全体馆员和经参处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紧急碰头会议，布置大家分头去政府与民间搜集情况。估计明天华商们也会登门，大家先不急于表态，多做安抚工作，尽可能多地搜集意见和建议，再拿出应对方案。

对于明天是否会有媒体来采访，大家猜测不一。黄大使规定，如果有记者上门，暂时由肖参赞统一应答，其他人员尽可能回避。会场气氛严谨热烈，俨然是一次战前总动员。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使馆接到陆成枫的电话，说是叶檀夫妇被捕，明天一早会在初级法院开一审，希望使馆能够派员出庭。

黄清源早就听说过陆成枫这个名字，对这个人物也很好奇，只是他最近一直在海外其他的岛国。没想到第一天回来就不怕使馆为难，给使馆下如此通牒似的建议。他的前任介绍得不错，这好像真是一个不安分的麻烦制造者。

第二十一章

良禽择木

好的爱情，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

科克·内尔森望着面前这位挑战者，心里佩服他的勇气和无耻。科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活标本。

坐在科克对面的年轻人名叫波克·泰森，他的身高有近二米，体形微胖，患有轻度白化症，眉毛和眼睫毛都是黄色的。看上去像是他在眯起眼睛看人，更增添了他脸上的几分傲气。

他没有正视科克的目光，他不停地在用牙齿修理自己的指甲，如此幼稚的举止，让这个看上去已经近三十岁的年轻人显得缺少教养。

波克是科克选区的人，母亲是十四岁怀的他，家里人始终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有传言说是自己家的一位近亲长辈。波克母亲十六岁就去了加拿大，把孩子交给自己的母亲带，一去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回来看过自己的儿子。小波克的姨妈不少，外婆也经常把他送去自己其他的女儿家。好在孩子也不需要买什么衣服，一件竞选时从参选党派拿来的赠送广告衫，可以给孩子穿一年，宽大的衬衫可以遮掩到膝盖，连短裤也不用穿。孩子们饿了会去采摘芒果或面包果，只要一堆干柴就能烤一个香喷喷的面包果，足够三个孩子饱腹。还可以去椰子林里摘几个椰子，用椰子肉钓小溪

里的河虾。别看溪水很浅，里面的河虾却不小，可以长到小臂那么长。所以没有钱，这些孩子也成长得很茁壮。

科克认识波克时他还是个孩子，那时候科克是联合工党执政时的财政部长，在政府一项推动教育的活动中，他在各选区挑选一些贫困户，为他们提供孩子的学习资助。波克的情况如此特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除了提供学习用品和校服外，还为他争取了一笔食宿津贴。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科克又以自己商场出资，为他提供了一笔奖学金，供他在大学学习法律。

令科克失望的是，波克因为在校园的一桩性丑闻而中途辍学。以后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只是近几年得知他在劳动同盟党搞党内活动很积极，得到不少内阁成员的青睐。在每次党的群众大会上，他都会出现在主席台，有时候客串主持，有时候为讲演人端茶送水，高呼口号，把自己也搞成一个全国公众熟悉的人物。

现在他来到科克的办公室，是来谈一项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建议：要科克在这次竞选中主动退选，把候选人的位置让给他。

科克尽力平息自己的情绪，自从离开联合工党跳槽到劳动同盟党，他的行为在劳动同盟党也不被看好，不仅受到排挤，在公开和内部场合下，他也受到不同的羞辱。这样的场景，应该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也算是为了自己能够报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但是今天这个小丑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能忍耐的底线。

“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取代我？”

“这还算问题吗？”波克依然用牙仔细修理着指甲，还眯起眼睛对着窗口的阳光照了照，“你已经过气了，老爹，这么大年纪，还要在两个政党间跳来跳去，你累不累？”

科克突然意识到，他这个咬指甲的动作，是故意设计出来的。一是想表现自己对科克的轻蔑；二来也是希望激怒科克，扰乱他的思路。

“我问的是你自己有什么资格和能力？”科克决定与这个狂妄的小子玩一玩手段。

“我不需要什么资历，关键是你不行了。你从蓝党跳槽到红党，你失去了

原有的选民支持。在红党里，你没有根基，人们不信任你，一个搞政治的人，**Betray the party**（叛党）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也就是政治上的自杀。我很奇怪您这样智商的人，怎么会犯下这么低级而无法挽回的错误？”

波克奇怪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激怒面前这位对手，于是选择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科克这才意识到面前这位年轻人，还真是一位对手，他不是那些街上的小混混，而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敌手。

“你多大了？”

“这不干你的事。”波克警觉地回答。

“我大概在你这个年龄，同时打两份工，一份给老板，一份给自己。”

“你说什么昏话？给自己打工？”

“是的，这份工比给老板打工还要累。我在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但是我打工的时候发现，学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用。我要出人头地，还要从头学起。”

波克这一次没有回嘴，他想听听科克到底想说什么。

“我发现学生意就是学与人相处，与供应商、与顾客、与员工、与老板相处。你一定听说过，我开始时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者，最后我的老板把他的生意全部送给了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加勒比飓风》）

波克开始认真听了，他曾经听人提及科克是用手段把老板的生意全部化为己有，他还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你要从别人手里得到你所希望的东西，你最先要做的事就是要了解这个人。其次你有两个选择，一是武力夺取，二是说服对方主动放弃。我不知道你今天打算用哪一种？”

波克不知不觉被科克似是而非的绕圈子搞蒙了，他不断被科克牵引着追寻答案，最后发现自己被引进了一条死胡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你看，我说你还不了解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要什么，怎样去得到，而且最后终于得到。我在打工的时候想做老板，我做到了；我做生意的时候想当政治家，我也做到了；当到我在政治生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想当部长，我还是做到了。我现在还没有玩儿够，我还要继续在

这个选区玩儿下去。你这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只能在旁边看着我玩儿，等我玩儿腻了，我会丢给你，就像丢一泡臭屎。现在你这摊Shit（臭屎）可以从我这里滚出去了，不要让我来亲自动手！”

波克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连连后退：“科克先生，不要误会。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有人让我来的，我其实也很紧张，我还记得小时候您送我的书包、鞋子还有衣服。您不要生气，”

回答他的是一个水晶做的狮子镇纸，那是狮子协会送给他的礼物。狮子从波克的耳边飞过，在门上砸得粉碎。

等到残渣落地，波克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科克不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但是这次他一回家，就急不可待地把刚才在办公室的一幕讲给裘丽亚听。他本来想作为笑话说，但是等讲完了，他才发现自己紧握双拳，身子也在微微颤抖。

倒是裘丽亚沉得住气，她微微一笑：“你是不是非常遗憾，那件东西没有砸在他的脑袋上？”

听到裘丽亚的打趣，科克的情绪才稍稍松缓，裘丽亚巧妙地提醒他，他的愤怒宣泄应该已经到此为止了。他放开紧握的拳头，去水池洗去手心的汗水。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是真的，没有人在背后为他撑腰，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裘丽亚把科克按在沙发上，就势骑在他的腿上，她用两个拇指按在他的鼻梁两侧，食指和中指按在太阳穴上，轻轻为他按揉，“你虽然不是霍本的嫡系，但是你至少是他的盟友，在任何场合下，你只能选择与他站在一起，你别无选择。而那些对霍本不满意的人，也就对你更不满意。你知道我是在说你们内部的那些人。”

科克默默享受着按摩带给他的肉体舒缓，闻着从裘丽亚身上散发出来的熟悉的香味儿，让他感到身心的解脱：“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陷身在这潭死水里，进不得出不得，还要面对这种羞辱，我真的不想干了。”

“真的就那么难？那就不干了吧。”裘丽亚把前胸堆在了科克的脸上，丰满柔暖的乳房把他的脸都盖住了，挤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只不过你心不对口，你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也许这一分钟你感觉沮丧，下一

分钟你又生气勃勃了。”裘丽亚说着腾出一只手按在科克的裆间，“我说得一点都不错。”

科克按住她的手，不让她离开，虽然他们同居已经几年了，但是只要裘丽亚做出挑逗，他几乎立即会做出反应。在他这个年纪，他以前可是从来没有梦想过。

法庭上人头攒动，能够坐七八十人的旁听席，挤进了近百人，直到法警拦住了后面的人。前排坐了三四十个中国人，他们都是来看叶檀夫妇初审来的。

陆成枫为他们请了律师，也是他自己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当律师去法庭调看案卷回来，神色沉重地说情况很不乐观，因为没有人能够为这对夫妇做出有利的陈述，他们自己也未能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有利的辩解。

“法院指定的那位翻译称职吗？”

律师耸了耸肩膀，做了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叶檀和妻子被法警从法院的地下临时拘押室带出来，他好像半醒半睡，似梦非梦。从被铐上手铐，押上囚车，他还一直云里雾里，感觉那么的不真实。在警察局里，他们被粗暴地推推搡搡。他甚至想起了很久前看过的一部贩卖黑奴的电影，只不过角色变换了一下，肤色深的押着肤色浅的在行进。

他们被带到二楼一间小屋里，靠墙画着一条标着尺寸的格子，警察让他们一个一个轮流站在画着格子的墙前，一位女警过来为他们拍照，先是正面，然后是侧面。她似乎很不耐烦地拨拉推搡着他们，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好像在埋怨他们不懂她的意思，站的角度不对。

这之后他们又被带入另外一间屋，要他们伸出手来，拿出一个油墨塑料盘，里面有一个滚筒。还是那位女警跟过来，她好像是负责做档案的，她一手抓着油墨滚筒的手柄，一手抓起叶檀的手，用滚筒在他手掌上来回滚碾，然后揪住他的手掌，按在一张画着左右手掌的长卡片上。再抓起他的手指，依次按在卡片上相应的手指图形里。

这回叶檀懂了，这是在采集指纹。他很配合地在各个指定的方框里，分别按上左右掌纹和指纹，然后告诉老伴怎么做。

这回那个肥胖的女警笑了，露出一嘴的大白牙。叶檀发现自己竟然也冲着她笑了，显得有些阿谀逢迎的劲儿。等女警官拿着指纹卡片离开，他才醒过神来，他自己都在骂自己贱。

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他第一次有了申辩的机会。因为这间屋里有一位会说中国话的黑姑娘，好像只有二十出头，也没有穿警服。

她自我介绍是法庭指定的翻译，她曾在中国留学四年。也许她是在北京学习的，说出的普通话很标准，还带着京腔。

随着询问的进行，这位翻译的神色越来越不耐烦，脸色也越来越难看。特别是听到警察说叶檀拿着铁棍把孕妇追打到街上，差一点被汽车撞上，至今还在医院救治，还不知道胎儿能不能保住，这位翻译的情绪几乎失控，甚至没等警察发问，她就厉声斥责这对夫妇，怎么没有起码的人性。叶檀此时也被她的态度吓住了，越发地语无伦次，几乎难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笔录做了长长的十几页，翻译板着脸用中文念了一遍，问他们有没有不同意见。叶檀听这些记录，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但是也无法分辨，只得在他们指定的空白处签上自己的名字。

随即他们被带入另一间小房间里搜身，他们甚至还脱去了他的内裤。当那几个搜身的警官看见他的生殖器时，竟然放肆地笑出声来，他们一面指指点点，一面还招呼同伴进来，在场的人一起哄笑起来。叶檀知道黑人一向以自己的生殖器尺寸为骄傲，他心里说你们他妈的没有见到老子勃起，照样能日得你们的女人哇哇叫！

他们被抽去腰带，说是要防止自杀。他们双手提着裤子走下楼。楼下的地下室老远就闻到一股特殊的臭味儿，混合着汗液、尿液和潮湿霉味儿，呛得人犯恶心。

叶檀夫妇被分别关进了男女牢房。关着叶檀的铁栅栏里，已经关了两个黑人。好在他们的个头不大，年龄也还小，蓬松的乱发盖在脸上。他们对叶檀的到来很好奇，几乎凑到他的眼前来上下打量，嘴里还不停地叫着“Chinese（中国人）”。

这一夜叶檀没有合过眼，他完全不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他感觉那么无

助，难道他们真的会就这样把他们关进监牢？他现在意识到一点，他追赶的那个女人如果真是孕妇，如果万一发生流产或者其他更严重的后果，那么他们这个牢算是坐定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辈子老实巴交的自己，竟然要在外国来蹲监狱！

走进法院的审判庭，叶檀第一眼看见坐在前排的都是自己的同胞，他的心里涌上一阵酸楚，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而后排的本地人则发出一阵低沉的嘘声，似乎是在表达他们对这对夫妇的轻蔑。

她们被带进法庭右面的一个木栅栏围着的小木站台上，坐在前排穿着黑衣的律师侧过脸来看着他们，他们大多戴着眼镜，一个个神态冷漠，像是在看一头被关入栏里的野兽。

熟悉叶檀夫妇的亲友惊异地发现，只是一夜之间，他们两人似乎苍老了许多。尤其是叶檀，他的白发似乎从两鬓一下子蹿到头顶，让人想到那句“一夜急白了头的话”还真的不是虚话。

法官用小木槌敲击了一下，示意法庭保持肃静。而后他提请公诉人发言。一位身穿警服的警官站了起来，向法庭宣读了公诉人对被起诉人的诉状。在诉状里，叶檀夫妇几乎被妖化成毫无同情心的恶人，旁听席不时发出听众感慨的叹息声。

那位女翻译站在叶檀夫妇旁边，逐句把起诉官的话翻译给他们夫妇听。他们夫妇边听边止不住地摇头，看得出来他们不同意起诉官的指控，但是每当他们想插话的时候，翻译就果断地制止了他们。

公诉人读完起诉书，法官提请辩护律师发言。

陆成枫在旁听席十分关注地聆听律师的发言，他发现这位平时以大胆尖锐著称的律师，今天似乎失去了应有的锋芒。他的发言十分谨慎，他罕见地先对起诉人在起诉书中提到的过激行为表示愤慨，表示如果被起诉人真的有这样的主观故意，那将是不可原谅的罪行。但是因为事发突然，今天只是预审，他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对当事人和证人进行询问和调查，所以他请求法官可以在酌情提高保释金的前提下，对被起诉人予以保释。他会秉承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律师的职业操守，保证双方的双方都得到公正的司法保护与惩处。

陆成枫觉得律师这步棋应该是对的，的确需要缓和民众的情绪，争取时间。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把叶檀夫妇从牢里救出来，然后再从长计议。

然而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法官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罕见地以相当情绪化的语句表达了他对这起案件的愤慨，他认为类似这样的案件可以与反人类罪相提并论。鉴于案件的性质恶劣，他的决定是，被起诉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保释！

陆成枫大惊失色，这就意味着叶檀夫妇要在监狱里一直待到案件正式开庭审理。那这个时间可能是数星期，甚至可能是数月，这将让这对不会说英文的老人如何承受？

果然，当女翻译将法庭的判决解释给这对夫妇听的时候，明白了一切的叶檀妻子当时就软瘫下来，昏厥在木栅栏里。

与叶檀夫妇的境遇相比，常巧玲的境遇就幸运多了，尽管她也被送进了警察局的临时拘留室关了一夜，但是海关没有去法院申请正式拘捕令。因为巧玲本能地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她在海关办公室里就服软了，她拿出了女人最有力的武器——眼泪，哭得算不上感天动地，也足够让关长亲自出马来劝慰了。

巧玲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供应商的身上，这里的确也有大部分是实情。她说据美国迈阿密的供应商说，在那里买货的加勒比地区的商人，都会要求打低发票，因为这一地区的税收太高，如果她不一样去做，就无法竞争生存。但是现在她承认错了，愿意接受处罚。

海关关长又追问她，那么你从中国进货的发票是真的吗？

巧玲一听，连连摆手否认。关长脸上挂着诡秘的微笑：“你不必抵赖了，我们已经到你的商铺和家里去搜查了，我们一定会发现证据，到时候你赖也赖不掉。如果你现在承认，我们算你配合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但是如果你继续狡赖，我们还会以偷税漏税罪起诉你，还有伪造公文罪。你年纪轻轻，不想把美好的青春就荒废在监狱吧？”

巧玲十分委屈地又开始落泪：“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够相信，我这真的是第一次。我们公司是国内的国营公司，就是国家的公司，我只是挣工资

的职员。我为什么要为公家的事自己来冒险？”

关长见巧玲一脸梨花带雨、佯作天真的样子，知道无法得到更多的东西，他站起身来，“我知道你们那些Trick（诡计），不要把我们当傻瓜。”他说着伸出一根手指在眼前摇晃着，做出一副威胁的样子，“到你后悔的时候，恐怕就太晚了。”他在收回手指之前，突然把指头伸到巧玲的面前，在她的鼻尖上点了一下，随即转身离去。

紧急搜查了近五十家中国商铺，查抄来的电脑、账本和发票有几百箱，海关不得不腾出一座码头仓库来堆放。由于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中文，海关不得不向政府求助，把曾经派去中国学习的二十几个学生都借来，临时突击翻译。经过几天来的加班，他们觉得有了收获。

叶檀夫妇开庭的那天，巧玲也赶了过去，看见救护车抬走了叶檀的妻子，法警铐走泪流满面的丈夫。巧玲不禁有些后怕，如果不是自己会些英文，态度又乖巧，自己有可能就是今天叶檀的下场。

法庭退庭后，来到现场的华人没有散去，他们聚在门口，把前来观察情况的肖参赞团团围住，纷纷问肖参赞应该怎么办。

肖参赞看到大家情绪激动，心里也在犯难，他本来是希望见到叶檀保释后，当面了解一下事情经过，没想到遇到这样的结局。因为涉及法律，他也不好直接回答。于是他尽力好言相慰，但是大家要的是直接的结果，劝慰的话让众人听了觉得不得要领。

正在这时，陆成枫和他的律师走了出来，见到肖参赞被众人围在中央，正在尽力劝慰，但是侨民们的反应还是愤愤不平。

见到这个情况，他出来打了个圆场：“刚才我们的律师说了，因为叶檀夫妇的年纪比较大，如果能找到他们有什么慢性病的病史，他还可以再去法院争取保外就医。不知道叶檀的亲属能不能找一下这方面的证明材料？”

于是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转移到叶檀的亲属身上，急性子的人已经开始询问。

“中国佬，滚回去！”突然在附近听见有人在叫喊。

在场的人惊讶地循声望去，只见离他们不远处也站着一群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的眼中含有敌意，正在挑衅地望过来。

肖参赞建议大家找个时间去使馆再商议，众人为了避免冲突，便默默散去。

肖参赞回到使馆，第一时间向黄大使做了汇报。黄大使也颇感意外，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耸人听闻的恶性事件，或者嫌疑人有出逃迹象，就是杀人案件的嫌疑犯在缴纳高额保释金的情况下，都能获得保释。而这个案子居然被提升到如此高度，相信媒体又会有新一轮的炒作。再加上这次海关对华人的全面搜查，局势是越来越严重了。

然而冷静分析，这些事端究其根源，当然有执政与在野的两党利用民情炒作自己的人气的一面，但是就事论事，还是事出有因。如果没有一些华商在贸易中的不检点甚至违法的行径，没有叶檀那样缺乏起码的经商经验，胡作非为，那么许多矛盾还不会如此激化。

当肖参赞汇报说准备邀请华商们到使馆来商议，黄大使表示要把这件事安排好，先做些调研，多准备些问题，把目前社会背景也要向大家交个底，商议一下有什么对策。

常巧玲回到家里，已经是心身俱疲。她第一次质疑自己的经商能力，觉得自己以前认为做生意只是低买高卖、打通关节的想法，实在是太狭隘了。特别是在异国他乡做生意，想不到的事真多。

她一直昏睡了一个下午，醒来已经是晚上七点，父母都还在等她起来吃晚饭。饭桌上她看到父母亲几度欲说又止的样子，便放下筷子追问，父亲说他们的从中国发来的货柜也被海关扣押了。

她一把推开了面前的碗筷，一路跑上楼，重重地摔上了门。她知道这样做父母的心情会很压抑，但是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件事只能由她自己去与海关交涉。而她现在一想到要走进海关大楼，她的五脏就翻搅，心慌气闷，难受得各想呕吐。

和衣在床上靠了一夜，始终都是在似睡非睡之间。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像是在看着另外一个人。她的圆下巴变尖了，眼皮有些肿，皮肤也有些暗灰。她被自己的状况吓到了。

化完妆的她情绪稍微好一些，匆匆吃完早餐，就早早出门了，等待的时间更煎熬。开车到海关大楼不到十分钟，她觉得今天的路程特别近。

车停在了停车场，她坐在车里没有下来。看着进进出出那些穿着白色制服的海关官员们，她忽然感到势单力薄，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自己这样上门，只会无功而返。她需要有人支持。

她发动车回到城里，来到她注册公司的那家律师事务所，在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后，她见到了那位曾经在司法部工作过的律师伊藤。

伊藤是日本人，他曾经是一名法律工作的志愿者，在加勒比工作七年后，他决定就留在凯伦岛当一名律师。他说他喜欢大自然，不想再回到大城市。他看上去就像是中国人，总是满脸微笑。

听完巧玲的诉说，他很直接地回答说，根据她的陈诉，海关的扣押货柜是没有根据的，即使他们对货柜的价值有怀疑，但是根据海关法，海关必须自己举证，而不是要货主自证其罪。这是十分荒唐的，她应该直接找他们主张自己的权利。

巧玲娇嗔地说因为一系列事端，她已经无法以正常心态面对海关的官员。所以希望律师陪同她一起前往，毕竟要涉及许多法律问题，律师可以增加他的收费。

伊藤犹豫了一下，交叉着双手支在下巴上：“你看，我现在不得不对你说实话，我来自你的邻国，无论是在新闻还是朋友交谈中，我知道你们国家的许多事。我不是个政治家，不会对别国的事做什么评判，但是有关你们国家在生产制造以及出口方面的负面报道，我听得是太多了。所以很遗憾，在这方面我不能为你再做什么，因为我不能确认我是不是在帮助一桩伪造文件骗税的行为。我只能告诉你海关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我做律师的底线。”

从律师办公室出来，巧玲深吸了一口气，看来还是要自己面对，无论自己多么不情愿。

回到海关，她发现律师没有来是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她花了两个小时楼上楼下来回奔波，一会儿被支到价格审核部门，到了那里又被指示先去文件审核部门，又是要找具体负责的那个人。一直折腾到中午，才得到一个相对具体的答复：如果要想通过文件审核，还必须补充以下文件。

一、与发票相对应的银行汇款凭证。

二、发货的进出口公司出具公函，说明全部货物都是由进出口公司自行采购。

三、如果是商家自己买货后由进出口公司代理出口，要提供全部自行采购的原始发票。

海关告诉巧玲，如果不能够提供这些文件，海关将会无限期扣押这些货柜。货主还必须自行支付港口对滞留货柜的罚金，以及船公司对占用货柜超期的罚金。

巧玲至此已经知道海关的用意，这一切都是为防止进口商打低发票设置的手段，应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这之前海关还没有这些规定，所以要巧玲提供的这些补充材料。她很难全部找到。特别是过去汇回国的钱肯定与发票金额对不上，因为是自己备货，汇回去的钱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完全是看生意的进账情况，肯定难与发票额对上。而已经到港的货柜要开始支付港口罚金，店里的货架也已经卖空了，她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他突然想到既然海关前几天抄了所有中国人的店铺，会不会这些新增设的条款也是针对所有的华人？她急忙打了个电话去问，果然她得到的答复都一样，海关的这些条款还真的只是针对中国商人。

陆成枫在凯伦岛的华人里经商最久，近来针对华商的事端频频发生，他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担心目前的局势和政策。

为此他也请教过在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朋友，希望了解究竟这股针对华人的暗流来自何方。他们都笑着回答，这就是竞选策略，是吸引选民的手段。联合工党执政前，他们的一位议员还在群众大会上声嘶力竭地高呼：“如果我们当政，就不会让一个中国人踏进我们的国土，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而话音未落，他们的党派执政了，来自中国的移民从来就没有减少过，他还把自己的商场租给了陆成枫。所以对这些喊口号的不必太在意。

所以，他们劝陆成枫不必过虑，要不就干脆出岛躲过这阵政治浪潮，等竞选以后再回来。

但是当他接到巧玲的电话时，他意识到已经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他与肖参赞约定好时间，又约集了可以走出来的华商，一起来到大使馆。

肖参赞耐心听取了大家的抱怨和投诉，有人面红耳赤，有人声泪俱下，都是要使馆为在凯伦岛的华商出一口气。

肖参赞首先代表使馆对大家的遭遇表达关切，他说这一段时间以来，使馆也一直在关注有关事态的发展。使馆也在进行调查与分析，同时也与凯伦岛政府的相关部门表达过使馆对此的关切。

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看来是针对华人的攻击，其实还有更深层的背景。例如前些天对中国援建工程的围攻，完全是一起政治炒作，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党派拉人气。而政府几乎在同时做出搜查华人商业场所的举措，这不会是巧合，而是一种对反对党炒作的反击。

而目前华人虽然在凯伦岛生意做得有起色，但是在政治上是弱势群体，整个社会听不到这个团体的声音。华人与本地人的社会沟通很少；在经商手法与理念上，与本地商人也有不同；再加上商业竞争本身的你消我长，必定会引起一些矛盾与误解。如果这些矛盾和误解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没有政治炒作，也会酿成事端。

肖参赞的分析让在场的华人都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果然能够理解事件的本质。

从来不关心政治的巧玲，突然意识到她也置身于政治之中。在使馆的会议室里，大家讨论的不是买进卖出，不是经营之道，而是国家大选，一国的政策。这是她以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肖参赞语重心长地说：“客观地说，这些事端的起因，在我们自己方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海关采取行动的起因，在黄大使与海关关长的通话中，他们也做了解释。我们的有些商家，把一些进口商品的价格搞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连我们都无法相信，这让我们也难对海关的质问有一个强有力的回答。这里具体的人和事我就不多说了。”

听到肖参赞的话，巧玲虽然没有抬头观望，但是她能感觉到众人把目光转移到她的身上，于是不知不觉地低下了头。

“再说叶檀夫妇的案子，拿着铁棍追赶一位妇女到大街上。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中国，发生在你们居住的城市，一位外国店主

做出同样的行为，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恐怕也是群情激奋了吧。我相信叶檀当时不知道那是一位孕妇。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行为会给我们华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大家应该清楚。

“还有一个情况我想请商务部的韩参赞来说一下。”

韩参赞平时主要接触的是中资公司，所以与大多华人不熟。只是大家很少见到过他的笑容，都觉得这人有些过于严肃，今天这个印象就更深。

韩参赞从桌边站起来，目光冷峻地扫视了在座的人们：“我今天说的这个话，也许有些人听了会受不了，觉得我管得太宽了。但是你们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都要说出来。这将影响到你们的前途，为了你们长远的商业利益，我还是要说。”

这段近乎于鲁莽的开场白让在场的商人都紧张起来，不知道他会向谁开炮。

“几天前我受大使的委托，与海关关长进行了一次交涉，对他们单独搜查华人商铺的做法，表示严重的关切。

“海关关长带我去了一间仓库，里面都是从各位的商场和家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几位在中国留过学的学生向我解释了他们在文件资料中的一些发现，尽管事后他们还向我表示歉意，说留学后回来第一次运用他们的学习成果，竟然是检查中国人。我说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以抱歉的，应该脸红的是我们的一些同胞，的的确确在经商纳税上做了手脚。比如说被抓的叶檀夫妇，在收取现金的时候，就有两本账，账里账外的营业额要相差一半之多！

“还有两份同样的发票，一份英文是报关用的，另一份是中文的，所有品名、数量、商品编号通通一致。只是价格天差地别，一台288升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在中国买起码价位在2500左右。相信我的评估，毕竟我在商业部工作，不是什么菜鸟。”

韩参赞也许想缓和一下气氛，开了一个小玩笑，但是会议室的气氛如此紧张，没有一个人有笑意。韩参赞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下去：“这台冰箱折算外币至少要400美元。你们知道海关收到的报关发票是多少钱？18美元！你以为是电动玩具呀！”

韩参赞的嗓音一下子提高了：“当海关关长问我哪里可以买到18元的大冰箱的时候，我都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价格放在报关文件里，还有中文发票作对照，你要我怎么为你们辩解？”

肖参赞看见韩参赞的火药味儿太重，急忙把话接了过来：“你们应该懂得韩参赞的苦衷，他是为华商去争权益，你们如果行得端，做得正，他就底气十足。但是如果你们自己搞小动作太多，甚至触犯了国家的法令规定，那我们也就不好办了。”

“我想说一点不同看法。”陆成枫突然从人群中站起来，他的话说得肖参赞一愣，“凯伦岛商界的现实是，各种税收太高，美国经商的税收大约在13%，而我们的加起来达到65%，所以在本地经商的商人，大多与供应商达成交易，这是商人与海关都心照不宣的事实。”

陆成枫的话说得几位老资格的华商连连点头。而韩参赞却皱起了眉头，他不知道陆成枫突然的横炮打来是什么意思。

“还有更不平等的事，那些在本地有势力、有关系的大家族，他们可以轻易获得免税。有一个家族曾经在竞选中以重金支持某个党派，这个党上台后就给他们家族全面的免税优惠，而那些中小批发商、零售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去模仿那些偷税漏税的行为，去以身试法。”韩参赞有些按捺不住了，这样的举例说明岂不是在挑唆更大的不满？自己好不容易才扭转的会议气氛又有可能陷入混乱。

“请让我把话讲完。”陆成枫一副不肯罢休的劲头，“我要说的是，即使是对其他商人的处置也存在双重标准。不久前有一位印度商人在进口货柜的冰箱里，塞满了手表和首饰，价值高达近百万。对这样恶劣的闯关行为，海关竟然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不仅没有拘押当事人，最后仅仅以少量罚款草草了事。这样执法何以服众？”

“我还是要问你，你说这些极端的例子有什么现实意义？”韩参赞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本来会场的气氛很好，他已经把大家的激愤情绪引导到查找自身问题的正确方向，他不认为此时再把问题复杂化是个好主意。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华人在凯伦岛的影响力已经不小了，已经形

成社会瞩目的一种力量。但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没有适当的组织，所以不但不能保护自己，反而被人利用，我们被动地成为别人的工具。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看看这里的中东人，他们有家族势力的保护；那些印度人，组织了商会来统一行动，保护市场价格和群体利益。现在是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了，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肖参赞没有想到陆成枫在之前的铺垫，是为了把问题引导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他原先的紧张情绪有些缓和下来：“事实上使馆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许多条件成熟的国家，华人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对融入当地社会、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了解，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们现在自己的力量还不足，我们可以借用本地的力量，像犹太人一样，先找出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我们把他推上政治前台，让他为我们说话，做我们的先锋！”

“你怎么可以做到？”韩参赞睁大了眼睛。

“只要我们大家都同意去做，我们就能够做成！”陆成枫说得斩钉截铁，“我们可以先成立我们华人自己的组织，利用这次竞选的机会，推出我们自己的代言人，让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再提出为保障我们权益的议案，就是去争取保释叶檀夫妇也会更有效力！”

“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科克·内尔森看着眼前的不速之客，不知道该如何打发他，“没错，我们是朋友，可是你今天走得太远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是揪住你的衣领把你扔出去，还要在你的屁股上狠狠踢上一脚，让你从这台阶上滚下去。”

陆成枫坐在科克家的吧椅上，笑眯眯地喝着朗姆可乐，没有回答科克的话。

“告诉你一个笑话，今天早上也有一个浑蛋到我的办公室，你猜怎么样？他来告诉我，要我把我的选区让给他，我差不多把他踢了出去，不开玩笑。你要是还这样笑，我真的要生气了！”

“我是笑你连蠢货都能够看清的形势，居然你还陷在里面爬不出来。”陆成枫看着自己的酒杯，轻轻摇着头，“你难道还看不出来，你的党已经

觉得你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他们也担心因为你的转换阵营，你会失去原有的支持面。所以这次的挑衅不是那个蠢货，那只是来自你们党的一次试探。但是相信我，你会被他们换掉！”

“你这张乌鸦嘴，我真不知道怎么会忍受你这么多年。啊哦，也许我说得不完全对，你也有些年不常在凯伦岛了，所以我还没有觉得你这么讨厌。”

“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想一想，我们华人基本住在你的选区，我们有近百户人，每家三口就有几百人，他们大多有了身份，可以参加选举。我们还有上千户持有护照的华人，我们也可以发动他们从海外回来投你的票。你想一想，你的选区总共有多少户出来参选？我们的人已经占了很大比例。”陆成枫放下酒杯，认真地开始游说，“我还打算为你提供一个竞选的秘密武器，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样骗我上你的贼船，快说来听听。”

科克坐在了陆成枫的对面，他知道这个中国人不会随意编些故事，自从那天与波克冲突过后，他心里也一直在矛盾，甚至想到过退出。

关于这个决定，他也征求过裘丽亚的意见。裘丽亚对此不置可否，她后来的回答是，男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自己做决定，因为他们是那样贪恋权利和利。虽然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也会心生退意，但是一旦时局变动，他们的心又会骚动。如果是他的女人劝他做出放弃的决定，他会久久地迁怒他的女人。

“相信你一定知道什么叫竞选经济学吧。”陆成枫目光炯炯地逼视着科克，好像在为学生考试。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门学科。”科克说话时面露尴尬，他真的被陆成枫问住了。

“那么下次我会送你一本书，现在我可以简单举个例子。如果有一项工程只能使一小部分人受益，但是要使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政治经济学来说，实施这项项目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这部分是一群狂热的选民，可以使政治家的选票增加几个百分点，那么这个政治家就会动用所有资源来启动这个项目，因为这符合竞选经济学。”

“这么说倒是还有些道理。”科克似乎领悟到什么。

“想一想，在你的选区有没有这样的项目？”

“你还真的把我难住了。”科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想一想经过垃圾处理厂的那条路，你不会没有印象吧？”陆成枫的话让他如梦初醒。这是一条通往山里一个村庄的道路，山高坡陡道路窄，两车交会都困难，必须让一辆先过。遇到两辆车同时驶入窄道，只好有一辆车要倒退至稍宽的地方。

因为这座山里只住了几百户人，政府一直没有去修缮这条道路。而这个村庄的选民对选举十分投入，如果把他们争取过来，的确他赢得席位的概率会大很多。

“但是政府不会拨款来修这条路的，我不是没有争取过。”

科克遗憾地说道。

“别忘了我刚才的建议，你退出劳动同盟党的竞选，宣布自己作为独立参选人去参选，我们全体华人会支持你，我们也会动用我们的人力与物力，把山里的这条道修好！”陆成枫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有韩参赞在给他撑腰，韩参赞说如果真能说动科克为中国人出头据理力争，他会安排在做援助公路项目的中国建筑公司，安排人手帮他们修缮这条道路。

“你不要再犹豫了，想想你目前这样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两头受气，倒不如做独立竞选人。如果你赢得席位，两党都会向你伸出橄榄枝。你有以前的社会基础，还有些对政府效率不满的人，再加上我们华人的投票，你的胜算要比与你竞争的对手强很多！”

“那么你们希望什么样的回馈？”科克问道。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他的确动心了。

“我们没有利益的诉求，只是希望你到时候仗义执言，能够一视同仁地看待华商，体现法律公正。你认为如何？”

科克向陆成枫伸出了手：“那就让我们全力一搏？”

“相信我们，这一场我们一定会取胜！”陆成枫在他伸出来的手上啐了一口，重重地击掌为盟。

待陆成枫离去，裘丽亚才从里间走出来，笑着说：“我看你如此不安

分，从蓝党跳入红党，现在又从红党跳出来，投入黄色的中国人那里。我看你将来是不是要成立一个黄党？”

“为什么不呢？”科克一把搂住裘丽亚，“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有八分之一的血液来自中国，我父亲的母亲是特立尼达的中国人，你说命运是不是很奇妙？”

第二十二章

黄雀在后

人最终喜爱的是自己的欲望，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尼采

霍本有些越来越厌恶每星期一的内阁例会，枯燥、无聊，没有新意，几乎成了一场他自己的个人秀。如果他不能给出新的议题，他们就开始扯些空话，或者编派一些反对党的笑话，以为会迎合他的心意。

有时候他会注意地研究他们的脸，他那凝注而没有表情的目光，会把他的部下看得心里发毛，不知道是否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

而霍本在想，如果不是自己担当那么大的风险，支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继续运营，那么围在桌边的这些人会在干什么？还待在医院里戴着口罩去福尔马林池子里捞尸体？开着摩托车卖大麻？或者是在街边摆上一个烤鸡腿的小摊子？

你看他们现在的样子，身上是数千美元一套的名牌西服，手腕露出的是镶钻金表，出门开着豪车，出国领取五百美元一天的补贴，而他们对自己究竟有什么贡献？就是脸上的温顺也不是真诚的。

而从他得知的汇报，这些人中还有人在私下讥讽他，甚至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车盲”，因为他至今不会开车。

他曾经有过的第一辆车是他参加劳动同盟党以后，当时的领袖罗西·道吉尔为他买的二手车。没想到第一天上路就闯了祸，因为过于紧张他错踩油门当刹车，在撞翻一对母女后车翻入沟里，一条枯枝穿破挡风玻璃插入他的肩膀，至今还留下一道很深的伤疤。

好在那对母女没有大碍，但是车子报废了。他也在医院住了些日子，伤口感染化脓，吃了不少苦。以后他就不敢再碰车，直到他有了自己的专职司机。

他们拿那段不堪的往事来给他取绰号，也许是终于能找到一些他的弱点，从这种挑剔讥讽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嫉妒和报复的快感。

看着他们那些假装的温顺，就像看一张张假面具，让他感到恶心和反感，但是他又不得不忍受，而且还要全力以赴，即使还要把这种无奈的忍受再延长五年。这就是成功的代价吧。

今天的会议内容是听取竞选专家的汇报，这些专家是从美国请来的，他们的职业就是做关于竞选民意的调查。这些人是这方面的专家，设计有权威的调查程序和问卷。虽然他们的调查结果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但是还是有很高的可信度。对执政党与反对党在准备竞选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也会影响到执政党领袖决定他宣布哪一天作为竞选的最后日期。

因为这个调查的重要性，在选举前这一类的调查结果需要严格保密。如果最终结果对执政党有利，霍本才会向社会宣布报告的结果。

在向内阁成员宣布这一结果之前，霍本自己已经拿到了调查报告，但是他不愿意并报告的方式发给自己的内阁成员，即使他们是自己的核心班子。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外泄露消息的概率，他还是决定只让他们在会议上把结果听一下，或许就此再提一些建议。

调查的总体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在对政府的信任度方面，他们得到比上次竞选调查更低的分数。在支持率的年龄层段，因为就业率低，年轻人的支持率下降很大；但是在老年层段，支持率有了很大的提升，甚至占据了总支持率的相当比例。

霍本对这一结果很信服，尤其是对老年层段的调查结果，因为这与他设计的一场行动很有关系。

这是在他出访东欧某国时的一次收获。当他与对方的一位领导人闲聊起大选时，那位领导人眉飞色舞地向他介绍自己的一套创举，那就是在乡村对孤寡老人的一项专项的扶助。这一计划让他收获了意想不到的额外票源。

回国后，他也开始在国内试行这一项计划，他把这一计划取名叫“**Yes, we can!**”（是的，我们能够）这项计划是针对国内年龄超过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的扶助，他们可以享受医疗免费，每周可以领取价值五十元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例如油、盐、糖、面包、鸡蛋；如果出现房屋破损，还可以向政府申请特别帮助。

霍本在这套计划中，为老人们扮演起了圣诞老人。由于各项服务得到落实，当他的笑脸出现的日子，就成了这些耄耋老人的节日。他们会热情拥抱他，在他的面颊左右亲吻。这让已经很少会动感情的霍本也会油然而产生一种温情，让他感觉十分享受，对这个原本是竞选手段的项目，有了一种真正的关心。

汇报还在进行中，突然霍本的秘书走了进来，她凑在霍本耳边说了几句，霍本的面色大变，对大家说了一句“你们继续吧”，便站起身来，跟随秘书走出会议室。

霍本走到地下停车库，司机和警卫摩托开道车已经在等候，他和秘书一起上了车，开道车一路亮着警灯，拉着警笛，路旁的车辆行人纷纷躲避。

车队来到了国家医院，这座位于山坡上的建筑群，还是在几十年前，伊丽莎白女王来视察她的属地时，慷慨许诺并且援建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日晒雨淋，屋顶已经显现出土灰色，感觉十分陈旧。里面的设备更是老旧不堪，复杂一些的大手术，必须送去附近的法属岛医院。

车队一行停在了医院急诊室的门口，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到门口迎接，霍本与他们交谈了几句，便与他们一起走到病房区。

他们走入一个几十米长的大房间，病床与病床之间用白色的隔帘遮挡，虽然有空调，还是感觉有些闷热。有一位妇女因为疼痛或者不舒服在轻声呻吟，一股消毒剂和药物的气味儿弥漫在整个病房。

医生引领霍本来到其中一间病床前，护士拉开帘子，病床上躺着一位老妇人，紧闭双眼，对他们的到来没有一点反应。

霍本皱起了眉头：“这是我们的国宝，你们怎么可以把她放在如此糟糕的环境？”

医生们面面相觑，他们大多是美国医学院在本地分院的实习生，他们有些搞不明白，为什么总理会对这个普通的穷老太太如此关注。也许唯一的理由就是，她的年龄超过一百二十岁。但是他们并不当真，因为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告诉他们这个故事的人是那些用大卡车送她来医院的农民，年轻的实习生们认为这只是农民为了引起他们注重这位老人的一种手段。

“那个护理陪同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是专门支付了她高工资来服侍老人？”

“我来了！我在这里！”从门外连呼带喊地冲进来一位中年妇女，她的嘴里还在嚼着食物。

“马上给老人家安排一间监护病房，你们说她只是感冒腹泻，但是我们要你们医院像照顾重症病人一样监护好她，要保证她不能出任何意外！”

总理异常严肃的叮嘱让在场的医生感到了压力。此时院长也赶到了，一番巡视后，他们陪同霍本到了院长办公室。

“我刚从外面回来，也是刚听说这个情况。好像这位老人是一位我们国家最长寿的老人。”

“何止是我们国家，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霍本的秘书插嘴道，“如果不是教堂没有保存好最初的出生登记材料，世界吉尼斯大全就会登载她的名字，她是我们国家的骄傲！”秘书已经揣测到了霍本的心情，她的这番叙述也变得激愤起来。

如果说“我们能够”这个尊老计划是霍本在竞选活动中的珍宝，那么百岁老人就是这珍宝中的钻石。每当他出访的时候，别国的首脑对他的国家很少真正发生兴趣。但是当他提到长寿这个有权势的老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当他提到他的国家有一位至今健在的世界最长寿的老人时，那些大国首脑也会放下身段，向他详细询问长寿的秘诀。

为了保证老人的健康，也是让来访的客人看到老人良好的生活环境，他让建设部门为老人修建了一座别墅，把她从原来居住面积不到十四平方米

的小黑木屋里搬出来，住上了钢筋水泥的新房子，还高薪聘请了她的一位远亲贴身照顾她。

也许是老人习惯了以前气温水土的氛围，离开了潮湿阴冷的环境，搬入了新家以后，一直小病不断，情况堪忧。

以前老人对远方客人的到来会很开心，她会与他们交谈，手里还会编制一些竹藤工艺品。她最开心的就是把名为“牵指”的小藤器套在客人的手指上。据说这是一种设计来抓捕奴隶的小工具，当你把它套在人的手指上，就可以安心地牵着他们走。因为这玩意儿越挣扎勒得越紧。以后被人们演绎成“情人扣”，说是情人用它套上爱人的手指，对方就无法挣脱。看到游客们被套上扭动而无法挣脱的样子，她就会笑得前仰后合。

但是自从生病以后，她无力起床，也没有心思说话，最后不得不被送进了医院。

老人家在总理的关注下住进了特护病房，霍本仍然不放心，就是在国外也会打电话去询问。但是他的这些举措还是没有能够挽救老人的生命，当他这次从国外回来下飞机时，听见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老人在几个小时前去世了。

霍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是怎样的追悼也无法弥补他心目中的损失，就像运动员在最重要的国际比赛失去了应得的奖牌，这个意外让他的心情久久不快。

霍本对老人精心照顾的事被流传出去，老人们对这位年轻的总理充满好感。有一位得到过照顾的孤寡老妇人去世的时候，她的遗嘱让律师吃惊，因为她把自己的一大片土地遗赠给了霍本总理，而不是那些对她漠不关心的亲属。

当遗嘱执行律师通知霍本这份遗赠时，霍本很吃惊也很高兴，他没有想到会这样意外地得到一大片土地，而且是位于国内第二大城市的市郊，价值不菲。

虽然他已经当总理有些年头了，但是因为考虑种种因素，他一直没有购置产业。如果他同意接受这份遗赠，那他就有了片永远属于自己的土地，无论他将来是否还能够担任总理的职务，他就有了一块安身立命之地。

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打电话叫来自己的私人律师托比·法希尔，想先征求他的意见。

“这样的赠与与合理合法，只要支付土地过户的税金，处理低调一些，最好再处理一下她那几个亲属，不要让他们滋事。好在这位老人也没有多少近亲，到时候我可以出面给那些人一些适当补偿。这件事可以在掌控之中。”

听了托比的意见，他的心稍稍放下。但是还有一件事让他犯难，那就是他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的税金。当然他也可以找银行贷款，但是这件事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借钱也不是一个好主意，一时半会儿他也想不到一个好办法。

托比看出他的犯难样子，便追问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霍本不想瞒他，说出了自己的困难。

当听说是这个缘由，托比笑着摇摇头：“竞选的时候你过手那么多现金，你居然是那么廉洁。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要不要我来帮你想办法筹些钱？”

霍本摇头拒绝了，他知道以他们家族的背景，这点钱不算什么。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大家族势力太大，他不想因为这点钱被他们捏在手里。

托比见霍本态度坚决，他也就不再坚持，想了一下，他提出一个建议：因为这是一个产业赠与的案子，在过户时没有双方协议成交的价格，在办理产权转让登记的时候，土地的定价将依据周边地块最近的成交额相比类推。

他的主意是，在这块地的周边再找一块面积不大的土地，由托比出面去收购，在购买过程中与卖方谈妥在买卖合同上以低价填写，以现金弥补差价，这样在注册局的文件上就形成低价购买的成交记录。当为霍本做纳税文件的时候，就可以这份成交记录为估价依据，向税务部门做报税。这样可以少交一半以上的税金。税务部门的具体操作他会出面去处理。

霍本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个方案，觉得这个方案里的关键人物是税务局长，他是自己亲手提拔的，百分之百地听话，他当然不会去得罪政府的大律师托比。知道内情的几乎没有别人，危险性并不大，这样处理后就解决

了自己资金不足的难处，他也就同意了让托比去操作这件事。

都说阴沟里翻船，那是航船的人太自信。因为见过大风大浪，以为风平浪静就没有风险，其实风浪并不是翻船的唯一因素。

阿伦·雷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竟然会是如此草草收场。最初当他在纽约公寓的电台里，听到全国对霍本持有外国护照的愤慨与声讨时，他觉得心中久久憋着的一口闷气总算是吐出来了。

当反对党向法院提起对霍本的诉讼案时，他几乎每天与他的同盟通讯部长凯文·马丁通话，协调可能出现的意外。当马丁告诉他霍本正在做一位年轻议员的工作，想让他把席位让出来，可以给他一个退位后东山再起的机会。阿伦觉得不能给霍本这个喘息的机会。他主动联络了空闲在家的前财政部长乔治·安德森，让他出面去劝说那位年轻的议员，不要同意让出席位。他们要联手绞杀霍本心中的侥幸心理，彻底摧毁他继续执政的意志，直至逼他心灰意冷，主动从政治舞台的中心退下来。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霍本的神经异常顽固，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的他，还搞了一个绝地大反击。利用那位联合工党的变节分子科克，要搞什么对反对党的公众听证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扭转局面，硬生生地把一盘死棋走活。

那段日子他常常回到图书馆，期待那位神秘女郎的出现，希望那些躲在幕后的人可以援之以手。很难想象是他们试图点燃这把火，现在居然会坐山观虎斗，眼睁睁看着这把火灰飞烟灭。他们到底在玩儿什么把戏？

在法院受理竞选无效诉讼案的那几天，他多么希望这位神秘的女子能够出现，因为他知道反对党很难拿到法庭要求他们提供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在这位女郎的手里一定会有。但是这些躲在幕后的始作俑者，仍然就这样冷眼旁观到最后，再没有现身。

期待的一场大戏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闭幕了，生活又回到旧日的轨道。他每年的回国也越来越少，霍本也几乎很少来美国，凯伦岛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他这个大使成了真正的闲差，他似乎已经被国人遗忘了。

日月如梭，转眼又临近大选，执政党与反对党又是两军对垒，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还是难分伯仲，执政党没有突出业绩，反对党没有财力，这红蓝

两队还要在临场的最后博弈中，才能见分晓。

阿伦觉得自己似乎解脱了，他不想再为谁胜谁负揪心。他开始写书，他想撰写一部加勒比地区从英国独立以来，自身的政治演变与特点。而图书馆拥有大量的资料，要比在加勒比地区的任何地方搞到的资料都全，他已经拟好了写作大纲，似乎要进入写作状态。

然而就在他自以为放弃的时刻，他接到了凯文·马丁的电话，马丁无比兴奋地向他透露新发现的霍本偷税的丑闻，并且认为在这件事上，他们还有文章可做。

他们在电话里讨论了很久，这让他的心里再起波澜，只是因为自身的实力原因还举棋不定，直到一股外力最终把他推入了一场没有预期到的政治旋风。

凯文·马丁逛完了西欧逛北欧，前前后后已经有两个月之久。作为政府公职人员，他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假。但是因为他是部长，几年来他不曾享受过这一福利，职务给他带来的享受远远超过了度假。

自从他被贬为无足轻重的挂名部长，他无时无刻不感到百无聊赖，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他决定度完他所有的假期。万一竞选失利，他的部长生涯也将结束，他将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另谋出路。对一个要重新开始谋生的人，度假是极为奢侈的事。

心中积怨就像河道积沙，随着时间的流逝，积沙越堵越高，积怨越结越深。当你看不惯一个人，他的言行举止在你的眼中，怎么看怎么别扭，更不要说对方在有意挫折你。

凯文虽然在假期中，但是并不感到放松，他每天会通过网络收听国内的电台，尤其是反对党的电台，这简直成了他日常起居的习惯之一。

反对党的火力越来越集中，主要的目标是针对霍本而去，那些曾经令他反感的攻击性言论，现在他听来会觉得很有趣。甚至他也想过，万一在竞选中蓝党获胜，自己会不会也要像科克那样改换门庭，投奔对方的阵营而去？当然这个事的前提是他必须赢得席位，否则一无所有的自己是没有资格与对方讲条件的。

正因为如此，当他听到党内疯传，霍本可能要在他的选区另外寻找候选

人取代他，他开始感觉惶惶不可终日。

唐顿是一位好奇心极重的人，他信奉事出有因，不相信无缘无故发生的事。从小他就喜欢把各种玩具和电器拆开，但是他的兴趣只是到完全拆开为止，仅仅满足于好奇心，并不打算再装起来。他的人生轨迹也一样，有开头没有结尾，人到中年还是一事无成。

好在他还有一个疼爱他的姑妈，见到他的窘迫情形，赠送给了他一块土地。当然他也为姑妈帮了不少忙，因为他的姑父在政府担任部长，为了避免别人的注意，姑父与姑妈买的一些产业是寄在他的名下，他们保守着许多秘密。

唐顿所得的这块地靠近城边，他去市政厅把这块地的产权一分为二，一半留下来用来向银行抵押贷款造房子，另一半登报待价而沽。

前几天有人致电他有意购买，他的报价对方很快接受，但是说有些条件要面谈。

他去了对方约定的地方，那是一间乡间的小别墅，没想到出来迎接他的竟然是鼎鼎大名的托比大律师。

唐顿的心里开始犯疑，像托比这样的大律师，怎么会为这么区区不到七百平方米的地块来与自己谈？而且托比的办公室就在市中心，双方见面更为方便，为什么他却要来到偏远的乡下谈生意？

关于土地的成交十分顺利，托比爽快地接受了唐顿的出价，只是他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要在买卖协议上签一个低价，差余的款项用现金支付。

托比说这是合理避税，但是又主动提出给他一笔封口费。如果两项相加，对方的支出与按章纳税相差无几，真有些搞不懂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唐顿见这个附加条件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自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就同意了这笔交易。托比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合同，双方签字成交，只要去市政厅登记产权更改，这笔交易就算圆满结束。

如果唐顿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事情也许就此打住，也许就不会发生以后令托比后悔莫及的一系列事件，但是错就错在托比不了解唐顿

这个人。

托比看到报上广告上这块地大小适中，紧靠霍本要继承的那块地，正适合他为霍本设计的避税方案，于是他就买下这块地，尽快办理了过户手续。然后依据这份地产转让的文件价格，作为霍本继承土地的地产评估参考价，向国税局报税。这场地产继承的转让就在悄无声息中大功告成。

唐顿用卖地的钱订购了中意的家具和电器，因为卖地的钱超出了他原来的期待值。他还在院前院后种植了不少花木，傍晚躺在小院的前廊的藤椅上，他的心情十分美好。

但是他猎奇之心还是没有停止，他始终还在思考为什么托比要进行这笔神秘的交易。他猜想这一定与土地的买卖有关，为了弄清真相，他隔三岔五就去市政厅的登记处查看土地的交易。

市政厅的登记处资料是对公众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查询自己感兴趣的登记材料。关于土地买卖的交易，包括了交易的时间、地块位置以及登记编号，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价格。

唐顿去着重查寻在他家周边近期成交的项目，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在一份遗嘱赠与的交易上，他看到了总理霍本的名字。一位去世的邻居老太太把自己的地赠送给了总理。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总理霍本在缴纳的土地交易税的价格，竟然与自己的价格一模一样！

他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总理的私人律师要屈尊与自己来成交这么小一片土地；为什么要在成交协议上压低价格，事实上又补平价格，还要付自己封口费。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用自己的这份成交合同，用自己合同的低价来让总理逃税做掩护！

这个发现让唐顿激动不已，就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宝藏，但是他不敢与任何人分享，真有些心痒难忍。这一天他去姑妈家，听到姑妈抱怨姑父心情不好，单独出去度假也是为了让让他放松心情，而让他心烦的就是那位年轻的总理。当时全靠姑父的帮助才能够当上总理，但是现在他自己地位稳固了，就忘恩负义，把姑父从重要的职位贬下来，搞得姑父心情很坏。

也许是姑妈对姑父没有带她去一起度假心有不满，把一肚子的气都撒到霍本的身上。唐顿听到姑妈的哭诉，再也憋不住了，就把自己发现的秘密

告诉了姑妈。几个小时之后，这个秘闻就传到了凯文的耳朵里。而再过了几个小时，这条爆炸性的消息传到了纽约。

当阿伦·雷特走进图书馆，像往常一样走向他平时常坐的那个位置时，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因为有人已经在他之前占据了他的位置，而且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位他曾经一度期待的神秘女郎。

女郎迎着他的目光微微一笑，就像老熟人一般向他招了招手，阿伦犹豫了一下，还是朝她身边走去，坐在了她的对面。

“事情进展得好像并不如意？”女郎先开口。

“我很奇怪你们的做事风格。”阿伦开始反击了，“你们提供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明明知道这站不住脚，需要更多的材料支撑，但是你们躲起来了，也许在暗中欣赏一场闹剧。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们的人民，请问我该如何解读你们这样的行为？”

“看来你的图书馆没有白坐，你的刀锋已经磨砺得很锐利了，可喜可贺。”那女子没有回答阿伦的质问，而是嬉皮笑脸地插科打诨。

阿伦知道继续追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叹了一口气，打开书包，拿出他的笔记夹，他打算不再去招惹这个神秘莫测的女人了。

“你不会真生气吧，说到底你能有什么损失？也没有受骗被甩，别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成熟一些！”

阿伦简直无语了，自己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在国内搞了那么大的动静，到头来反被说成是不成熟。

不过转念一想，被他们说“不成熟”也是无可厚非，自己和马丁就是他们手中的玩偶，他们在幕后操盘，主动权一直在他们手里。只是还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利用他们，要利用到什么程度。

“我们玩儿不过你们，不再玩儿了行不行？”阿伦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与她纠缠下去，也学她的样子半开玩笑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你难道对我今天的到来完全没有好奇心吗？”那女子似乎并不想放弃，“你不是也一直试图找到我们？”

“我的确曾经希望找到你们，我希望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你刚才的态度使我明白了一点，除非你们认为有必要告诉我，否则我永远找不

到答案。”

阿伦在说这番话时表情严肃诚恳，他的话说完了，那女子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收起了原先嬉笑玩闹的态度。

“我能够了解你此刻的心情。我们也不会把你和你们国家的政治前途拿来游戏。只是请你理解，每个国家的特工都是做着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工作，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原谅我不能对你解释我们采取的手段与步骤，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没有伤害或者牺牲你或者你的国家的企图。”

她说着站起来走到阿伦身边坐下，与他靠得很近，能够闻到从她身上飘来的淡淡的香味儿。

“打个比喻说，今天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就像是要齐心建立一座通天塔，但是总是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偷偷在拆除我们刚刚建成的基础。”

女郎把身边的手提包放在了桌上，打开取出一个信封在手中把玩：“这些人暂时还不能称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来清除他们。但是我们要掌控他们，不能让他们的自私泛滥，造成更大的损害，最后不得不使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格拉纳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加勒比飓风》）

在加勒比地区，我们不希望再出动战舰来解决问题，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目的只是去修正和弥补一些偏差。你们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大家都会少付出些代价。你同意吗？”

看她玩弄手中信封的动作，阿伦知道他们又有了什么新计划，联想到昨晚凯文打来的电话，也许今天的不期而遇与他同凯文的通话还有关联，美国FBI的全球监听系统他也是早有所闻的。

“你手里的信封与我昨晚接到的电话不会有什么关联吧？”

女郎“扑哧”一声笑了：“你真是个敏感的人，可以改行来做我的同行。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的那位曾经的好兄弟目前处境不佳，如果在临近大选的日子里，再爆出什么丑闻，他在党内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也许你们的党真的需要一位像你这样理智而敏锐的领导人。”

说这话时，她眯起了眼睛，用一种媚态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阿伦，如果换

一个场合，阿伦估计自己很难自制。

“你在党内的口碑很好，你唯一缺少的就是竞选资金的支持。如果你也得到像他从中东得到的一样多的经费，我们相信你干得不会比他差。”

阿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这个神秘的机构在向他伸出橄榄枝，要支持他在这次竞选中挑战霍本！

“难以置信是吧？”那女子以戏谑的口吻问道，“现在拿去看吧，我相信你早就注意到了。”她说像上次那样，把信封朝着阿伦推了过去：

“看清楚我们没有拼错你的名字，数清楚数字后面是几个零。全部是联邦免税，应该够你在凯伦岛领导一次像样的大选。不过有个建议，好东西要记得分享，饼只有做得越大，每个人分得才越多。”

阿伦情不自禁地伸手取过信封，他慢慢拆开信封，小心翼翼地从中抽出那张支票。

“仔细考虑清楚，要是不接受，把它撕了就算了，我们从此就不必见面了。”

阿伦抬头循声望去，只看见女郎的背影，已经走出很远。

哈维坐在桌前发呆，面前是一份打开的联邦快递邮件，一张去纽约的电子机票和一张面额五十万美元的支票。

快件的发件人的名字他很陌生，显然对方也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美国FBI的又一次钓鱼执法？转念一想也不可能，自己无权无势，只是在野的反对党，没有理由也没有价值让人家下这么大的血本。

自己在纽约无亲无故，不可能是亲友馈赠，只可能是政治捐款。难道是联合工党的支持者？在他的印象中，他们的党在纽约也没有什么有钱的支持者，更不要说如此出手豪阔。

他抓起电话，想打给巴特尔询问一下他的意见，但是在最后一秒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已经决定无论如何他要去碰碰运气，无论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如果这是个恶意的圈套，他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他决定独身前往，会一会这位神秘的隐身人。

出了纽约肯尼迪机场，他在出口处驻足张望，他相信那位神秘的隐身

人一定会来接机。但是看到所有同机的旅客都已经离开了，还是没有人现身。他没有那个人的任何联系方式，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心里不免有些焦急。

他相信此人还不现身应该有自己的理由，也许是不想让可能认识的人看见他们在一起，因为同机而来的旅客中很可能有人同时认识他们两个。哈维相信那个人一定认得自己，就安下心来，走到一旁的商场买了一瓶饮料，在一张靠近乘客出口处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果然没有猜错，你一定会来的。”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身边传来，哈维扭头一看，差点没有笑出声来。不知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一位男士，穿着风衣，戴着礼帽，手里还有一张报纸遮挡在面前，活脱一副好莱坞线人接头的场景。

“怎么会是你？这点我真的没想到。”哈维的语气很诚恳。虽然他在第一时间很震惊，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在最短的时间对局面做出了评估。

“这里不方便，我们换个地方谈吧。”阿伦收起报纸，头也不回地在前面走着。哈维心里暗暗发笑，但是也承认他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在大选如此临近的时刻，他们两人在任何地方的私会，万一被人窥见，都是会成为凯伦岛政坛的最大新闻。

阿伦把他的车直接开去了他在皇后区的公寓，一路上他们像一对老熟人随意聊着家乡的传闻逸事，但是只涉及风花雪月，绝不牵涉政治，不知情的人还会以为他们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进到屋里，两个人似乎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清楚接下来就是谈判的开始，但是他们都不清楚对方的底牌。

“我想当你看见是我，就应该已经明白我邀请你来纽约的用意。”还是阿伦直接挑明了他们会面的意图，“有一句话说，政治的艺术就是妥协的艺术，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见解？”

“早就听说你在纽约认真攻读社会经济和政治，我相信理论方面你是权威，今天是你先开的球，也就请你继续。”哈维还是耍了一个小小的滑头，在口头上奉承一下吃不了大亏，何况只是在理论层面的恭维。

阿伦已经下定了决心，所以就不去计较哈维这些小动作：“虽然我在纽约，但是你们在国内的那些批评意见我都注意到了。坦诚地说，有相当的部分我都认同。但是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无法正常地表达我的意见，我们党内也有不少人士面临同样的困境，为了我们的国家，我想改变是需要的。”

“我很高兴一开始我们就找到了共同点。”哈维当然不会放弃阿伦伸过来的橄榄枝，“我想就共同点我们就不必花费更多时间了，我估计在我们之间需要协调的就是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选。这是一次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时机，我们需要好好把握，如何才能发挥双方的优势，使国家与各自政党的利益最大化。”

一路上虽然在与阿伦闲聊，哈维的脑子在高速运转，他确定这次与阿伦的见面不可能是来自霍本的旨意，对霍本与阿伦之间的不合他早有所闻。他很怀疑上次收到的有关霍本外国护照的资讯，那位自称“patriot”（爱国者）的发件人，可能就是阿伦在暗中所为。

阿伦现在的这一举措堪称大手笔，以他个人的经济实力，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出手，这说明他已经集结了一定的实力，他要联系哈维的唯一动机，就是要联合他一起对付霍本。他估计就像上次劳动同盟党主动联合民主自由党赢得大选，现在很可能阿伦也要故技重施。不过这一次的对象是联合工党，也许他寻求的目标是成立“Coalition Government”（联合政府），由双方共同组阁。

阿伦从心底舒了一口气，他知道哈维与老领袖巴特尔不同，他的思路更灵活。民主自由党领袖鲍比·克劳斯找巴特尔商谈合作，巴特尔不仅没有同意，还在群众大会上把事情捅了出来。这样的事绝不会在哈维身上发生。（《加勒比飓风》）当他见到哈维的第一眼，他就确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第二十三章

渐行渐远

对于有些人，他们的人生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把所要的东西弄到手，另一个是把弄到手的东西加以享乐。

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利用为政治服务的办法挽救自己私人生活的过错，而且也可以反过来加以利用。

韩炳章从来都不知道做好事有这么难，他望着眼前这两位针尖对麦芒的领导人，不知该向着谁说话。

从首都到加勒比族领地开车要花近两个小时，狭窄弯曲的山道使坐在后排的工程师头晕目眩，韩炳章不得不几次停下车等他呕吐。这样的奔波已经是第三回了。

应凯伦岛总理请求，中国政府同意为凯伦岛的贫困百姓援建五十栋安居房。霍本总理每次大选，都会在群众集会上向民众承诺，要为他们建造一批安居房。但是九年过去了，他的第二届任期已经到了最后的年头，他许诺过的房子还只是许诺。

中国政府的援建资金已经到账，施工队也做了安排，房屋设计图纸更是早已通过房屋部的审查。但是一年过去了，工程仍在纸上。韩参赞听到房屋部邀请他再去加勒比的电话简直要抓狂，那位已经受了两次罪的工程师则恨不能跪下来求饶。

遭了这许多罪，他们仍然还在起点，万事俱备，问题居然是没有造房子的地！

加勒比族原住民保留区是凯伦岛政府为保存特有的民族文化而特批的一块土地。这片地位于群山之巅，当年也就是因为这片山地隐于群山峻岭，才躲过了法国人的屠杀。虽然这片山地面临大西洋，风景秀丽，但几乎都是陡峭的坡地。传统的加勒比族人使用木头和茅草就坡建房，只用木桩做基础，以木桩的高低调整地坪。但是对于中国施工队用钢筋水泥做地基，要寻找一片平地就不那么容易了。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这一个地区有两个说话算数的人：一位是加勒比族人选举出来的酋长，一位是政府指派的议员。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政府，土地的使用权属于族人，于是房子建在哪里就成为争议的焦点，族长与议员每次争吵得不亦乐乎，最终不了了之。

最初韩炳章还被蒙在鼓里。他被族长带着去看一块地，而后又被议员带着去看另一块地，各人的理由各有不同，他被绕得云山雾罩。最后终于被他摸出了道道：原来他们要把房子分给他们各自心目中选定的人。因为在那个地块建房，牵涉到将来房屋的分配，所以几番争论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

韩炳章在听了他们的争论后，他的个人倾向是酋长说得比较在理。酋长看中的地块相对平整，居住在周围的都是一些真正的贫困户，那些人所居住的简直不能叫作房子，那是蕉农搭建的临时雨棚，他们只是去找了些旧铁皮和集装箱垫板把四周钉了起来，勉强能够遮风避雨而已。

而那位议员选中的地方风景不错，但施工条件差，并且申请入住的人大多已经有了住所。议员私下对韩参赞说，这些人都是劳动同盟党需要拉拢的人，总理之所以要把这些房子安排在这个选区，就是为他争取选票，让他争取民心，在选举中把席位赢回来。

韩炳章听了有些哭笑不得，这位名叫姆比亚的议员把总理抬了出来，还说出了政治动机，这使得他更倾向于酋长的意见。

于是他也玩起了手段：让工程师以建筑成本和施工难度为由给议员施压，表明中国政府的援建资金是有限的，如果要在议员指定的地段施工，

那么能够建筑的房子要相应减少，初步估算可能只够建造三十栋。

姆比亚议员一听急坏了，再次要求暂缓，说他会发现一个理想的地方，可以满足双方的需求。事实上他心里的确有那么一块地，但是他需要时间去搞定。

吉娜拖着疲惫的身躯慢慢往家走，夕阳把她佝偻的身影拉得很长。自从上次联合工党败选，她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她怎么也无法接受她心目中如此完美的政府，居然被无中生有的诬告所陷害，那么屈辱地被扫地出门。像许多联合工党的狂热拥戴者一样，这次败选令他们伤心不已，久久不能走出失败的阴影。吉娜感到心悸头晕，几天不能起床，最后不得不被送进医院。

出院后有一段时间她没有气力去港口卖货，亏得科克和陆成枫他们时常会开车来看她，并且每次来都会给她带些生活用品，走时也会留下一点钱。

吉娜的几个孩子都长大了，陆续住到了情人家，只有最小的还与她相伴，因为她在那次山体滑坡中脑神经受伤，一直处于弱智状态，十二岁的孩子智力大致相当于四五岁。吉娜即使在病中，也要挣扎着起来照料她，日子过得真不轻松。

好不容易熬到身体稍稍恢复，吉娜坚持要搭车去城里看望科克和亨利·陆。她在车上与熟悉的司机聊起科克，司机也是联合工党的忠实支持者，一听到科克的名字，脸上就流露出一股不屑的表情。一开始他没好意思打断吉娜发自内心的赞美，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把科克如何为了争夺领袖位置，不惜叛变自己的党的事说了出来。吉娜听了差点在车上犯心脏病。

吉娜在中途下了车，她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科克。科克一直是她心目中的恩人，詹·巴特尔也是她心中神灵一样的人物，她难以想象那样的事会在他们之间发生。她的心像被掏了一个洞，空荡荡的还伴随着撕裂的痛。她不能去指责科克，她知道自己也没有能力去劝说科克回心转意。

吉娜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了钱赶去教堂，把钱放进捐款箱后，她

点燃了十二盏蜡烛，之后便在座椅前的木板上跪下祈祷，为巴特尔、为科克、为亨利·陆、为联合工党、为她心目中所有的好人祈祷。

接下来的几天，她几乎每天都去教堂点蜡烛，做同样的祈祷。她不去听收音机，不去看电视，她不想知道任何事态的发展，她只是一心祈祷，期待奇迹的发生。

这天她从教堂回来，看见自家楼下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的身影她似乎认得，只是想不起来，直到走近才看清是自己选区的议员姆比亚。

看见吉娜回来，姆比亚迎了上去，满脸堆笑地打招呼。吉娜很吃惊，因为他从未来过她家，甚至也很少与她打招呼。因为他是劳动同盟党指定的议员，而吉娜是有名的联合工党的支持者，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吉娜对姆比亚的笑脸反应冷淡，这在姆比亚的意料之中，但是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并不在乎吉娜的态度。

他看见吉娜也没有请他到家里的意思，就干脆说明来意。他说政府要建几十栋房子，吉娜所在的这栋小楼位置很理想，建房子很简易，而且只有四户人家，拆迁也方便。如果他们同意，政府会给他们补偿。然后政府会利用这块地建更多更好的房子，建好以后他们还可以分到新房子。

姆比亚以前搞过建筑，他早就发现虽然吉娜他们现在的小楼占地虽不是很大，但如果用推土机将两边推平，就是一片很好的建筑基地，可以实现他心中计划的建房方案。问题是要说服原来的住户搬迁。好在只有四户人家，当姆比亚告诉另外三户人家，说同意拆迁会有补偿还能搬回新家，并且房子的条件会更好，还有政府赠送的家具时，他们不怎么费力就全部答应了。

虽说与吉娜不熟，但是姆比亚自认为提出的条件足以打动她，所以热情地介绍了一番。但是没想到吉娜的反应截然不同：“早就听说了中国政府援建房子的事，这是加勒比族人的大事，在哪里造房子，造了房子给谁住，都应该由族里人商量了做。如果族里一致决定要我搬家，那我就搬，光凭你这么对我说，那不算数。”

姆比亚一听就急了：“我是政府的议员，所有政府决定的事由我负责落实，我说了怎么不算？”

吉娜冷冷地瞪了他一眼，“我不管你有多大权势，在外面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这房子现在是我住着，这里是我家，只要我不同意，谁说了也不算！”

姆比亚这下知道遇到麻烦了，如果与这位老妇人真的闹僵，他的全盘计划就要落空。

“你不要着急，我是来与你商量的。你看你们现在这栋房子，又老又旧，我明天来给你看我们造的新房子的图纸，你会看到有多么的漂亮，比你现在住得强多了。我们还会送给你家具、冰箱和电视机，你有什么条件，也尽可以对我提出来。”

没等姆比亚说完，吉娜就举起一只手将他的话打断：“我要回去做饭了，我要说的已经都说了。我对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很满意，还有许多人没有房子住，你不去帮助他们建新房，却要把已经建好的拆掉，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也不想看你的什么图纸，如果你们要逼我搬家，让酋长来跟我说！”

吉娜说完，就转身上楼，把愤怒的议员丢在了身后。

唐顿在向姑妈说出他所发现的秘密以后，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有一种隐约的兴奋是他相信姑妈一定会把他的发现告诉姑父，而以后姑父一定会高看他一眼。但他也有一种担心，觉得万一这件事被姑父用来报复总理，那么自己也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不过，姑父从欧洲回来后，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这让他感觉很失望，仿佛他的发现毫无价值。

这几天在莫名的烦闷之间，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就在那块总理以所谓的低价继承来的地块上，一时间来了许多大型机械设备。这些设备每小时的租金都在五百至八百美元以上，一般人造房根本租不起这样的设备，而且这些设备一来就是好多天，从铲平地面到挖掘地基，工程施工的进度令人咋舌。工地每天都有新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当这些大型设备离开施工场地以后，在现场施工的人员全都换成了中国工人。

如果说看到那些大型设备会让人吃惊的话，那么看这些中国工人工作就要称之为奇迹了，因为你不确定他们究竟需不需要睡眠。从清晨起来他们

就在干活；晚上吃完饭去散步，他们还像穿着工作服的蚂蚁，手脚不停地在忙碌。

奇迹就在人们面前发生：那块原来长满灌木杂草的荒地，就像是上帝种植了一颗巨大的蘑菇，每天都在成长，如果你几天没有见到它，你就会认不出它原先的模样。尤其是在那高大的水泥灌浆机来过几天后，经过长长的喷浆管道的喷吐，水泥地基展现出这一建筑的巨大身形，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有着硕大的体型，你完全能猜想出它将成长为什么样的巨型建筑。

自此之后，钢筋结构如同雨后的毛竹天天拔高，不到三周，这座高大的建筑群已经粗见规模。唐顿不懂建筑，但是也看得出这是一个建筑群，至少有三栋三层楼。而从建筑的占地面积来看，每栋楼占地至少有五百平方米，一栋楼就有一千五百平方米，三栋楼就是将近五千平方米。这在周边这一带真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从建筑造型看，不大像住宅，而是像公寓。联想到附近那座美国医学院，不难猜测，这个建筑群将会出租给医学院的师生。

唐顿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一栋楼大约有十八间套房，三栋那就是五十四间，每套公寓房按照行情价格大约在一千五百美元，租给教授和老师则还要高一些。但就算按平均数计，如果全部出租，那么每个月的房租收入就是八万一千美元。

八万一千美元！唐顿被他自己算出来的数字吓呆了。他如果能有尾数一千美元的收入，就会过得很滋润，八万一千美元的月收入，每年就是近百万美金，原来百万富翁就是这样诞生的！

唐顿再也按捺不住了。工地开工一个半月以后，他赶到姑妈家，死活要拉着姑父出门。知道这个刁钻古怪的侄儿总会有什么不同的发现，凯文顺从地跟他上了车。

车开到那片工地后，看着余晖下那些建筑的轮廓，唐顿开始为姑父报那笔自己算出来的账。凯文久久凝视着那些建筑，不作声也不离开。唐顿这时候确信，自己的发现终于被重视了。

按照选举法规定，每五年必须进行全国大选，大选也可以提前，但是不能没有理由地延后，除非有重大事件发生，而且即使延期，最迟也不能超

时三个月，否则国会就要被解散。

大选日期的决定权由总理一人定夺，霍本为此深深犯难：现在离五年的期限还有五个月，但他始终觉得心里还没有底。如果宣布竞选，首先他就要宣布每个选区的参选人提名，而后这些人就可以开始以参选人的身份走访选民。一般来说，现任当选的议员基本会是下一届的首选。但也不是没有变化，如果霍本决意要更换候选人，他还是可以另外提名的。只不过要是遭到该选区的自己党内选民的强烈反对，就需要投票，因此他需要全面平衡考虑。

目前在他的心目中有四位议席他希望能够改选，那就是他曾经的挚友阿伦·雷特，暗中与他作对的前财政部长乔治·安德森，被他降职的凯文·马丁，最后是反水投奔他的科克·内尔森。

霍本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他直觉地发现了自己阵营中潜在的重要对手。但是要替换他们，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就拿科克的选区来说，他曾经派了一位年轻人波克·泰森前去试探，结果不仅无功而返，还试出这位科克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软弱，看似寄人篱下，骨子里还是桀骜不驯。在美国人所做的竞选问卷中，他还可能赢得席位，他的选民基础稳固。所以要在这个选区更换候选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下的三位情况也大致如此，他们在自己的选区都下足了功夫，如果贸然去搬动他们，搞不好会引起混乱，内讧不止，影响整个竞选大局。

还是暂缓内部的清理吧，他暗自在心里做了妥协。但是他不会在他们的选区投入过多的资金和精力，他要把力量集中到其他选区。如果这次能够赢得更多的席位，他就有办法腾出手来，再逐一整治他们。现在关键是要在国会赢得压倒性的席位。

然而霍本不知道的是，在党内外围剿他的包围圈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一步步收拢大网。他想要暂时放他们一马的念头，不仅与事实相差太远，简直可以说是荒唐滑稽。

电话铃响起，霍本看了一眼号码，是托比打来的。

“你这件事做得太夸张，我都无法为你收场。我们不是说好要低调些

吗？”托比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气急败坏。

“你说的是哪件事？”霍本一下子被他搞晕了。

“我去了你的那块地，真是难以置信！难道你是调集了一支军队去建房？难道你是要建造一座城堡？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快的速度，人家议论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你太让我吃惊了！”

霍本立即明白他所指的是什么了。在建房这件事上，他的确有些大意了，也有些过于着急：他本来是想赶在竞选以前完成建房工程，这样万一在竞选中出了意外，自己还可以进退自如，不至于落得像巴特尔那样两手空空的结局。他把具体建房的事宜交代给了摩西·科比。这位新任建设部长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自然全力以赴。但是没想到他不仅动用了国家的大型工程设备，还去找了中国施工队帮忙，建设速度甚至快得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

“好在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你的房子。我看你最好现在就把中国工人换掉，把工程进度减缓，总之尽可能避免舆论关注。”

霍本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觉得托比有些小题大做，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即使他现在按托比的意见处理这件事，也已经为时太晚。

哈维与阿伦喝了一夜的酒。他们似乎都对自己的酒量有了新的发现。从朗姆加可乐开始，随着商谈气氛越来越热烈，他们换成威士忌加冰，最后觉得喝得不过瘾，又开始整瓶地往下灌啤酒。他们不仅是在拼酒，也在拼毅力。

午夜之后，酒精与血液都在身体里沸腾。虽然身处不同阵营，但是野心与欲望一致，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样一来，他们说话就更直接，更露骨，更像是赤裸裸的交易，但是谁都不必为此掩饰或脸红。他们可以卸下面具，毫不留情地为一个席位或职务争辩，甚至可以爆粗口，只是谁都不会生气，反而觉得很过瘾。

他们开始为每个选区谁进谁退的问题逐一争执。阿伦希望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哪怕多出一席也好，哈维坚决不让。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十九个议员席位各占九个，最后科克的那个选区留下来自由竞争，各凭实力来

争夺，最后取得多数席位的党首为总理，仍然与少数的一方组成联合政府。以后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之争，而是双方都是执政党，只存在多数派的党与少数派的党之争。

接下来就是确定内阁中部长名额的瓜分。原则上，多数派魁首成为总理，少数派的党魁就担任财政部长，余下的部长职位也是按照重要性对半划分：一边担任外交部长，另一边就安排国土资源和劳工部长；一边是建设部长，另一边就是农业部长。他们一边热烈讨论，一边把结果记录在案。

他们感觉自己异常高大神圣，一个国家的命运即将由他们来主宰，他们亲身体会到了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的欣悦和崇高。

黎明到来的时刻，他们都疲倦地倒在沙发上酩酊大睡。如果有人走进这间公寓，会在沙发茶几上摊开的笔记本里，看到他们一夜争夺的成果。虽然不能说双方都十分满意，但是他们都同意政治的艺术就是妥协的艺术这一说法，他们确信自己是朝着权力顶峰前进了一大步。

哈维回到凯伦岛的时候，他的电脑包里藏着两件秘密武器：一件是面额数十万的现金支票，别一件则是霍本买地赋税的凭证。如果把前面那件武器比喻成射向霍本阵营的炮弹；那么后面这件，就是摧毁霍本城堡的特制炸弹。

回到党部，他并没有将在纽约的情况如实向巴特尔汇报，应该说他隐瞒了主要真相。他知道如果把所有的交易和盘托出，巴特尔肯定不会同意这场两党在竞选问题上的交易，那样就会坏了他的大事。

至于那笔钱，他如数上交给了党。他说是他的一位顾客，也是一位党的坚定支持者，委托他打赢了一场医疗保险的官司，这是一笔保命钱，但是她愿意先拿出来借给党使用。

这事倒不假，只是那笔钱还在哈维自己的账户上。那位愿意借钱的女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活动家，这件事之前大家都有听说，所以党内谁也没有怀疑他的说法。对他从海外带回来的这两件秘密武器，大家是又兴奋又钦佩，对大选的胜利又增添了一份信心。

清晨，唐顿被姑妈打来的电话吵醒，姑妈无比兴奋地要他看电视，说是

有重大新闻。他睡眼惺忪地打开电视，当即被里面播放的节目吓出了一身冷汗。

播放新闻的是本地一家私营电视台，老板是一位住在海外的商人，年事已高，基本处于退休状态，平日很难有人看出他的政治倾向，他也一直标榜自己是无党派人士。这样的立场让他左右逢源，生意也十分稳定。

但是今天这档节目，却可以看出编导是有倾向性的，节目在播放中时常暂停回放标题，题名是《如何用五千元的收入盖百万豪宅？》。

在唐顿看来，这档专题报道节目的制作，几乎延续了他自己的思路，只是他们的调查更为详尽。电视里出现了唐顿那块出售给托比的土地，还有在登记处存档的土地交易协议，同时他们还出示了这一时期其他土地的交易价格，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尖锐地质疑这块土地价格的真实性。

这些媒体人并不好糊弄，他们对托比突然买一块荒地闲置起来提出疑问，并且把总理接受遗赠的土地与这笔蹊跷的买卖的时间点联系起来。他们的意图很清楚，要引导观众去质疑在这笔土地交易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偷税行径。

唐顿感到紧张起来，因为自己的家上了镜头，记者也暗示他在这笔交易中扮演的角色。他的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有些埋怨姑妈和姑父出卖了自己。他虽然喜欢显露小聪明，但是并不想惹麻烦。现在看来，他注定是无法躲避随之而来的媒体围剿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很快他就听到屋外传来熙熙攘攘的嘈杂声。拉开窗帘一看，门外已经停满了新闻采访车，有电视台的，有广播电台的，还有各家报社的，各种镜头长枪短炮地对准了他的房间，就等着他出门。

他急忙缩了回来，看见电视画面上正在播放不远处总理那座建设中的楼群：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楼层已经封顶，就要开始做外墙处理和内部装修了。虽然中国工人已经全部撤离，但他们难以置信的建设速度，让本地居民叹为观止。节目中也出现了记者采访附近居民的镜头，他们躲闪着不愿正面回答记者尖锐的问题。不过对这几栋楼房的建设速度都一致赞叹，同时对那些曾经到来的众多大型机械设备感到惊讶，尤其是对那些似乎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工作的中国工人，他们印象非常深刻。有人甚至质疑这

些中国工人是不是监狱的囚犯？因为他们的工作服与监狱犯人的囚服几乎一模一样。镜头里展现了一张中国工人在工地工作时拍摄的现场照片。唐顿这才注意到这些带着黑白安全条纹的劳工防护服，还真的很像监狱的囚服。

建设部长摩西·科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家里会出现这两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他还不怎么熟悉，一向敬而远之，他就是远在纽约的凯伦岛驻美大使阿伦·雷特；另一位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人，那就是与他针锋相对已久的对头凯文·马丁。自从他被自己分权以后，两人几乎势不两立，只要有就会互相攻击。所以他的登门拜访，让摩西心里充满警惕。

摩西的女友一见屋里气氛不对，便知趣地找借口离开了。

摩西为每人开了一瓶啤酒，然后斜身靠在酒柜旁不说话，等着他们先开口。

“你的家具挺不错，是意大利进口的吧？”阿伦不紧不慢地说。

“Don't pull the useless.（别扯这些没用的。）”摩西有些不耐烦，“你知道我们没有这种交情，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我还是对你这套意大利家具感兴趣。”阿伦好像没有听见摩西不耐烦的逐客令，“好像是去年6月进口的吧？”

摩西立即警觉起来：“你是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这套家具的付款是从Scotia Bank汇出，海关税是马提亚·佩林去交付的，我说得没错吧？”

摩西正要送到嘴边的酒瓶在空中停住了，在这一霎间，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慌乱。

“马提亚·佩林可是我最熟悉的人。”马丁说话了，话里全带着刺，“原来是开家具店的，几年前就倒闭了，现在搞了一个工程队，专做桥梁道路，那是你上任不久后的事。我说得对吧？”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用拿这些来吓唬我。”摩西在最初的震惊后开始恢复镇定，“我如果要把你的那些事挖出来，还不知道最后是谁哭！”

“去年的涵洞事故你不会忘记吧？本来应该是做涵管的路段他偷工减

料，只用渣土回填，结果造成大面积滑坡。你们家乡的足球队出国比赛，要赶早班飞机，司机没有及时发现路面崩塌，结果全体队员乘坐的巴士坠入山涧，二死八伤。要是我把原施工图与实际的施工情况爆料给媒体，你还认为这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吗？”阿伦并没有提高他的声调，但是在摩西听来如同一阵霹雳。

啪的一声，摩西手中的啤酒瓶滑落下来砸在了地上，他好像什么也没看见，迈过地上那一摊酒迹，走到阿伦身边默默地坐下。

三个人都没有作声，彼此都知道已经找到了共同点。

“我已经破产了，一无所有。”摩西抓起阿伦放在茶几上的啤酒瓶，大大地灌了一口，“为了摆平这件事，我甚至借了一大笔钱。是的，我承认我不够聪明，可是我尽了我最大的力量，只是我的运气太坏。我不知道你要在我身上寻找什么，但愿不要把我的坏运气带给你们。”

真是尿包一个，阿伦与马丁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色厉内荏的家伙比他们想象得更容易搞定。

“你不必紧张，我们不是来跟你作对的，如果我们想要整你，找一帮记者就够了。你看，我们来了你家，是你的客人。”

摩西咧开嘴勉强想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但是脸上的肌肉都僵硬了，真的很难看：“说吧，你们可以直说，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这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阿伦转过身，眼睛直视着摩西，“这次大选，我们不能输，否则谁都没有前途。只有我们的党还在执政，我们自己才有未来，我想你一定同意这一点。”

听到阿伦如此开场，摩西的神经放松下来，他开始确信他们确实没有恶意，只是来交易。

“你已经看到外面铺天盖地的关于总理偷税的舆论，我们的当家人已经成了人家的靶子。相信我，联合工党不把我们的领袖咬得千疮百孔，他们是绝不会松口的。领袖的形象就是党的形象，在大选临近之际，他偷税的行为和手段成了别人攻击我们贪腐的口实，这也将成为导致我们党失去执政党地位的致命伤。”

阿伦像是在群众集会上做讲演，一时情绪激昂，说得摩西哑口无言，不

敢正视阿伦的眼睛。

“我知道是霍本提拔了你，但是他也利用了你，这点我相信你也很清楚。”马丁走过来补充道，“我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我们之间有过不愉快，但是我不恨你，因为你只是别人手里的工具。”

马丁的话并没有给摩西带来什么安慰，不过他现在很明确这一点：今天他们的针对目标不是他，而是霍本。

“你们打算怎么办？”摩西直接地问道。

“我们要有新的领袖来带领我们进行大选。”马丁走过来坐在了沙发的另一侧，“我们要推举阿伦做新的领袖，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你们有多大的胜算？”

“你应该是霍本最信任的人了吧？如果你也与我们站在一起，你就能够想象，我们的胜算有多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摩西犹豫了片刻，还是说了出来，“每次竞选，霍本都会为每个参选议员准备竞选所需的财政支持，这里面包括广告宣传、广告宣传板、T恤，还有集会开支，等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没有霍本，你们能够维持这样的巨大费用吗？”

阿伦笑而不答，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一张支票，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放在茶几上，朝摩西那边推过去。

摩西半信半疑地拿起支票，看着尾数上那一长串零，他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那就把支票还给我。当一艘船开始下沉的时候，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尽早找到救生艇，要是太晚了，你会发现，落水时连一个救生圈你也捞不到。”马丁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刻薄，但此时在摩西听来，无异于悦耳的忠告。

这都是因为这张写着他名字的支票，他仿佛看见在他的名字上面，有耀眼的金光射出，晃得他睁不开眼。

第二十四章

困兽犹斗

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共同生存的是满目的罪恶和悲伤。

——英国作家，塞·约翰逊

科克带着陆成枫和几位中国人急匆匆来到医院，科克向医院接待人员亮出他的部长身份，然后直接来到院长办公室。

院长听完这群神情严肃的不速之客的询问，不但没有不快，反而像是遇到了救星：“你们来得真是太好了，我为这件事已经伤透脑筋。这位中国妇女自从入院检查，就是不配合：翻译人员在场她就昏睡；翻译一走她就哭闹，她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她也不肯吃我们的饭菜，基本上靠输液来维持，这样下去，我们可承担不了责任。”

“我们正是为了这件事而来，你现在带我们去看看那位病人。”科克沉稳地对院长说。

“可那里有警察局的看守人员，不一定会让你们进去。”院长为难地看看科克身后的那群中国人。

“你要救那个女人的命，就需要我们的协助，尽管带我们去好了，我可以向警员解释。”

科克和陆成枫来医院看望叶檀的妻子。那天在法院昏厥后她被送进了医

院，因为病情不稳定，所以无法送回羁押所，只好把她关在一间单独的病房进行治疗，门外还有警员实行二十四小时看守。

科克一行在病房门口被警员挡住了，虽然科克对他做了解释，但是警员强调，他接到的命令是除了医生护士，不允许任何人探访。只是他认识科克是政府的部长，因此态度还算温和，通融则是绝对不允许的。

科克也毫不退让，他坚决要求那位警员给他上级打电话。警员只好拨通电话，科克毫不客气地伸手接过，向对方亮明自己的身份，大致说明了一下情况，又把电话交给院长，让他向对方证明自己的话。院长也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疑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接电话的那方表示自己的权限还不够，得向更高上司请示，他要科克他们等待他请示后的答复。

不一会儿电话打了回来，说此事必须由主审法官批准，但是一时联系不上法官，所以只好请科克他们先回去，等他们得到法官的批准，再通知他们。

科克见警方如此不通融，便要院长进去看一下情况，自己在门外等候。院长刚一进门，科克就走上前去，用脚抵住了门，探着身子向里面张望。陆成枫趁势也凑上前去，一眼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叶檀妻子。她听到门外的动静，也转过头来，正好望见他们。陆成枫朝她做了一个“V”字的手势，叶檀的妻子明白他们正在设法营救她，眼泪立即从她的面颊滑落下来。

叶檀的妻子自从被关在医院的小屋子里，她的神志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不知所措，就像一片枯叶落入湍急的溪水，起伏沉浮，完全不能自主。她对自己的身体感觉更是麻木，没有饥渴疼痛感，只是惦念丈夫一个人被关在牢房，不知道他挺不挺得住。

她本能地知道，如果自己的病情严重，她就不会被送入牢房，这对自己的丈夫也许会有帮助。她有意不配合医生的治疗，装傻装疯，有时候还在床上尿失禁，搞得护士叫苦不迭。

看见陆成枫一行出现在门口，她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自我折磨起到了作用。当院长进去做检查的时候，她一把扯下手臂上的输液管，捶打着床沿用尽气力开始哭叫。

科克他们从医院回来后并没有气馁，因为在医院探访的结果与他们原来预想得差不多，他们也算达到了摸清情况并且向叶檀妻子传达信息的目的。

科克随即给电台老板菲兰克·奎赛打电话，说是想就中国人在凯伦岛的情况做一个访谈，他会邀请陆成枫一起上这档节目。

奎赛知道目前做一档关于中国人在凯伦岛的节目，会是一个炒作的热点。他猜想科克要搞这个访谈，一定是总理的授意。而陆成枫会同意参加，估计是他已经加入了凯伦岛国籍，成了本地公民中的一员，因为不满太多的中国人涌入，造成对他生意的竞争，所以有话要说。

有中国人上这档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卖点，奎赛马上打电话给几家有实力的商家，极力向他们推销这档节目。令人高兴的是，虽然他开出的价码不低，却还是拉到了令他满意的广告赞助。有钱挣又讨好了政府，何乐而不为？于是他很快安排科克他们上了当晚的《热点观察》节目。

节目开始，科克先问陆成枫，他最初是如何知道凯伦岛这个国家，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他们下决心移民到凯伦岛的。

“加勒比海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他们也许听说过加勒比海，但是不了解这一地区的国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些国家的名字。回国后我被人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亲眼看到过加勒比海盜？”陆成枫的开场白引起了录音室外工作人员的一片笑声。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投资移民到这里，我想有许多因素。在这里我不想重复那位修车行里奥地利朋友的故事，这里许多人都认识他，他喜爱这里的美丽大自然，以至于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和婚姻。（《加勒比飓风》）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个人生活还是很困窘，但是当我问他是否后悔时，他总是笑着问我，当金丝雀飞出金子的鸟笼，你说它还会飞回去吗？”

奎赛在播音室外隔着玻璃监视录制效果，当听到陆成枫的回答，他也不禁开心地鼓起掌来。

“但是我们不是金丝雀，我们是商人，我们做生意要寻求利润。毫不隐晦地说，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商机。”陆成枫继续说下去，“凯伦岛缺乏资源，缺乏工业，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要依赖进口。在我们中国商人到来

以前，你们的进口渠道是欧洲和美国，那些商人去中国买来货物，回头再高价卖给你们。他们获得了高额利润，而你们花费了高昂的外汇，百姓却只能买到高价商品。”

陆成枫话题一转，连续向科克提出问题：“您自己也有商场，想必还记得在中国商人到来之前的商品价格吧，比如说运动鞋的价格您还记得吗？”

“大约是一百美元一双吧。”科克回答道。

“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平均在二十美元左右。再举个例子，每年大家都要买的圣诞树，六尺高的，过去你们买要付多少钱？”

“大约八十美元。”

“现在的价格只是十五美元左右。大家都会算出这笔账，你们的日用品价格降低了一半以上。你们的老百姓可以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这样一来，原先那些剥削你们的商人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们从你们身上再也挣不到那么多钱。但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的钱包没有鼓起来去担心呢？我们第一关心的应该是广大民众的幸福！”

这时候有外线电话打了进来，导播将电话接进了现场：

“我真高兴能够在这个节目中为我的中国孩子们说几句公平话，我的孩子，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为穷人所做的事。”陆成枫听出话筒里是干妈吉娜的声音，虽然这是他事先安排好的，但是听到干妈的声音他还是很激动。

“这些事也许有钱人会忘记，我们穷人却不会。那时候我每个月的收入是三四百EC（东加勒比元），大约是一百多美元，我买一件衣服至少二十美元，买一个塑料盘要十美元，买一个插花的小瓷瓶要九美元。我还要买面包养活五个孩子。如果不是这些中国商人把市场价格降低了那么多，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买不起！”

“谢谢这位妈妈，同样，我们也要感谢凯伦岛的人们，我们在这里的确也挣了钱。我想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刚才这位妈妈所说的插花的小花瓶，我们买来的成本是一块钱，卖给市场三块，交完税我们还有足够的利润。

同时，我们的努力也使得身边的人得到了实惠。刚才你们问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里投资生活，我想这就是理由。”

“别净说些好听的，怎么不说说你们有人拿铁棍追打孕妇的事？”有人打电话进来，语调很生硬。

“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也是要说一下这件事。”陆成枫在心里觉得好笑，这是他的一位朋友打来的，自然也是他事先安排好的。为了显得逼真，他一改平时说话的语气，听上去真有些恶声恶气。

陆成枫开始详尽地还原那天事件发生的由来：从叶檀生病无钱医治，到叶檀妻子病倒医院奄奄一息。奎赛在录音室外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原本在他的预想中，应该是科克对陆成枫发起质问，陆成枫为了自身利益，减少市场竞争，也会抱怨中国商人的涌入，造成了目前的市场混乱。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扮演了与他预想中截然不同的角色。

让他更想不到的是科克接下去的对话。当陆成枫在为那对中国夫妇做了辩解之后，科克也把在医院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请你们想象一下，一位年过半百的妇女，完全听不懂当地的语言，丈夫被抓，自己又疾病缠身，五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今天她要拔掉自己的输液管，寻求自杀。她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要受这样的惩罚？我们的国家以基督教理念为建国之本，我们的每位总理、部长就职都要拿着《圣经》起誓：基督的精神就是博爱和宽恕。让我们自我审视一下，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件事上，是否有足够的宽容之心？”

接下去又有电话打进来，提及中国工人在凯伦岛承建各项建筑的问题，其中有的电话是科克和陆成枫事先安排的，有的是民众自己打进来的，这些问题科克都一一作了答复。他以政府城建部长的身份，逐一介绍了这些项目的由来：中国政府无偿援建的项目中有万人体育场、贯通南北的公路以及计划建造中的新医院，还有更多的低息贷款项目，这些都是为了帮助资金紧缺的凯伦岛发展自身建设的经济行为。

科克又说到这些年向西方大国多次请求经济援助，但这些请求几乎都被束之高阁，只有中国政府对凯伦岛政府的请求加以认真考虑与答复，并且大多都有了积极的回应。可以说，凯伦岛独立以来，从中国得到了最多的

实际援助，中国对凯伦岛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奎赛在播音室外越听越疑惑，不知道科克的这些讲话是否代表着政府的立场转变，因为从他得到的消息来看，执政党也需要利用民间对华人经商的不满情绪，与反对党一争高下，把那些有怨恨情绪的民众吸引到自己的阵营来。但是今天科克与陆成枫所做的访谈，一唱一和，几乎都是在与目前的舆论导向唱反调。已经有人把电话打到奎赛的手机，问他今晚安排这档节目是否有什么目的？如果这不是总理的授意，而是他们个人所为，那么自己就要为这两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家伙背黑锅了。想到这里，奎赛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奎赛匆匆走到导播身边，写了一张纸条给他，要他不要再把打来的电话转进录音室。他看了一下手表，还有十五分钟才到节目的截止时间，现在只有再熬下去，他觉得这十几分钟格外地漫长。

忽然他灵机一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接拨通了霍本的手机号码，当手机刚显示接通，他就立即按键关闭通话。等了片刻，霍本没有打回来，他也就安心了：万一以后霍本追究下来，他就可以解释他试图做汇报，可惜霍本没有回应他的电话。

专题节目播出的第二天，科克与律师一同前往法院。这次，他们随身带去了陆成枫收集来的二百多名华人和本地居民的联名签字要求保释叶檀夫妇的担保书。还带去了医院院长签署的医疗建议书，表达医院无法在目前的状态下继续为叶檀妻子提供医疗救助，他们也无法承担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

他们的申请虽然被排在了当天审理案件的最后，但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法官在提出扣押叶檀夫妇护照的条件下，允许他们交保获释。

霍本是第二天才得知科克在电台所做的专题节目的。他先是直难以置信，继而怒不可遏，他没有想到原本以为应该是唯唯诺诺、小心行事的科克，居然会毫不顾忌自己的意向，如此大胆鲁莽地行事。不加以惩戒，那么自己的内部迟早会乱了阵脚。

内阁临时会议在总理办公室举行。霍本并不想把会开很久，他只是希望杀一儆百，在选举前先拿科克祭旗。

进入总理办公室，科克就已经预感到会有什么事发生。实际上，在他准备去电台做专题节目的时候，他就估计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正因为如此，他的心情特别放松，准备迎接最严厉的挑战。

科克的一脸坦然更加激怒了霍本，他也顾不得给科克留什么面子，一开口就是严厉质问：“科克议员最近一直很忙啊，晚上跑电台，白天跑法院。我很奇怪这是在履行你的部长职务吗？还是你另有所图？”

“除了部长职务，我还有公民义务，履行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科克开口也是一副宣战的气势，这让霍本不由地暗暗吃惊。

“可惜你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甘于只是做一名普通公民。你找上了我们，背叛了你昔日的同伙，你得到了你所想要的一切。现在你又一次要背叛我们，不知要投入谁的怀抱？”霍本为了能够击垮对方，已经不惜彻底撕破脸面。

在场的内阁成员们面面相觑，都为这一开场就火爆到顶点的大战惊呆了，谁也没说话，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都说政治是一场肮脏的游戏，现在我愿意承认这一点。既然我自愿落入这个泥潭，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就只能说是我咎由自取。现在有人要逼我出局，相信诸位也心知肚明。无论如何，我已经看清楚，是我离开的时候了。诸位愿意继续待在这个泥潭，总有一天会落得我今天的下场。不过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老子不再奉陪了，在这里就对诸位说声‘再见！’”

科克说完站起身来，拉开椅子就朝门外走，走到门口他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在你秘书的桌上你会看见我的辞呈。”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空气都像凝固住了。大家彼此交换着目光，有些搞不清楚今天这场大戏是偶然发生的还是蓄谋已久的。

霍本心中也是一惊，他没想到科克一瞬间性子变得如此刚烈，从科克在今天的会议之前就交出了辞呈来看，他对离开内阁已经做好了准备。霍本有些后悔自己过于冲动，不应该在摸清对方底牌之前，先把自己的牌摊开。

“对刚才科克议员的表现，你们有什么想法？”霍本竭力控制住自己的

情绪，缓和了口气对在座的内阁成员询问，其实是要逼他们表态。

又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居然没有人应答。

“怎么？你们都没有任何态度吗？”霍本心中的怒火开始上蹿。

“接受他进来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有人从人群后面插话，声音不紧不慢，明显带着挑衅。

霍本吃了一惊，循声望去，他看清了那是他昔日的密友，被他发去美国的驻美大使阿伦·雷特。他的心中不由一紧：最近的内阁会议他总是赶回来出席，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他从来不参与发言，他也就忽略了他的存在。可是今天他一开口就摆出一副寻衅的架势，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霍本还没有想好如何回应他的挑战，阿伦又开口了，语气更加咄咄逼人：“科克既然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倒是应该正视眼前的紧要问题了。”

霍本现在终于意识到，对方一定是有备而来的，如果再随着对方的话题进行下去，自己就会被牵着鼻子走，掉进对方设下的陷阱。

“正巧阿伦今天也在这里，纽约的情况怎么样？”霍本决意不去接应阿伦的话题，以进为退，率先向他提问，摆明他们之间是总理与阁员的关系。

“承蒙您还记得纽约。您大概有三年多没有来了，三年多来您这是第一次关心纽约。纽约很好，气温正常，雨量中等，近期也没有发生什么恐怖事件。”

阿伦近乎戏谑的回答竟然引出其他人压抑的笑声，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让霍本更加地明确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挑战。

“现在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不是纽约，而是即将来临的大选。这关系到未来的五年，我们党是否能够继续执政，在座的各位能不能继续为自己的选民服务，个人的梦想是否能得到实现。把纽约留给纽约人，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民众目前最关心的事吧。”

霍本明白了，对方是要借此大选在即的时机，利用当前舆论攻击自己买地建房之事。就像群狼发现头狼流血的伤口，刺激了群狼中的争霸者，这

只潜伏已久的挑战者认为时机到来，可以趁头狼受伤之机，一举拿下垂涎已久的统领地位。

自己原来的猜测果然没有错，这位昔日好友果然是位潜在的对手。只是自己的手段还不够狠，嗅觉也不够敏锐，以致养虎为患，出现了对方主动出击的被动局面。

“也许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观察事物的角度也不同。你大多时间待在纽约，刚回来也许觉得什么事都新鲜。但是久居这里的人，与你的看法会不一样，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你的见解。”

霍本这番话试图把阿伦孤立起来，也希望此刻有人站出来为他挡驾，那样他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站到了阿伦的阵营。

令他吃惊的是，下面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发言。他的感觉就像在午夜的街头，有人被打劫，呼救的人只看见对方施展淫威，一旁的路人却躲得远远地冷眼观看。

霍本用目光逐一扫去，有人低下头，有人目光茫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就是没有人站出来响应。霍本有些后悔没有等贸易部长丹泽尔·吉米出差回来再开这个会，因为他确信吉米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他这边。

“也许是您一直高高在上，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关心的问题才有差距。比如说，您最近拥有的土地和新建的豪宅，已经成了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就连我也十分好奇，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真的难以想象您是从哪里弄到这么一大笔钱的，这与您的收入不符呀！”

阿伦单刀直入地将矛头指向他所认为的要害，不想给霍本留下喘息之机，他希望能一举击垮霍本的心理防线，让霍本显示出他的混乱和惊慌，从而彻底瓦解他仅存的支持者。

“正因为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和战友，所以你应该清楚我的处事原则与为人。所谓谎言止于智者。我相信你阿伦的智商，在你这里，谎言应该是终止之处！”

“事到如今，我们也无须玩弄什么文字游戏。”阿伦有些忍不住了，他不想再纠缠下去，“你只要简单地回答我，你是不是这块土地的拥有者？”

“也是也不是。”

阿伦被霍本近乎无赖的回答噎住了，他没想到霍本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向众人摊开双手，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夸张表情，这样糟糕的答复，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就形同自杀。他相信是自己的突然袭击把霍本逼到了一条死路。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希望听到您的进一步解释，不然在竞选中，我们将无法向民众交代。人民希望的是一个廉洁的政府，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一切都必须公开透明，尤其是在廉洁奉公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疑点与瑕疵。这关系到我们的党是否能够赢得下届竞选的大事，我们马虎不得！”

“既然如此，我不得不把此事的当事人叫来，只有他才能还原全部事实真相。”

霍本转身走到办公室的侧门，伸手敲了几下房门，门开了，从里面走出托比律师。也许是他一直在里面偷听，因此对这样的出场露面显得有些窘迫，完全失去了以往飞扬跋扈的神情。

托比的突然现身，让在场的人有些吃惊，特别是阿伦。他知道这个秃顶尖鼻梁的老兀鹫，是个难缠的角色。尽管不是内阁成员，但托比以总理顾问的身份，平时也经常列席内阁会议。今天他先躲藏起来，忽然又像献宝一样冒了出来，看来是霍本有意埋伏的一步暗棋。

“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托比，请原谅我别无选择。社会上把那块地炒作得沸沸扬扬，我也是无能无力了。请你把事情的真相对大家作个说明。”

“这完全是我的失误，或者说是我的贪婪，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托比站在桌前，低着头如同忏悔一般说出一段话，“我本来计划在医学院附近买一块地，造几栋公寓出租给医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但是那里的地价比较高，一直没有下决心。后来当我知道那位寡妇把靠近医学院的土地遗赠给了总理，我就动心了。不过考虑到是遗赠财产，不好意思公开，于是就私下与总理个人签了协议，把那块地转让给了我，等过一阵动静小了，再去办理过户。也是我鬼迷心窍，为了少缴税，做了一些手脚。没想到被媒体盯上了，酿成了这么大的麻烦，不仅伤害了总理的名誉，也

间接损害了执政党的声誉。我必须检讨，我已经准备了新闻稿，今天就会向媒体宣布。”

托比说完后，全场鸦雀无声，阿伦的心则越听越冷：托比这招李代桃僵的把戏，虽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但毕竟是一桩财产转让的私人行为，即使有怀疑，也很难取得证据。没有谁能从法律层面上挑战他们。

不仅是阿伦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一点，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尽管托比计谋卑鄙，手段肮脏，但是通过这个谎言，霍本会成功滑脱。托比真不愧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有人开始暗自审视今天自己在内阁的表现，担心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霍本在心里暗自庆幸，幸亏自己多留了一手。在召开这一次内阁会议前，他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对科克的恐吓成功，他可以杀鸡儆猴，给内阁其他成员立规矩；万一科克不服，反咬一口，拿他那块地和房子说事，他就牺牲托比来保全自己。结果没想到竟然暴露出更危险的另外一股劲敌，而自己的防备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

“我想今天如果没有什么事，会就开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可以随时找我，我的手机会二十四小时开机。”霍本不愿恋战，今天能打成平手已属侥幸，不能让对方找出破绽再发起进攻。他也需要时间再梳理一遍，查一下对方可能拉拢了多少人。他有意给在座的内阁成员留下余地，希望他们在私下联络自己，而那些不来主动表态的人，有可能已经上了对方的贼船。

走出会议室，姆比亚议员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拨打了霍本的电话。

对他来说，今天的会议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些天他的全部精力都在对付那栋房子的搬迁户上，除了吉娜，其他的几户已经答应，只要姆比亚议员提供过渡房给他们，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搬出去。但要命的就是这位吉娜，软硬不吃，他找了别人去做工作，也都是碰了钉子回来。眼看自己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个坎儿就是迈不过去。

今天来开会，他本是想找总理求援的。近四年来，他在加勒比族选区几乎无所作为：他向内阁提出的几个方案都被搁置了，理由是资金不足；他所提出的修路和通水的方案，也被认为耗资太大，而且这个地区并不那么

重要，可以再拖一拖，结果一直拖到竞选即将开始。安居房建设几乎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当然要紧紧抓住不放手。可是，因为在选址上有分歧，他与加勒比族酋长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他又看中了一块地，这块地符合中国施工队的全部要求，连那位中国经参处的韩参赞看后也表态，如果可以拆除这栋旧房子，这个地方倒是比较理想的建房之地。然而，这事又卡在吉娜那里了。

由于专心自己的事，姆比亚虽然也听说过什么总理买地造房的事，但是没有特别注意这些对总理不利的传言，认为只是反对党制造混乱的手段而已。没想到这次来参加内阁会议，会看到如此火爆的场面，对此，他吃惊不已，还有些不知所措。

阿伦出场后，他开始明白这场争执的实质了。他也看出来阿伦之所以敢于叫板，他的身边一定聚集了不少人，所以当总理要大家出来表态的时候，他没有敢站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水太深，而且他也看到总理自己都有些应接不暇，明显处于劣势。他知道霍本以前的总理就是在内阁会议上被推翻的，而且还丧了命，（《加勒比飓风》）在这样的飓风时刻，自己最好不要露头。

直到托比出场，总理的颓势才得到缓解，但是能够明显看出，他对阿伦一伙儿极为不满。总理最后那些话，姆比亚完全领会了，于是散会以后，急忙给霍本总理打电话表示效忠。

霍本对姆比亚的率先表态高度重视，因为这是会议以后他能够确认效忠自己的第一个人。得到霍本一番安抚后，姆比亚不失时机地提出，想让霍本援助一笔钱，他用来租房，让那几户已经同意搬迁的人家先离开，剩下吉娜一家，他会用停水停电的手段，逼迫她就范。

霍本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几天后一笔款子就拨给了议员姆比亚。

一切按照姆比亚的计划进行，两周后那栋楼里的住户都搬了出去，只剩下吉娜孤零零的一家。姆比亚买了许多礼物，再一次去吉娜家登门拜访。但是吉娜就像铁石心肠，不为所动。

眼见得建房的业绩就要实现，但吉娜这块石头横在路中，就是无法逾

越。姆比亚真是又气又恼，于是动用关系，以线路维修和水管破裂为由，断了吉娜家的水和电。

但是姆比亚议员错看了吉娜，在她瘦弱的身躯里，因为生活的磨难与历练，她有着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面对无故被断水断电，她甚至没有向族长求救，而是自己去山泉边拎水，生柴炉做饭，点蜡烛过夜。几周下来，倒是姆比亚被搞得精疲力竭。

让他更为恼火的是，吉娜就像是联合工党的宣传员，积极地走家串户。有些原来被他说动的人家，表态会投他的票，但是在吉娜访问后改变了主意，表示因为执政党有太多的丑闻，还要重新审视他们。

姆比亚在不停地补墙，吉娜在更快地拆墙，吉娜简直成了姆比亚的噩梦，他几乎每天都会去那座破旧的楼房张望，期待有奇迹发生。他甚至想去找巫叟（巫师）作法，在心里诅咒这座该死的破楼房赶紧倒塌。

傍晚的时候，姆比亚接到了霍本的电话，催促他建房的事要抓紧进行，因为他准备在近期宣布大选日期。也就是说，一旦总理宣布大选日期，离投票日就只有一个半月，他必须在总理宣布前让加勒比族人看到安居房破土动工，这是他手中最后的王牌。

心情烦躁的姆比亚苦苦思索，在家里独自喝着闷酒，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感到浑身燥热，于是走到家门口抽烟。晚风凉爽，他多待了一会儿，刚要转身回房，忽然发现屋外有一团火苗蹿起，他急忙上前用脚把火苗踩灭。一定是自己随手丢的烟头把室外未运走的垃圾袋点燃了，所幸他及时发现。

突然，一个念头跃入他的脑海：为什么不去一把火烧了那幢破楼？那不是一了百了？只要自己小心，大火会烧毁一切证据，谁也不会怀疑一位议员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到时候最多帮她买些家具，也花不了多少钱，反正木已成舟。

姆比亚回到家里又喝了几杯，他在心里拿定了主意：烧旧楼盖新房天经地义，关键时刻就是要有非常手段，就赌它一把运气！

他换好一身黑色衣服，去车库从油箱里灌了一桶汽油，还戴上手套以防留下痕迹。等到夜里一点，他开车出了门。

姆比亚把车停在离吉娜家不远的地方，从后备厢拎出灌满汽油的塑料桶，悄悄走近吉娜居住的旧楼。楼房是砖木结构，他先将楼下和吊楼的柱脚浇上汽油，然后走出楼房不远，用塑料桶里残留的汽油浇出一条油路，再用打火机点燃。呼的一下，火苗迅速朝着淋过汽油的地方窜向楼房。

吉娜被一阵惊恐的哭声吵醒了，她迷迷糊糊刚醒过神来，就闻到一股呛人的烟味儿，睁开眼睛发现，门缝外透进来红红的火光。她立即彻底清醒过来：楼房着火了！

她第一反应是找到女儿，发现女儿哭泣着跑过来紧紧抱住自己，她随手抓起一床薄毯子，裹住女儿的身体，自己也套上一件外衣，然后急忙向门口奔去。

门把已经被烤得烫人，但吉娜顾不得这些，扭开门冲了出去。楼道里烟火冲天，浓烈的黑烟呛得人睁不开眼，吉娜抱着女儿踉踉跄跄地在高温的烤灼下冲下楼道，身上和头发上都冒出一股难闻的焦糊味道。

跑到安全地带，吉娜放下女儿，大口吸进新鲜空气后，才缓过神来。看着燃烧中的楼房，她开始大声呼救，期待远处有邻居可以听到她的呼救声。

火舌越升越高，而邻居们还没有赶过来。意识到家再也保不住了，吉娜突然想起自己要把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抢救出来，比如银行卡、房产证，以及一些现金。与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三十年前为她拍摄的那张照片。（《加勒比飓风》）。

望着在楼道两旁升腾的火焰，吉娜心里有些犹豫，但想到那张代表着她的美丽和骄傲的珍贵照片即将被火舌吞没，她就觉得像自己的前半生被彻底抹去，在这世上只剩下这伧伧衰老的身躯了。她心有不甘。

咬了咬牙，吉娜从地上抓起那床烤出焦味儿的薄毯子，叮嘱女儿在原地等着她，然后转身冲进了还未被火焰封死的楼道。

虽然感觉灼热和呛人，吉娜还是顺利地进入了房间。屋里所有的物件都触手烫人，她不顾一切地径直奔向书桌，奋力拉开书桌抽屉。她的手指触摸到了那个小包，小包下面就是那张珍贵的照片。

她颤抖着手把这些物件裹在毯子里，一只手牢牢地捏住，转过身就要朝

外奔去。就在这时，脚下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房子整体向后倾斜，吉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

吉娜不知道这座楼房立在坡地的六根木柱子已经被大火烧焦，其中的两根甚至开始断裂，整栋楼房缓慢地向山坡方向倾斜。吉娜在倒地的那一瞬间还紧紧抓着手中的照片，接着在已经倾斜的地板上奋力向门口爬行。

然而已经被烈火团团裹住的立柱再也支撑不住了，从齐腰的位置整体折断，楼房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缓慢地朝着山坡下倾塌。

闻讯赶来的村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山涧里只听见吉娜女儿悲惨的哭叫声，凄厉的晚风把这哭声传送到很远，很远……

第二十五章

乐极生悲

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福生于隐约，祸生于得意。人生在最得意的时候，要提防最大的不幸光临。

哈维被再次邀请到纽约。在阿伦的公寓里，阿伦为他播放了那天用手机偷录的在内阁与霍本唇枪舌战时的对话，然后他们共同来评估这次攻击对霍本阵营的杀伤度。

哈维在听到前部分时，脸上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表情。阿伦也很为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感到骄傲，在这个时段，会场的主动权几乎都是掌握在他的手里。但是，等听到托比出场的申辩，哈维的神情又凝重起来：这只狡猾的老狐狸的确狡诈多变，他这招李代桃僵的伎俩，虽然破绽百出，但的确为霍本解了围，让被困的霍本得以侥幸逃脱。

“无论如何，你是给了霍本重重的一击，虽说他还没有当场就范，但是对打击他的信心和意志，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哈维边说边拍打了一下阿伦的肩膀，希望给他一些安慰。

“这已经演变成了一次正面交锋，把我们自己暴露了，再往下就要与他对拼实力了，所以还是有些遗憾。”阿伦还是很感慨，对霍本这次使用暗

伏奇兵的策略印象深刻，感慨霍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小弟，他已经成长为一位难以捉摸的强劲对手。

“接下去霍本一定会抓紧盘查他的内阁成员，哪些仍然还效忠于他。”哈维分析道，“科克已经在昨天公开声明，他要以独立竞选人的身份参选，霍本已经失去了这位他曾经极力拉拢的中坚力量。”

“如果不是托比突然搅局，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占据了主动。”阿伦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我们以为已经捏住了他的七寸，但还是让他逃脱了。”

“现在按照你的估算，能够继续支持你的内阁成员会占多大比例？”

“真的不好说，也许会有一半吧。”阿伦是个谨慎的人，他还是不敢高估自己，“如果我的资金能够再充裕些，那么我的把握就会更大。”

“关于他这次是否溜得过去，我的看法比你乐观些。霍本和托比的辩解，尽管在内阁成员中无人敢反驳，但是他们心里未必这样想。而在民间就更不同了，对他们这番诡辩，老百姓就不会认账。在舆论的天平上，不需要呈堂证供，只需要人心的直觉。因此只要我们持续进攻，把所有的证据链展现给民众看，这事件就会继续发酵，直至逐渐瓦解霍本的内阁，让跟随他的那些人失去信心。到时你再去做内阁成员的争取工作，双管齐下，我相信不久你在内阁的支持者，一定会超过半数以上！”

阿伦拿着酒瓶走到哈维身边，把他的酒杯斟满，然后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不是处于对立的两个党，而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有时候真希望这是一种现实，有人并肩作战的感觉真好。”

阿伦的话让哈维有些吃惊。在心底里，他是带着高度的戒备与阿伦合作的，处处提防着对方会不会给自己也设下陷阱。也许是潜意识里一直感觉对方的实力要比自己强大，也许是因为看到对方可以如此缜密地算计自己昔日的好友，他觉得对方肯定不会像他表现的那样信任自己，他俩之间仅仅是互相利用，不可能产生什么友谊。

但阿伦此时说出的话温情脉脉，似乎在对他伸出友谊的橄榄枝。哈维感觉很意外，不过也立即回应说：“在我看来，政治在某种程度来说是残酷的，而换一个角度看，它只是一场人为设计的游戏。任何施政理念，都是

一种主观臆想，都需要人们的配合与追随。其实按谁的施政方针去做，都有利端和弊端，所以你刚才所说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相信将来如果我们能够联合执政，我们会发现在许多地方我们都有共同点。”

哈维一边说着这番话，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今天是否能够达到自己预想的目的。他原来的设想很简单：一是鼓励阿伦在劳动同盟党的核心圈子中崛起。希望他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攻势，形成他在执政党的主导态势；二是在经济方面给予自己更多的支持。因为他很清楚，要进行这场选举，他目前的经济实力实在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阿伦刚才流露出他自己的经费似乎也有些不足，这让哈维心里一沉，他开始考虑取舍：也许现在更应该鼓励阿伦稳固他的阵营，而对自己的支援请求则可以暂缓。

“你看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哈维喝干了杯中酒，“本来今天我还打算向你求援，你完全清楚我的状况，在资金筹措方面，我们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是我们那位曾经的当家人巴特尔的作风，让他放下身段来很难，即使是一些临时的筹款措施也很难在他那里得到通过。”哈维带着放弃的心态，所以话说得很轻松，“但是看到你自己也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当前还是以稳定你自己的内部为重。”

这番话解除了阿伦原先的疑虑，他刚才提到资金匮乏，其实也是有意要先打退堂鼓。当然资金匮乏也是实情，但更多的是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当自己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他并不愿意扶持哈维，使他的力量过于壮大，毕竟他们还是竞争对手。现在听到哈维把话讲得那么直白，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在他们协商合作的时候，他给过哈维承诺，要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他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从公文包里拿出支票，填写了几个数字，然后撕下支票交给哈维。

这是一张现金支票，面额是五万美元，虽然与哈维的期待值相距甚远，但是他估计，今天就是拉下脸强讨，得到的结果恐怕也不过如此。于是他没有说话，默默地接过来，放进口袋，然后从茶几上拿过酒杯，给阿伦和自己满上，碰杯后一饮而尽。

从阿伦家出来，哈维感觉有些茫然，他信步在街上走着，也没有什么目

的地，无意中抬头看见路边有一行人在排队，一辆大巴停靠在路边，有位姑娘正招呼这些排队的人上车。等到人上得差不多了，她走上前来招呼哈维：“先生，要不要去快活谷试一试手气？我们公司送您十元金币，还有免费午餐。”

哈维知道这是接人去赌场的大巴车。按照纽约的法律，在市区是不能开设赌场的，只有在城外印第安人的居住区可以合法开设赌场。所以为了拉生意，赌场与一些租车公司合作，以优惠车价和免费午餐拉客人去赌场。

因为前阵子太忙，手里也没有多少钱，因此哈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赌场了，这会儿刚好没什么事，手里也拿到了阿伦给的这笔不多不少的钱，他觉得似乎是天意，给他一个机会去放手一搏。他从兜里掏出钱买了车票，走上了这趟又一次改变他命运的旅程。

进了赌场，哈维慢慢地在不同的赌台之间来回踱步，观察着每张台子的输赢状况，并不急于在哪张台下注。以他的经验，首先要观察一下哪张赌台人气比较旺。如果那张桌子上赌客比较多，至少说明赌场荷官的气势不旺，赌客赢了钱才越聚越多。否则荷官很旺，赌客上去就被宰，当然他们很快就会离开。

如果是“二十一点”的台子，他还会观察在赌桌上坐着的几位赌客会不会玩配合，这对大家是否能赢钱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个人自私，该要牌的时候不敢要，不该要牌时为了自保偏偏去要牌，可能会把整桌的赌客都给害了。

哈维也会遵守赌客们另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在大家都赢钱的那一阵不上桌，因为如果此刻上去，就会打乱原有的分牌秩序，把一桌好牌搅黄。据说有些不规矩的赌场就会雇佣一些这样的搅局者，当赌场荷官风头不好的时候，就上桌加一手牌，把赌客们的协作打乱。

哈维发现有一台轮盘赌台前聚了不少人，他走过去在轮台桌前停了一下，发现电子显示板出现的记录有七轮都是显示单数。没有犹豫，他押了一万元在双数上。这个数目在这张台子上显得出手很大，因为这一桌的人最大押注额不会超过二百。

当他挤进人群的时候，那些围在桌边的人都不愿挪开，于是很不礼貌地

用肩膀和手肘想把他挤开，不过见他下注如此重，不由换了一种敬畏的眼光打量他，纷纷为他让出一片空间。有些投机的人认为他如此大胆下注，一定是行家里手，便也纷纷跟随他下注。

白色的小圆球牵动着众人的眼球，在一片欢呼声中落入六号格子里。“六号！黑色！双数！”随着荷官的高声喝唱，两万美元的筹码堆到了哈维面前。

哈维并不恋战，他收起赢得的战利品，丢了一百美元的筹码给荷官做小费，就在一片遗憾的叹息声中离去。

哈维的心思不在以往他喜欢玩的那些牌桌上，他今天来是要赢钱，而不是玩牌。他要用自己的智商和运气来增加胜算，赢得自己的前程。他需要寻找有最大胜算的赌局，而不是浪费自己的资源。

他今天寻找的目标是德克萨斯扑克七张牌的玩家。德州扑克是赌客之间的赌博，赌场的荷官只负责发牌，再从每一局中抽取少量佣金，因此赌局的规矩对参加者来说相对公平。而其他与赌场之间的博弈，所有游戏规则都只会对赌场有利，虽然玩起来也许比较刺激，但哈维今天是来赢钱的，他寻求的是最大可能的胜算。

德克萨斯扑克一共有五十二张牌。开始的时候，每个玩家会有两张面朝下的底牌，然后依次得到荷官所发的一共五张面朝上的公用牌，决定赌客彼此胜负的是两张底牌加公用牌。如果赌客对自己手中的底牌没有信心，他可以选择放弃，那样损失的只是少量基金；如果不放弃，可以继续加注。经过三轮叫板达到七张牌，坚持到最后的赌家便需要亮出各自的底牌以较高下，持大牌者获胜。

哈维刚才只是在试一下今天的运气，他知道久赌必输，何况是胜率不高的轮盘赌上，见好就收才是明智的选择。不过开门大吉让他心中充满信心，他期待着今天能把阿伦的那张五万美元支票翻上一番。

终于，他在一张玩德克萨斯扑克的桌边停了下来。此时已经有四个人在玩牌，一位像是印度人的中年男子，长得很黑，满脸胡须，看上去有些紧张，紧紧攥住手中的牌像是怕它飞走，他面前的筹码已经不多了。另一位是亚裔妇女，五十出头的年龄，她神态悠闲，面前堆着不少筹码，目测暂时是赢家。另

外两位都是金发碧眼的年轻人，二十来岁，似乎来自欧洲，一身西装革履，像是来参加什么会议，忙里偷闲来赌场玩儿几把。他们应该是同伴，在决定跟不跟牌的时候会互相望一眼，仿佛在寻求对方的意见。

哈维询问了一下最低下注底线，觉得自己能够掌控，便坐了下来，开始今天的收获之旅。

几轮下来，哈维觉得自己已经清楚了那几个人的路数。印度佬本钱不大，没有胆略偷鸡，只有拿到真正的好牌才敢叫牌，但是又怕吓走跟牌的人，不敢一次加注太多。在座的几位都看穿了他，只要他跟牌，大家就一起扔牌，让他拿到好牌也只能赢一点小钱。但毕竟拿到好牌的机会有限，大多牌局他只能为人垫底，因此面前的筹码越来越少。那对金发白领似乎是常在赌桌上混的老手，应该是那类被称为按教科书打牌的人，只要看几本《赢牌指南》之类的书籍，就可完全掌握他们的套路。比较难搞的是那位亚裔妇女，她应该是家里有些钱来赌场消磨时间的人，并不把这输赢不大的台子放在眼里，押注和放弃看上去随心所欲，很难摸到她的规律。

她应该也是赌桌上的老手，一眼就看出哈维是个对手，只是她嘴角带着一缕微微的冷笑。有时候在与哈维叫板对决到最后第七张，逼得哈维决定放弃时，她本可以不必翻开自己的牌，但她还是故意亮出底牌，来炫耀自己实际是在偷鸡。

放在早些时候，哈维会被她的伎俩激怒，也许会不顾一切地追跟到底，非要一见究竟不可。但现在他要沉着冷静得多，对她的把戏只是一笑置之，该放弃就放弃，耐心等待致命的一击。

哈维上台不过一个多小时，印度人就败下阵来。再过了近一个小时，那对金发白领也双手空空地离开赌台。不过他们没有离开，而是站在桌边看赢走他们钱的那对赌客，最终到底鹿死谁手。

哈维注意到这位最后的对手无意间瞟了一眼手表，他也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他意识到对方可能想要休战，会寻机结束眼前的战局。

哈维并不吸烟，可是到了赌场他会在口袋里准备一盒香烟，还有一个镀金的高档打火机。这两样是极好的道具，会引发对手的联想，分散他们的

注意力，甚至会误导他们对自己的评判。赌局有时候就是一个比拼心理的特殊战场。

他从裤兜里摸出香烟，把打火机放在一边。荷官马上发话，说赌场规定不可以赌台吸烟。哈维连声说自己知道，只是想闻一闻烟味儿。他抽出一支烟放在鼻子前闻着，又看了那位妇人一眼，问道：“您也来一支吗？”

妇人笑了笑，轻轻摇一摇头，但是哈维看得出她眼神中的渴望。他想他已经激发起对方游离赌场的潜意识，下面就要看他自己的运气和对方取舍了。

拿到牌，哈维飞速扫了一眼，故意显现出一丝犹豫的神情，但还是推出了一千美元的筹码。这比他们平时的一百元押注高出不少。

他抬眼望那妇人，随手又抓起那支烟放在鼻尖嗅闻。妇人对他嫣然一笑：“我跟！”

哈维的手微微一颤，香烟掉在台桌上，他急忙抓起来说了声：“对不起”，把烟塞进烟盒。

“请问您跟还是不跟？”由于等待的时间较长，荷官很有礼貌地催促。

“对不起，我走神了。”哈维连连道歉，迅速抓起手上的牌看了一眼，“我跟！”

当荷官把三张公用牌摊开，这回轮到妇人叫牌，她开口就加到三千。

哈维稍稍一愣，望了她一眼，妇人回以妩媚的一笑，像是诱惑，又像是挑战。当哈维开口叫板一千元，妇人就在心里迅速做出了评判：最初他拿到牌时流露出的片刻犹豫，没有能逃出她的观察。她直觉对方也许拿到的是两张近似“JQ”的同花牌，虽说是大小不小，但下面一张如果是同样花色，或者是十也好K也好，他就可能博顺子和同花。她觉得对方想用加大赌注吓退她，因为他在台面上已经赢了几千，有可能准备收手。她可不能轻易让他出逃。

看到桌面的三张牌里有红桃两张，还有一张K，她估计对方如果真的拿到她猜想的牌，一定很难撤退。而自己手中只有一对九，对方坚持到下一轮，很有可能就算拿不到顺子或同花，也可能拿到一对花脸牌（JQK），那自己就养虎为患了。所以她决定，必须先一步吓他出局。

“你要吓唬我吗？”哈维也放了一个电眼给妇人，“我这个人最爱刺激，反正我这筹码也是赢来的，我就是要看看美人华丽装束下藏着什么东西！”

“请先生注意用词！”发牌的荷官是位姑娘，她很生硬地打断了哈维的话，“你到底是跟还是不跟？”

“我跟！”哈维似乎有些恼怒地把三千元筹码推了上去。

第六张牌出现了，那是一张黑桃七，看来这是一张对谁都没有用的牌。妇人松了一口气，这回轮到哈维叫牌。

“该是夫人吃午饭的时间了，我也要去过一过烟瘾，就这一把算了。”哈维把面前的筹码一把推上，荷官数了数是两万三千美元。

这回轮到那位妇人犹豫了：面前这位辨识不清人种、像是欧洲人又像是非洲人的年轻人，实在有些让她吃不准，他究竟是位偷鸡高手还是位疯狂的赌徒？

她抬头看着这位满面笑容的年轻人。他的笑容很真切，甚至还有几分纯情少年的样子，连她的心都不由为之一动。如果换一个场合受到他挑逗的邀请，她一定无法拒绝这样的诱惑。但是此刻她必须做出决定：是让他轻易骗走数千美元，还是放手一搏，吃掉这近三万元的赌注。毕竟还有下一张牌，她也许还有再拿到第三张九的机会，那样就算他拿到两对牌也会败在她手下，她曾经就有过这种绝处逢生的幸运时刻。

“我跟！”她直觉对方手中并没有大牌，他应该只是用这种表演破釜沉舟的方式来吓唬她罢了。当她把桌边的筹码推上前去，她心中似乎有一种释放的轻松感觉。

最后一张牌翻了开来，是一张黑桃八。妇人松了口气，她最担心的是会出红桃或者是带人面的J、Q。

到了双方该摊牌亮相的时候了。妇人从桌上拿起倒扣的两张牌往中间一扔：“看你到底藏了什么宝贝？”

哈维看了看她摊开来的牌，深深叹了一口气：“我很少用这样的手法来对付一位女士，这样老套的钓鱼手法，我以为您不会上钩。其实我不急于离开，我很享受与您这样的对手玩牌。”

哈维站起身来，把手中的牌摊了开来：那是一对A！哈维果然等来了运气，七张牌里要拿到一对牌本来不容易，更何况要拿一对顶了头的对子。他运用一系列假动作迷惑了对方，在两个多小时内就差不多实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将五万元变成了九万元。

中午的午餐比较奢侈，他没有去吃赌场提供的免费自助餐，而是享用了“德达侯爵”红酒和黑椒小牛排。这顿午餐分外美味，他注意到有两个像是双胞胎的妙龄少女在对他频频放电，他甚至想上楼去开房，好好享受这美好的一天。

从餐厅走出来，他微微有些醉意。经过被五光十色的游戏机包围着的赌台时，他看见下午来赌场的人明显增多，刚才还是赌客寥寥无几的德克萨斯扑克赌台，已经开了好几桌。

他本想绕行过去，但还是忍不住从桌边路过。那几张桌子的押注底限都提高了，最大的一桌起手就是五百美元。让他吃惊的是，那位曾经败在他手下的妇人也坐在这一桌继续赌着，而且看来手气还不错，面前的筹码堆了至少好几万。

哈维心中感叹，做事果然贵在坚持。如果那位妇人灰头土脸地放弃，那么她就真正输了。但是她坚持等待自己的时机，就有翻本的机会。

心里想着，他注意观察了一下与她同桌的那几位赌客，看了他们几手牌，感觉他们的水平应该在自己之下。正掂量着，他看见那位妇人抬起头，与他的目光对视了一眼，然后冲着他嫣然一笑，扬起下颔示意他进来参加。

哈维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不过他不想恋战，只买了一万元筹码，他希望能保留自己上午的胜利成果。

下午的开局似乎不那么顺利，他起手的牌应该说还算不错，但是随后发来的公用牌就变得对他不利，而对其他几家有帮助。好不容易等他拿到一对大牌，而对手也拿到了两对；当他凑成了三条，别人又拿到了顺子，总是大出他一头。由于底限高，随便跟几手就是几千，坐下去不到半个小时，他面前的筹码就所剩无几了。

如此灰溜溜地惨败他还很少遇到。那位曾经与他同桌的妇人手气却一下

变得很好，她带着几分自得地把牌扔到桌上，一面收拾赢来的筹码，一面笑着望着哈维，似乎报了上午的一箭之仇。

按赌场的说法，哈维这个时候是在走背运，通常情况下，他应该撤出。但他今天就是相信自己会转运，他觉得是因为自己随意玩玩的心态，才导致自己没有全力投入而失利。他决心要赢得今天的胜利，因为他要把这些赢来的钱投入竞选，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有使命的人，他相信这样与众不同的目的，会有神明保佑他的。

没有料到的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如坐针毡，简直难以相信自己居然会如此背运。与他同台的有七个人，有老有少，从外表和他们打牌的风格看，都不是什么高手，但是整桌玩家只有他一个人在输钱，他甚至能从每个人的眼中察觉出他们的窃笑，嘲笑他这个倒霉鬼如此的不堪。

不知不觉他已经坐到了傍晚时分，赌场的天顶都绘画成蓝天白云，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飞逝。哈维身边的赌客也换了好几拨，在他推出面前最后一摞筹码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把从阿伦那里拿来的五万美元全部输完了。

阿伦今天睡得很晚，整个一天他都在通话中。近一个月来的努力开始收到成效，内阁十九个成员，他确认有九个会站在他这一边。只要继续努力，他估计再有半个月，他还可以争取到另外三个。

一个新的主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两周后议会要讨论年度财政报告，到那个时候他将发起不信任案，在内阁公开挑战霍本的领导地位。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就可以大大推进他们改朝换代的进程。

所谓不信任决议案，通常是在议会不同意政府（内阁）的政策和施政方针时提出。议会如果通过不信任案，政府（内阁）必须总辞职，或者依法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改选，由新的议会决定政府（内阁）的去留。

如果他与哈维联手，这件事就有十成把握。他确信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内部斗争一定是拍手称快，更何况这个不信任案能够提前推翻现政府，这等于提前进行大选，而且是在执政党狼狈不堪的状况下，反对党

的胜算会大许多。

他为自己的主意感到兴奋，急切地想就这个新的方案与哈维交流。但是拨打了一天的电话，都没有能接通。虽然有些遗憾，但是一点也没有减少他心里的欣喜，他决定第二天就赶回凯伦岛去，把这一计划与几个心腹再具体谋划一番。

晚饭后他又打了一通电话，到睡觉时已近午夜一点，刚睡下没多久，就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摸过来电话，对方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这回你可要救我，我有麻烦了。”

阿伦好一会儿才弄明白电话是哈维打来的，但一时还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是你吗？哈维，出了什么事吗？”

“我现在还在快活谷赌场，我今天失控了，把所有的钱都输掉了。”

“那你先回来吧，有什么我们明天再处理。”听说是哈维赌博输了钱，阿伦松了一口气，他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严重，甚至有些埋怨哈维在深夜把他吵醒。

“我这次祸可是闯大了，我不仅输掉了你给我的钱，还输掉了我的委托人的钱。”

阿伦的睡意一下子消失了，他从床上坐起来追问：“你到底输了多少钱？”

对方沉默了，有一会儿没有回答。

“你要是再不说，我就挂断电话了。”阿伦威胁道。

“八十五万。”

“八十五万EC？”阿伦还心存侥幸。

“八十五万美元。”

“你去死吧！”这是阿伦冲口想说的话，但他还是强忍了回去，“你打算怎么办？”

“再借我一些钱，相信我，我一定会补偿你的，请你在网上马上划些钱到我账号。这次你要是不帮我，我就死定了！”

“我想你已经死定了，谁也帮不了你。”阿伦的声音变得冷酷，“你还指望再去赌桌挽回残局，那是做梦。我现在只能给你一个忠告，尽早离开

那里，能跑多远跑多远。”

“那我就彻底毁了，不仅是我，还有我们的合作和计划。不要在这个时候抛弃我，请想一想，那会毁了我们大家！”哈维像是溺水之人，不放弃任何可能抓到手的一线希望。

“你已经毁了，请不要再来牵累我！”阿伦冷静地回答，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为了防止哈维再打过来，他还关闭了手机电源。

在听到哈维说出那个输掉的天文数字时，他就知道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他迅速评估判断了一下如果放弃哈维，自己可能面临的损失，发现如果按照自己的新计划，在目前的情况下，失去了哈维，对自己反而会更有利。

首先，即使哈维因此而下台，反对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会反对自己将在议会提出的不信任案，哪怕他们只是保持中立，他还是可能在议会赢得主动。没有哈维他照样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哈维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在前一阶段持续地攻击霍本，极大地伤害了霍本在劳动同盟党和国民中的声誉。这正是自己在夺权准备时期所需要的。

再则，通过前一个时期的接触，阿伦意识到，从长远来说，哈维是个比霍本更难以对付的对手。哈维的最终目的是登上总理的宝座，绝不会甘心寄人篱下，如果将来出现两党携手执政，他会遇到哈维不间断地权力挑战和进攻。这一次他意外折损于赌场，真是老天送给他的一个大礼。

挂断电话以后他心情舒畅，几乎在第一时间坠入梦乡。

阿伦挂断了电话，哈维还是举着手机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他再次拨打重复键，但是对方已经关机，他的心彻底沉到谷底。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他觉得过去的几个小时，就像有什么鬼魂附体，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和意志。当他输掉了刚从阿伦那里拿来的五万美元，他就开始失控，满脑子都是要赢回失去的钱。他不能失去这笔钱，因为这笔钱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是他走上政坛顶点的基石，他不能够失去它。

于是他开始动用信用卡里的存款，那是保险公司赔偿给他的委托人的医疗保险金，一共有六十五万美元。他相信在他那一桌的赌客里，没有谁会有这样大一笔钱。本钱大就意味着机会更多，当他估计对方是偷鸡恐吓的

时候，就有本钱去戳穿对方的假象。他不能放弃这样的机会，风头总会变的，时运还会回来，他不可能总是走背运。

当他手捧五万美元筹码回到桌前，他那放手一搏的气势果然震住了桌边的赌客，他们面面相觑：这不是什么VIP贵宾房，一般人上桌只会买二千至五千的筹码，这样夸张的赌客倒是不常见。

也许是哈维那副拼命的架势吓到了同桌人，他几乎每一把牌都不肯放弃，有的赌客拿到一对A也不敢与他叫板，因为他会在开始叫牌时就把赌注提高到吓人的金额。

同桌的人不愿恋战，既然已经赢到了钱，谁也不想与这个疯子拼下去，于是渐渐地他们一个个离去，最后那位华裔妇女也站起了身：“我也不奉陪了，如果你这么想赌，干吗不去VIP大房子里试试手气？”

由于没有人跟进，虽然这阵子哈维手气不错，但是也只能赢一些小钱，他在午后输去了五万本金加四万赢来的钱，现在他只赢回来六千。杯水车薪，眼看面前的赌局要散，他实在心有不甘。

华裔妇人的话在哈维心头撩起一团火：赌场多年，他还从未进过贵宾房赌博，这像是一道无形的门槛，是他界定自己是来赌博还是做赌徒的分水岭。今天似乎是个特例，他不是来赌博，而是为了竞选筹措资金，上天会眷顾我的，他对自己说。于是他朝着贵宾厅走去，去寻找他翻本的机会。

贵宾厅里服务员比客人多，偌大的厅间里只有一桌玩“二十一点”的客人和另一桌玩德克萨斯扑克的赌客。哈维在服务员热情的目光注视下走到桌边，他内心还是有些发虚，没有打算马上坐下，想先站在一边看一下桌上的人玩儿多大，怎么玩儿，预估一下自己的实力。

“先生，非常抱歉，这里的规矩是要么参加，要么离开，不允许旁观的。”一位女服务员走到哈维身边，满面堆笑地轻声提醒道。

哈维迅速扫了一眼：他们每人面前也只有几万元筹码，每把下注的底限是一千美元，他认为自己还玩得起，何况自己就是要寻一些大玩家才能赢回本钱。在心中打定主意，只要赢回自己的五万本钱，他就立马走人，绝不恋战。

哈维坐了下来，在台边整齐地码好五万元筹码。他以为这会对周围的赌

客产生影响，但是似乎没有人对他的到来表现出兴趣。他注意观察了一下与自己对赌的五位同桌，有四位像是中国人，还有一位西裔老者。那些亚裔都还很年轻，他们应该彼此相识，互相调侃着，似乎在玩一场游戏，而不是一掷千金的豪赌。

牌局的开始并不太顺利，由于过度紧张，他一遇到对手的强势，便退下阵来，甚至跟不到第六张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他看到最后的第七张牌，他往往后悔得要揪自己的头发。如果坚持到底，他不仅可以拿到三条，还可以拿到同花，甚至拿到三张加一对的“满堂红”。

看到那些年轻人最后亮出两张与他无法相比的底牌，轻易地就把几千上万的筹码一把搂去，他恨得牙痒痒：都是同样一副牌，都是赌场荷官洗牌，完全是凭概率分牌，每个人得胜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自己的胆怯，才痛失良机。由于中途放弃，几乎每把牌都要输掉几千元，坐上赌台不到半小时，他就又输掉了一万五千元。

他在心里痛骂自己太患得患失，于是决心不再疑神疑鬼，只要有看得过去的牌，就一定跟下去见个分晓。

谁知道随着自己打法的改变，自己手中的牌路也变了：起手的牌都不错，至少是一对牌，但是接下去发来的公用牌与自己手中的底牌毫不相干，反倒是往往把对手一副烂牌变成两对或是同花，让他忍痛跟下去的几千甚至一万成了陪葬，最后死得很难看。一个多小时下去，他面前的五万元又成了别人的战利品。

看着他们谈笑风生地瓜分了自己的钱，哈维的心里在淌血：这可是他的委托人的保命钱，不能有闪失，他必须把它赢回来。他的眼前没有了退路，要赢回已经输掉的十万元，就必须加大赌注。同桌的赌客对他近乎搏命的玩法似乎并不在意，于是大家的赌筹迅速升高，到第七张牌的时候，锅里（几个人在这一局跟押的赌资）的钱已经高达数万。

在一次次的希望与绝望之间，哈维经受着煎熬，而幸运女神的天平似乎总是向对方倾倒。他已经记不清追买过多少次筹码，也忘了时间，只是机械地一次次推上筹码，眼睁睁看着别人伸手把自己的筹码搂走，他只能一遍遍在心中祈祷：给我一次机会！

终于他等到了一次绝好的时机，他起手拿到一对K，在荷官发出的第一轮三张公用牌中，他又得到了另一张K，这样的牌只有拿到顺子以上的牌才有获胜的可能。哈维当然不会放弃这次机会，他加大赌注，一次就把跟牌的筹码加到五万元，对家也许是因为一直顺风顺水，有四个人跟了上来，窝里的金额一下子跟到二十多万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六张牌发出，公用牌里有了一对“四”，这样哈维手中的牌就是三张“K”和一对“四”，那就是一副“满堂红”，就是对方拿到顺子和同花，他也是稳操胜券。

到了哈维叫牌，他把跟牌的加注提高到十万，没想到还有三家跟了上来。他的心中一阵狂喜，因为桌面玩家的下注总额已经达到了五十多万，而他们还有下一轮的叫牌。

哈维在心中暗暗祈祷对家不要退缩，继续跟进，让他有一个彻底翻身的机会。

这次轮到对家叫牌，没想到那个年轻的亚裔小伙子把下注提到了二十万！哈维看到公用牌里有四张红桃，他相信对方一定是拿到了同花。

这时候有两家退了出来，现在桌面只剩下哈维与他对决。哈维查了一下自己账户的余额，只有最后的二十五万了，他毫不犹豫地全部提了出来，把押注又提高了五万，这样总金额已经达到九十五万。他默默祷告上苍，期待对方继续跟进。

上苍似乎听到了他的祈求，对方果然没有退缩。这位年轻人把另外二十五万筹码推到桌面，桌面的金额于是达到了一百二十万！哈维在心里默默欢呼：报仇雪恨的时机终于被他熬到了！

哈维想起玩德州扑克的一句名言：胜利不是来自于对手的多犯错，而是来自于你的少犯错。有些时候，可能一连十几把牌都需要弃牌放弃该局，而高手往往为了最终的胜利，不动声色，坚持到底。哈维此时认为自己虽然在前期有些冲动，犯了不少错，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放弃，上天给了他唯一的一次机会，他也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

到了开牌的时刻，哈维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就像要将一条上了钩的大鱼拎出水面，他一张一张地把手里的牌摆到了桌面，等待欣赏对方吃惊沮

丧的表情。

但没有想到对手还是那么一副不屑的神情，他一面继续与同伴聊天，一面随手翻开了自己扣在桌面上的牌：那竟然是一对四！加上公用牌的那一对四，他竟然拿到了满堂红的克星四条！

哈维觉得一切都在眼前崩塌，曾经有过的信念不复存在，世界向他展现出最残酷狰狞的一面！

第二十六章

众志成城

生存的第一定律是：没有什么比昨天的成功更加危险。

——未来学家，托夫勒

大律师托比·法希尔离开霍本的公寓已经是半夜了，霍本还是毫无睡意。这段时间他睡眠很差，几乎每天只能勉强睡上两三个小时，一般是在三点以后至清晨。

托比带来的消息令人沮丧，他验证了霍本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测：在他领导的党内，真的藏有一小撮心怀叵测的人，他们表面温顺，暗中却在密谋勾结，阴谋利用这次大选向他发起突然袭击。

自从那次内阁会议受到公开挑战，霍本对自己的内阁产生了不信任感。那天如果不是他有一种直觉，预先与托比做了准备，那么在会议上就会全面失控，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为此他让托比进行秘密调查。托比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从海外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对他和霍本心中最存疑的几位议员做跟踪调查，发现他们真的在秘密串联。尤其重要的是，托比发现了他们的核心人物竟然是阿伦·雷特。

最让他们吃惊的是，阿伦几次从纽约回来，秘密会见反对党领袖哈维，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这里隐藏着太多的可能，难以想象如果他们

二者合作，会对霍本产生多么大的杀伤力。

现在亟须确定的是，究竟还有多少人仍然站在自己这边。托比和霍本在一起核对了名单上那些与阿伦联系密切的内阁成员，结合他们近期的表现，逐一进行了评估，最终评判的结果很不乐观。

托比提醒霍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的存在，让霍本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托比指出，万一阿伦一伙与反对党联手，就有可能在任何一届议会上发难，而他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不久将要举行的年度财政预算案。在议会上，如果他们联手对霍本政府提起不信任案，支持的票数就会占上风，那么霍本政府就要被逼下台，根本不必等到大选。最糟糕的是，似乎现在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晚，他们无法去与阿伦协商，因为主动权在他手里，他握着致命的王牌。

另外一条路就是抢在阿伦全面摊牌的前面，先与反对党达成组建下届联合政府的协议。不过，此时主动跟他们做交易，哈维的胃口一定很大，说不定除了自取其辱，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霍本有些无助地望着托比，期待他能有什么好建议。但是这位一向足智多谋的大律师，此时也是默默低下头，长叹了一口气。

“我们去院子里走走吧。”托比突然站起来，转身拉开客厅的玻璃门，自己走了出去。

霍本有些被搞晕了，他看得出托比有事要与他谈，但他那副神秘的样子让他不解，于是也站起身跟了出去。

托比径直走到游泳池边，开始脱衣服，霍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一起来泡一泡吧。”托比把全身脱得一丝不挂，走进了水池。

霍本当即明白了托比是要与他谈什么重要的事情。托比是只老狐狸，他一定是不放心说话的地方，甚至不放心霍本会不会偷着录音。这说明他要说的内容十分重要。

没有多说什么，霍本也脱去衣裤，穿着短裤坐在了泳池的台阶上，等着托比开口。

“你知道纽约很大，每天都有许多事情发生。”托比说话的声音很慢，

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说话时他并不看着霍本，而是躺在水面上，眼睛望着星空。

霍本细细琢磨着托比的话，等待他的下文。

“如果你的那位好朋友在纽约不太检点，比如生活不检点与人抢女人，喝醉酒不小心摔断了腿。有时候这种事发生也不全是坏事，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对很多人来说，也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大家都好。”

霍本学着他也躺在了水里。他发觉的确很舒服，夜晚海风袭来，还微微有些寒意，而躺在被阳光晒了一天的泳池水中，感觉浑身温暖而绵软。

夜空划过一颗流星，霍本长叹了一口气：“都说看见流星许愿会梦想成真，我还真希望你说的会成为现实。”

托比转过脸来认真地看着霍本，霍本也心有灵犀地转脸望过去，两个人对视了足够的时间，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正在此时，两个人突然觉得身下的大地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他们在水中的身体都侧翻到了一起，泳池的水也剧烈地晃动起来，激起的水花打在他们脸上。

“地震！”他们同时喊了出来。这几天接连不断地会发生一些震级不大的地震，大多都发生在夜里。凯伦岛是火山爆发形成的岛屿，岛上还有露天的沸腾湖，这样的地震司空见惯，人们也不太放在心里。但是因为这几天发生得比较集中，政府还是派出相关部门的人员去几个火山口做了监测。而现在这一次似乎震级比较高，让霍本和托比都心跳不已。

托比站起身，也没有找块毛巾擦一把身子，直接套上衣裤就开车回家了。霍本给负责监测地震的部门打去电话，他们报告说正在测定震级，一旦有情况会随时报告。

霍本躺在床上，许久还是难以合眼。他一向对自己的智商和能力很自信，但是今天竟然要走到耍下三滥手段的地步，他真的没想到。但是又能怎么办呢？眼睁睁看着自己就要陷入别人布置好的联手阵，被人从权力的顶端拉下来？他不能坐以待毙，只要有任何挽回局面的手段，他都会用以自救。

这么想着，他渐渐坠入梦乡。大约睡了没有多久，一阵急促的铃声把他

从睡梦中惊醒。他蒙蒙胧胧地抓起手机，刚刚接通，一个兴奋无比的声音震耳欲聋地传来。

“你说慢一点，我没听清楚。”听见是电台老板菲兰克·奎赛的声音，他有些不耐烦。

“哈维出事了！他出了大事了！”听筒那边奎赛激动地仍在大声喊叫。

“你在说什么？再说一遍！”霍本终于听清了奎赛在说什么，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困意全消，也对着手机大声喊了起来。

“哈维在赌场输了一笔巨款，包括他的委托人的医疗赔偿金。现在他的委托人急需用钱，他实在拿不出来，这才把事情给暴露了。”

“你这消息确切吗？”

“千真万确！那位委托人已经到法院提起上诉。我们也是刚得到消息，明天一早各大报纸都会刊登这一消息。哈维他回不了国，他彻底完蛋了！”

霍本全身的汗毛立了起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在这一瞬间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是眷顾他的，不然为什么这样的奇迹，总是在他面临绝境的时刻一再发生？

此时他第一想到的事就是拨打托比的电话，他要立即制止托比可能采取的行动，他的面前已经出现转机，他再也不需要走险棋来拯救自己了。

科克·内尔森抬起头来，他看着裘丽亚拉开玻璃移门走了进来。裘丽亚平时很少到办公室来找他，就是进来也会让秘书先禀报一声，尽管秘书会允许她长驱直入。

裘丽亚脸上的神情有些古怪，她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径直向他走来。科克相信她的突然到来与这份报纸有关，他站起身接过报纸，第一版的头条通栏标题赫然写道：“反对党领袖沦为逃犯，凯伦岛政坛又起风云！”

科克一目十行地看完报道，跌坐回椅子。他直直地望着裘丽亚，两人面面相觑，许久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曾经在科克的心中，幻想过无数次这样的场面：有人奔跑进来告诉他，哈维出事了！他终于被赶下了台！

这曾经也是他最美好的梦境，这是一个背叛他的人应得的下场。但是当

这一切真实发生的时候，他没有感到任何快乐。

“这会是真的吗？” 裘丽亚终于开口问道。

“我相信是真的，我了解他。” 科克沮丧地回答。这不是他所要的结果，绝对不是！

当科克对外宣布辞去部长职位，脱离劳动同盟党成为独立竞选人后，他的支持率一路飙升，甚至街头巷尾，都会有人主动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对他的选择表示支持。特别是当他挺身站出来为华人说话，他俨然已经成为凯伦岛华人利益的代言人，他的竞选活动得到了更多方面的支持。

当他提出不再等待政府的行动，要集资拓建选区最贫困地区的那条公路，他在短期内就筹集到大部分资金。更可喜的是，中国援建工程队也愿意来协助，以最低的成本价为道路的先期工程开路。这本来是工程中最艰难和最耗费资金的一部分，但是有了中国工程队的援助，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出现了鼓舞人心的进展。

随着这条道路的修建，科克在这个选区的人气更是旺盛，他不仅得到了来自民众的公开追捧，还得到来自执政党内部一些人的暗中支持。霍本曾经的好友、现任驻美大使阿伦就几度在夜间走访他，明确表示会在竞选中支持他。还透露说已经联络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议员们，包括反对党的议员，准备通过大选，组建新的政府，彻底改变凯伦岛目前的政治格局。

如果说科克当初主动递交辞呈还有愤然离去的成分，那时候他对将来是否能够重返政坛还不抱幻想。那么随着时局的变化，他开始真正相信陆成枫当初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事态正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更奇妙的是，他现在以另外一种方式，与昔日反对党的战友又站在了一起，携手成为默契的盟友。这样的合作更为自然与和谐，他对于反对党展开的对执政党的政治攻势也不再反感，而是推波助澜，眼见得霍本的势力正在被逐步孤立。

然而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居然反对党的领袖哈维出了大事。在围剿霍本的这场战役中，反对党是绝对的主力军，如果哈维成为刑事案件的通缉对象，那么对反对党在这次竞选中的形象，会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其损失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

尽管哈维与科克有过很深的个人恩怨，但此时科克并没有任何幸灾乐祸的感觉，他真心为哈维感到惋惜。

“我知道有时候他会失控，但是疯狂成这个样子，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我还是难以相信，不知道这份报道有多少真实的成分。”科克把报纸丢在桌上，重重地在上边拍了一掌。

“这份报纸是民主自由党人的报纸，应该比较客观，与事实不会有太大出入。”裘丽亚说话时也颇为遗憾，她完全理解科克此时的心情。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科克有些心情烦躁，不想接听。裘丽亚帮他接听了电话，刚听了没几句， she 就把电话递给了科克。

“我是亨利·陆，有件事想向你了解一下。”

“我知道的不会比你更多，我也是刚刚看过报纸。”科克有些不耐烦地回答。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也许更为严重。你听说了关于海啸的事吗？”

“你是说昨晚的地震？不必大惊小怪，这样的地震不会引起海啸，你太神经过敏了。”科克觉得好笑，这个中国人怎么如此想象力丰富。

“我不是说近来的这些频繁小地震，而是说在网上的一些报道，你听说过朱瑟里诺（Mr. Juseleeno Nobulega Da Roose）这个人吗？”

“没听说过，他是哪里的人？”科克搞不懂陆成枫怎么会一大早关心起如此奇怪的问题。

“那你现在就上网查一下，这件事已经在我们华人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我希望你看后告诉我你的看法。”

陆成枫又把朱瑟里诺的名字为科克拼读了一遍，就匆匆挂断了电话。科克摇了摇头，把那张记着名字的纸片递给裘丽亚：“你要是有时间查一查这个名字，谁知道亨利在搞什么名堂。”

裘丽亚接过纸片，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还是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又走了进来，手里拿了几张纸，神色古怪地看着科克。

“你是怎么了？又有什么坏消息？”

裘丽亚把手里的几张纸递给科克：“你也许真的应该看一看。”

裘丽亚的神情引起了科克的注意，他接过那几张纸，认真阅读起来：

朱瑟里诺是巴西人，出生于1960年，职业是学校的教师，现在与妻子儿女四人过着很清贫的日子。他是位平实的市民，但他所预言的事件与大灾祸发生之年、月、日，准确得令人震惊。

如果他梦中所梦到的对象或内容是属于个人事件的话，他只告知当事者；但对方若是位国家元首或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知名人士，且对于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事件，除了本人，他也会通知当事人所属国家的新闻局与大众传播媒体。

朱瑟里诺与其他的预言家的不同之处是，他在梦中所见到的“预知梦”完全没有遗漏，并且毫无保留地直接传达给当事人。另外如前所述，他也会将通知给当事者的预言事件登录在政府立案的公证事务所，或向国营邮局取得发信证明，有时候他还会寄附有内容证明的信或传简讯给当事人。

1997年3月4日从邮局寄给戴安娜王妃之警告书是这样的：“我接到从上帝来的讯息，告知有人恶意设计让您发生车祸之阴谋，您的生命同时也会遭到危险，七位天使如此地告诉我。也许您会在这次车祸中丧生，但是专家们可能会把它当作是驾驶失误而造成的撞车事故处理，可是他们都完全错误了。杀人凶手就在您附近……此暗杀事件可能于2000年到来之前发生。”

朱瑟里诺也曾将此警告书邮寄给英国最具代表性的Times、Daily telegraph以及Guardian等三大报社，但始终没被报道。车祸事故于警告书寄出的五个月后，即1997年8月1日发生，如预言所述，最后以单纯的驾驶失控交通事故而草率地处理了。

1989年寄给美国总统与英国领事馆之警告书，也登录在第一公证事务所。此封警告书中也预言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将会第一次受到攻击。虽然没有预告特定日期，但第二次的攻击时间很明确地告知是2001年9月11日。关于此警告书的结果愿世人所知。

科克没有继续看下去，他放下了手中的打印资料。虽然这些材料看起来很吸引眼球，但与他目前的状况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陆成枫不应该那么无聊，于是伸手拨通了电话：“亨利，我看了你的朱瑟里诺，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觉得这个人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吗？”

陆成枫有一会儿没说话：“你觉得这件事对我们毫无影响吗？你的神经

真够坚强，在我们华人这里都已经闹翻天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有什么可闹的？”

“要回中国嘛，特别是女人们。万一这些预言是真的，谁愿意留在这里喂鱼？”

科克更弄不清楚了：你究竟在说什么？”

“你究竟有没有看完资料？”

科克语塞了，喃喃道：“现在网上这类东西很多，你们不会当真吧？”

“你还是耐心把它看完，我再与你说。”陆成枫挂断了电话。

科克叹了一口气，还是拿起那篇资料接着看下去，这次，他终于明白陆成枫急迫打来电话的意思了。

“1996年9月16日他寄给印度大使，警告印度洋会爆发大海啸。最早寄出的警告书约于灾害发生的八年前，邮寄给驻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印度大使。此警告书中预言2004年12月26日早晨，在印尼的Aceh（亚齐）省会发生8.9级地震，印尼与印度会被三十米高的海啸袭击。

1997年4月30日寄给印尼梅加瓦蒂总统的警告书中说：“我在梦中见到2004年12月26日早晨七点，南亚洲将会被8.9级超大地震侵袭，同时也会引发十米高的海啸。波及范围将从印尼的Aceh省开始，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泰国、马尔代夫、孟买，更扩大到摩里西斯等地。而且一定会有数万的生命被夺走……”

果真如警告书中预言，地震发生于12月26日早晨七点五十八分，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万人，最大的海啸高达三十米，有很多人被涌上岸来的海啸吞没了。其他如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大使馆也都发送了同样的公函，这些公函上全都盖有邮局发送证明之邮戳。朱瑟里诺先生也收到了从以上各国的大使馆或总统秘书官寄来的感谢函。

从梅加瓦蒂总统府寄来的感谢信函中，这样写道：“关于地震与海啸，如果于2004年发生的话，为了预防此悲惨的灾难发生，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得不去做，但是我们又无能为力。”印尼大使馆在给朱瑟里诺的书信中则说：“我们将此内容传达给本国政府，如果还有其他情报追加的话，请勿吝惜通知。”

朱瑟里诺说这是上帝通过他来警告世人，这是他的使命。他说希望那些没有被言中的惨事更多些，之所以留底，是想引起世人的重视，避免灾难。朱瑟里诺先生现在好像也接受个人的人生祸福之预言，但完全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他个人一直坚持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最近的预言是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附近诸岛）的巴哈马岛，在11月1日至25日期间会因为火山爆发而发生地震，之后又会引发一百五十米高的超大海啸。约八十米高的海啸会涌到加勒比海，不仅加勒比地区许多岛屿会被夷为平地，美国本土以至巴西等地也会被汹涌的海水冲进陆地十五公里至二十公里。

科克发觉自己的脑子也有些眩晕了，以致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一时间分辨不出现实与虚幻的区别。

远远听见救护车的鸣笛声，巴特尔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沉，努力睁开一点就觉得头脑发晕。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觉到有人急匆匆来到身边，解开他的衣扣，一个冰冷的听筒按在他的胸口：“他的心跳还稳定，你们为他服用了什么药？”

“硝酸甘油片。”他听到的是妻子略微颤抖的声音。

“你们处理得很好，现在我们要把他送去医院，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从巴特尔家到医院有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巴特尔面上罩着氧气面具，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虽然他刚才是因为心绞痛瘫倒在桌边，但当时他很清楚，这完全是拜哈维的疯狂之举所赐。

他是在几天前接到哈维的求救电话的。情急之下，哈维不得不向巴特尔说了实话，说他以前带来的五十万美元其实是与阿伦合作拿来的经费，但他把那笔委托人的医疗赔偿金输光了，而他的委托人马上就要用那笔钱，他希望巴特尔能够把那五十万再筹集起来还给他，以解燃眉之急。

巴特尔强压住满腔的愤怒，开始按哈维的交代，一笔笔去催讨他已经分给各个候选人的钱。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拿到钱的候

选人，如同干旱的田野偶然下了一场薄雨，早就通通花光了。有些是还了多年的旧债：出租司机拉载选民参加集会和选举的包车费、竞选办公室的租金，以及张贴标语和旗帜的劳务费；还有的是为选区的贫困户修了房、买了药。那些钱分在十九个选区也是杯水车薪，一下子就用得见了底，现在谁还能够再还回来？

巴特尔辛苦地奔波了几天，但是收效甚微，还不够归还那五十万的一个零头。焦急等待用钱的事主忍无可忍，终于一纸诉状将哈维告上法庭。当力图挽救局面的巴特尔看见报纸登载了关于此事的报道时，心力憔悴的他终于倒下了。

与其说此事最为折磨他的是愤怒，不如说是悔恨与自责：毕竟是他一手将哈维扶上领袖位置的。哈维的任性和失控他不是一点都没有察觉，但是因为他对哈维能力的偏爱，也怕别人指责他是恋权，明明已经退位了还要对年轻的领袖指手画脚，因此他没有去指正。现在哈维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代表他个人，他毁灭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前途，而是反对党在民众中的形象。这次损伤恐怕是几年也难以弥补回来的，仅就这一次选举来说，他一个人断送了全党获胜的可能。

这一天阿伦醒来得很晚。几天来他忙于在各个社会团体活动，争取更多的赞助资金，他认为只有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他的胜利才更有保障。他不想空手回去，那些都是些嗷嗷待哺的候选人，越是临近大选，他们的胃口显得越饥饿。哈维的事，他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哈维后来不再骚扰他，但是国内的政治格局毕竟有变化，他还是需要安抚凯伦岛那边自己人的情绪。

忙过几天的筹款活动后，他终于订好了回国的机票。昨晚打电话到深夜，今天下午就要启程，所以他准备睡足一觉，做好充分准备回国一战。

关上淋浴间的花洒喷头，阿伦听见卧室里传来电话铃声。他匆匆披上浴巾走进卧室，电话铃声却已经停止了，抓起手机查看号码，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

阿伦心里笑了笑，一定是霍本要召开什么会议。事实上他觉得这个会比

他预料得还晚了些。哈维垮台，霍本一定是最高兴的人，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上帝之手，天助他在大选之前，消灭了他的最大敌人。

在这一点上，阿伦有些感到庆幸：霍本会因为这个胜利忽略身边的对手，因此而放松警惕，到时候就更有利他在最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给出致命的一击。

电话铃又响了，阿伦漫不经心地拿起电话。反正他已经买好了下午的机票，他估计这个电话是通知他参加内阁会议的。

“是阿伦先生吗？”

“是我。”

“先生您好，我是总理秘书，我奉霍本总理之命，向您宣读一项内阁的决定。”

总理秘书的声音不卑不亢，但是让阿伦听得心里有些不安：平时她打电话时都会恭敬地称呼他“阿伦大使”，说话的语调也还热情，而今天她说话的声音如同机器人，一个个字像从制冰机里吐出来的冰块，各个整齐划一，冰冷无情。

“由于我国与美国在外交方面长期不和谐，政府认为没有在美国继续维持使馆的必要，因此决定撤销驻美使馆，正式文件很快将由外交专使送达。您目前可以留守做些善后的准备工作，等待您新的任命通知。我的传达完毕。”

阿伦语塞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我现在不需要回国？”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受命传达内阁决定。”还是那种机器般冰冷的回答，“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要挂断电话了。”

阿伦没有作声，他自己先挂断了电话，明知已经于事无补，何必忍受这番侮辱。

挂断电话后，他急忙拨打了凯文·马丁和摩西·科比的电话，但是没有一个人电话有人回应。他的心开始发沉：一定是出事了！霍本已经公开把他排挤出内阁，那么其他的人下场也可想而知。

在阿伦拨打电话的时候，马丁和科比都已经坐在了总理办公室。他们是

一早上班的时候，被分别叫去的，一进入办公室，就被要求关闭手机，被人引到座位，像是关进笼子的小白鼠，静静等待。

请君入瓮的仪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基本到齐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召集会议的方式让许多人惴惴不安，尤其是看见曾经的核心人物阿伦缺席，有人心知不妙。尽管办公室里开着空调，他们的额头还是渗出了汗水。

姗姗来迟的霍本终于露面了，他一改常态，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与他平时笑容可掬的样子判若两人。

与他同时进来的是他的法律顾问托比，他的神情也与往常不同，不再是以往那副低眉顺眼的样子，而是傲然审视着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仿佛是掌握他们生杀大权的主审官。

霍本在为他准备的位子上坐下，有一会儿没有开口。会议室的气氛异常压抑，似乎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我想目前的局面大家都十分清楚，不过我还是想看看，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请举手。”

霍本这个看似有些滑稽的要求，让在座的人都有些吃惊，但是陆陆续续地有人举起了手，然后慢慢地一片手臂都举了起来。霍本环视了一遍，继续问道：“有没有人持不同意见，也请举一下手。”

这一次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一个人举手。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也许在一周前，如果我来问同样的问题，我相信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那时候有人在密谋要推翻内阁，甚至不惜牺牲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让我们这些年对国家的努力成果付诸东流。我不想当众点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不蠢，我们很清楚他们是谁！”

霍本说着站起身来，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在座的所有人，他的话让一些心虚的人低下了头。

“我们的政权是以基督教的精神治国，我们每一位部长和议员，在就任宣誓的时候，都手持《圣经》，但是我们的心里是否真正有信仰？是否真心听从神的旨意？如果有谁到现在还对此持有怀疑，那么睁开眼睛看看神灵是如何惩罚了口是心非的人，反对党所谓的领袖哈维就是一个极好的实

例！”

霍本坐了下来，口气缓和了许多：“你们谁能想象在大选来临之即，我们最大的对手会成为犯罪的逃犯？这恐怕是没有人会想到的。我们无法猜测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能够听懂它的声音，在关键时刻，它选择了我们，选择了对它有信仰的人！现在我宣布，我们的大选日期就定在下月，11月1号！”

“现在不是有传言，那是预言家宣称大海啸爆发的日子吗？最近如此频发的地震也闹得人心惶惶。”有人在底下低声提醒。

“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传言，只会造成人心涣散，社会恐慌。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稳定人心，我们会利用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赢得大选，上帝绝不会改变它救赎我们的旨意。”

说完这番话，他又不作声了，留下一片寂静。几分钟后他站起身来：“我行事的原则一向是给人留有面子，在这里我正告那些对我们党失去信心，并且做出损伤党的利益的人，明天早上把自己的辞呈直接交到我的办公室，这样对大家都好。就这样吧，今天散会。”

凯文·马丁和摩西·科比觉得汗水已经湿透了内衣，他们心里明白，明天就是他们递交辞呈的最后日子了。

韩炳章参赞看着华侨们又一次在使馆会议室聚集，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荒唐感，觉得自己像是身处一场超现实主义的大戏。但是他不敢流露出一点轻慢，即使他自己认为这次聚会的理由有些不可思议。

在凯伦岛的华人团体已经注册，但这次聚会没有以社团的名义召开，并没有谁去召集，大家是自发来的。因为大家传看了朱瑟里诺关于加勒比大海啸的预言，文章中有那么多详尽的对朱瑟里诺的报道，即使最初还有人将信将疑，但是架不住三人成虎。大家拿不准主意，不知道是否要认真考虑为了安全而放弃生意，离开这灾难即将降临的岛屿。

陆成枫是对此持相信态度的。他平日里就对超自然和灵异事件之类的特别有兴趣，看到网上的文章列举出那么多佐证，他更是深信不疑。实际上，这件事搞得凯伦岛华人草木皆兵，他也是一个积极的传播者。当有人

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会去网上找出更多的资料，似乎这一事件要成为验证他以往信念的机会。他甚至已经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以前他将所有重要的文件保存在银行的保险箱中，包括公司注册文件、公民纸、土地证以及各项财产的保险单等，为了防止大海啸把银行的文件冲走或是损坏，他将这些文件拿出来扫描复印，原件则带往安全的国家另存。另外他还全面检查了公司对所有生意以及各项资产所投的保险，尽可能不遗漏应该保险的项目。由于朱瑟里诺所预言的海啸到来日期就在下个月，他还通知了国内停止发运下个月的集装箱货柜。

这个消息对其他华人的打击更大，他们中有的刚刚在凯伦岛购置产业，这样的天灾一旦发生，如果仍然坚守在岛上，不仅财产会付诸东流，就是生命也要受到威胁。约八十米高的海啸是个难以想象的概念，就是在美国灾难大片里也难得一见，真是难以想象被这样的大海啸席卷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近来频发的地震似乎也在佐证这一地区的不平静，各式谣传和从不同渠道来的负面消息在人群中反复激荡，随着预言日期的临近，恐慌情绪甚至转化为人们的噩梦。在前几天夜里发生的地震中，就有人因为狂乱逃命而从医院的二楼跳下，摔断了双腿。

韩参赞在这样的恐慌氛围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要反驳这样的传言，他也拿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为了今天的聚会，他同黄大使进行了一番商议，讨论的结果也只能是尽量安抚人心，当然也要做一些防范自然灾害的必要准备。

平时华人对财产的保险意识比较淡薄，为了节约成本往往心存侥幸。凯伦岛就曾经发生过圣诞期间失火，把一家华人店铺与仓库全部烧光的情况，而他们就吃了没有保险的大亏。如果有这次机会加强他们的保险意识，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只是要把握尺度，不要火上浇油。

大使与韩参赞讨论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霍本总理刚刚宣布的大选日期，恰好就是所谓海啸来临的那一天。黄大使不由暗中敬佩这位年轻总理的神经坚强。他能猜测到霍本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对于执政党内部的矛盾，他也有所耳闻，特别是看到前一个时期反对党凌厉的攻势，他还真为霍本担心，不知道

在双重夹攻下的霍本能否会坚持到大选来临。最近一连串的政坛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霍本利用反对党领袖的失误，不仅在舆论上先声夺人，展开了全面大反击，而且快刀斩乱麻，一举撤销了几位部长的职务，随即换上了新的参选人，让人不得不佩服他高超强硬的政治手腕。

韩参赞对此的心情却与黄大使有所不同，他对反对党频频出手感觉很爽，真心觉得这位年轻的总理欠修理。即使他不输掉大选，在这次两虎相争的搏斗中，给他一些痛击，也是有利于这个国家和人民，也有利于使馆和经参处与政府将来的交往的。他在心里这样认为。

在近两个小时的激烈讨论中，韩参赞一直保持着谨慎关心的态度，他不会表现出对这一传言的不以为然，这会使人误认为使馆人员因为没有自身利益，随时可以离开，所以漠视侨民的安危。争论中，他按照与大使协商的方案，引导侨民的思路朝着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的话题发展，以致与会者都渐渐把这次海啸的传闻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在对待。

也许是把噩梦说白了就没有猜想中那般恐惧了。人们的话题渐渐从对灾害的防范，过渡到海啸发生的日子是待在凯伦岛继续选举，还是离开这里，等到过了这个日子再回来。

陆成枫的态度很坚决：“我们必须留下来投票，这是我们行使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时刻。凯伦岛有众多的高山，从陆地到山上有许多道路，即使海啸发生，从震中地区到登陆至少有几个小时的预警期，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撤到山上。既然我们已经对财产和撤离做好了准备，即使海啸发生，我们还是应该坚守在这里。毕竟海啸也有可能不发生，而我们万一放弃投票，就是失去了我们华人团体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好容易有了自己在议会的代言人，我们要支持科克再次当选，在今后的五年为华人争取更多的权利。”

紧跟陆成枫表态的是叶檀夫妇。因为科克与律师的干预，他们都得到了保释，并且在开庭的时候得到了辩解的机会，最后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夫妻躲过了这一劫。

他们知道这是华人团结协助的结果，所以他们现在对参与侨团的各项活动尤为积极：“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我们几乎遇到牢狱之灾，之所以能

够逢凶化吉，都是靠大家的伸手援助，还有那位本地议员的出面相救。这些经历让我们相信，如果要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们还是要在政府里有人，代表我们去争取利益。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夫妻会坚持下去，去投我们的那一票！”

因为韩参赞的积极引导，加上陆成枫和叶檀夫妇的努力推动，最后在座的华人基本达成一致：先期处理财产担保，在那个特定日子到来之前，把未达到投票年龄的孩子暂时送出国。然后所有华人组织起来，准备好交通工具和撤退路线，密切观察地震动向。与此同时，只要选举开始进行，就去投票站投票，让本地居民也看一看华裔侨民的政治热情。

带着复杂的心情送走了前来聚会的华人后，韩参赞心里十分感叹：这样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直以为，这些来自不同地域、受教育程度高低不等的侨民，在大海啸的威胁下，一定很难达成共识。这样的聚会，只会在各执己见的争吵中，毫无结果地草草收场。但是他看见众人离开时，脸上已经有一种临危不惧的悲壮之情，正所谓“共赴国难”。尽管内心深处他不相信此事会发生，但还是被深深感动了。他觉得有这样的精神在，无论将来会出现什么艰难的状况，他相信这些华人都有骨气也有胆魄能够担当。

11月1日的黎明是漫长的，陆成枫与妻子华珉欣在海边待了整整一夜，他们坐拥在蓝色的帕杰罗越野车里，几乎彻夜未眠。当旭日升起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迎接两场战役：史无前例的大海啸，或是第一次用手中的选票决定国家政权的命运。

坐在夜色里，陆成枫想象着在大海的深处，那无比强大的力量在聚集，火红的岩浆在沸腾，脆弱的地层板块在断裂，汹涌的海水灌入地壳的裂缝与炽热的岩浆发生撞击，冰与火的碰撞产生出巨大的爆炸。海面先是出现巨大的漩涡，海岸线的海水像被恶狼驱赶的羊群，瞬间倒退数百米，露出狰狞的海床，随即又在一刹那反扑回来。后面的巨浪一层层盖过匍匐在海床的前浪，海浪急剧增高，最终在海岸线形成几十层楼房那么高的水墙。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摧毁了它前进路上的所有障碍，然后吞噬着一切陆地上的生命，再把它们的尸骸带回深邃的海底……

旭日在挣脱地平线的最后一片阴云后跃出海面，像是仍然蒙着纱巾的面颊透着娇嫩的桃红，还没有刺目的光芒射出。陆成枫夫妇直视着朝阳，惊叹自己错过了多少次这样的美丽，非得等到抉择生命的时刻，才来感悟原来人生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美好，那么不需要任何谋略。

阳光驱走了恐惧，任何想象的灾难都是那么的荒诞不经。他们相视而笑，情不自禁地拥吻，就像脱胎换骨，得到了一次生命的洗礼。他们不再去忧虑任何的传言和威胁，无论是来自大自然的灾变，还是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觉得生命就是伴随着鲜血与死亡来到人世，生命就是在永远的不确切危机中穿行，它跌宕起伏，充满艰辛与泪水。但这就是生命的本质：生命并不具备所有权，只有生命的使用权。

2014年8月生日前于杭州

